Ivan Cankar
Podobe
iz
Sanj

伊凡·参卡尔(Ivan Cankar)著

勾承益 译

# 梦幻集

——一位怀抱虔诚信仰的朝圣者的心路历程

斯洛文尼亚文学丛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斯洛文尼亚文学丛书

大千世界宛如行云流水，

自然而然地飘落在他的纸上。

这些文字像优雅的鲜花，

它们嫩弱的根分布在松软而肥沃的泥土中，

它们至今还记得那些清晨的露珠和早上的阳光。

在那些脆弱的小枝曾经享受阳光甜梦的地方，

长出了一棵棵参天的大树，

茂密宽大的枝叶高高地展开，

一直伸向天空的白云。

责任编辑：黄立新
封面设计：邹小工







ISBN7-5411-1939-3/I·1675
定价：21.00元




斯洛文尼亚文学丛书

# 梦幻集

伊凡·参卡尔(Ivan Cankar)著
勾承益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集／（斯洛文尼亚）参卡尔著；勾承益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11
ISBN 7-5411-1939-3

Ⅰ．梦...　Ⅱ．①参...　②勾...　Ⅲ．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斯洛文尼亚-近代②散文-作品集-斯洛文尼亚-近代　Ⅳ．I555.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4620 号

策划组稿：罗韵希　金　平
责任编辑：黄立新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史小燕
责任校对：刘文玉等
责任印制：晋　冰

**书　名　梦幻集**　　定价 21.00 元

**著　者　［斯洛文尼亚］伊凡·参卡尔**
**译　者　勾承益**　　ISBN7-5411-1939-3/I·1675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12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电话：（028）6666700［发行部］　（028）6662959［编辑部］
电子信箱：scwy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12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 作者简介

《梦幻集》是斯洛文尼亚文学巨匠伊凡·参卡尔晚期最重要的著作。

伊凡·参卡尔（1876—1918）出生于一个贫穷的乡村裁缝家庭，他在斯洛文尼亚的沃尔尼卡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然后，他先后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和奥地利的维也纳接受学校教育，最初的学业是工科，只是到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他的兴趣才正式转移到文学和哲学等方面，从此以后他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文学创作。他在贫穷的状态下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因为斯洛文尼亚语是一个小语种，用这种语言从事写作，很难维持生计。

参卡尔在中学时期就有浓烈的写作兴趣，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作家，他同时擅长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写作。

参卡尔也是一个志趣广泛的人，他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时事。1907 年前后，他一度参与奥地利议会的议员竞选（当时斯洛文尼亚隶属奥地利），为斯洛文尼亚

的民族利益而四处奔走。类似的社会活动使他的作品在充满人类之爱的同时，强烈地反映出他热爱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精神。由于这种鲜明的政治态度，他多次受到奥地利官方的拘捕，并且一度被强征入伍。他通过写作让自己成为被压迫的下层民众的代表，成为他们中间最负声望和最富雄辩力的代言人。他始终把民众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始终和他们并肩战斗。

在参卡尔生活的年代，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民族。尽管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这片土地曾经先后被德国、奥地利等统治，斯洛文尼亚人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他们特有的文化和语言。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斯洛文尼亚人民对外来统治的反抗觉悟日益上升，并且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已经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反抗的行为。对此，奥地利统治者认识得十分清楚，他们对斯洛文尼亚人民，尤其是对斯洛文尼亚的知识阶层持有极大的戒心，处处监视，处处防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政治处境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在斯洛文尼亚各地到处都活动着奥地利帝国的密探、间谍和各种公开或秘密的监视机构，同时奥地利官方还特地派出专门人员对各种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条件下面从事写作，即便没有生命危险，也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参卡尔完成并发表了这部《梦幻集》。在这部

著作中，作者强有力地控诉了战争的罪恶，表达了他渴望和平的崇高心愿。

《梦幻集》不是一部普通的文学著作，作者之所以给它以如此艺术的命名，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避免严密的文网。这部著作用犀利的笔调深刻地剖析了战争期间人类的各种心态，分析了他们在面临战争导致的各种事件时的不同态度。描绘了战争给广大民众带来的精神压抑。同时用艺术的手法生动可感地再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恐怖气氛。从表面上看，书中不少篇章都采用第一人称手法表达作者个人的内心感受，但是这些感受却客观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反映了人民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流血流泪的苦难。用参卡尔本人的话说，他的写作“是一位怀抱虔诚信仰的朝圣者，用他自己的名义，用他同行者的名义，诉说他对周围一切的感受”。由于书中的篇章所涉及的都是当时极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同时又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从事写作，这就决定了《梦幻集》与众不同的艺术特征。

这部文集中的绝大多数篇章写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中一部分已经在当时的报刊上先后登载，但是另一部分则直到这部文集编成之后才首次面世。当这部《梦幻集》在 1917 年首次发表之后，立即在斯洛文尼亚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且受到了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普遍欢迎。斯洛文尼亚文学批评界满怀热情地称赞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作品，而且最有说服力地

控诉了战争的罪恶，明晰地反映了斯洛文尼亚人民的心声，因而在斯洛文尼亚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同时，这部文集中的篇章还入木三分地“直刺人类灵魂的深处”，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最精微的意识成分。在这种过程中，作者大量使用了斯洛文尼亚读者喜闻乐见的特殊的斯洛文尼亚语表达方式以及大量的成语典故，所以《梦幻集》又被文学批评界宣布为一部不能被他种语言所传译的文学精粹。

作为一位诗人、小说家、戏剧作家和社会批评家，参卡尔力挽当时斯洛文尼亚的文学颓势，有意识地并充分地发挥了他运用象征手法的特长，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批评界称之为“参卡尔风格”。他笔下最常见的人物是普通的农民、工人、小职员、体力劳动者，这些人是斯洛文尼亚绝大多数人的代表。他指出，人类的世界不是建筑在高雅的空话上，而是建筑在工农民众流血流汗的基石之上。参卡尔是一位目光犀利的观察家，也是一位善于表达思想的语言巨匠，同时又是一位善于不断研究人类生活和人类内心世界的学者。他不但剖析社会问题，同时也剖析自己最亲近的国人的灵魂，并借此刻画全人类的共同心态。

参卡尔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思想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或者一个“真正虔诚的朝圣者”，应该是这样一种人：

他们具有敏锐的目光和超乎常人的能力，“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不能言”。因此，忠于真理，目的纯正，献身精神，以及对于人类的热爱，这一系列品质特征都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同时也通过他对自己身边那些人和事的评价态度展示出来。

与先前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参卡尔熟知欧洲的哲学和各类文献，并从中汲取了大量思想精华。他伟大的文学成就显然得益于两大源泉：一是以《圣经》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二是斯洛文尼亚的民间文化。他努力从这两方面汲取营养，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断地提高思想水平，并以此为基础从事写作。这样一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使他的作品显示出雅俗共赏的特征，在建设高尚的艺术境界的同时，又深得广大民众的理解和喜爱。

参卡尔是斯洛文尼亚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斯洛文尼亚著名汉学家罗亚娜博士曾将他与中国的鲁迅相比较，称参卡尔是“斯洛文尼亚的鲁迅”，称鲁迅是“中国的参卡尔”。

虽然参卡尔一生只有短短的四十二年，但是他为斯洛文尼亚文化宝库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其中包括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目前，他的许多著作都早已被广泛译成了各种文字，参卡尔早已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巨匠。

# 目　录

MU LU MU LU

## 第一辑：梦幻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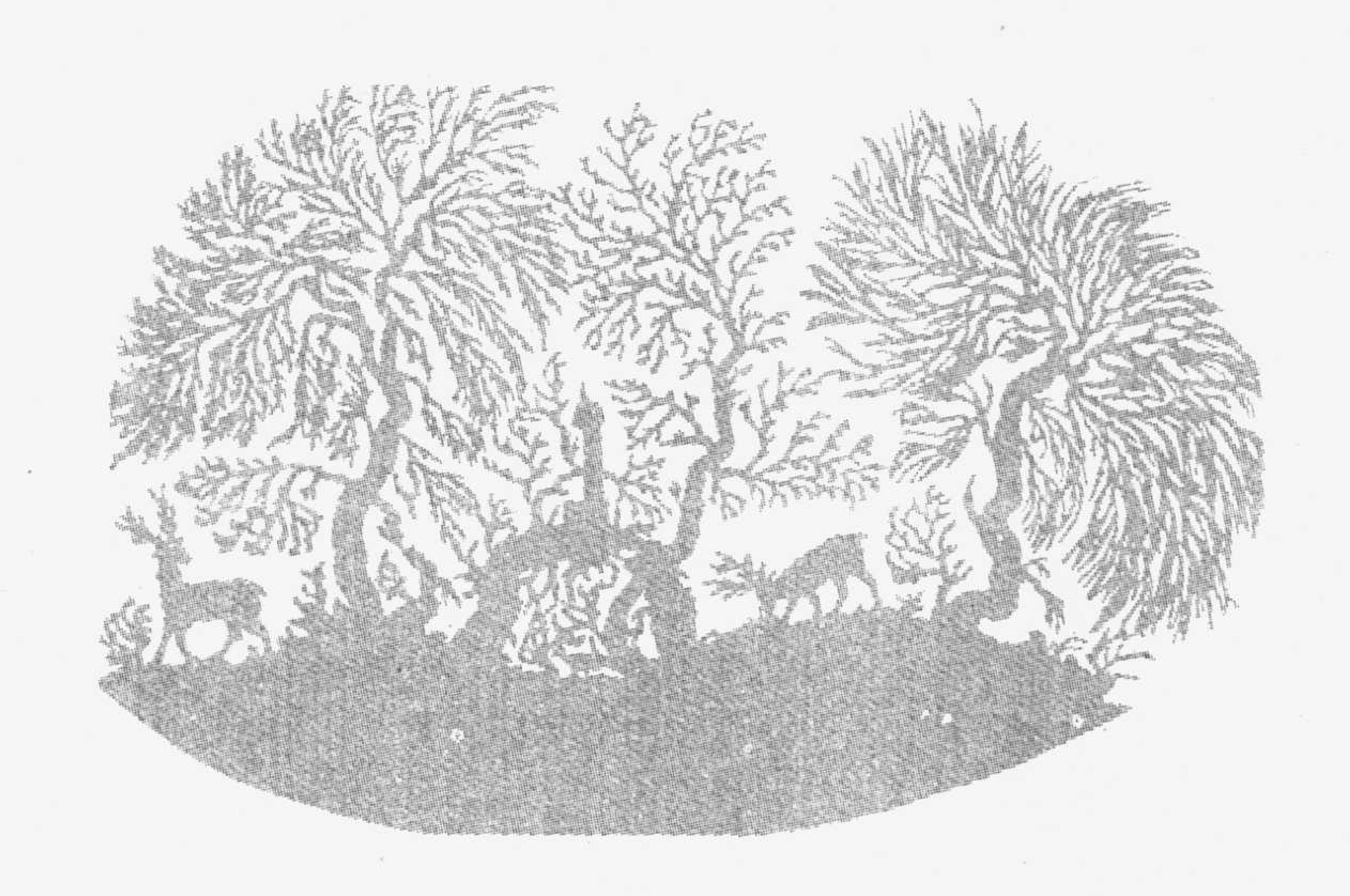
## 第二辑：其他选文



# 第 一 辑

*MENG HUAN JI*

# 梦幻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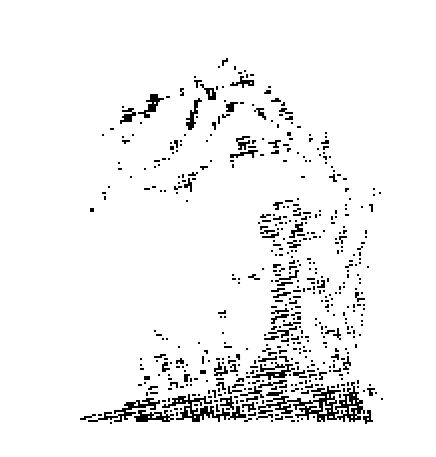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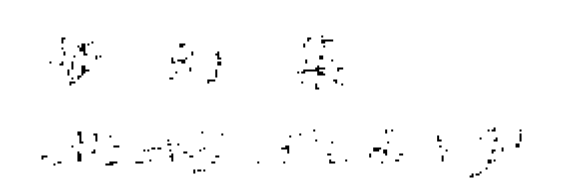




# 自　序

对我来说，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而近来的日子里，我笔下的每一行文字带给我的则几乎全是一阵阵生理上的剧痛。我的文字也许可以写得更加流畅，字里行间也许可以多一些欢快的情调，如果……如果我的眼前能看见哪怕是一缕清晰的阳光，如果我这接近窒息的胸膛能够获得哪怕只是一次深透的呼吸，如果我有可能用清晰的目光朝前一瞥，同时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的模样，如果我面前不再堆着这些恐怖和忧伤。而且，导致我文思坠地的原因还不仅仅是眼前这一连串无边无际的折磨。还有更多更深层更具有悲剧性的事物在压抑着我的灵魂，它们让我唇干舌燥，语无伦次，让我的思绪在贫瘠的荒漠中漫无目的地挣扎，既无力量，又无方向，再也不能像昔日那样鼓动着欢乐的翅膀颉之颃之，翱翔天宇。





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写作自己的诗歌，他按照自己喜欢的韵律把自己知道的字句堆放在一起，此时，他觉得大千世界宛如行云流水，自然而然地飘落在他的纸上，最后，他的作品毫不费力就成了动人的诗章。在他写作的梦境之中，甜美的韵律跳跃在他的笔下，那么温馨，那么美丽，仿佛他早就在什么地方与之相约——在哪儿呢？在什么时候呢？柔美的字句在他耳边沙沙作响，宛如夏日熏风中林间的绿叶——它们是什么意思呢？它们肯定表达着某种意义，否则它们就不会让他心驰神往，就不会激起他两眶热泪。它们表达着爱情，表达着希望，表达着哀伤——不，它们表达的情感成千成万，数不胜数，而且这些情感始终在不断地深化着，越来越甜蜜，越来越美丽，而且始终伴随着童话世界里那种柔美的旋律。可是，有一天，这些诗句听起来突然好像十分遥远，好像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人，一个早已亡故的人，是那个人在群山背后什么地方用低沉的声调在吟诵。当初，这个年轻人还在为自己诗篇中那些有血有肉的情感激动不已的时候，那时的人们就已经把它们视为一片无声无形的神秘世界，视为童话故事中飘出的不现实的韵律。事到如今，才几天之后，甚至这个年轻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也产生了这种异样的感觉。当此之时，他的诗笔还犹豫地握在手中，他哆嗦的青春的手指还停留在那洁白的纸面上，然而他已经觉得这双手仿佛正在一面墙上胡乱涂鸦，而现实





的生活已经被隔在了这面高墙的背后。

一个人生命的长河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瞬间，在这瞬间中，会有一种奇异的模糊的感觉悄悄地袭入他的心灵，这种感觉的出现不像电花石火那么突然，而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日复日夜复夜地，直到最后，这种感觉终于赤裸而清晰地出现在他心里。就是在这样的时段中，这位年轻人看清了他面前这座白色的高墙，墙上爬着的无非是他一堆僵死的文字。这时候，一种羞愧的感觉和被伤害的自尊感压在他的心头，他觉得自己正在玩弄一些生吞活剥的词藻，就像一个小男孩正在玩弄一堆漂亮的卵石，他在沙滩上把它们收集成堆，想用这些卵石修筑一座房子，或者，甚至想用这样的材料建筑一座神圣的殿宇。这种被伤害的心态既已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产生，然后——然后，他把墙上那些僵死的文字擦干净，继续在这面墙上涂写，他写得更加小心翼翼，更加全神贯注，他认为这种被伤害的意识只不过是一时情绪低落的反映，只不过是对自己能力的暂时的怀疑，他相信这种心情就像冬天的寒冷一样，既然有到来的时候，也一定有退去的一天。不过，从这一天开始，他对自己的诗歌充满了骄傲，同时也对它们产生了无比的敏感，就像一个知道自己的心灵已经受到污染的人对自己的道德和清白的敏感一样——哪怕周围只是投过来一丝不信任的目光，他都会觉得一阵无名的紧张。他甚至常常一把抓住大街上行走的陌生人，胁迫他们说："相



信我，要不然你就会遇上倒霉的事情!”对于他的邻人和真正虔诚的香客来说，这样一个人不能不说是他们朝圣路上的一个偏偏倒倒的障碍。人们同时也应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与其说他应该受到谴责，毋宁说他更应该受到怜悯，因为他同时也是自己生活路上最大的障碍。

或许，在那种奇异的模糊知觉产生的时段之中，他也许会感受到了某种柔美的事物，某种极度动人的事物——这时候，他读着自己成堆的诗篇，脸上带着半悲半喜的微笑，他用一根粉红的丝带把这些作品捆成一束，把它们跟自己从前学校的课本和情书放在一起，为的是有那么一天，当他觉得长夜难熬的时候，他或许会用发颤的手把它们从抽屉里取出来，盯着这堆文字，回忆当年写作它们的那段美好时光，此时，他从这面白墙上拭去自己的名字并且放弃继续涂鸦的生涯。从此开始，他进入了自己真正的生活，认为这才是他命中注定的生活：他走向这一间或者那一间办公室，走向这一家或者那一家工厂，走向教授的座椅，走向神父的讲坛，或者只是走向酒馆——不过他始终都在走向值得尊重的生活驿站。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环境才能让他获得在这个世界上衡量幸福和尊严的准绳。从此，除了偶尔一两杯烈酒之后，他几乎再也没有心思去倾听春风中蝴蝶的翅膀给他带来的柔和的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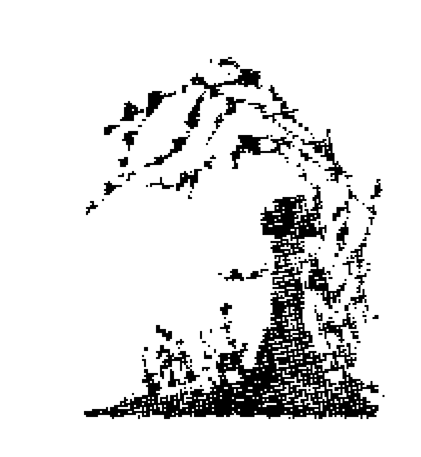
然而，在这样一个时段中，这个人却听见了另外一些声音，这是一些全新的声音，发自他的灵魂深处，呼应着





那些遥远的、美丽的和外来的文字。为此，他从千万人中间脱颖而出，担负起一个特殊的生活使命——他是一个真正虔诚的朝圣者。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羞怯，带着忧伤，而且语无伦次。但是，它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沉，越来越洪亮。最后，这种带着忧郁的声音压倒了周围的一切喧嚣，同时让世界上所有的光源都黯然失色。而且，看哟！那些连他自己都不太明了的、奇异的、遥远的和仿佛生搬硬套的文字，此时都不期而然地流到了他的笔下。它们和谐地排列在一起，自然而然，没有丝毫雕饰的痕迹。就这样，一首首诗歌自然地涌现出来，就像他们很久以来就早已存在于宇宙之间，早就存在于纸面上，早就存在于他的耳朵里。

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迸发出无数新的声音，这些声音既清新又成熟，塞满了他的胸膛，不停地呼唤着天光，但是不知何故，这些新的声音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紧紧地约束着，很难离开他的嘴唇，很难落到纸面上。然而，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把它们说出来，不得不从心里把它们撕下来，不管有多么剧痛，不管会撕得何等鲜血淋漓。这是他的使命，他无法抗拒。这个使命早在这些新的声音第一次涌动在他年轻早熟的心里的时候就已经向他发布，当时他惊叫着，因为他灵魂深处的剧痛，也因为他灵魂深处的狂喜。也许，他当时还处在半醒的状态，也许，他还在半梦之中。就在那个时刻，他就已经接受了自己终身的使命，



被迫承受无比的痛苦，同时也承受这种痛苦所带来的与之相等的甜蜜。

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些文字像优雅的鲜花，它们嫩弱的根分布在松软而肥沃的泥土中，它们至今还记得那些清晨的露珠和早上的阳光。那时候，它们很容易就可以被人们从泥土中拔出。如果那时有一只欢乐的手把它们折取下来，插在一位女士的衬衣上，这枝花不会叹息，也看不见痛苦的痕迹。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根在泥土里越扎越深，它们扎进硬土层中，甚至挤进了地下岩石的缝隙之间，它们在地底下形成了一个巨大得可怕的根系网络，互相盘错着，一直扎向大地的深处。最后，在那些脆弱的小枝曾经享受阳光甜梦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棵参天的大树，茂密宽大的枝叶高高地展开，一直伸向天上的白云。这时候，试试看，把它们拔起来！任何一下斧斲的砍伐，都会在整座森林中间引起沉痛的呻吟。当此之时，这位年轻人的每一行文字都变得小心翼翼，他在为自己的心灵层层设防，他在呼吁宁静。然而，他的心却无法宁静。它只能承受痛苦，因为这是神圣的使命，这是生命终审的判词。

在人类心灵的巨大殿堂中，每一个房间都有一道通向另一个房间的小门……另一个房间也有一道这样的小门通向第三个房间……还有更多更多这样的房间，更多更多这样的小门，而且，这样的小门还从一个教堂通向另一个教





堂，从一座监狱通向另一座监狱，从一个神秘通向另一个神秘。每一道台阶，无论它多么黑暗多么陡峭，它面前始终还有同样的台阶，比它更黑暗更陡峭，从一个深度通向另一个深度，从一片朦胧通向另一片朦胧。许多许多次，这位疲乏的朝圣者总认为自己一旦打开眼前这道门就会到达最后的房间，总认为他已经站在最后一道台阶的顶端，立刻就会亲眼目睹世人从未见过的奇观。然而，这种念头只不过是一种带着失意的主观臆想，只不过是一种阴暗心态的反映，只不过是一个疲倦的信号，只不过是希望有一只大手将他从艰难的心路历程中拯救出来的虚弱的影像。在这个人的生活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些神志不完全清醒的时刻。这时候，他总会发出解脱的呼吁："这儿就是终点，我应该休息了。""可是，你看见了吗?"一个永恒的声音在对他说，"你前面还有一道门，还有一个秘密。站起来，朝前走，别在这儿耽搁。'这儿就是终点，'你说，'现在所有的神秘都会大白于天下了。'可是，你朝前看，瞧那边的台阶。站起来，朝下走，一直走到最底层，走到你心灵深渊最黑暗的地方，并且把它揭示出来。"是啊，他很愿意把自己灵魂最阴暗的部分袒露出来，他很愿意从他心灵地牢的最深处发出一声哭喊，他渴望那个说话的人能够用眼睛和耳朵亲自感受到他的痛苦和忧伤。可惜，人类的心灵深不见底，无终无极，永远不存在最终那一句解脱的话。一切一切围绕着这句话的探索都不过是一次穿越人类



心灵坟场的永无终点的神圣的历程。

这个衰老的身躯在蓝天下面所享有的这场生命，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朦胧的表象，只不过是一个紧锁在你我心中的生命的苍白的反映，只不过是一张被扭曲的面孔，而不是对这个人的真实本质的揭示。你以为你对自己邻人的了解深入骨髓，你亲自参加了他的婚礼，又亲自参加了为他送葬的队伍。可是，在某一瞬间，也许是在一次突然的惊恐之中，也许是在极度的痛苦之下，也许是在万分的惊喜之中，他无意中脱口说出的那一句话——这时，你瞧！你会觉得自己的眼前站着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与你熟悉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完全不同的人，一个你从来不曾晤面的陌生人。瞬息间，他像你，也像周围每一个人，然而同时又跟太阳下面每个人都全然两样。只有那个人，那个追求终极真理的人，他已经毫无畏惧地审查过自己的灵魂，所以只有他才能看透邻人的无数真相和幻象，只有他的目光能够穿透自己兄弟心灵中黑暗的墓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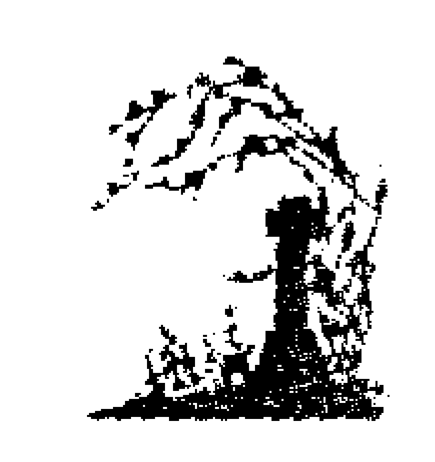
在没有片刻喘息的境况下，这位朝圣者艰难地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跨过一道又一道光线朦胧的阶梯，一直朝着深渊的底部行进。在这漫长的历程中，他看见无数瑰丽的珍奇，远远超出了他梦想的范围，但是他同时也看见了太阳下面从未见过的难以名状的恐怖。有时候，他那么欢乐，他热情洋溢的赞美诗高高地飞向星空，但是，许多次，他又是那么悲哀，禁不住双膝跪地，在绝望中抽泣。





当他从漫漫的朝圣之路返回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新的神圣之光。然而，他走在人们中间，打算把自己目睹的一切告诉人们的时候，他的舌头受到了约束，那些话不愿意从他的口中蹦出。最后，因为他不甘心沉默，从他的干燥的口中支离而出的，只是一些零散的表象，只是一些凭他肉眼所见的事物的幻象。

这位虔诚的朝圣者并不害怕公开表白自己的心迹——他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当他穿过自己心灵黑洞的时候，他同时也手擎明亮的蜡烛穿行于邻人心灵那神秘的殿堂之中。无论他的脚步停在何处，那一道道小门都在他面前自动开启；无论他的目光投向何处，他看见的都是自己家里一样熟悉的景象。他也知道，在这些寂静的房间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在阳光下绝对找不出一片如此真实的空间。一旦人们在这样的深度互相对视，他们之间那些原有的隔膜和屏障都会在瞬息之间烟消云散。比方说，在一个大市场里，有奸商，有骡马贩，有窃贼，也有赌徒，贪婪、嫉妒和仇恨污染着每一个人。可是等到傍晚收市以后，奸商也好，骡马贩也好，窃贼也好，赌徒也好，他们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中，回到了比市场深邃千丈的地方。这时候，一切表示他身份的称号统统不复存在了，呆在这个地方的，只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人，一个具有高尚情感的人，一个慷慨的人，一个纯洁的人，一个无私的人，一个谦恭的人，一个远离邪恶的人，一个愿意把



一切美好品质集中于自身的人。这位朝圣者了解这一切，所以他丝毫不害怕用他自己的名义或者他邻居的名义坦白地承认心中的一切。

这位朝圣者并不害怕公开承认自己的心迹，但是他却十分腼腆害羞。他并不为自己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那些奸诈的罪过感到羞臊，因为他知道那并不是他生命中本质的东西，只要他自己愿意，就可以在挥手之间将这些毛病抛在地上。所以，他觉得真正难于启齿的是公开展示自己紧锁在心灵深处的清白和真诚。这些美好的东西干干净净地保存在那儿，从来没有沾染过一点那个市场上普遍堕落的污迹，从来没有沾上人世间的恶习。他不愿意把许久以来在自己心中精心培育的美好和善良公诸于世。他宁愿把自己有罪的一面向世人展示一千遍，也不愿把这个心中的密室向他最亲密的兄弟打开一分钟。在这个密室中，燃烧着纯洁的爱的火焰，只有在他生命中那些最安静的时刻，他才进入这个密室静享这火焰的光辉。他用带着防范的目光关注着这个密室，不愿意有任何人偷窥其中的秘密。在这间密室中，他珍藏着最隐秘的哀伤，珍藏着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珍藏着他青春的清白，珍藏着他一切高贵的行为。他羞于说出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最羞于表白自己的爱情。

可是你，人生历程中虔诚的香客，你不应该为表白爱情感到羞涩。你肩负着高踞于他人之上视他人所不能视闻





他人所不能闻的使命。你没有权利当着你邻人的面关闭自己心灵的重门，甚至包括你私下打开它的时候都觉得战战兢兢的小门。当那个光源在深渊底下召唤你的时候，你必须无所畏惧地走下去，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为人类带回光明。多少次，你的语言笨拙而沉重，结结巴巴，就像一个不能出众的孩子。多少次，你低垂着头，不敢正视自己的听众，因为，最值得一提的是，你自己也羞于表白爱的心迹。可是，这些因为你的羞涩而被你吞回去的每一个字眼，都将会在你胸中不停地燃烧，俨若一团不灭的烈焰。而你，虔诚的人，你知道那团火的意义……想一想你那位已经长眠在地下的母亲吧，告诉我们，你是否会拒绝跪在她的坟头向她坦白心迹？你是否能够对她说出她生前你因为浅薄的羞涩而未能对她说出的话，也许，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音节？想一想那些已经不能听见你说话的人和那些即将不能再听你说话的人吧。要知道，他们是多么急于听见被你压抑在胸膛里的那个高尚的字眼哟。虔诚的人啊，别再沉默，否则，当你那些真情的声音像枯叶一般被秋风吹得零落林间和飘散荒野的时候，你的灵魂深处将会爆发出痛悔的呼喊……

奇怪，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我的语言竟变成了沉重四溢的泪水，它们从我惊悸的心中如泉涌出，在我的心上留下阵阵痛楚……

昨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巨大的坟墓，一边伸向普蓝尼



那山脉，一边伸向亚德里亚海。躺在坟墓中的那具尸体变得那般光明，就连天上的群星都在用神往的眼睛注视着他。在他僵冷的脸上，冻结着无穷无尽的哀伤，临死前最后那句谴责的话还挂在他的嘴角上："我的孩子，扳着你的手指数一数，数一数你究竟为我贡献了几多忠诚，数一数你给了我多少真诚的爱，把你对我热情表白过的话再说一遍，让我看看你为我流过多少眼泪，数一数你为我流过几滴鲜血——我的孩子，现在你知道了吗，你的双手中竟然是一无所有。来吧，和我一起躺下来，这儿还有足够的地方等着你。"

啊，上帝，幸亏这只是一个梦！我还有时间，还来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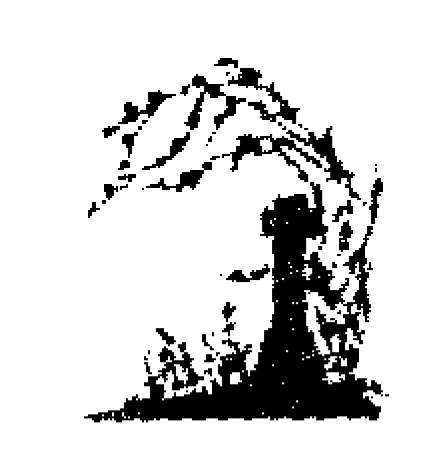


# 镜　子[1]



许久以来我究竟身在何方？这些年来我究竟在何处徘徊？迄今为止我的所见所闻难道只是梦幻？难道我直到今天才第一次睁开眼睛？我一直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人们中间，我天天跟无数的人见面，我认为自己彻头彻尾地了解他们。然而此时我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竟然一直跟跄于空无一物的幻影之间。在我眼前，这些虚幻的身影不停地摇来晃去，仿佛是海市蜃楼中的行人——而我自己也一直半昏半醒地混迹于他们中间。我这双轻信的肉眼所看见的一切，我用自己这低能的身体所感受到的一切，不是扭曲的幻象就是彻底的谎言，只有在偶尔之间才闪出一丝真实。

① 文中镜子暗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面前，个人或民族的一切虚伪、丑陋和野性都暴露无遗。



如果不是此时有所觉悟，我将这样浑浑噩噩地昏睡下去，直到我生命的终点，然后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人世，让我自己也变成一个无声无息的幻影、一个衰老的幻影、一个仿佛从未经历过青春的幻影。

然而上帝的手从天上伸下来，在大地上树起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的一端矗立在海底，另一端靠在天上的星星上面。这面镜子如此巨大，它一边伸向黎明，另一边伸向黄昏。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镜子里面看见了自己的真实影像。这些影像呈现为一个个血肉之躯，仿佛被某种咒语定在那儿，表现出他们的真实面目，没有遮饰，没有虚假，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就这样，每一个有罪的人都站在被审席前，接受正义无声的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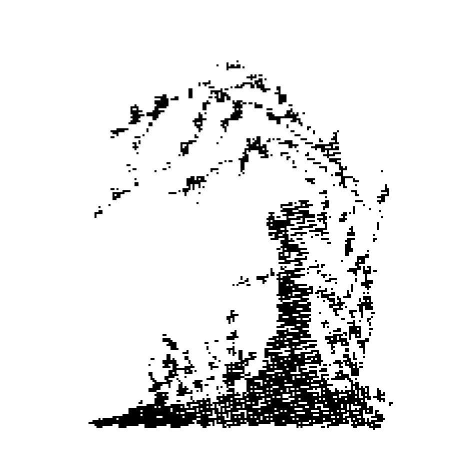
这是你吗，我的朋友？这是你吗，傲岸一世的英雄？——从前，在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年轻人，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没有原因，没有目的，只是因为这是他的祖国。为了显示出自己跟周围那些人的区别，他戴着一条异常宽大的黑色领带，就像昔日的艺术家和理发师常戴的那种样式。他声称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国家，他说哪怕只是提到祖国的名字他也会为之热泪盈眶。他常常站在人来人往的闹市向全世界宣布他将为自己的祖国流尽最后一滴热血。然而，他太不幸了，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恰巧没有重大的战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他无法找到表现自己高尚情怀和英勇献身的机会。为了弥补生不逢时的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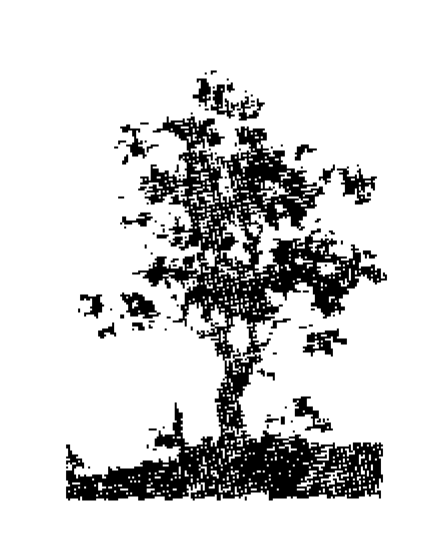


憾，同时为了展示他的勇力和才华，他追踪那些懦夫、走私犯和卖国者，他冲进这些坏蛋的巢穴，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脸上随时都显示出力士参孙那样的气概。周围的人们都用尊重的语气传诵着他的名字，都用惊异的表情指着他的背影："瞧，就是他！就是那个人！"不管他走到什么地方，人们都满怀敬意地退在一旁为他让路。就这样，他高视阔步于大街小巷之间。——天啊，这是你吗，我的朋友？这就是你吗，睥睨万物的英雄？在上帝的这面巨镜的角落里，他看见了自己，看见了一个傲慢的懦夫在颤栗，他看见自己浑身浸泡在虚荣的唾沫之中，他看见自己的身体在贪婪和虚伪中萎缩，污秽的皮肤懒懒地包裹着几根呻吟的瘦骨……这时，他只好紧闭双目，再也不敢多看这可怕的影像。

我还知道有这样一件道袍，人们对它怀着无比的崇敬，将它视为世界上至高的主宰。这是一件堂皇的道袍，它的前面总是仪态雍容，它的宽领上围着最华贵的貂皮。无论它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件道袍总是设法让自己的外观体现出雅致和尊严。当它从人们身边经过的时候，人们都向它脱帽行礼，直至双膝跪地，多少双眼睛为一睹它的风采而眉飞色舞。看见这件道袍，人们仿佛看见了在千百年漫漫寒夜之后突然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温暖的曙光。这件道袍宣称说，它热爱全人类，并将为这个世界送去高贵和



神圣的一切。然而，就是这样一件道袍，它的袖筒里塞满了黄金，它的口袋里塞满了面包，却不肯朝着饥渴的人们施舍分文。它只是朝着人们的面颊送去一个个廉价的亲吻，朝着他们的眼睛送去一个个慈祥的微笑。它满怀热情地望着世上的人们，有时也对他们的苦难发出一声慈悲的叹息。世上的人们对这件道袍的如此关爱感激涕零，认为它的价值重于黄金和宝玉，因为它抚慰了疲惫的身躯，让孤儿感受到了同情。无论这件道袍出现在何时何地，它都要事先通知那儿的人们，就像神父出行之前一定要派使者先行一样。它手执香炉，吩咐人们说："人们呀，赶快朝着这件神袍下跪祈祷吧，因为无论我去向何方，我都将给那儿的人们带去无尽的福祉。"——我先前是否曾告诉你们，这件光荣的道袍下面罩着一张冷酷的脸？我先前是否未曾告诉你们，这件可敬的道袍下面罩着一双贪婪的眼睛？此时此刻，它也站了下来，站在这座上帝设置的巨镜前面，用它那双发直的眼睛盯着镜子里的自身：它的两颊颧骨高耸，它的牙齿已经因为咀嚼金砖而变得七零八落。除此之外，在上帝这面毫发无隐的镜子前面，这件堂皇的道袍，这件声称给人间送去高雅和尊严的道袍却无影无踪，原来它只是一片虚幻。在这面镜子里，道袍下面那个躯体赤裸裸地显示出来，它颤抖着，瑟缩着，看着自己在镜子里那副萎靡堕落的模样，它的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个装满金钱的口袋。它绝望地紧抓住自己的钱袋，只见泪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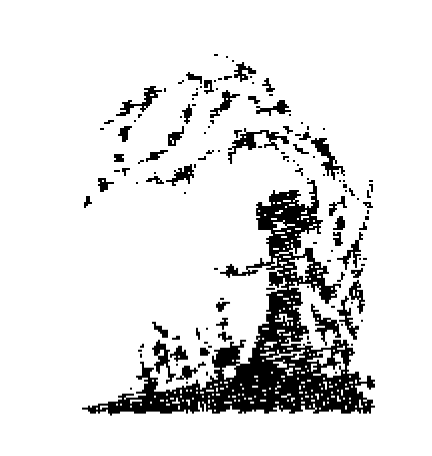




的污血从它的爪子下面流淌出来。就这样，它拽着钱袋站在镜子前面，它想把自己和钱袋藏起来，可是在上帝的镜子面前，既无法戴上神圣的面具，也无法保持尊贵的道袍，没有任何庄严高雅的屏障可供躲藏……于是它只好闭上眼睛，再也不敢多看一眼这可怕的影像。

闭上，闭上我这双可怜的眼睛，我再也不敢多看面前这座镜子里可怕的影像。不，不，我不是怕看自己，而是怕看那个精灵，因为那儿的她跟阳光下面的她全然两样……我见过一次苏珊娜，那是在一个春天，在五月的一天。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胆敢用一个稍带邪念的吻去亵渎她的纯真和美丽，就连神圣的阳光也不敢对她无礼。无论她走到哪里，花儿都向她鞠躬。无论她的目光投向哪里，哪里的愁云都会一扫而空，就连天空中的尘埃都会因为她的到来而悄然逝去。每当她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听见她年轻欢乐的歌声，这歌声随风四散，不在地上留下一丝痕迹——然而，在上帝的镜子面前，这位可爱的精灵却显示出一片伤痕，一片污秽，她在拼命地寻找那个外观华丽的角落去隐藏她的懒惰和贪欲。她那双闪着绿光的放肆的眼睛，在那道被污染的贞洁的光环下面正朝着她床上的情人搔首弄姿，夜半的亲吻吞噬了她肮脏的嘴唇……上帝啊，别让我看见这样的情景，别让我再看见这样的情景！

然而，我的双眼像受了魔咒的控制。在恐怖和惊讶中，它们不得不继续注视着这面上帝的镜子。因为这面镜



子把我认识的每个人的真面目一无所隐地展示在我面前。污秽何多！丑陋何多！只有偶尔一轮新月从厚厚的阴云间微露清容，然后又倏然消逝在云层中，仿佛传说中林间的女神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在污秽的宇宙间留下一张美丽的笑脸。是啊，只有她们才具有这种纯贞的灵魂，在这罪恶的山河之间出污泥而不染。在上帝的镜子面前，说谎的人被揭掉了面纱，他们被迫正视自己堕落的面孔。

而且，在上帝的镜子面前，我不仅看见那些个体的灵魂，我同时也看见村村寨寨、大街小巷中万头攒动的人群，这是各种各样的灵魂的集合。平常，在他们中间，有的人被奉为道德楷模，有的人被尊为社会典范。可是，在上帝的镜子面前，除了一大堆摆在粪土旁边的垃圾之外，再也看不见什么荣耀的身躯。在这面巨镜面前，我看见一支长长的队伍，一支长长的朝圣的队伍，在镜子里面行进着的，不再是那些喝得醉醺醺的面孔，也不再是那些峨冠博带的信徒，而是一个个赤裸裸的身躯，带着他们胸膛里悬挂着的一颗颗冷漠的心，这一颗颗心早已浸满了泥污和垢迹。在它们经过的地方，路边的石头都感到一阵阵寒意，林间的动物早已吓得四散逃匿。在这面镜子里，我还看见了许多民族，看见了一些赫赫皇皇的民族，看见了他们的灵魂和他们强有力的铁拳，看见了他们在财富、权力、智慧和荣誉的泥淖中翻滚，无知地蔑视着上帝的权威。我看见他们……我可怜的眼睛啊，你究竟能为此涌出





多少泪水哟？

他是谁？在镜子最后面的那张可怜的脸？他为什么惭愧地低垂双眼？我认识他，许久以前，在他年轻的时候。当时他何其潇洒，何其英俊，何其纯洁，何其强健！可是现在却早已是另外一番神情。眼泪啊，我宁愿你为他倾洒！

可是，我为什么要如此悲哀？让有罪的人们站到这巨大的审判席前面去吧，让他们去接受正义无声的审判……



# 上　尉

这是一个寒冷的秋日的早晨。灰濛濛的雾气在山下沉睡的峡谷中缓缓地滚动着，同时也顺着陡峭的山坡静静地爬上来。今年的第一场大雪覆盖着群山，它的洁白把浓雾的清晨映得格外明亮。碧蓝的晴空中散发着清新的气息，使人回想起半夜下雪的情景和黎明晨空中的寒星。

透过这道布满灰尘的狭窄的窗户，我注视着窗外的操场。因为窗玻璃久未清洗的缘故，窗外的事物看上去都像隔了一层薄膜。可是，这并不妨碍我的视线，我依旧把窗外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在清晨宁静的空气中，我可以清晰地听见那些战士说笑的声音，甚至他们的每一个字都被我听得一清二楚。在训练的同时，这些新兵早已把附近营房顶上的尘土和训练场中央那棵核桃树的残叶打扫干净。夜间的雨雪把地上的尘土变成了差不多一尺厚的泥泞。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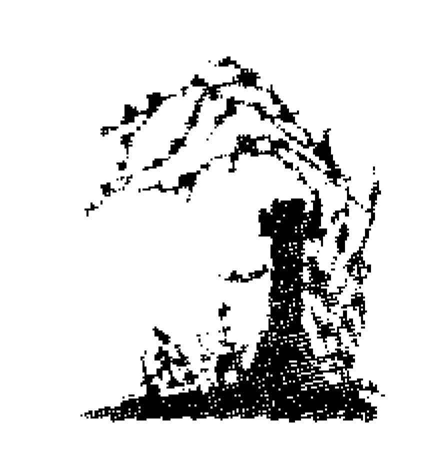




看见一个年轻的士兵正在那树下，手里牵着一匹马，那匹马不断地喷着响鼻，四只马蹄不停地动来动去。

在那片黑色泥泞的操场上，站着一队年轻的士兵，正准备出发到什么地方去。他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是一排石头的雕像。因为背着行李，他们单薄的身体微微前倾，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随便动一动。我先前从来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见这么多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们的脸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甚至还没有完全脱尽孩子的稚气，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闪着青春的光彩，快乐的气息似乎随时都洋溢在他们的头顶上，看上去一个个都像刚被晨露清洗过的嫩苗，新鲜活泼。他们的全部生活都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眼睛都向往着远方，那里仿佛存在着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美好的梦想。然而今天早上，此时此刻，他们的目光却紧紧地盯在上尉的脸上。上尉正在这支队伍前面来回踱着，他在检阅自己的部队。

上尉长着一副宽大的身躯，他站在那儿，足足比面前的士兵高出一个头。他肩头上披着一个黑颜色的大斗篷，两条细长的腿从斗篷下面露出来。他神色悠然地迈着脚步，在队伍前面走过来，走过去。他手里握着一柄拐杖，即使是隔着手套，我也能感受到他手上的瘦骨。我一直注视着他，可是我却无法看见他的正面，因为他始终面对着战士，背对着我。他身后跟着一位年轻的副官，这位副官不时地瞟视周围，不时地挪动身体，仿佛随时都在准备从



这位上尉身边跑开，可是每一次他又很快地镇定下来，就像上尉手里有一根无形的绳索将他拉着。

上尉再一次走回来检阅自己的队伍。他走到这支队伍的最前头，那个身材瘦长的年轻士兵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上尉。上尉走到他面前问道：

“你的名字？”

那个战士用军队里那种最简洁的形式作了回答。可是当我注意到他的表情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怎么回事？我认识他，我认识这位英俊的小伙子，认识这位神色庄重的年轻人，认识这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此时他站在战友们中间，变成了这个民族大树上的一根枝条。万一这根幼弱的枝条不幸夭折，我想，整棵大树都会为之伤痛，为之呻吟。

“你父亲还活着吗？”上尉继续问。

“没有，先生。”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没有，先生。”

“你母亲还在吗？”

“还在，先生。”年轻人回答到这里的时候，两只眼睛里闪出自豪的表情。

上尉举起手中的拐杖，用拐杖头上的铁钉碰了碰这个士兵的胸膛，点了点头。副官从自己的胳膊下面取出文件夹飞快地记下了这个士兵的名字，这时，我看见那个年轻





的士兵脸色顿时变得一片苍白。

上尉从第二位士兵面前走过，他几乎看也没有看这位士兵一眼就直接站到了第三位士兵面前，从头到脚打量着这位士兵。这位士兵一看就是一个欢乐的小伙子。他喜欢说话，喜欢唱歌，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他长着一个圆圆的脸，一副健康的身体，军帽下面盖着漂亮的鬈发，其中一绺鬈发顽皮地钻到帽檐下面。一双蓝眼睛闪闪有神，红红的嘴唇始终带着微笑。

“你家里有新娘子吗?”上尉问。

“是，先生。”年轻人回答的时候，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

上尉举起了手杖，副官记下了这位士兵的名字。顿时，他脸色苍白，眼睛里的歌声消失了。

上尉在队伍前面来回踱着，审查询问和挑选自己的队伍。一会儿，他一下子跨过两三个士兵，一会儿，他直接把第五六名士兵的名字记在册上。看样子他好像是在故意挑选那些最能干最英俊的小伙子。

上尉走到了队伍的尽头，最后一次举起了他的手杖。然后转身回到队伍的正前方。这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他的面孔，我的心里禁不住打了一个大大的冷颤。我看见他颅骨上面两个深陷的眼眶，看见了他两排长长的牙齿，在他宽大的颚骨下面，这两排利齿正在冷冷地磨动着。顿时，我明白了眼前的一切。



"齐步走!"他突然对着自己的队伍发出一声号令。

长长的队伍迈着机械的步伐走进了弥漫着黑雾的峡谷。上尉在队伍的最前面，他骑在马背上，肩上的黑斗篷在寒风中不停地晃动着。





# 孩子和老人

每当黄昏降临的时候，夜色总是睁开它神秘的眼睛，透过厨房的窗户注视着这几个蜷缩在火炉前的孩子。他们挤在一起，一边不停地用幼稚的声音说着天真的话题，一边用好奇的眼睛盯着火光下面映出来的千变万化的影子。这些影子给孩子们营造了一个无限丰富的幻想的空间，它们在墙角里静静地舞着，有时候也模糊地映在石墙上面。

孩子们围在火炉前，呀呀地议论着眼睛里看见的一切。在他们语言简单的对答中，展示出来的全是一个个美好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充满了温暖，洒满了阳光，荡漾着友善，闪耀着希望。在他们的梦幻世界里，没有丝毫的阴暗。在幼小的心灵中，他们的未来宛如一个阳光灿烂的节日，全无一丝阴云。孩子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眼前这道闪着火光的梦幻之墙的那一面，人间多少苦难的现实就像



他们眼前的一簇簇火焰，正在一幕接一幕地上演。有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在同时说着自己想说的话，互相之间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协调。他们的话似乎并不需要别人聆听，他们的故事永远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他们的思路满是跳跃，没有逻辑就是他们特有的逻辑。就这样，四个孩子大睁着他们着迷的眼睛，盯着炉中跳荡的火苗，在那里寻找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自己的满足。

几个孩子的模样长得这般近似，在朦胧的火光下面，我们几乎不能辨认谁是四岁的托尼，谁是十岁的路易丝。他们的小脸都长得那么瘦削，那么白皙，那么稚气。他们都长着大大的眼睛，而且随时都睁得圆圆的，因为他们总是在梦想着遥远的事情。

可是今天晚上却跟往常不一样，因为有一个从陌生的外国传来的消息，这是一个让孩子们难以理解的消息，因为有了这个消息，孩子们的眼睛不再倾注于火焰里的世界，再也没有心思去谈论平时的公主、王子、妖怪和神仙。

今天，他们家收到一封信，是战争部送来的，那封信里通知说，他们的爸爸倒在意大利前线的战场上。在结尾的地方，那封信写道："他为祖国而死，虽死犹荣。"

这时候，四个孩子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了一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一个凶多吉少的世界，就像是一片巨大无比的黑暗笼罩了他们幼小的心灵。可是，他们还是孩子，他们不





可能真正理解眼前的现实，他们不可能知道眼前这个消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跟他们童心中的世界比起来，这个现实确实太陌生了，简直找不到安放它的位置。这是一个跟孩子们的世界格格不入的现实，它既不协调于教堂前面的欢乐，也不同于公主的故事，更不像神仙居住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现实，孩子们既不感到特别高兴，也不觉得特别忧伤，因为这个现实让他们觉得的只是寒冷和不可理解。在孩子们身边，没有一双眼睛可以向他们解释那封信的意义，也没有一张脸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事件究竟可怕到何等程度。在他们简单的头脑中，仿佛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鬼的面前，这个鬼转眼之间就会变成一堵无比高大的黑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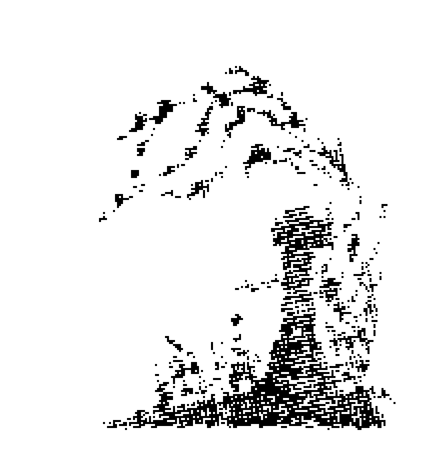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托尼问。

路易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他已经倒下了，怎么还能回家呢?”

一阵长长的沉默。孩子们站在这堵他们不可理解的黑墙面前，他们头脑里那点可怜的阅历无法让他们看见这堵黑墙的尽头。

“我也要去打仗。”七岁的马修，他好像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眼前的阴影跟打仗有一些关系，这句话展示了他对眼前这个现实的理解。

“你太小了。”托尼说。虽然是一个四岁的男孩，但是他还穿着小姑娘的裙子。



米尔卡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被包在妈妈的毯子里，看上去就像是一捆棉花。

“马修，”她奶声奶气地请教这位小哥哥，“告诉我打仗是什么样子……给我讲一个故事。”

“打仗就是，”马修开始解释，“人们用刀你砍我，我砍你，用枪你打死我，我打死你。你杀的人越多，你就越好。没有人会说你做得不对。这就是打仗。”

“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呢？”小妹妹继续问。

“为了皇帝。”马修刚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下来，因为皇帝两个字使他突然想起了他们平时故事里那些享有至高无上荣誉的人，那些受到天下所有人尊敬的人。

房子里静静的，孩子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像面对着一幅朦胧不清的画面，连呼吸都显得紧张起来。因为皇帝的名字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同时也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一种崇拜的压力。

马修摆了摆他的手，再次用坚定的声音打破了房子里的寂静。

“我也要去打仗，要去跟敌人拼命。”

“敌人像什么样子？”米尔卡又问起来，“他们头上长着角吗？”

“肯定长着角，”托尼说，“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是敌人呢？”

敌人头上究竟有没有角，就连马修也不敢确信。





“我想他们头上没有角。”他犹豫了半天，然后吞吞吐吐地说。

“他们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路易丝反驳说，“他们是人，跟我们一样。”停了一下，她又补充说：“只不过他们没有灵魂。”

“一个人在打仗的时候倒下是什么样子?”托尼问，“是背朝下，是这样吗?”说完，他仰面倒在地上。

“他们杀死了他。”马修解释说。

“爸爸答应过我，要给我带一把枪回来的。”

“他已经死了，怎么可以给你带枪回来呢?”

“他们杀死了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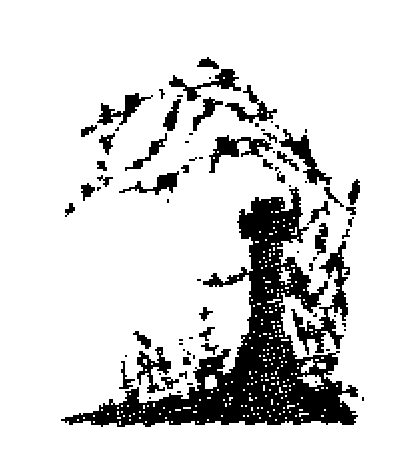
“他们杀死了他。”

八只眼睛都睁大了，仿佛在盯着一个恐怖的鬼影……瞪着一个如此陌生如此难解的世界。

他们的祖父祖母坐在房前一条长凳上面。

这个黄昏格外宁静，西方地平线上落日映出一片绯红。只有牛棚那边传来一阵时隐时现的哭泣，那是孩子们的妈妈，那位年轻的寡妇，她正在那儿喂牛。

两位老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他们的身体早已憔悴，他们的背早已驼了。他俩坐在一起，手拉着手，他们已经许多年没有这样拉过手了。他俩的目光定在远处落日的地方，那儿，他俩看不见任何希望。然而，他俩既没有叹息，也没有流泪。



# 鬼　魂

三位顾客坐在一座乡间旅店宽敞的客厅里，一个是驼背，一个是跛子，一个是白痴。

那个白痴用清晰的男中音反复唱道："他们会把咱们怎么样，怎么样……"

驼背在杯子里倒满葡萄酒，然后抱怨说：

"你们能想像这样的事吗？像咱们这样的人居然也能享有整整一个大房间！不知怎么回事，我总觉得咱们没有权利坐在这样的桌子旁边，咱们甚至连呆在这间房子的角落里都不配，尤其是当别人都不在的时候。咱们的归宿应该是在走廊外面的地板上，跟那些乞丐和垃圾呆在一起，而不应该在这么高雅的客厅里。"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跛子一边回答，一边焦躁不安地环视四周，因为他觉得这个房间里鸦雀无声，没有一丝





生命的气息，俨然像一座坟墓，“不过，它现在既然空着，咱们就呆在这儿吧。”

“麻烦就在这儿，”驼背说，“它空得太厉害了，空得让人不安。在这个房间里，咱们每说一句话好像都荡起九次回声，呆在这儿简直太难受了。我害怕。我的心里老是不停地感觉到有个什么东西，它正在慢慢地、悄悄地、不声不响地打开那道房门朝咱们走过来，它没有声音，它长着一副可怕的面孔。”

“是谁?”跛子突然朝着房门问。

“我说的就是它！谁?”驼背继续说，“说不清它是谁。它那么神秘莫测，所以我才害怕。如果咱们知道那个鬼影是谁，如果咱们知道它正站在走廊上，正在朝着咱们扑来，如果咱们知道它长得像什么模样，咱们就不会吓得这么厉害了——我说不定也就不会害怕了。可是，恐惧是一种病，它在孤寂的心中建立起奇怪的幻象，直到这幻象发展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恐惧也是一种感觉，它总是觉得在人类的生活范围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如果有人会因为恐惧而死，他就该死。因为他既然已经看见了生命的另外一面，他怎么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呢?”

那个白痴呆呆地注视着眼前，继续不停地反复唱：

“他们会把咱们怎么样，会把咱们怎么样，怎么样……”

“这家伙也看见了生活的那一面了吗?”跛子问，“你



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变成白痴的吗？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的父母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把他留在一个又大又空的房间里。这个孩子躲在房子的角落里，看着那些阳光的影子爬在自己身上。这时候，他的一个邻居，西门大叔，知道这孩子一个人在家，就决定跟这孩子开一个玩笑。他把一个南瓜掏空，在上面掏了两只眼睛和一个嘴巴，又在南瓜里点了一支蜡烛，然后，他用一张白色的毯子把自己遮起来，把这个南瓜顶在自己头上。他慢慢地、轻轻地打开了孩子的房门，走进房间，一声不吭地对着孩子站下来，站了一会儿之后。他又慢慢地、轻轻地离开了那个房间，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了外边以后，他扔掉南瓜，扯掉头上的白布，重新回到孩子的房间里。他微笑着对孩子说：‘迈克，你一个人呆在这儿干什么呢？你怎么这么安静呢？你被什么东西吓坏了吗？你看见什么东西了吗？’这时候，只见这孩子紧紧地靠在墙上，浑身哆嗦，牙齿不住地打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迈克，你为什么发抖呢？你没有看见我吗？我是西门大叔呀！’可是孩子还是没有回答。后来，这孩子虽然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但是他的大脑却永远停止了……看见西门大叔顶着南瓜的时候，他心里也充满了恐惧，你告诉我，他当时也看见了生命的另一面了吗？”

“当然，”驼背回答说，“他很幸运，因为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看见了生命的另一面。你说他看见西门大叔顶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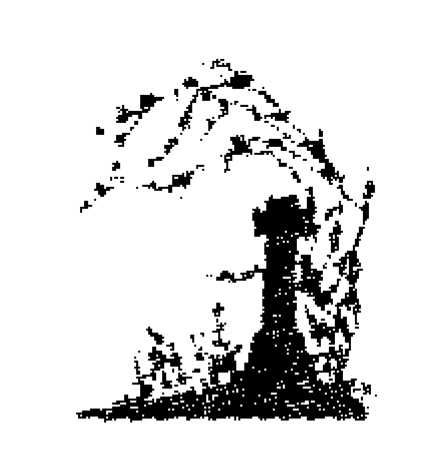
南瓜出现在他面前，不，不对。当那道门打开的时候，这孩子眼睛里只看见一个巨大的白颜色的鬼影站在他的面前，他只是看见了因为孤寂而早已在他的灵魂里建立起来的那个恐怖的印象，而不是西门大叔。即便是西门大叔当着他的面取下头顶上的南瓜和身上的白毯，对这个孩子的心理来说，其结果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那种行为并不能向孩子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鬼。现在，他不是很快乐吗？他不是在唱歌吗？可是你和我呢，有这种唱歌的心情吗？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咱们还没有看见西门大叔和他的南瓜……"

夜色降临了，跛子不停地瞟着房间的窗口，他的嘴上带着微笑，但是他的心里并不快乐。

"它好像已经逼近咱们面前了。"他叹息道。

"我也有这种感觉，"驼背说，"我心里老是觉得它的存在。要是咱们能从这空无一物的地方逃开，要是咱们能够离开这可怕的孤寂，要是咱们能够摆脱这种恐惧，哪怕一个小时也好啊。可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从咱们心里驱散。不管你走到哪儿，它始终像一座黑压压的大山坐落在你心里……你听见它了吗？"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深沉的歌声，歌声里充满了绝望，充满了野性。这歌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声，它从旅店前面飘过，渐渐消逝在远方，其间还夹杂着一阵阵"嗬嗬"的狂吼，让人的骨髓都觉得冰凉。这是士兵们在



夜间行军，当他们唱着歌经过旅店的时候，那个白痴突然跳起来扑向窗口，朝着他们乱吼。跛子赶快冲过去，一把拉住他，毫不客气地把他摔回椅子上：

“坐下来，你这个白痴。你不知道他们正在朝什么地方走吗?”

驼背低下头，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

“明天，也许，就在明天吧，他们就会死在战场上。”他嘟哝着说，“不过，死亡并不可怕，它远远比不上在朦胧房间里游荡的鬼魂，远远比不上这惶恐忐忑对人的折磨，比不上这飘荡不定的黑影——死神任何时候都是磊落地站在你面前，清晰而明了，用他的巨臂把你举起来……也许，他们会忍受剧烈的伤痛……可是伤痛比不上……”

“……比不上头顶南瓜的西门大叔。”跛子抢过话头说，“咱们太不幸了，一个跛子，一个驼背，连像这些年轻人一样坦坦荡荡死在战场上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有一天，当死神降临咱们眼前的时候，咱们已经不会觉得痛苦，因为咱们早已麻木了，早已失去知觉了。咱们命中注定要呆在这荒野的地方等着鬼魂的降临。它会来，一定会来，因为这是咱们的命运。当咱们内心的恐怖多得不能再多的时候，它们会在刹那间变成现实……那道门打开了吗？我已经感觉到那儿吹进来阵阵凉风。”

“是啊，它就在离咱们不远的地方。”驼背叹息说，“它爬在这黑暗的墙上，随时都会降临咱们的头顶。你觉





得怎么样呢，迈克？你一定不会害怕那个鬼魂再次出现在你面前吧？”

白痴迟钝地望着驼背，哈哈地笑起来，然后用他嘹亮的嗓音唱道：

“他们不能把咱们怎么样，不能把咱们怎么样，怎么样……”

远处的峡谷里，传来那些正在奔赴前线的士兵们的歌声：

“哦，就这样把战鼓敲响，我们从容地走向战场……”

客厅里三个顾客静静地倾听着这歌声。浓浓的夜色笼罩了这个房间，死一样的寂静陪伴着跛子和驼背。



# 在五月的日子里

一天，我决定到外面去散步。走进果园的时候，我发现苹果树花开得正艳，有的花瓣雪白雪白，有的花瓣带一些微红，使我想起婴儿面颊上的颜色。勿忘我的绿叶铺成了一个巨大的地毯，静静地躺在苹果树下面，这些绿草挤得那么厚密，我想它们一定觉得呼吸都有点困难了吧，要不然它们中间的一些怎么会探出头来呢？太阳，像一盏悬挂在天地间的巨大的明灯，无声地照耀着静谧的森林，它似乎也沉醉在这惊人的翠绿之中，要不然它怎么会停留在这森林和绿草上面久久不肯离去？

我从地上拔起一枝勿忘我，对着它说："天真的小草啊，你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悲剧？你可知道这儿的阳光已经不像从前？它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明亮，不再像从前那么温暖。只有你，小草，还依然如故，只有你还跟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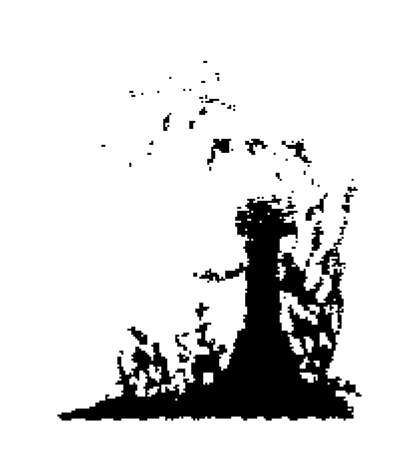




前一样平静安详。”五分钟以后，这枝小草耷下了头，蔫了，死了。我仔细研究手里这枝可怜的小草，突然，一个奇怪的感觉触醒了我的灵魂：“人类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死亡和毁灭。”

我慢慢地走进树林，看见那儿的一切都像往年一样平静安宁。看不见血污，闻不到死亡，四周没有丝毫毁坏的痕迹。在一棵深褐色的老松树旁边，一棵年轻的橡树正迎着阳光展开它淡绿的嫩叶，大片大片乌饭草蕨苔覆盖着地面。在这边，晚开的紫罗兰从干树叶下面探出头来向我致意。在那边，成团成团的白色雏菊几乎锁住了小路。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我看见东一簇西一簇的百合花，白的雪白，黄的金黄，给山谷带来无限的生趣。我随手摘了一枝百合花放在唇前轻轻地吻着，我问它：“纯洁的小花，你可觉得痛苦？你可曾感到这个世界所受的苦恼？你一如既往地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享受着它的温馨，难道你就不觉得这阳光跟昔日有什么两样？你深恋着自己脚下这片土地，你天天都从它里面吸取营养，难道你就不觉得这片土地已经今非昔比？啊，我可怜的小花！你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呢？”五分钟以后，这枝百合花蔫了，它死了：“人类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死亡和毁灭。”

突然，一片开阔的空间展现在我的眼前，宛如一柄巨大的镰刀刚刚铲割了大片的森林。我记得在不久以前，这儿还属于几棵巨大的栗树，它们高傲地站在这儿，坚守着



自己的领地。然而，曾几何时，栗树已不知去向何方，留在这儿的只是几根丑陋的桩头，仿佛是几个苍白的幽灵一声不响地卧在隐约之间。它们周围已经长出了浓密的灌木，就连那些不起眼的蕨草，此时也不把它们放在眼里。在这几根无声无息的树桩旁边，一些幼小的栗树忍受着杂草的欺凌，努力挣扎着寻求自己的生存，可是它们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和无情的摧折。在我的右脚下面，一根幼弱的栗苗发出最后一声呻吟，折了，死了："人类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死亡和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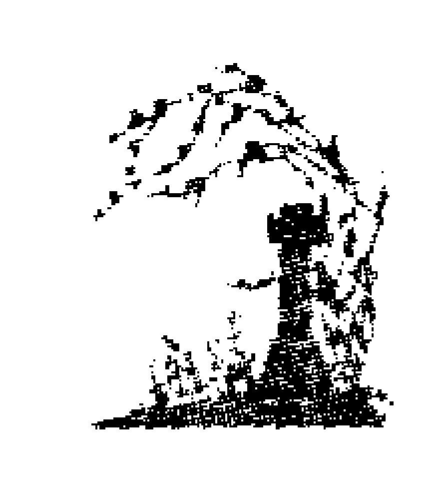
五月的阳光，温馨柔和，并不是一年最热的季节，但是当它临照在头顶的时候，却让我感到夏日的炙热。我在蕨草丛中站直了身体，朝着四周环顾，因为我感受到一阵剧烈的麻木袭遍全身。我看见一朵不知名的蓝色的小花，它就站在我的脚边。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黄蜂，它嗡嗡地绕过我的头顶，降落在这朵小花上面。大黄蜂贪婪地吮吸着小花里面的清露，它沉重的身体把小花弄得摇晃不定。我悄悄地举起胳膊，准备用手指去抓住那只黄蜂。可是它突然起飞了，急急地飞过蕨草，一半是气愤，一半是惊吓，冲向空中。然后又冲下来，在我头顶上绕了几个圈，转身消失在耀眼的阳光中。小花的茎断了，它无助地低垂着头。突然，一只巨大的黑蚂蚁出现在我的鞋边，它迈着生机勃勃的步伐爬上我的鞋面，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它好像在犹豫，不知究竟应该选择哪一





个方向。它站在我的鞋面上，睁着两只大眼睛注视着我的短袜，嘴里好像正嚼着什么东西。我对着这只蚂蚁，再次悄悄地伸出手指。可是蚂蚁发现了我的企图，猛地转身飞跑，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急急地忙于逃命。我悻悻地缩回手指，眼睁睁地看着它隐匿在蕨草下面。

此后，我很快就感受到一阵浓浓的倦意向我袭来，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仿佛是一片巨大的纱罩，铺在我的脸上和身上，我透过这张纱罩关注着身边的一切。突然间，周围巨大的云杉发出一阵沙沙的声音，不仅是颤动，不仅是抖动，不仅是摇晃，而且竟然开始移动起来！刹那间，我看见它们像一个个巨人，它们沉重的睫毛垂下来，一直垂到腰间。它们从泥土里拔出粗大的腿，迈着坚定的步伐，一步一步朝前进发。不是一个，不是一群，而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巨人军团，挥动着纵横交叉拂天的胳膊。随着这支森林大军的进发，我觉得周围的阳光变得越来越柔和，好像在安慰我疲惫的身躯。然而，尽管在睡梦之中，尽管紧闭着眼睛，我还是看见了周围的一切，我还是听见了周围发出的哪怕是最微小的耳语。不过，我没有动，因为我不愿意惊动这神秘的梦幻。我看见一群小鸟在树枝上歌唱，还听见远处有一只斑鸠在咕咕地叫唤，还听见周围的大树在窃窃低语。它们显得很平静，然而它们中间充满了欢乐。这是一种恬静的愉悦，它深深地沉浸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静谧的绿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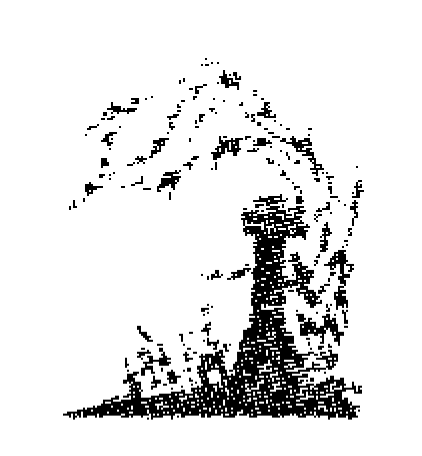
突然，我看见一只巨大的黄蜂落到我眼前的纱罩上面，它肥大笨拙的身躯在这张纱罩上一边趾高气扬地爬动着，一边不停地左顾右盼。我也看见了那只蚂蚁，它的身躯也不知增大了多少倍，我先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蚂蚁。它俩碰面了，双双站在纱罩上面，互相对视了一会儿，接着转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开始用一种低微的声音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它们一边谈，一边不时地用两双大眼睛瞟视着我。我紧闭着呼吸，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它们的对话，我想听听它们究竟在说些什么。然而，没有用，它们的声音实在太小，而且是一种神秘的语调，我竟连一个词也听不懂。这时候，我又看见两只小鸟落在树枝上，这一次，我总算听懂了它们的声音："鹰是最可怕的东西，可是人类比鹰更可怕。""鹰的杀戮只是为了生存，可是人类的杀戮却是为了寻求开心。"说完，它们急匆匆地飞走了。我觉得黄蜂和蚂蚁在这张纱罩上呆的时间越久，它们的身躯就变得越大，给我的压力就越来越沉重。最后，我实在无法承受了，我伸手去拉那纱罩，于是，我醒过来了。

醒来之后，我匆匆离开树林，朝着房间走回来。可是我却觉得脚步格外沉重，我的行走显得格外迟缓。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疲倦，因为，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我觉得一个接一个的不幸像利剑一样刺伤我的心。





“春日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世界。它照耀着黄蜂，照耀着蚂蚁，照耀着小鸟；它照耀着蕨草，照耀着雏菊，照耀着山谷里的百合花；它照耀着橡树，照耀着松树，照耀着云杉——它照耀着上帝创造的一切，却偏偏忘记了人类，偏偏忘记了这些有感情、有意识和有灵魂的人。”



# 彼得·克利佩克

现在的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那个叫做彼得·克利佩克的古代寓言，在你们这些年轻一代中间，有不少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为此，我很愿意把自己在童年时代听过的这个故事向你们复述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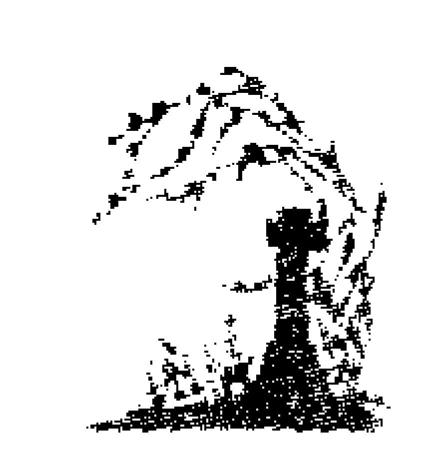
彼得·克利佩克是一个农夫的儿子，因为这位农夫无力供养全家的生活，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彼得就出去为一个地主放牛。每天，他早上赶着牛群到牧场去，晚上又赶着牛群从牧场上回来。就这样，他生活在天地之间，与世无争，从不干扰他人的生活。可是有一天，那些牧童伙伴们突然发现彼得是一个软弱的人。不幸的是，彼得身材矮小，皮肤白皙，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在第一次受到同伴欺负的时候，他惟一的反应只是哭泣。他没有料到，软弱的眼泪从此给他带来了数不清的烦恼。人们天性中好像都存





在着一种罪恶的倾向，所以，很快地，那些伙伴们开始歧视彼得，谁也不愿意把他当做朋友。他们捉弄彼得，打他，指使他为他们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彼得变成了他们公用的仆人。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没有预谋，没有计划，纯属不期而然。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那些较强壮的孩子欺负彼得，后来，就连那些力气不如彼得的孩子也把他当成了奴仆。再后来，事情变得益发糟糕，就连那些穿开裆裤的小家伙也对着彼得发号施令。彼得既不反抗也不顶嘴，因为他知道，一旦他试图流露任何反抗的情绪，每一个人都会对他挥动拳头，毫不客气地吼叫："这还了得，奴才竟敢反抗主人！"就这样，彼得默默无声地承受着那些孩子对他的折磨，不仅小心地听从他们的命令，而且常常让自己表现得格外谦卑。因为在他简单的头脑中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这种谦卑的态度一定可以让那些折磨他的人良心发现，从而认识和改正他们的错误行为。可是彼得没有意识到他这种想法只不过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在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上从来不可能发生他憧憬的这种奇迹。相反，他变得越谦卑，那些人对他就越无情。对那些人来说，除了孤儿的鲜血之外，这个世界上似乎再也没有比弱者的眼泪更甜美的东西了。

终于有一天，他所承受的苦难已经把他压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这时候，彼得忽然想到了上帝。他记得，上帝是公平的。于是，他两膝跪地，举头望着苍天。



“天地宇宙的主宰啊，”他哭求道，“你公正无私，你看见了我所承受的苦难。给我力量吧，让我去反抗这些罪孽。如果你对我的祈求不闻不问，我一定会在这样的忧伤和苦难中无声无息地归于终结。上帝啊，我忍受了如此众多的痛苦，你一定看见了，我伤痕累累，体无完肤。对他人，你赐予光明，对我却只有黑暗；对他人，你赐予欢乐，对我却是无尽的哀伤。我已经忍受得太久太久，啊，慈悲的上帝，我一直都在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不义。可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的灵魂已经不堪重载。我再也不能忍受脖子上这沉重的枷锁了。慈祥的救世主啊，救救我吧，赐予我反抗这罪恶的力量吧。趁我还没有倒下，趁我还有这最后一息。”

彼得这样祈祷着，上帝听见了他的祈祷，接受了他的请求。在彼得睡着以后，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来，在他脸上亲了一下，顿时，这位天使所具有的神力就传到了彼得身上。彼得醒来了，他觉得自己浑身有用不完的力量。他呼地跳起来，伸了伸力大无穷的胳膊，他对着森林大吼一声，周围的树叶都禁不住沙沙发抖。他看见身边有一棵巨大的古树，就双手抱住树干把它连根拔了起来。这时候，彼得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过了一会儿，那些伙伴赶到彼得身边，要像往常一样对彼得实行惩罚。他们的理由是，彼得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牧场过夜。可是当他们朝着彼得扑上来的时候，彼得伸出右手抓住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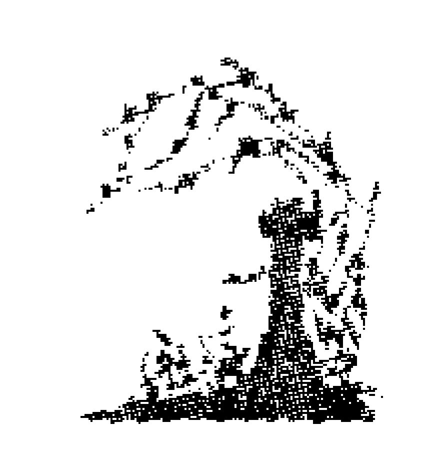
伸出左手抓住另一个，把他们高举在空中，然后又轻轻地把他们放下来。彼得的神力吓坏了那些顽童，他们顿时趴在地上……

后来呢？

是啊，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后来——没有了。

彼得·克利佩克的故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没有后来，没有结局，我们不知道他后来的生活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既没有口头传说也没有文字资料向我们展示彼得后来是否对先前那些虐待他的人干了些什么，我们更无从得知他是否向他们复仇。或者，他是否利用自己无穷的神力针对世界上某位暴君发动进攻或者从事任何英雄壮举——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不过，这个故事透露出来的信息似乎已经告诉我们，在他连根拔起那棵大树之后，彼得依旧跟那些伙伴们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他还是那么谦卑，那么顺从。甚至，他还是那么平静地听从主人的安排，甘心于啃着一块小黑面包在牧场上放牛的现状。还是那么温顺地服从那些孩子的指令，满足他们顽皮的要求。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即便是上帝把他自身所有的神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天使的力量，都赐给彼得，同样不会在他身上产生任何特别的意义。因为彼得头脑确实太简单，他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怎样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力量。上帝万能的神力一旦降临到彼得身上，就彼得自身的条件而言，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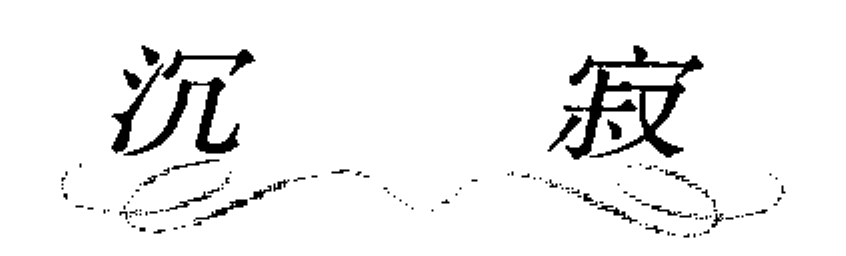
其说是洪福，毋宁说是重负。毫无疑义，上帝万能的神力对彼得是一个负担，一个他无法承受的负担，因为，彼得只是一个梦幻者，他属于那种在暖洋洋的夏日里，躺在那棵被他连根拔起的大树下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获得上帝神力的人，而不是属于那种真正可以拥有那种神力的人。长期以来始终萦绕在他那个简单精神世界里的那幅蓝图实在太过于完美，一旦它真的变成现实，彼得反而会为之大惊失色，弃而还走。试想，一旦失去了汗流浃背的劳累，失去了身上沉重的压迫，失去了别人对他敲骨吸髓的剥削，失去了难以忍受的侮辱，失去了那些对他颐指气使的人，失去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彼得甜美的梦想又将从何而来呢？上帝是明智的，他千万次地关注彼得，他完全了解彼得简单的头脑，正因为如此，彼得向他祈祷的时候，他才笑吟吟地满足了他的请求，只派一个神力有限的小天使下凡来拯救他。

我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彼得，我看见他行走在一条陡峭的乡间小路上，肩头上扛着主人给他的沉重的负担。他在路上歇了歇，用手背擦去前额上的汗珠，忧郁的眼光望了望苍天，然后继续朝前走，肩上继续扛着主人给他的那个沉重的负担。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感到阵阵隐痛，一股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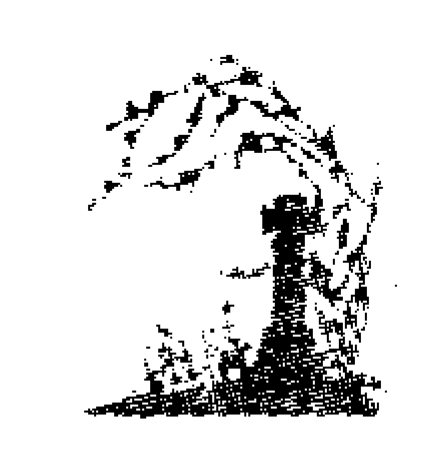
# 沉 寂



在同属于你我的这个艰难的岁月里，到处都充满了哀伤，到处都笼罩着阴霾。从黄昏到午夜，我们的脑海里塞满了痛苦的愁云，从午夜到黎明，我们的梦境里都挤满了阴沉。

突然，我发现自己侧身挤进了一个巨大的群体之中，眼前的人们一个紧挨着一个，俨如一望无边的羊群，被禁锢于一个巨大的封闭体之中。我不知道，盖在我们头顶上那片厚厚的灰蒙蒙的物体，究竟是天际的黑云，抑或是一块沉重的钢铁，带着潮湿的雾气，高悬在那里。在这个巨大的封闭体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腐气。

我看见无数的人被赶进了这个封闭体，他们头靠着头，脸挤着脸，谁也数不清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可是我觉得他们并不陌生，我认识他们。虽然我叫不出他们每个人



的名字，可是我熟悉那一张张面孔，那一双双眼睛。我确信自己曾经在某时某地见过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他们中间，有孩子，有年轻人，也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有男人，也有妇女，此时统统被赶进了这个封闭体之中。每个人都在挤，每个人都在推。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从遥远的省份，从偏僻的地区赶到这个奇怪的市场。在这个奇怪的市场上，没有摊位，也没有商品，没有买方，也没有卖方。在这些人中间，我可以看出他们分别来自那罗斯、格里多奇、热那、撒文尼亚和科尔卡。我还可以看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来自普利克马雷、维帕瓦、波萨维，甚至还有不少人来自富庶的卢布尔雅那盆地。我能通过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脸型、他们头发的颜色，辨别他们来自何方。从那罗斯来的人，他们个头矮小，面目黧黑，神情冷峻；从热那来的人，他们忧郁胆怯，似乎除了故乡之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觉得局促不安；从科尔卡来的商人们，长着一双入木三分的眼睛；从卢布尔雅那来的人们则趾高气扬，大大咧咧地左顾右盼。在这大群大群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中间，在这些肩挑背扛的奴仆和苦力之间，在这些靠汗水换饭吃的工匠和商贩之间，在这些流浪者、乞丐和窃贼之间，同时也挤着办公室里的职员，也挤着胖胖的神父和瘦削的牧师，也挤着政府里大大小小的官员，也挤着税务官和监察官，也挤着神色沮丧的教师，也挤着一大堆面色严厉的法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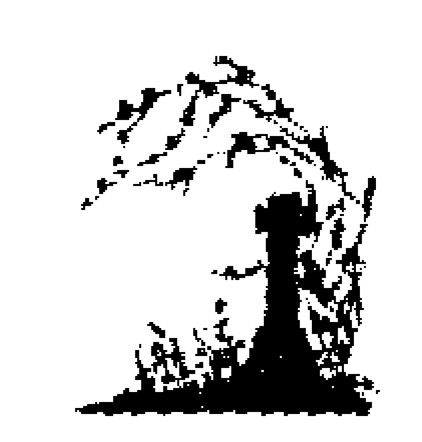




在他们所有人的头顶上，压着一层令人窒息的寂静。在这儿，不但听不见皮靴擦击地面的声音，甚至连呼吸的声音也一无所闻。这寂静如此深沉，如此厚重，世界上绝无一种力量可以将它击破。

起初，我以为这些人中间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痛苦和恐惧，这寂静的出现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某种非凡事物的来临。可是我很快就注意到，他们千万双眼睛都牢牢地凝视着那片一无所有的凄凉的空间。他们的嘴唇紧闭着，他们的牙关紧咬着。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回过头来注视自己身边，似乎连回头瞟一眼的时间也无暇抽出。他们这种神态仿佛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定有某种庄严神圣超乎一切的事物立刻就会出现在他们眼前。周围的一切迹象都在表明着这个事实，人们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在显示着这一事实。然而，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在企盼着什么。他们只是这样专注地企盼着这个势必来临的可怕的事物，不管它是什么，即使是宇宙的彻底毁灭。

他们每个人都在为那个可怕的事物活着，仅仅为它而活着，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也从来不去思考任何一件别的事情。这一期盼占据了他们的全部心胸，使他们的心胸之内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容纳别的事物，不管它是爱，还是恨，不管它是道德，还是罪恶。他们生存于世间，仅仅为了这一个时刻，为了这一个期盼。



他们的眼睛睁得异常的大，庄严而紧张地顾盼着，他们的嘴唇已经变成了紫色——久久悬念带来的恐惧已经把他们折磨得不成人形。他们推推攘攘，骚动得越来越厉害。随着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他们体内的能量不停地膨胀，前推后拥形成了巨大的人浪。尽管如此，他们的脚跟依然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他们在狂奔，这是无腿的狂奔；他们在争吵，这是无言的争吵；他们在呼喊，这是无声的呼喊。他们被无形的力紧紧地钉在地上，他们被无形的锁链拴在一起。他们在挣扎着，为了寻求自由的呼吸。仿佛是一个瞎眼的奴隶，被他的主人绑在井旁，永无止息地为主人推动着汲水的辘轳。一阵旋风吹来，打击在他们脸上，他们的眼睛肿胀了，变成了黑块。他们的嘴角上出现了带血的泡沫——他们凝视的目光中闪出恐惧。没有言辞，没有灵魂，没有希望。更可怕的是，他们依旧不知道自己在期盼着什么。

如果说在这一可怕的悬念中究竟还存在着何种具有实在意义的念头，那么，这种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它赶快降临，让它此刻就降临，无论它是什么，只求它立刻降临!”如果说在这种可怕的悬念中究竟还存在着何种热情，这种热情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就做，抓住它，冲向它——”朝哪儿冲？随便朝哪儿冲！这时候，人群中已经没有平静了。是眼睛，它就渴望观看，哪怕看见的是自身的毁灭！是手，它就渴望抓，渴望打，哪怕它伸出去





就落到死神的下巴上。为什么？因为死是上帝的安排，只要是人，就固有一死，死并不可怕。可是在那种悬念中却包含着一种比死更可怕的涵义。降临吧，死亡！开始吧，最后的审判！你们绝不会比这种悬念更让人觉得恐怖。旋风冲击着眼前这片人群的海洋，我看见他们掀起了小山一样的巨浪。

渐渐地，最后审判出现在他们那一张张被扭曲的脸上，像凿子刻在他们前额上一样。这种审判甚至比恐怖更为恐怖，它用浸骨的寒冷穿透了人们的胸膛。顿时，整个封闭体内的人们都感到心底在发抖。

"因为你们的贪婪和愚蠢，你们不得不接受这种悬念的惩罚，你们不得不被禁锢在这个永不可破的无声世界里。你们会试图逃脱，可是你们不知道逃向何方，而且你们不可能从脚下移动分寸。你们将竭尽全力为自己的痛苦发出呻吟，但是你们的喉咙已经套上了不可解脱的绳索，它让你们变成哑子。而且，即便是你们能够发出呼吁，也没有人能够听见你们的声音。你们将渴望跪在地上祈求，可是你们不知道该向谁求救，而且即便是你们知道该向谁求救，他也不可能听见你们的哀求。你们将接受无法忍受的饥饿，你们希望死，因为你们觉得饥饿比死更难受，然而你们却不会死。你们在分分秒秒中衰竭，但是你们依旧活着，你们将活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下，连你们自己都会觉得活得恶心，活得羞耻。你们是没有热的火，没有语言的



文字，没有灵魂的躯体。”我看见，这样的审判词被刻在每个人的前额上。

在这恐怖的磨难之中，我看见一群模糊的鬼魂从人群中飞升而起，它们扑打着翅膀，朝着这个封闭体外沿的栅栏飞去——它们是那些疯狂和僵硬的人们的灵魂，它们追逐着，绕着那圈栅栏，它们朝着栅栏伸出长臂，可是却没有一只影子能够翻越而出，因为它们所代表的那些躯壳还被死死地钉在这个牢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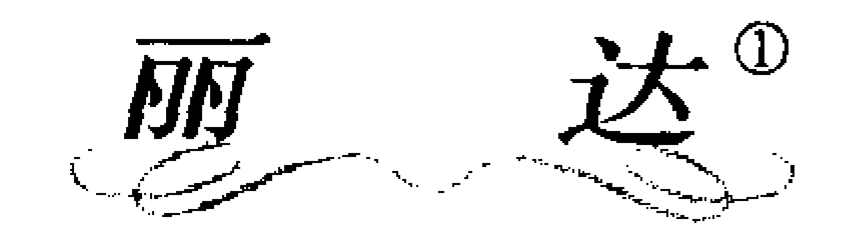
突然，一个奇怪的叫声穿破了那可怕的寂静，这叫声出自我自己的心胸——顿时，我眼前一切都烟消云散……

那天晚上，我做了这个梦。啊，亲爱的朋友！我们生活在这个万方多难的可怕的年代，这该是多大的悲哀哟！





# 丽　达①



一千多士兵在军营前面那一片开阔地上进行着操练。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晨雾像刀子一样切割着我们的肌肤，被战士们的军靴踩得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铺着一层坚硬的寒冰，那些年纪稍大一些的战士的胡须上都挂着一根根细小的冰柱。我们的队伍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向左，时而向右，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并拢。我们的身体一会儿突然以胸贴地，就像被机关枪扫倒一样，一会儿又突然跳起来，拼命地朝前奔跑，然后，又突然原地站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们的双腿都像木头似地机械地运动着。在整个操场上，始终都可以听见那些陌生的，很不自

① 本文反映的是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奥地利军营生活的厌倦。



然的，严厉而冷峻的外国口音此起彼伏，让人感到一阵阵不祥之兆。

在这些由灰色军装组成的行列之间，丽达，就是上校的那只狗，不停地跑来跑去。她一会儿跑，一会儿跳，一会儿像人那样直立起来，好像在发出什么呼喊，一会儿又突然从这个队列跑开，朝着另一个队列跑去。丽达是一只漂亮的狗，我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个品种，因为我在这方面是一个地道的外行。我只知道她长着一身油亮可爱的棕色的卷毛，肚子上的毛像雪一样白。她还长着修长苗条的身躯，她的四条腿显得强健有力。她的尾巴毛绒绒的，长长的耳朵垂在肩的两旁。她的嘴又长又尖，看上去有点像狐狸，但是却显得格外温驯。她那双棕色的大眼睛好像充满了聪明和智慧，总是不停地时明时暗，仿佛像两只具有生命的蜡烛在不停地燃烧。

丽达好像有什么急切的事情要告诉眼前这些战士，仿佛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但是她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把注意力投到她身上。在绝望中，她突然跳起来，把两爪放在一个战士的胸前，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个战士的双眼，就像有意要用她呼出来的热气去融化那个战士胡须上的冰柱。那个战士并没有设法躲避，他甚至连眼睛都不曾眨一眨，因为正当这个时候，行列前面响起了一声坚定的口令："立定！"顿时，所有的战士都像泥塑石雕一样纹丝不动地站下来。此时，在这些雕塑中间惟一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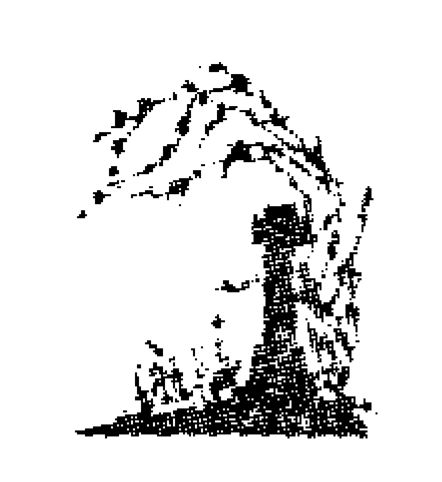




见的生命迹象，只是他们鼻孔里喷出的阵阵热雾。这只狗发出一声怪叫，转身跑开了，那条毛绒绒的大尾巴垂在两条后腿之间。可是，直到这时，依旧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

中午时分，冬日淡淡的阳光穿过冰冷的晨雾，照在军营后面那一小片场地上，融化了那儿的寒霜。我从院子里走过的时候，发现丽达孤单地躺在那片阳光下面打盹。她平静地躺在那儿，半闭着那双眼睛。我弯下腰去抚摸她。可是她既没有动一动身体，也没有对我摇一摇尾巴。她只是用淡漠的眼光看着我，这种眼光顿时使我感到一种可怕的疏远。这是一种恼怒的眼光，她似乎在用这种眼光对我说："谁让你上这儿来呢?"对于她这种冷漠的态度，我觉得很尴尬，很不自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丽达对每一个人都是十分友好的。转身走回营房的时候，我看着她，竭力想弄明白她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因为她这种态度使我内心深处感到一阵莫名的羞愧。稍后，我看见一个手里捧着汤盆的士兵笨笨拙拙地朝营房那边走。他没有注意到丽达躺在那里，不小心绊在她身上，盆里的汤溅在他自己身上，也溅在丽达身上。那个士兵膝盖磕在地上，痛得叫起来，然后爬起来捧着汤盆匆匆而去。丽达呢，依旧平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天下午，因为我受了凉，所以早早地从操场上回到了营房，我觉得脑子里仿佛是一片空白。别的战士今天收



操也特别早，晚上九点钟就吹熄灯号了。可是，尽管已经熄灯，我依旧可以看见挂在墙上的那些军大衣和步枪，依旧可以看见粗糙的架子上凌乱放着的饭盒、餐具和吃剩的黑面包，我也可以看见这座低矮的营房上一排排瓦椽。可是，在昏暗的光线下面，这些瓦椽就像一排排无尽头的绞架，一架紧挨一架。在昏暗的光线下面，我看得越久，就看得越清楚。我不知道这些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屋外一片漆黑，而且窗户都关得紧紧的。

我很长时间不能入睡。我的脚很冷，我的身体在发抖，我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我试着强迫自己睡着，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没有一种人为的力量可以驱散我内心空虚的感受。我的战友们在他们的床上打着鼾，在睡梦中叹息和喊叫。偶尔，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用惶恐的眼睛扭头四顾，然后又颓然躺下，无声无息地拉过被单盖过头顶。直到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身体渐渐暖和起来，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我还依稀听见他们的叹息和呻吟。

恍然间，我发现自己回到了家里。我坐在桌子旁边，我身边坐着可爱的玛利恩，他正在玩着那些木头士兵。他的手小小的，但是就连他的小手指也比一个个木头士兵加上它们的枪和刺刀还要大得多。他用两个小手指拈着一个个士兵的头，把它们摆成一排。然后他用幼稚的声音大喊道："立定！"真的，那些士兵们都静静地站在那儿，好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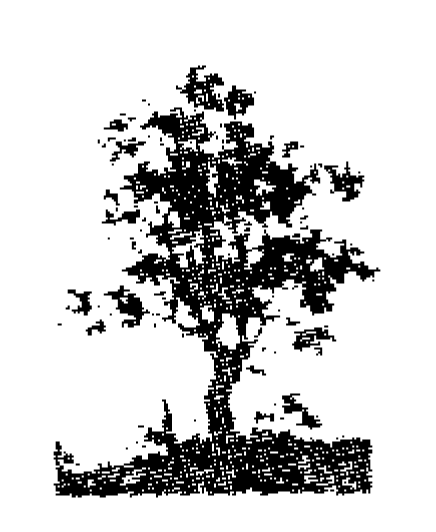
正在执行他的命令。突然，一只毛绒绒的爪子出现在桌子上，訇然一声将全体木兵扫到桌下，让它们横横竖竖地摆在绿色的地毯上。玛利恩盯着那只毛爪，大张着小嘴，他那么吃惊，甚至连抗议的话都说不出来。最后，他也躺到了那些木兵中间，然后一切都从我的眼前消逝了。稍后，另一只毛爪也出现在桌面上，在两只毛爪之间，是一个狗的尖尖的鼻子——她是丽达。

在先前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的羞辱。我作为人的尊严竟然在一只狗面前消失殆尽。在她面前，我感到自己再也没有脸面来谈什么荣誉，剩下来的只是虚荣后面的懦怯。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如此羞耻的地步，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摊开我罪过和肮脏的灵魂，去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在家，而是躺在军营的床上，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还在睡觉。可是我眼前依旧久久地浮现着那只狗的影像。我看见她的双爪放在我的胸前，她的鼻子对着我的嘴唇，那双充满疑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从这双眼睛中，我看见一种深沉地蔑视，因为它们闪烁着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同时或多或少地带着一种理解，一种和善。通过这双眼睛，她只要稍稍一瞥，就可以让一个人的虚荣暴露无遗，同时让这种虚荣扫地出门。我像一个可耻的懦夫，明明已经从审判者的眼睛中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却依旧心怀侥幸地等待着审判者嘴里把它说出来。我注视着丽达，只觉得一阵寒意扫到我的脸



上，让我的心也感到寒冷。我挣扎着想侧过头去，惟恐她突然开口把那句话说出来。可是我却既不能移动我的手，也不能眨一眨我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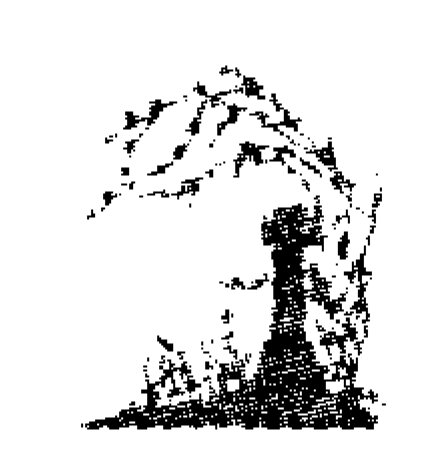
突然间，远处传来一阵悲伤的叫声，接着，压在我胸膛上的这块沉重的石头滚到了一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梦中醒过来，觉得整个身心都包围在寒冷和抑郁之中。环顾营房，我看见身边的战友们还在酣睡，人人脸上都挂着憔悴和倦意。同时我看见挂在墙上的一排排军大衣和步枪，我还看见低矮房顶上的瓦椽，就像一排排绞架，一架挨着一架，没有尽头。





# 最后一语

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人死之前的情景。我记得，在我家的房子里，有一个巨大的空空的房间——也许这个房间并不像我记忆中那么巨大——在那个房间的角落里，就是靠近壁炉的地方，摆着一张床。那张床的四周都被绿色的帘幕遮挡着，那些帘幕的上端挂在天花板上，下端一直垂到地面上。我记得那张床上躺着我的祖父。他活着的时候留给我的印象已经非常淡薄了，可是我却能清晰地回忆起他那张始终挂着忧郁的脸，那满布沟渠的面颊，以及他厚厚的下嘴唇。我记得当他用那只颤抖的手拿着汤匙喝汤的时候，汤从他的嘴唇旁边滴到他的盘里。我再也不能听见他的声音了，而且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躺在房间里，躺在那个棺架上，一动不动。几枝蜡烛在他旁边摇曳着光焰，空气中散



发着一种蜡油的气味。整个房间都笼罩在一种奇怪的、不安的同时也是肃穆宁静的气氛之中——我听见人们说他死了。有一次，我走到他的床边，认真地观察他的脸。我既不觉得伤心，也不觉得害怕，因为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伤心，也不懂得什么是害怕。可是我却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很想知道那两片嘴唇会突然说出什么不同凡响的话，打破这房间里沉重的寂静，给房间里带来一些新的气息。我惶惑地注视着那两片嘴唇，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动起来，再次说出话来，因为我确信有一句话已经到了那张嘴里，只要那两片嘴唇一旦打开，它就会蹦跳而出，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同时我感觉到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在期待着这一句话，周围的一切都已经作好了迎接它的准备。正因为人人都怀着这一期盼，所以周围才会这么肃静，这么激动，这么躁动而宁静。

几年以后，在我家的邻人中间广泛地谣传着这样一件事情：附近一个不信教的家伙死了，人们通过他死后脸上的表情清楚地证实了他到另一个世界以后同样不得安宁。邻人们说，他的脸发生了奇怪的变形，让每一个人看了都觉得害怕。于是，我去看他。我看见他躺在一个又大又空的房间里，好像是一个被废弃了的仓房。在他的棺材旁边，只有两枝可怜的蜡烛。的确，他的脸显示出一种冷漠和自我克制的表情。浓浓的眉毛挂在他的眼睛上面，给人一种凶多吉少的印象。他布满胡须的下颚骨高高隆起，把





脸上的肉皮撑得紧绷绷的。他的双手紧紧地握着一个十字架，就像是一个无情的骗子抓住孤儿财产的样子。可是，无论他的眉毛，他的下颚，还是他那握着十字架的骨胳粗大的双手，都没有在我心里引起恐惧的感觉。只是当我仔细观察他面孔的时候，才发现他在死的那一瞬间，一颗牙齿锁住了他的下嘴唇，仿佛是在阻止他把从来没有人听见过的那句话凄厉地叫喊出来。他这种表情唤起了我心中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看见那句话已经从他的胸膛里冒出来，已经到达了他的嘴边。可是正当他要让它脱口而出的时候，那把钥匙突然拧转，那颗牙齿紧紧地锁住了他的嘴唇。是的，在那个人停止呼吸的那一瞬间，千真万确，那句话就在他的嘴边。

在我生命的这些年里，我见过许多美好的事物，而且，在我心中还有一幅神圣的图画，它超过我生命中见过的一切美好。它存在于我心中已经许多年了，而且始终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而且画面始终完美如新。有人也许会认为那幅图画早已消逝，而我所看见的只不过是我后来的凭空想像。但是，我自己却知道得更加清楚。我很少去看它，但是我始终知道它在那里，就在我心中。而且我感觉到了，假如那幅图画从我生命的殿堂中离去，我心中一定会出现一片巨大的空白，而且它同时将带走上苍对我的庇佑。这幅图画的画面是我母亲去世那天晚上我走过她棺架前的时候看见的瞬间。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觉得



我那天晚上平静得反常，镇定得反常，甚至比我平时更加平静和镇定，而且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哀伤。我的灵魂平静得让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仿佛是一种发自它内部的光把它照得通明，它那么无拘无束，超脱了世间的一切羁绊。它居于一个高高的地方，伴随着不可思议的平静，俯视着这间黑屋，俯视着这微弱的烛光，也俯视着我母亲苍白的脸庞。在那天夜里，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贴近地看见过那句最后的话。我母亲脸上泛着柔和的微笑，她的嘴微微张开，那颗牙齿锁着她的下嘴唇，仿佛正是这颗牙齿向她的脸上传递出这种表情。这是一种特别的表情，人们只有在痛苦或者迷惘中呼喊出那句话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表情。而且，一旦这句话从他们嘴里叫出，他们就会立即意识到昔日的浑噩，因为这句话向他们揭示了生命的真谛，使他们对周围一切事物产生新的估价。那天晚上，我听见那句话一直拍击着我的心扉，我可以听见它的低语并且感受出它的涵义。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像一个满怀热情盼望着黎明的人突然看见东方出现了第一缕曙光。此后，每当我内视心中这幅神圣图画的时候，我始终都听见从不平凡的经历中感悟到的那个简短的句子在我心中轻轻的拍击。这是一个从我们无法理解的无限的爱意中迸发出来的字句——一旦看见了这个字句，我的灵魂就变得柔和，变得温馨，同时从人世间一切羁绊中获得彻底的解脱。

人们一生中所说的一切话语，从他婴儿时稚嫩的哭





啼，到他青春时嘹亮的歌声，到他中年时稳重的谈吐，到他老年时虚弱的呻吟，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无休止地、笨拙地尝试着表达一种我们所无法表达的意思，尝试着打开一片不可能打开的内心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始终受到一种情感的折磨。在人们醒着的日子里，这种情感自始至终缠绕着他们的心灵，而且这种情感是他们心灵中一切意念的起点和归宿：正义与邪恶，公平与偏私，美好与丑陋。而且，他们甚至无法让这些属于他们本质的事物通过一个有形的字眼体现出来。可是等到他们在那张矮矮的床上躺下来的时候，当那枝孱弱的烛光在他们身边摇曳的时候，当他们闭上眼睛面对着天花板的时候，此时，突然之间，那张巨大的帘幕裂开了，一道闪光从天上射下来，那正是他在痛苦和迷惘中所期盼所祈祷的希望之光，是他求索已久的真理之光——一闪之间，一切都变得清晰了。然后他的两片嘴唇终于打开，在刹那间定格，表达出他试图表达的一切。

有一天，在我完全清醒却不见面前任何光亮的时候，我梦见自己正在朝着一座山上爬去。早晨的阳光像平日一样暖和，可是那座山看上去却跟往常不一样了，因为它从山顶到山脚都布满了人的躯体。那些躯体躺在山坡上，就像收割机开过之后留在后面的草堆。山坡上的青草成片成片地被踩倒而且到处都溅洒着血迹。在每一张脸上，在成千上万张脸上，都挂着生命终结前停止在两唇之间的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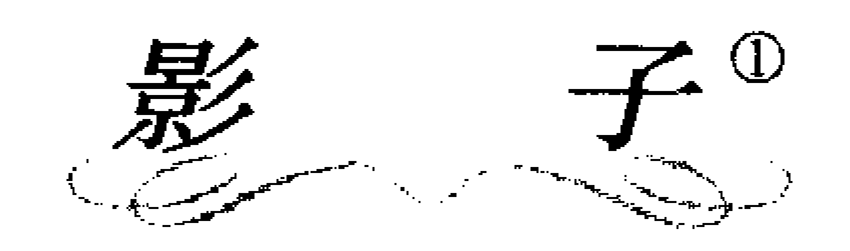


的那个简短的句子。我逐一地观察他们，我把耳朵贴近他们的嘴唇，希望能在某时某处听见那些阴郁的嘴唇能用一言半语解释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和什么目的造成了如此恐怖的杀戮。然而，他们的嘴唇全都紧闭着。他们一动不动，只有高高在上的苍天能听见他们恐怖的哭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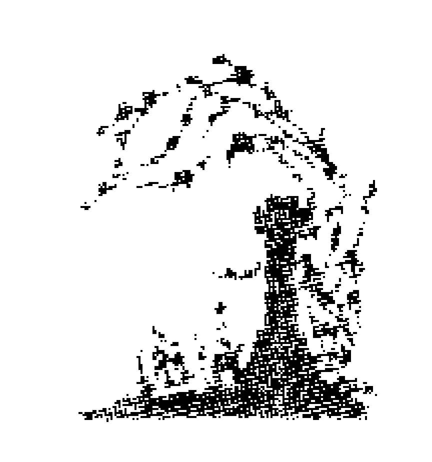


# 影　子①



近日，一个奇怪的问题老是缠绕着我，折磨着我。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样的事情难道是真的？如此大规模的反人类的行为？这么多无辜的人竟会遭受如此残酷的屠杀？而且，在这样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通常，当一个事件大到人们不能理解的时候，当一个事件让人们觉得太离奇或者与他们的经历相距过于遥远的时候，人们常常不相信它。他们不相信那些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事件的真实性，不管那些事件是喜是悲，是美是恶。一个巨大的事件明明滚动在他们面前的路上，只是因为它过于巨大和不可理解，人们往往只是对着

① 父亲去世的时候，作者正被拘禁在集中营里，文中的“城堡”即影射集中营。



它目瞪口呆，却不敢相信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也许，造成这种心理反射的原因在于每个人的经历早就决定于他们的天性和承受能力了吧？也许这是因为一切超出这个局限的事物都对他们没有意义的缘故吧？惟其如此，他们对那些事物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人们常说雷霆可以让巨人大惊失色却不能让侏儒动一下睫毛，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超越了人们感受局限的任何事物既不能在他们心中引起痛苦或悲伤的感觉，也不能对他们产生任何积极的意义。同时在他们记忆中保留下来的，也只能是一片模糊的粗略的和暂时的印象，就像一个人在梦里见过的许多陌生人的脸一样。当他试图把眼前经历的事物弄明白的时候，或者试图对这些事物间的内在逻辑作出解释的时候，他们眼前却又演化出一幅新的图画，一幅既缺乏真实性又缺乏生命力的图画，因为这些事物超越他们主观理解能力实在太遥远了。这幅新的图画无非是一些模糊稀薄的影子，在他眼前摇来晃去。这些影子说着似是而非的语言，无声地挪动着脚步，伴随着阵阵无动于衷的笑容，而且在忽闪之间销声匿迹。

每天，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惨遭屠杀。我们看见他们了吗？没有，我们没有看见这种场面，我们不曾为他们流过一滴眼泪。可是，假如我们中间哪一位患了牙痛病，他一定会像疯子那样坐卧不宁，他会无休止地诅咒，会一天到晚愁眉不展。对于我们有限的思维来说，时代这个字眼所





代表的意义确实太巨大了。对于我们的理解能力来说，眼前这些血腥的事件确实太大了，所以它们才在我们无所察觉的状态下倏然而过。只有等到我们的孙辈来用一种新的目光审视它们的时候，这一切才会变成被认知的现实，这一切才会得到人们认真的评判。而只有这些后来人才会面对我们这个年代发生的恐怖事件感到颤栗，只有这些后来人才会唱出他们的挽歌。而眼下呢？在我们这一双双眼睛前面滚过的一切事件都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的范围。我们的眼睛是模糊的，我们的心灵是麻木的，我们可能会睁大眼睛瞪着这些让人吃惊的幻影，可是我们却不能认识到他们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不见它们的恐怖，也无法理解它们的巨大。我们只好在恐惧中蜷缩进自己窄窄的痛苦的蜗壳。我们无法挣脱这种痛苦，最多也只能在无力的状态下忧心忡忡而已。

在这座城堡里，我邻铺的这个人躺在他薄薄的草垫上抱怨说他没有枕头，他的脖子感到疼痛。城堡里挤满了互不相识的人，他们在他的身边推推攘攘。他们无事可做，无处可走。然而他们的心情都极不平静，都希望做事，都希望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他们行为像抽风一样焦躁不安，他们说话的语气充满愤怒，脸上即便有一丝笑意，也是强装出来的。他们中有些人躺在干草堆上面，把脸埋在两肘之间，有些人坐在地板上，还有些人在走廊上踱来踱去。我的邻铺先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他也对这些人毫无兴



趣。他的左右前后都挤满了人，可是他却感到万分孤独。他仿佛在一个奇特的舞厅之中，之所以注意到周围的舞者，仅仅是因为他们让他觉得厌烦的缘故。在来到此地之前，他跟这些人从无任何瓜葛；在来到此地之后，他也不曾跟任何人成为朋友，因为他觉得这些人都被包围在一团奇异的淡烟之中，一团黄尘之中，一团半透明的浓雾之中……偶尔，有人从那团迷雾中站起来从他眼前走过，那身影就像一束光让他可以看见自己心灵的深处，可是那个人很快又回到了那团迷雾之中。我这位邻铺，他有时也跟旁人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却在放声大笑，在变着声调跟旁人说话。可是，在他心灵的另一个角落，他却感到这并不是自己的生活，因为这生活中缺乏某种东西，缺乏真实性，他觉得自己是众多影子的群体之中的一个孤独的影子。

我的邻铺知道那匹可怕的博克林背上的骑士，知道那匹狂马带着死神无所拘束地跑过这个世界，他知道这匹恐怖之马鬣上带着火焰，他知道这匹马的呼吸散发着致命的瘟疫，它恐怖的四蹄让世界变成尘埃。他还知道，在这些影子中间的生活不过是一阵旋风扔进一个懒汉房间里的冷冷的一息。有时候，他尝试着向自己解释此刻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被关进了这里，他甚至还试图阐释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弥天大罪。可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被迫的，无可奈何的，并不是他内心的要求。在现实中，他用





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事件，好像这些事件跟他之间毫无关联。他把这些事件看作是遥远奇异的天方夜谭，或者古代中国皇帝的故事。有时候他想相信自己的真正兴趣在于这些历史方面，然而就在作这些尝试的时候，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打着呵欠，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因为，在他心灵的另一个角落里，他知道自己实际上对中国历史毫无兴趣。对他来说，甚至这些在他身边推来挤去的影子也模糊不清，因为他们都是被那阵旋风扔进这座奇异城堡里来的陌生人。

他的真实生命存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国里，存在于他的希望和记忆之中，那是一个跟眼前这些影子毫无牵连的世界。他深深地陷入对昔日的回忆并且从中感受到甜蜜。他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爱情经历，棕色眼睛的安妮，一想到她，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快乐地颤栗，就像是一场痛快的哭泣。安妮已经死了，她刚刚对他睁开生命和爱的眼睛，转瞬间又紧紧地闭上了。他的灵魂在回忆中徘徊，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一座坟墓到另一座坟墓。太多太多的坟墓，可是只有很少的几座留下了辨认的标记。此时，他心里突然冒出一阵深深的悔恨，因为他回想起自己所做的一件件愧对那些长眠者的事情。“在他们每个人心灵的创伤中，”他叹息说，“都有一处是我留下的。”

他转身朝着躺在身边的难友说：

“一旦我从这个地方解脱出去，你知道我会去干些什



么吗？我要立刻回到我父亲身边去。他已经很老，身体很弱，而且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要像一个知心朋友一样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从前对他和别的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有愧于心的事情，在他暮年的时光里，哪怕我能给他增添一小时的欢乐，也是对我灵魂最大的安慰。我希望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会在他的坟墓中觉得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的邻铺惊讶地瞟了他一眼，沉吟一会儿，然后说：

“今天下午我跟我的未婚妻见了面。”

“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惨遭杀害的时候，还会发生什么更大的事情呢……她告诉我，你的父亲去世了。她说他是一周以前去世的。”

“她还告诉你什么了？”

“没有什么新事……她说那些士兵的尸体漂到了维斯特拉河，布满了河岸两边，在德里那也是一样……”

“她说过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吗？”

“我想是这样吧……”

我的邻铺从他的草垫上疲惫地站起来，用他蒙眬的目光扫视身边这些影子，然后朝着走廊走去。等他从走廊回来的时候，他的脸色苍白，年纪仿佛增加了许多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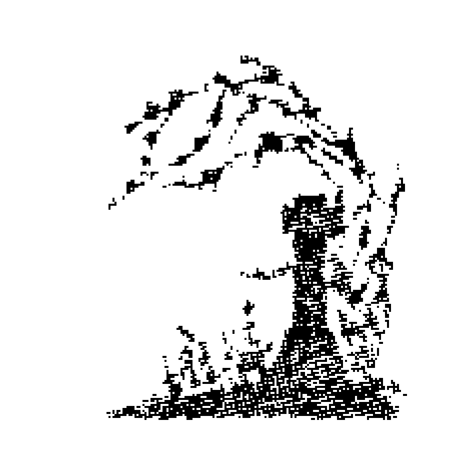




# 欢快的歌

多年以前，我曾经听过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演奏。对我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最陌生的就是音乐，可是音乐同时也是最靠近我内心世界的艺术。对于一切关于音乐的技巧和理论，我都是一个地道的门外汉，我甚至连音符都不能完全认读。但是我在这方面令人羞愧的无知同时又跟一种超乎寻常的感受能力结合在一起，使我能从一个异常的角度感受到音乐的美的旋律。我觉得每一个成功的乐曲都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它具有清晰的外形，有它的眼睛，有它的唇舌。每一支这样的乐曲都会在我的心中激起无穷尽的深思，并且给我留下无穷尽的记忆，每一支真正的歌都是一次终生不忘的美的体验。

许多年过去了，那次演奏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么新鲜，这么生动，仿佛就在昨天：突然，仿佛是一种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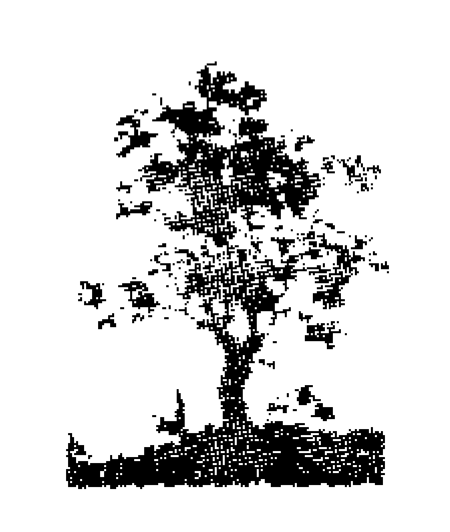


比深沉的恳求从无底的深渊升起，伴随着它的光辉直冲天穹。又仿佛是一种具有感染力的呼喊，这喊声中包含不同年龄的人的一切痛苦。它热切地祈祷着，直接向万能的主发出呼吁："请让这杯从我开始！"到那个人饮尽了杯中最后一滴的时候，人人心里都在分担着深深的愁绪。不过，这呼喊还只是一个前奏，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强烈的呼喊，仿佛传达出人类最终和最深沉的请求。当人们说到那个模糊的"忍受"的同时，就已经暗示着即将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惊醒和重新开始等多重意义的生活。这就是恐惧、悔恨、忧伤、痛苦……不用多说了。莎士比亚也许可以独立为这支乐曲填写出歌词，但是即便是他在这样的尝试过程中，也会觉得自己笔头的笨拙。

"朋友们，不要再唱这样的歌了，让我们换一支吧，换一支欢快的歌。"

当人们的精神在可怕的重压之下开始消沉的时候，当他们跟死神对面相遇的时候，他们这样说。

顿时，仿佛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一线光明，我觉得耳边传来了天使们在天堂里的歌声。最初的时候，这歌声只是一种柔和庄重的低吟，几乎耳朵都无法辨认，可是人们却可以用心灵去听。渐渐地，他们的心灵觉醒了，他们听见了仁慈的希望。突然，所有的天光都豁然亮起来，它宣告着人类最终的解放和全体的复活。上帝的钟声敲响了永恒欢乐的赞歌……





在近来这些黑暗的日子里，当我们的四周围满了压抑、忧伤、麻木和绝望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次演奏。因为在这样的岁月里，我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被禁锢在寒冷的冰窟下面，我只觉得自己的灵魂僵卧在尘埃之中，我只觉得自己的嘴在恐怖中说着连自己都不太明白的字句。

"朋友们，我们换一支不同的歌，一支欢乐的歌。"

"来吧，森希雅[①]，来吧，狄俄尼索斯[②]，来吧，我梦中最美丽的两个孩子。每当我在忧伤中呼唤你们的时候，你们总是召之即来，用你们银铃般的笑声抚慰我不安的灵魂。"

他俩仿佛不仅仅是我梦中的幻影，同时也是世界上两个有影有形的活的生命，我亲眼看见了他们，亲手摸到了他们。怎么回事呢？他们竟然比我的兄弟还显得更加真实。我了解他们两颊上的每一片红晕，了解他们嘴唇的每一次颤动，了解他们睫毛的每一次忽闪。我了解他们内心最神圣的思想，也了解他们灵魂中最细微的波动。他们的名字并不是始终如一。在原始的年代里，他们被叫做异教徒。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他们站在我的眼前。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成了我最忠诚的朋友。他们永远是那样无忧无虑，那样慷

① 月亮女神。
② 酒神。



慨，那样善良。不知何故，上帝赐我的一切最高贵、最纯洁和最美好的东西都弃我而去，变成了一个个自成一体的生命。所以，人们啊，应该清楚地理解自己生命中所有的美好，珍惜它，爱护它，紧紧地抓住它，全身心地拥抱它。因为当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忧伤踯躅于污浊泥淖的时候，他们，我梦中的孩子，却正在做着洒满阳光的美梦。来啊，到我身边来，你们两个！

我为什么要把他们叫做森希雅和狄俄尼索斯？他们也可以被叫做马修和弗兰西斯，也可以被叫做路易丝或者珍妮。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一个并不重要的东西。它们可以随着每一个影子而改变。可是它们所代表的思想却始终如一，不可更改。这思想鼓动着翅膀，试图高飞。它们具有同样的痛苦，具有同样的希望。这个不断蔓延的忧伤仿佛是一片挤满了黑暗的空间，简直找不到一个可供悲哀和痛苦的缝隙，来啊，我的孩子，快给我送来一丝欢乐。

“朋友，我们换一支歌，唱一支欢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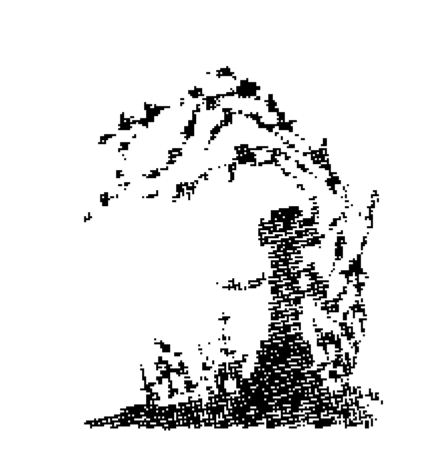
它们来到了我的身边，跟每次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一样，手牵着手。可是这一次，他们却变得如此沉静如此疲惫，让我感到害怕，因为我先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样的神情。事后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士兵在雪地里检视他牺牲了的战友。那顶军帽挂在死者的额旁。他的脸那么年轻稚气，几乎是一个孩子。在他的嘴角上还带着正在嚼面包的痕迹，可是他的脸却像纸一样苍白，一股血迹从





他的嘴角淌下来。他的战友弯下腰对他微笑："年轻的朋友，你总算吃到了一块面包，你总算吃上了一块漂亮的红面包。"狄俄尼索斯走到我的面前，他的表情俨然就是残酷的杀场，森希雅的两眼里也映出血的反光。

耐心一点，我的心啊。耐心地忍受这可怖的夜晚的折磨，因为那个时辰还没有来临。静下来啊，我的心。狄俄尼索斯没有死，他们绝不会死。他们和你一样活得正好。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们一定会庆祝自己的复活。他们一定会比从前更年轻更欢乐，闪耀着无尽荣光的王冠将永远戴在他们头上。



# 奇异的栗树

从前，有一棵巨大的栗树，它生长在一片青翠的土地上，远离都市的尘埃，远离人群的骚扰。因为它是一棵不平凡的栗树，所以远远近近的人们都特地赶来向它致敬。的确，这棵巨树在每年的三月初就开始绽出了新芽，此时周围所有的树木都还静静地处在冬眠之中。四月，这棵树穿上了丰满的绿袍。等到五月第一天到来的时候，它洁白的鲜花像只只粉蝶在枝叶之间上下翻飞。又过了一段时间，每当微风吹过来的时候，它就让雪白的花瓣飘下来，为周围的地面送去美的信息。这时候，周围栗树上的花瓣却已在筋疲力尽之中早早谢尽。

到了秋天，北风刮过来，用寒冷包围了大大小小的栗树，让它们枯萎，让它们衰竭，迫使它们麻木的胳膊放弃栗果和黄叶。可是，这棵巨树却与众不同，它依旧穿着那





件厚厚的绿袍，沉静地站在自己领地上，一任寒风从它强劲的枝叶间穿过，这时，它的枝叶间传出阵阵咏唱——不是哀伤的歌，而是力量的歌，勇气的歌，坚强的歌。在狂暴的寒风中，它无数的大枝小枝一齐摇晃着，舞蹈着，一会儿朝着大地深深地鞠躬，一会儿昂首仰视天上的浮云。那么有力，那么欢快，那么生机勃勃。就在这个时候，周围的那些栗树早已丧尽了青春的元气，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还有干枯的黄叶铺满了它们脚下的大地。

就算有一天，这棵栗树的生命走向终结，它也不会悲伤，因为那是一位巨人的终结。它会疲惫地躺下，但是它躺下的时候依旧会那么神色自若，不会希望接受任何人的同情。

冬天来了，当它最后进入冬眠的时候，这棵巨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果然，等到春天的信息出现在东方山顶的时候，这位巨人伸开它强有力的枝干，在梦中一个甜笑，深深一个呼吸把最后一个雪团从它的胳膊上抖落到地上。

这棵巨树具有许多非凡的特征。它的每一片树叶都是力量、友善和忠诚的象征，它们时时都在把这些美的品质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情人们来到这棵树下，他和她就会爱得更加忠贞。弱者来到这棵树下，他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力气。老者来到这棵树下，就会重新感受到逝去的青春。满怀烦恼的人只要在这棵树下坐一坐，等到他



站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的愁云一扫而空，从而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快乐。有一次，一位上了年纪的跛子朝着这棵树走来，刚刚走到树阴下面，顿时就能扔掉胳膊下面的拐杖，像年轻人一样健步如飞。

有一位老妇人，就是那位远近闻名的独眼的玛丽塔。在一个阴郁的秋夜里，她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她梦见自己看见了一只金色的小虫子正顺着树干朝枝头上爬去。那只虫子慢慢地爬上了主干，爬过支干，爬上小树枝，爬进了树叶丛中。接着树叶间到处都爬满了那种金色的小虫，一只只都在树叶上闪着金光。玛丽塔坐在树下，惊异地注视着这些奇怪的小生命。突然，有一只小虫从树叶上滑落下来，落到了玛丽塔的膝上。这只被惊吓的小虫爬到玛丽塔的身上，爬上了她的胸膛，爬过了她的脖子，爬过她的下巴，爬上了她的鼻梁。在她的两只眼睛前面，那只小虫子停了下来。它犹豫了一会儿，不敢继续朝前爬了。它站在那里，笨拙地动来动去，不小心触动了玛丽塔的眼睫毛，让她大吃一惊。突然，玛丽塔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那只小虫子消失了。

等到玛丽塔完全从梦中清醒过来以后，她反复揣测这个怪梦究竟是什么意思。突然，她一切都明白了。

她从床上跳起来，抓起锄头和铁锹就朝着那棵大栗树跑去，顾不得当时天色尚早，教堂里的钟声还没有把鬼魂赶回坟墓。到了那棵大树下以后，她立刻竭尽全力地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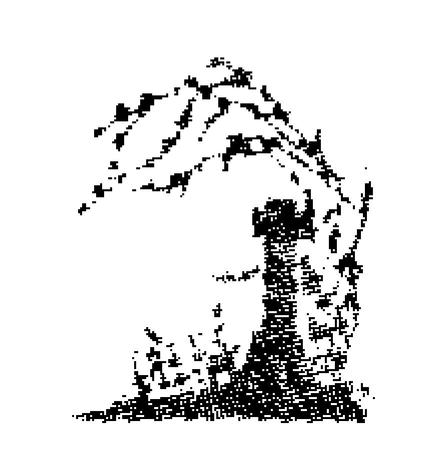
起来。她挖呀挖呀，一直挖到天色发亮。可是等她第一眼看清那些被她挖出来的宝贝的时候，玛丽塔差点吓得魂飞天外。她把锄头朝旁边一扔，飞也似地朝着村子里跑去，一边跑一边厉声惊叫：

"哎哟哟，上帝呀！啊，上帝呀！吓死我啦，吓死我啦！"

村子里所有虔诚的基督徒，无论男女老少，都跟着她跑到了那棵巨树前面。在这些人中间甚至包括那些许多年闭门不出，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有的穿着皮马裤，有的穿着天鹅绒的背心，上面还缀着无数闪光的纽扣。其中有一位先生的头发上插着一把梳子，脖子上系着丝绸的领带，那领带飘在他肩上仿佛是一面漂亮的小旗。

可是，等他们跑到那棵巨树前面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他们看见那棵树的四周已经被玛丽塔挖了一米多深。那些纵横交错的强有力的树根已经暴露在地面上，在这些树根与树根之间的缝隙中，却是成堆成堆的人的颅骨。在这些颅骨中间的空隙里面，已经填满了异常肥沃的土壤。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长长短短的骨头，横七竖八地乱堆在颅骨之间。这边是一根胛骨靠着一根踝骨，那边是一根腓骨压着一根胫骨，无数的骨头，数不清的骷髅。如果人们顺着树根继续挖下去，他们一定还会发现亘古以来最辉煌的文化遗迹。

在恐惧中，这些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的虔诚的教徒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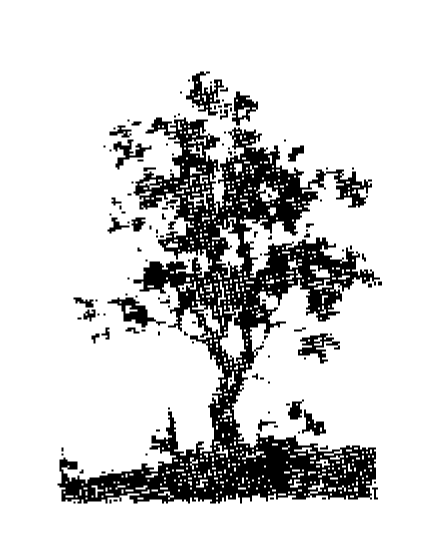


全都静静地站在这奇异的坟场旁边，惊讶地瞪着如此众多的人类尸骨，没有一个人打破眼前的沉静。

可是，等到他们远离这片坟场之后，那位系着丝绸领带的先生恢复了神智，他宣布说：

“我们总算知道那些神奇力量的来源了。我们现在总算知道那些青春、力量和爱情的源泉来自何方了。”

啊，我的朋友！啊，我最亲近的人们！看见了吗？丰饶的鲜花还将在这棵栗树的枝叶间继续开放。





# 受伤的心

这一天，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一群伤兵坐在军医院空旷的院子里，享受清新舒适的空气。他们有的坐在树下的板凳上，背后的树枝已经可以看见春天的芽苞，有的在白色的沙石小路上慢慢地踱步，另外还有几个站在那儿闲聊。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头上缠着绷带，有的人胳膊吊在脖子上，还有几个拄着拐杖。不过他们每个人的表情看上去都很欢乐，都很满意他们此时此刻的处境，都像对明天的康复充满了希望。我从医院大门外看着他们，因为我想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哪位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取得联系的朋友。可是等我把他们一个个都看过之后，我眼前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在梦里一样。然而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并没有做梦，我正明明白白地站在夕阳下面，我的眼睛把眼前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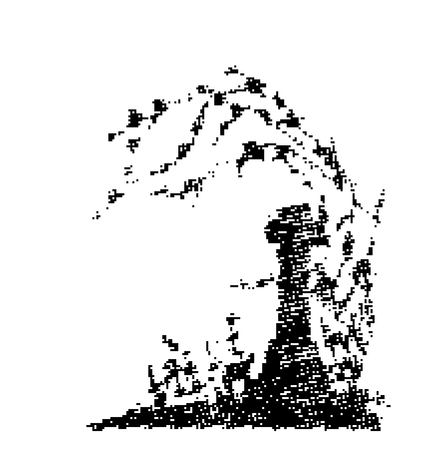
了呢？我突然看见那些受伤的士兵身上的衣服都是透明的，他们的皮肤和肌肉也是透明的，我竟然可以直视无碍地观察到他们的心脏，就像我看自己的手掌这样清楚。当我看见这种景象的时候，我想把脸转开，同时也想转身离去，因为我心里怀着一种童稚般的羞怯。可是我最终还是没能把自己拉开，我甚至失去了移动身体的能力。我站在那儿，仿佛受到了某种法术的控制。我盯着眼前的那些心脏，一颗一颗地审视它们。我惊讶地发现，竟然每一颗心脏都毫无例外地带着伤痕，不是这种伤，就是那种伤。我看见一颗心，上面有一道深深的裂口，裂口中暴露出它在这些岁月里承受的许多惊惧和苦楚。在我眼前，那颗心如同一座外墙突然倒塌的房子，里面的隐私一览无余。另外还有一颗心，那是一颗年轻的心，它受伤并不很重，但却是一次永难平复的伤害。在这颗心的中央，一滴血凝固在那儿，俨如一滴冻结成冰的黑色的眼泪。从外面看上去，这些心的绝大多数似乎并没有明显的伤痕，但是它们却萎缩，扭曲，变形，表层上都呈现出阴郁和僵化的蓝色，好像里面塞满了淤血。有几颗心上面，只有薄薄的黑色的斑点，像一些丑陋污秽的血沫凝结之后附着在上面。尽管胸膛里面揣着这样一颗颗的心，那些受伤的士兵却毫不在意地走着，坐着，无忧无虑地谈笑着。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羞愧，仿佛他们对彼此衬衣下面的那颗受伤的心一无所知。或许，他们的眼睛跟我的不一样，他们并没有看见我





所看见的一切？否则就是他们对彼此心上的伤痕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突然，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带头唱起歌来，唱的是那支《啊，战鼓敲起来！》。这支节奏缓慢充满痛苦的曲子在他们嘴里被唱成了一支节奏轻快充满欢乐的歌。他们一边唱还一边用脚踏着节拍。在他们的歌声中，听不出痛苦的痕迹，听不出他们在前线带回的任何恐怖的记忆，甚至那些满缠绷带的脑袋也在随着歌声忘情地摆动。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带着欢乐舒坦的表情。此时，要是一个不知内情的人从这儿路过，他肯定会认为自己旁边是一个充满欢乐的酒吧。可是我却看见了他们的心，我看见那滴黑色的眼泪突然之间变得火一样红，我看见那道裂痕中的鲜血在随着歌曲的节奏一滴接一滴地挤出，我同时还看见那块丑陋的黑色斑痕变成了深深的新的创伤。最后，我终于转身，匆匆离开了军医院的大门，因为我再也无法承受眼前的景象。

我走回大路上，这才发现周围已经被笼罩在阴沉窒息的黄昏之中，从沼泽地那边飘过来的带着腐气的浓雾遮住了明媚的晚霞。在回家的路上，我遇见了不少的人，可是我的双眼却死死地盯着自己脚下的路面。我不敢抬头看那些人，因为我害怕再次看见透明的衣服，害怕再次看见透明的胸膛里面那一颗颗挣扎哭号的心。我从大路上逃出来，穿过小路朝着家里赶，我怕遇见更多的人。我渴望宁静，渴望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可是，回到房间点燃蜡烛的时候，我才惊愕地发现，即便是到了这儿，我还是并非孤独一人。周围的四壁用它们充满哀伤的眼睛悄悄地盯着我，发出一阵阵深邃痛苦的声音。那些受伤的心一路上跟踪着我，此刻，它们就呆在这间肮脏的小屋里，站在靠近我的地方。我能听见它们病态的呼吸，我能理解这些垂死的灵魂朦胧的低语。

当我在白日里看见那些恐怖的景象向我袭来的时候，我闭上自己的眼睛，希望能透过紧闭的眼睛看见一些美好的事物，能看见在它们之上的明媚的阳光。此时，我再次闭上自己的眼睛，默默地祈祷：

"来呀，青春，回到我身边来吧，不要离我太匆匆太遥远。阳光啊，愿你洒在我的身上，送给我一丝快乐。还有你，纯洁清白的时光啊，求你能在这痛苦的探索中抚慰我的灵魂。"

在平常的日子里，正如我的祈祷，当我在沉重负担下挣扎的时候，青春回到了我的身旁，洒满阳光充满爱和欢乐的日子回到了我的身旁，从邪恶中解放出来的美好时光回到了我的身旁。她们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事物，她们是年轻的女郎，身上穿着洁白的长裙，头上戴着鲜艳的玫瑰。她们两颊闪着青春的光彩，嘴里唱着永不衰老的昔日的歌——"谁伤害了你，我亲爱的伙伴？是谁背叛了你的心？"——她们来到我的身边，如此深情，如此温顺，甚至在此刻这样的困境之中。然而，此时此刻，她们却那么





伤心那么悲哀那么孱弱那么苍白，我几乎认不出她们了。她们步履艰难行动迟缓，失去了平日的优雅和光彩。她们颧骨高耸，面容憔悴，没有歌声，没有欢笑。她们想对着我笑，可是却笑不出来。她们身上还穿着洁白的长裙，丝织的绣鞋，她们的头上还带着玫瑰——然而这一切都像是对我的一种奇特的嘲讽，就像一个年迈力衰的老者的浪漫游戏。——“谁伤害了你？谁背叛了你，我的心肝？”——“瞧瞧你自己吧，”她们叹息道，“你看过你自己了吗？你穿着一件透明的外套，在这件外套下面是一颗疲惫衰老的心，它再也不能痊愈了，再也不能从痛苦中恢复昔日的纯洁和自由。”

这是我自己的灾难，没有医生，没有医院可以治愈我心里的这些黑色的创伤。



# "唔，这是花儿"

当贝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匈牙利军医院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从前的学生们给他捎去一束玫瑰花，贝尔斯教授看了一会儿，然后用评判的语气说："唔，这是花儿。"这句浅显得近乎儿语的话出自一个病危的老人之口，包含着一种听不见的惊讶，近乎惶恐，近乎害怕。对他来说，年轻的岁月，欢乐的岁月已经太遥远太陌生了，高得超过天上的星星，深得超过坟场的墓穴。这些玫瑰花出现在他惊悸的眼前，仿佛是从已经死亡并且已被遗忘的昨天跑出来的鬼魂。更可怕的是，那些已经死亡并且已被遗忘的生活事实上离他并不遥远，就在大厅那边，他刚刚走出去的那道大门尚未关上，他最后一声脚步还在大厅中回响。那些玫瑰花的芬芳弥漫在空气中，年轻时代的笑声还没有在大厅中完全消逝。然而，这一切都已超出了他的梦想，都已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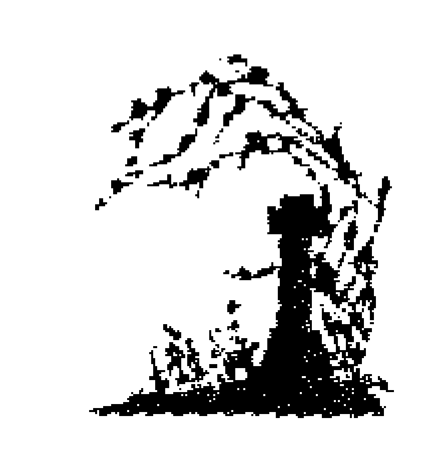


出了他记忆的范围——在昨天和今天之间已经有一道永难逾越的深渊。

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还在思考昨天的问题？哪一个人还在说他几天以前说的那些话？要知道，在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之间，实际上只隔几天的时间！不仅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这奇异的改变，就连我们的面目也不再同于当时。我们踏着完全不同的步调，我们身体的运动方式也迥然各异。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我们发生着如此离奇的改变，就连自己的模样都无法辨认。没有人能记得在已死亡和被遗忘的昨天，他自己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有他那颗哀伤和惊惧的心还维系着对昨日的朦胧记忆。在恐惧中，已死的昨天显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更加甜蜜。

在眼下岁月里，人们怕见光明，怕见玫瑰。当充满阳光、欢乐和玫瑰的昔日再次敲开他记忆之窗的时候，他两眼低垂，吓得浑身颤栗，因为他为光明和欢乐而感到惭愧，他把目光投向别的地方，宁愿把自己记忆的大门关得紧紧的。然而，记忆中的这一切离现实并不遥远，只有几天。在现在的他和青春的他之间，仅隔着两个星期，仅仅是从走廊到门坎前面的距离。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会对着他青春的玫瑰微笑，并且用极细的爱心去爱抚它。尽管他的呼吸都已经很困难了，他依旧会忘情于它们的芳香。他会用迷恋的目光注视着充满生气的玫瑰色的脸颊，深情地回忆自己很久很久以前的



亲吻。与此同时，他也会把同样的微笑投向那些围绕着冰冷坟场的纤弱的翠柏。是啊，一个年迈的老人，生命中的一切经历都是他的真正财富，每一个欢乐的瞬间都是他百宝箱中的一颗明珠。他永远不会将它出让，也永远不会从他的百宝箱中遗失。当他说出“唔，这是花儿”的时刻——他并不吃惊，因为这些芳香四溢的花儿就开放在他年迈的心中。

可是，你，你并不是一个年迈的老人，你几乎还没有开始自己的生活，可是你却已经对生活望而却步。你惊恐地盯着它，仿佛是盯着一个从已死亡的昨日爬出来的鬼魂。你的头无声地低垂在昨天才为你开放的金盏草旁边。我向你询问关于你的爱情，可是你却张惶四顾，惟恐有人在旁边窃听。难道爱情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向你谈起我们举杯高歌的时光，可是你却顾左右而言他，难道这样的事情也令人羞愧？我欣然沉醉于那些欢乐的日子。(啊，它们仿佛就在眼前!）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健康强壮，我们无所畏惧的灵魂扫尽了高天的阴云，跟银河里的星星嬉戏。曾记否，我们的志向曾经高于雄鹰的翅膀？曾记否，在我们对未来的热切憧憬中处处都洋溢着无尽的荣光？我们这些年轻的人，这些高贵的骑士，曾经怎样幻想从耻辱、饥饿和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美丽的公主和我们的国土，你还记得吗？想一想，想一想吧！这难道不就是在昨天吗？难道不就是几个时辰以前的事情吗？





此刻，你两眼凝视着脚下的地面，哑然无声，充满恐惧，我听见你惊惧的心在窃窃私语，仿佛是在坟墓中说："唔，这是花儿。"然后，你迈着沉重的脚步悄然离去，再也没有勇气正视我，也没有勇气正视你自己的心灵。

可是，我凭什么对你求全责备呢，朋友？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荒诞不也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吗？对我来说，那些已经死亡已经被忘却的日子里的每一欢乐每一忧伤都是一支甜美的歌。每个偶然的问候，每个爱意的一瞥，同样是一支甜美的歌。在那些遥远日子里的痛苦，是的，甚至痛苦，也成了甜美的回忆，最深最甜的回忆。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站在原野里，倾听着云雀的歌声，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神往。在那些日子里，不管我走到哪里，山在对我歌唱，水在对我歌唱，我的灵魂融入了山水的歌声。甚至当天空扫过惊雷的时候，苍天的泪水也在彩虹中对我歌唱……然而，此时此刻，天地无声，静过了夜半的阒寂。没有歌声打破这沉寂的的空气，四方八面听不见一点声音，甚至连坟墓里也一片哑然。但是，我的灵魂渴望歌唱。这种可怖的寂静困扰着我，它让我的心灵破碎。

我要回去，回到那片福地，回到那片长着我生命的玫瑰的土地上去。在那儿，我要带着柔美的微笑去倾听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支歌，去倾听年轻的云雀对我的呼唤。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回到那片净土，浑身的疲惫、寒冷和疾病都会一扫而光，我会在那儿重新获得生命的力量，重新



点燃生命的烛光……可是，此时此刻，这样的福地到哪里去了？我惊恐的目光上下求索，看不见任何路标，看不见花儿，不知道它们在何方。

我是否应该回到自己战战兢兢敞开胸怀迎接奇迹迎接生命中第一次爱情的地方？那儿有幸福的歌声，有温暖，有和善……你还记得吗，我的爱人？在那个充满芬芳的日子里，夏日的阳光久久地亲吻着半焦的大地，我把红红的仙客来洒在你的身上。你明亮的双眼宛如秋水，又深又蓝，你朱唇微启，带着倦意的笑靥中忽闪着对爱的渴求。在我着迷的眼睛前面，整个世界都在摇晃，仿佛变成了一顶巨大无边的锦绣的华盖。回想一下这美好的时光吧，我的爱人，让我们永恒的年轻的爱的歌声打破眼前这片坟场一般的寂静。可是，为什么，我的爱人，为什么你不回答我呢？就连你的坟墓也是静静无声，就连我们爱的坟墓也哑然沉默。

我要快乐地歌唱，让我的歌声推开压在胸膛上的这沉重的巨石。

我是否应该回到我从前那些流浪的日子？回到那陡峭危崖之间？回到那雨雪交加，泥泞满布，迷雾笼罩的无尽头的朝圣之路？是的，我将歇足于沿途数不清的每一座驿站，在仓房和马厩之间，在舒适的酒店和可靠的朋友中间，在寂静的夜晚，在微笑的星空下面。沉寂的夜晚中，他们将为我歌唱，他们将会等待一只慈祥的手来打开我的





心扉，然后释放出那些许久以来锁在我心底的歌……我顺着无尽头的朝圣之路，一直回溯到最后一个驿站。可是我没有找到一支歌，没有找到一丝笑声，眼前的路依旧是一片黑暗，一片蒙昧。

我要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打破这可怕的寂静。

唱吧，啊，我的灵魂，唱出忧伤，唱出最深最烈的痛苦，唱出我们这片可怜的土地上没日没夜的烦恼……

啊，就连这些歌也失去了声音，变成了一片寒冷。我的心在牢狱的铁窗后面呻吟，我的头颅低垂，恐惧中，我的唇舌謇滞："唔，这是花儿。"

一切一切仿佛都在眼前，同时又像十分遥远。一切一切都像是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欢乐。它们离我们那么近，甚至我的心都在畏缩，在挣扎，在打破它们告别的回声。同时它们又像那么远，甚至我们不能看见它们朦胧的坟墓，不能为它们唱一支送葬的挽歌。我们的双唇将被封闭，甚至连一句回忆往昔的低语也将迅速消逝在漆黑的地平线上："唔，这是花儿。"



# 那个问题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奇异的地下房间里，我先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房间，甚至在梦里也未曾见过。可是我却并不觉得惊讶，因为这个大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熟悉，就跟我在罗兹尼克那个杂乱的小房间一模一样，只不过这座房间异常巨大罢了。每一面墙都离我那么遥远，我几乎无法看清它们。在黑黑的天花板下面，一盏昏黄的油灯在静静地燃烧着，散发出一片充满神秘意味的光。在这片奇异的光辉笼罩下，房间里呈现出一种更加不寻常的气息，这气息甚至比周围的黑暗更加神秘莫测。大房间里的空气微微地散发着一种沉重的、陈腐的气味，这气味来自成堆成堆敞放在那儿的死尸。这座大房间里，荡漾着一片无法打破的沉静。我的呼吸无法将它打破，闪烁摇曳的灯光同样无法将它打破。每一件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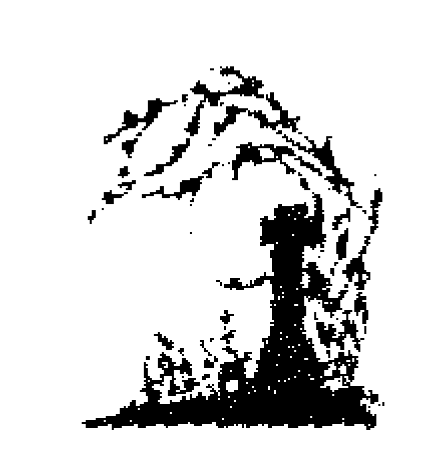




西都摆在那儿，那么安静，那么古怪，仿佛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距万里。我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得实实在在，但是我并不吃惊。说起来也很奇怪，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恰如其分，适得其所。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对眼前的一切作出任何改变。

环顾四周，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沉睡，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我不声不响地从床垫上坐起来左顾右盼，试图让目光穿透眼前的黑暗。昏暗的灯光在我面前不停地朝后退却，可是始终退不到房间遥远的尽头。我看见成排成排的床垫在眼前纵横翻飞,你盖我,我盖它,飞呀飞呀,直到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在我身边很近的地方，躺着一个年轻人，他在那儿平静地歇息，就像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听不见他呼吸的声音，在他脸上也看不出丝毫烦恼的痕迹，可是他的脑袋上却缠着绷带。我俯身注视着他，想看看他是否醒着。真的，他的确只是一个孩子，几乎是一个婴孩，在他翘翘的嘴唇上看不见一根胡须。突然，我的双臂开始不停地颤抖，我的整个身体都禁不住震颤起来，因为，在黑暗之中，我觉得有一种东西袭入我的灵魂，这东西充满恐怖，同时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解释它究竟为何物。我紧紧地盯着他的两只眼睛，可是那两只眼睛却一动不动，也没有惊讶的表情，也看不出任何疑惑。这年轻人平静地，甚至于几乎是带着微笑地看着我，就像是看着一位前来与他分享眼



前肃穆的兄长。可是，我同时感受到他的目光深处和他英俊的脸上潜伏着一种无法隐藏的恐惧。从他瘦削的脸颊上流淌出来然后凝结在那里的血污给人一种永远也无法洗去的印象。对着这个年轻人，我越看越觉得他脸上的表情不是因为战场上的创伤，也不是因为他的叹息，也不是因为他心里的恐惧，而是因为有一种更深沉、更可怕的东西潜藏在他灵魂的深处，这种东西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他的内心，践踏着他的灵魂。

为了不惊醒他，我轻轻地站直了身体。这脆弱的孩子，这睁开眼睛在他早熟的坟墓里沉睡的孩子！

我弯着腰，打着赤脚，在这些床垫之间小心地绕行，因为我不愿意绊在那些人身上，不愿意打扰他们的安宁。在那个孩子的旁边，躺着一位年迈的老人，他直直地僵卧在那里，除了左肩盖在被单下面之外，整个身体都裸露在外面。他的模样跟那个孩子长得那么相像，让人一看就觉得他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我走到他面前，也朝着他的脸俯身细看。他长着棕色的粗糙的脸颊，嘴角两边布满了沟渠，可是他的表情却跟那孩子一模一样。他的眼睛和心里也潜藏着同样的恐惧，只不过这恐惧似乎比那孩子更深刻更强烈，这大概是因为他所受的折磨远远超过了那个孩子吧。渐渐地，我开始听见自己的心在悄悄地哭泣。

我继续绕行，绕行在这些敞开的棺架之间，从一个床位走向另一个床位，审视着这些僵冷的面孔，倾听他们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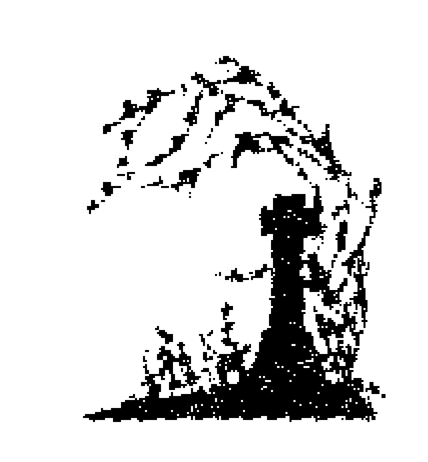


声的低语，期盼着某一时刻我能够到达这恐怖的停尸所的尽头，期盼着我能够听见一种人类的语言把这可怕的密语解释清楚，期盼着我能看见这些鬼魅，这成千上万的眼睛里潜藏的恐怖的根源。然而，尽管我在这活地狱中绕行了七天七夜，我依旧没有找到这恐怖的尽头，我看不见墙在何方，也看不见门在何方。突然，我意识到，即使在此间盘桓千日，我依旧无法找到这间大屋子的尽头，我依旧无法找到这停尸所的大门。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我所面对的恐怖，无边无际，永无尽头。它们从一道地平线延伸到另一道地平线，甚至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尽头。这时，我对自己说："如果没有人能击破这可怕的寂静，我来，我要开口说话。一旦我开口，我一定会得到回应。"

我俯身审视面前那个人。他长着瘦窄的脸型，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他大睁着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里闪着异样的目光，可是另一只眼睛却半闭着，一滴带血的泪珠还挂在他苍白的颊上。我弯下腰，轻声请求说："告诉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哪怕是给我一个单词，给我一个手势，我也一定可以明白你的心声。"

我用温和的语气低声恳求着，也许我甚至连嘴唇也不曾动一动，我只是在用我的心向他呼唤。突然间，周围的空气震颤起来，一阵不同凡响的声音搅动了周围的空气：

"为什么？"那个声音在远处深沉地发问。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阵沙哑的低语，朦胧而脆弱，可是很快就变成了



清晰的语言，最后它爆发出成千上万的哭喊：

“为什么让我们承受这无边无际的苦难？承受这么多的伤痛、忧愁和恐惧？说呀，向我们解释这一切一切的原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们的血？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抽干榨尽？拿去吧，你尽管拿去，只是先告诉我们：你是谁？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们的血？你凭什么要我们的血？……”

上帝！原来我一直躺在自己这可怜的床上，睁着眼睛注视着这阴沉的黑暗，只有我饱受折磨的心在哭声中呼唤在天的上帝，请求他针对这可怕的罪行给我一个解释。





# 熄灭的火焰

真的是秋天到了吗？天空真的变得又低矮又灰暗了吗？树叶真的变成了黄色和红色了吗？草地真的枯萎荒秃了吗？或者，这一切只是因为我生命的天平偏向了阴暗的一边？或者，只是因为我这双被污染的眼睛转向了我孤独的自我，它们盯着我，盯穿了我这座疲乏的殿堂，在这座殿堂里，如此冷清，如此空洞，除了黑暗，再也不存在别的东西。或者，这只是因为我注视着那位面色苍白的客人，她用那几根瘦骨嶙峋的手指叩击着我的门户，无论我的目光转向何方，我的眼睛里始终只看见她一个人。我看见她在天空中，看见她在草坪上，看见她在栗树枝之间，看见她在宽敞的客厅里，人类的心灵天生就是这样，它只能看见自己的镜中之影。

雷斯曼教授曾经指责说，我们这一代人缺乏热情，缺



乏丰富的内涵，心中没有对于神圣工作的炽热的烈焰，眼中没有对于世界的爱的闪光，脸上也没有热烈的表情。他说这是早熟的一代：早早地成熟，早早地疲惫，早早地衰竭。他们的眼光呆滞，目无精神，他们身体虚弱，四肢无力，他们步履蹒跚，他们嗓音微弱，没有歌声，没有笑声。教授还说，这一代人未出生的时候营养不良，既出生之后又受到过分的溺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既不明白道德的意义，也缺乏犯罪的气力。他说，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一代人将会惊惶万状……教授先生在我们面前描绘了这幅可怕的画面之后，他很快就离开了人间。

可是，作为这一代人中间的一员，我知道热情的火焰正在我灵魂中燃烧，因为我感觉到它灼热了我的胸膛，烤焦了我的心脏。它燃烧得如此剧烈，我几乎要大哭大叫，一则是因为我剧痛，一则是因为我狂喜。我知道我的心里有一眼爱的深井，无论白日还是黑夜，干渴的手都可以伸进去，从不担心它会枯竭。可是，那位垂死的教授却只看见死的进逼。

阴沉的秋天真的到了吗？……来吧，我年轻的伙伴，我健康的伙伴，借给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把世界看得更明白。尽管我生命的殿堂中空无一物，尽管那苍白的客人在叩击着我的门户，我依旧知道这早来的秋天是我命中的注定。在另一片土地上，欢乐的春天还在灿烂地歌唱……不，我的伙伴，你的目光如此犀利，从不自欺，甚至





就是这样的目光也不能为我带来春的信息。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所有的歌声都暗哑了，世界上再也看不见青春。漫漫长夜在这个世界上撒开了它无边的黑网，把焦糊的霜雪成堆成堆地扔向茫茫的大地，无情地摧毁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朵花儿。太阳依旧暖和，时节还在九月，可是当我走在大路上的时候，却在寒冷中颤栗。我的灵魂冷而又冷，因为无论我转向何方，无论我看向何方，我的眼里别无他物，只有令人沮丧的秋季，只有一片疲惫无力的昏暗。在路上，我遇见一个尚未长胡须的年轻人，还没有到十八岁。可是他的眼睛却异常严肃，嘴唇惨白，双眉之间皱着几道深深的沟痕，就连他的笑声也像老人一样干燥沙哑。老于世故的聪慧难道会铸成如此大错？一个年纪轻轻的生命，甚至还没有等到他完全成型就已经在他的心里塞满了黑色的恐怖。你自己呢，年轻的朋友？是谁剥夺了你眉宇之间的百合花？是谁抢走了你眼睛里面的紫罗兰？是什么人无耻地闯入你纯洁的心田，动摇你美梦的祭坛？是谁熄灭了你心中那团神圣的火焰？你探索这可怕的鬼魂的真实面目，一直找到天涯海角，可是你永远无法认清他的真名实姓。就算是死神，也有一个磊落的名字，而这个令人惊悸的幻影，它把黑暗的阴影撒遍整个世界，它却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

有一天黄昏的时候，我遇见一位年轻的士兵，还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说，几个月以前，我就早已与他相



识。可是他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他有气无力地跟我握手，有气无力地对着我微笑。他的左眼被缠着黑色的绷带，他的右眼也布满了血迹。

“你上哪儿去呢?”我问。

“去酒馆，”他回答说，“这年头，人们还能上哪儿去呢?”

他走路的样子像个老头儿。他的脑袋左右摇晃，他干瘦的身躯一步一摆动，一步一抽搐。

“给我讲讲战争的事情，”到了酒馆以后，我向他请求说，“告诉我，战争究竟是什么样子，告诉我你在前线的时候究竟想的是些什么，是什么感觉?战壕里的感受究竟如何?我觉得你身上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你经历了一段漫长可怕的生活。也许那段生活只是一个晚上，也许只是一个小时。”

这位年轻的士兵瞟了我一眼，他的眼睛里露出一种轻蔑的笑意。

“每一个人都向我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他说，“你们认为战争究竟应该像什么样子呢?你们认为战争是一种光彩的事情、伟大的事情，或者神圣的事情?你们真的不知道人们跑到那儿去干什么吗?战争只不过是平常的事情，寻常的事情——一件龌龊的事情，一件彻头彻尾让人讨厌的事情。不管你干什么，不管走到哪里，你都觉得一种奇怪的、无比空虚的感觉挤在你的心头。你觉得胸膛





内是一个地道的真空，你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既无顶又无底的空壳，你觉得自己就像一团昏黄的光，游荡在白昼和黑夜之间，你觉得自己是——一团空白。”

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有一件事情却在我的记忆中保留了下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在餐桌上看见玉米粥，或者别的稀粥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时的情景……那一次，我们白天走，晚上走，晚上走，白天走，走过田野，走过沼泽，不停地朝前走。我们脚下没有路，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路。我的战友牵着我的胳膊，因为我的两只眼睛都受了伤，暂时什么也看不见。我的左眼完全被打出了眼眶，我的右眼伤得也很厉害，只要有一点眼泪它就会痛得钻心。不过，我的眼睛给我带来的痛苦还不算最严重，精疲力竭的身躯也不算什么大麻烦。可是，我的肚子却饿得实在难受！我饿得那么厉害，当时要是能够找到一把青草我也会把它生嚼到肚子里去。在路上我们碰见了一堆躺在地上的士兵的尸体，他们被抛在那儿已经好些天了。我们在那些尸体前面跪下来，发疯一样地搜寻他们的口袋。可是他们的口袋全是空的。显然，在我们来到这儿之前早已有别人抢先搜过了。最后，我终于在一具尸体的衣服口袋里找出了一些饼干渣，这些饼干渣已经浸满了他的血污，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馊味和腥气。可是我顾不了这许多，一口气把最后一粒带血的饼干渣也吞到了肚子里。”



说到这里，他的嘴角上又一次露出了一丝苦笑，仿佛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的笑。看着他这副神情，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可是，就在昨天，他不是一个欢蹦乱跳的年轻人吗?"

我应该去向何方？我在哪里还可以找到生命的火花？哦，对了！我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我知道一个地方，上帝的灯火还在那儿燃烧。我要回到摇篮旁边去，是的，到摇篮那儿去。那儿有火焰，永不熄灭的火焰，它还在那儿燃烧。在那儿，两只天真无邪的眼睛依旧充满欢笑。上帝的天使啊，把你的目光时时注视在他身上吧，直到这可怕的羞耻的长夜永远消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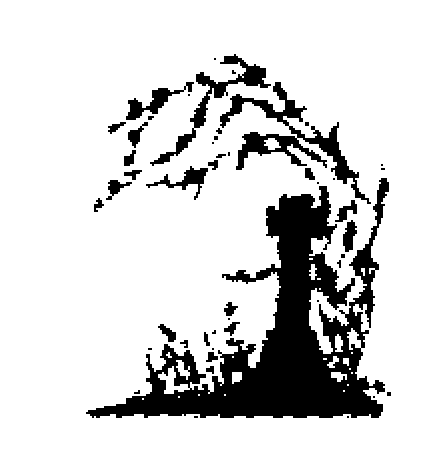




# 紧锁的密室

每一个人，哪怕是最贫穷的人，在他生命的殿堂之中，都有一个特别的密室，这间密室的钥匙随时随地都携带在他自己身上，从来不交给别人。他可以对客人打开他的餐厅，可以对朋友打开他的地下室，可以对陌生人打开他的阁楼，但是他却永远不对任何人打开这间密室，甚至对他最亲近的同胞兄弟也不例外。这间密室属于他一个人，尽管他自己平时也很少进人其中。只是在那些最庄重的时刻，在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在最快乐的时刻，在最哀伤的时刻，在最痛苦的时刻，或者在临死之前那可怕的时光中，他才进入这间密室。在这间密室中，他保存着自己最珍爱的宝贝，珍藏着自己全身心热爱的东西。

许多人拥有豪宅大院，一砖一瓦都装饰着世界上最耀眼的辉煌。宽宽的大理石螺旋阶梯从一楼通向二楼，从二



楼通向三楼。成排成排的华丽的柱子闪着光泽，豪华的地板上铺着五彩的地毯，宴会厅连着客厅，客厅连着舞厅，处处金铺玉砌，时时展现着帝王气象。在高楼的四周，环绕着姹紫嫣红的花园，走上台阶，在数不清的厅堂中到处都可以听见那些高贵客人的笑声，这是年轻的笑声，无忧无虑的笑声，每一位客人都神采飞扬，喜在眉梢。在这幢豪宅之中，亭台楼阁，处处笙歌，今天是新年，明天是生日，后天是婚礼。然而，在这座豪宅的后面，在远离歌舞和欢笑的地方，却有一处隐蔽的密室，它的存在，就连最亲近的客人也一无所知。这密室可能很小很小，既空洞，又简陋。也许，只有一幅极平常的图画孤单地挂在墙上，一盏昏弱的油灯摆在它的面前。豪宅的主人打开这间密室，缓缓地走进去，他低着头，心里充满了对宁静和远避红尘的渴求。他对着那幅神圣的图画鞠躬，朝着那盏长明灯里添油。在这间小小的密室里，他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的表情变得沉静而明朗，焕发出他心灵深处那团火焰所照射出来的光彩。这间小小的密室才是他真正的家，这幅寻常的图画才是他真正的财富。而密室之外那一切炫人耳目的陈设都不过是一堆空虚的外壳，没有灵魂，没有实质，像一阵浮躁的风，瞬息即逝，不在人间留下任何实在的意义。如果这位主人没有这间小小的密室，没有这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如果没有这幅在朝圣的路上时时为他指点迷津的图画，他一定会觉得活在人间远不如早早归于黄





泉。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人，他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是他们却同时也是高贵的君王。因为他们的密室远非一个小小的房间，远非一个低矮的栖身之所，而是一座非凡的大厦，里面陈列着闻所未闻的珍奇。当一个不知内情的人从它旁边走过的时候，只觉得这是一间坐落在大路边的可怜的茅屋，他做梦也不会想到里面装满了崇高的东西。每一天，住在这间茅屋里的那位乞丐都从外面带回大量的珍奇，让它们为自己巨大的财富增添异彩。那间密室一天天地扩大，直到它的屋顶耸入云霄。在它的主人那里，目之所睹，手之所触，无论天上还是地下，无论是憧憬还是回忆，无论是人还是妖，无论是苍蝇还是蜘蛛，一切一切都变成了无瑕的金玉，都变成了他自身的组成部分，都变成了他的珍藏。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俨然是一位万乘至尊的晏驾，在他辉煌的棺匣中，他的珍宝伴随着他走向永生。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样有许多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样的珍宝，他们不知道这些珍宝在这个世界上非他莫属。可是当他处在困境的时候，当他的灵魂在艰辛中挣扎的时候，或者当盲目的他面临万丈深渊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一只巨掌从模糊的光影和尘埃中伸下来触摸他的双眼，顿时，他双眼大睁。天啊！黑夜里突然出现了明亮的早晨，深渊不见了，头上现出一片广袤明净的蓝天，



明朗的太阳在这蓝色的天宇中升腾而过，一条平直的大道延伸在他的面前，他温馨的家就在大路的那一端。那只巨掌究竟属于谁？它究竟来自何方？原来，它不过是这个人经历中被遗忘了的那一段生活的瞬间。这些年来，这只巨掌一直沉睡在他的灵魂深处，只是到了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才苏醒过来。这只巨掌不过是这个人对昔日那些有喜有悲亦甜亦苦的细小琐事的记忆。这记忆中，或许包含着一张熟悉的面孔，一句慷慨的话语，或许只是曾经掠过他心灵的一个短暂的闪念和一个平淡的微笑。然而，在那致命的瞬间，那些琐事，那张面孔，那句话语，那个闪念，或者那个微笑，一切有价值的事物，顿时都一无所隐地展示出来。在这个时刻，这位盲目的人实际上已经走进了这个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属于他自己的密室。等他从这个密室走出来的时候，眼界一新，心灵如洗，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对旁人充满了善意。他眼里闪烁的光彩告诉人们，他已经大彻大悟地认清了昔日那些琐事的非凡意义。他已经认识到了那些平凡日子，那些不起眼的事物原来竟是非他莫属的永恒的珍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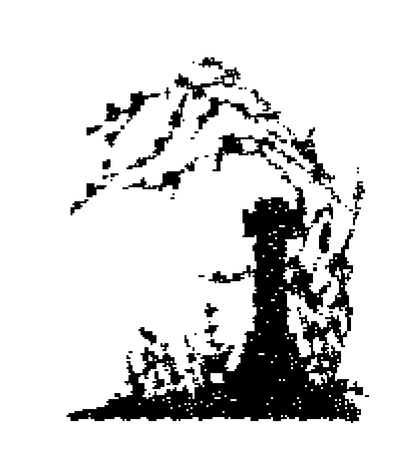
这些黑暗的日子让人们感觉到如此难熬如此压抑，就连最喧嚣最浮躁的人也不得不渴望寻求一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避难所。我越来越多地见到这种在密室中得到解脱之后的面孔。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殿宇中都有这样一个十分特殊的密室，在受到磨难的时候，他就退进这个密室之中，





等他从密室中重新走出来的时候，他的精神面貌呈现出一派振作。在这个密室里，他净化自己，让自己重新鼓起对生活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从密室中走出来了，他们嘴角挂着明朗而严肃的微笑，他们的目光如此深沉，他们的步伐如此稳健，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去向何方。

在他生命的殿堂中，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间独特的密室……睁开你的眼睛吧，朋友，放开你的眼界，让它去拥抱世界上所有的高山和峡谷……每一个民族也有它生命的巨大的殿堂，在这个殿堂中也有一个特别的密室，这个民族把它所获得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存放在这间密室里面。这间密室中同样保存着这个民族心灵中一切最深沉的经历，保存着这个民族承受苦难的时候的一切感受与思考。在艰难困苦的时刻，这个民族走进了他的密室，为的是净化自身，坚定自身，重获自信、力量和勇气，为的是重新获取对今天和对未来的信任，为的是满怀信心地准备着迎接伟大的婚典，准备着享受自身葬礼的盛宴……啊，我的祖国，在你的密室里，你拥有什么？你拥有多少？你什么时候才能从自己的密室中重新走出，到那个时候，你将在世人面前展示什么样的风采？



# 马修王①

有一天，我看见了那位伟大的君王，马修王。我看见他，就像我现在看见你一样清楚，我的朋友。——这位伟大的君王，他在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之中，坐在一座巨大的铁铸的王位上面。这座地下宫殿看上去跟我们童年的记忆中那些大厅的样子差不多。低矮，昏暗，但是十分宽大。在那排数量众多的灰色的石柱后面，同样敞开着一个更大的地厅，那地厅向远处延伸，一直消逝在寒冷的黑夜之中，仿佛没有尽头。在这地宫之中，没有火炬，没有蜡

① 本文以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为基础，在那个传说中，马修王被描述成一个胜利者，一个正义的化身。据说这位君王一直在一座奇异的地宫中半醒半睡地等待着。在这座地宫上面，压着三座大山。直到世界上的腐败、独裁和不义发展到不堪忍受的时候，他才走出地宫，带着他的勇士们从邪恶中拯救人类，在地球上建立正义的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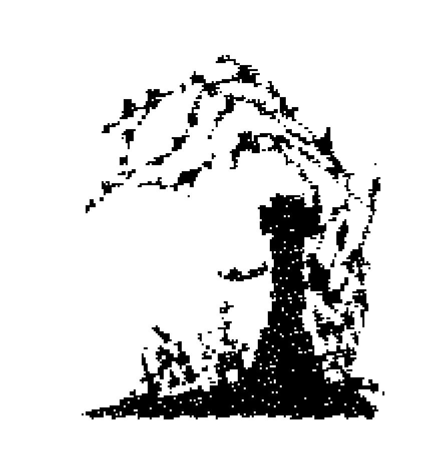


烛，没有任何一种照明的工具。然而，在这些宽敞的大厅中，依旧荡漾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微昏的光，就像白色的鬼影在大厅黑黑的天篷下面游弋。

说来也怪，我觉得自己既在那些人中间，又在那些人之外。我呼吸着那个地下洞窟中沉重的空气，清晰地看见周围那些苍白的脸。而且，我同时还觉得只是我游荡的灵魂挤在他们中间。

这位伟大的君王气宇轩昂，凛凛堂堂，具有无穷的力量。他坐在铁铸的王位上，两只巨大的多毛的胳膊靠在结实的橡木桌面上，一动不动，等候着那个注定时刻的来临。黑黑的浓浓的胡须从他宽大的下颚飘然而下，英武照人，从容优雅。一双忧郁的眼睛深藏在眼眶里，炯炯目光中暗暗地燃烧着被压抑的火花。这位伟大的君王静静地等待着那个伟大时刻的来临。同样地，他那些勇士们也在静候着那个万分庄严的时刻。他们有些人坐在地板上，有些人靠在柱子上，还有些人随意地躺在地上。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每个人都睁着毫无倦意的眼睛。尽管处在这种静静等待的状态下面，熊熊的希望之火仍然在他们胸膛中燃烧。地宫中的每个人都是一副枕戈待旦的神情，他们随时准备出击，就像时钟上面那根眼看就要走到指定时刻的指针。他们肌肉紧绷，牙关紧咬，拳头紧握，随时准备拔出腰间的利剑。

突然，不知什么地方，一位陌生人在远处的朦胧的光



线之中推开一道门，一阵冷风吹遍了整个地宫，地宫中顿时产生一阵无声的躁动。这位长着胡须的君王微动了一下身躯，他眼睛里忧郁的火焰晃动着，燃烧得更旺了。

在朦胧中，那位陌生人走过来，一步一步迈入地宫，一直走向这位君王面前，向君王默默展示他在这恐怖的岁月里所受的那么多焦虑和忧伤。不过，他没有哀叹，没有牢骚。他的面容苍白憔悴，他的衣衫褴褛而肮脏，而且浸着血污，他左边的衣袖懒散地挂在腰间。他走到了君王面前，他站在君王面前，一语不吭。然后，他转过身体，一步一步走进那些勇士中间，变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他的右手紧握，牙关紧咬，一股强烈的希望之火在他胸中燃烧。

紧接着，又是一位陌生人走进了地宫，走向君王的面前。可是这位陌生人却一颠一跛，拄着拐杖，因为他只剩下一条腿，他像刚才那位一样履行了参见君王的每一道程序。在他之后，又走进来第三位陌生人。这位陌生人看上去十分古怪，他把脑袋拎在自己手里。这个脑袋滴着鲜血，但是他依旧活着——他的双眼关注地望着周围的一切。当他走进马修王的勇士阵营之后，他举起自己的头，把它重新放回双肩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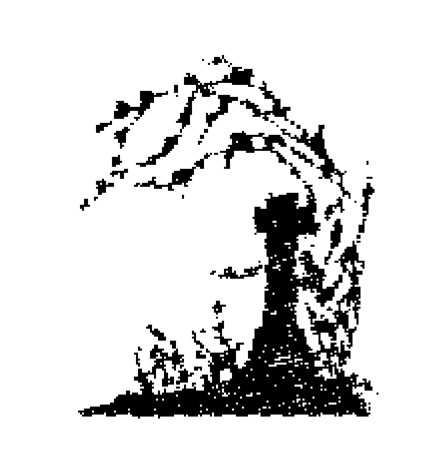
这一切一切我都看得既清晰又详细。可是我并不觉得吃惊，在我看来，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恰如其分。





同时我还看见无数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入这座奇异的地宫，他们的数量如此巨大，从来没有一双人类的眼睛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对此，我同样不觉得吃惊。在如此众多的人群拥入这个地下宫殿的时候，却听不见任何嘈杂的声音，也听不见任何呻吟——成千成万，成千成万的人滚滚而来。而且这些全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大睁着清醒的眼睛，怀着一颗颗激跳的心。滚滚而来的人群，滚滚而来的人群——没有尽头，没有止境。到地宫里的人越多，地宫就变得越大，直到它变得无边无际。这位伟大的君王静静地注视着自己这支庞大军队的膨胀，但是他依旧一动不动，依旧不举起他的胳膊，连眼皮都不曾眨一眨。这可怕的夜色依旧没有出现尽头，这更为可怕的沉寂依旧没有出现尽头。一年倏忽而过，第二年又倏忽而过，又一年又倏忽而过——依旧不见黎明的曙光。

无数的人群集中在这个奇异的地方。可是我却好像认识他们中间每一个人，不管他们站在我身旁还是站在远离我的地方，尽管他们脸上满是血污和尘垢，尽管他们站在微暗的光线下面像一个个苍白的幽灵。在他们中间有青春焕发的少年，也有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他们长着宽大的黝黑的面孔，强有力的胳膊，孤独寂寞的眼光；还有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长着浓黑的眉毛，又长又浓的胡须。在这些人中间，还有许许多多妇女，有年轻美貌者，也有年迈背驼者。在这儿，甚至还有牙牙学语的孩子以及吮吸着母



亲奶头的婴儿。

人们从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集合于这个巨大的洞府。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他们都聚集到这个地方，静候着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注定的那个时刻的到来。在他们中间，一张张白色的、黄色的、棕色的和黑色的脸。尽管这些人分成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当我观察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在他们凝结成一体之前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这黑黑的、凝聚着的血迹，这洒满了他们脸庞的血迹，并不是让他们彼此团结的惟一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刻更具体更伟大的事物，让他们组成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看上去好像每个人手心里都拎着自己颤栗的心脏，每颗心脏上都书写着它在充满罪恶的世界上所经历过的可怕生活的记忆，书写着在恐怖的岁月里这颗心脏所忍受的烦恼和折磨。同时，颗颗心脏上都堆砌着深不可测的冤屈，记录着它们所经历的不义的亵渎，记录着独裁者强加给它们的残酷的惩罚，还记录着被践踏的爱情、被背叛的忠诚、被欺骗的信誉——一切一切，都明明白白地书写在他们的心脏上面。然而，我看见，在超乎这无边无际的苦难的黑色海洋之上的地方，闪耀着对于光明岁月的新的希望之光。这光虽然宁静却永不可灭，它是一片纯洁的光，坚定的光，在千年以前就已经注定了的光。

这些人，这些被世界上的法利赛人所折磨所背叛的人





们，他们是这位伟大君王的战士。

突然，黑黑的天篷哗然中开，黎明的曙光自天而下，这位伟大的君王从他的王位上站起来了，然后……

我只看见了这些。

这一切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我的朋友？这一天何时到来？我们将在什么地方去迎接这一天？



# 在夏日的阳光下

啊，我年轻时代的伙伴，啊，我忧伤的孩子，来吧，这是属于你的日子。

我呼唤的话音刚落，他就站到了我的面前，跟二十五年前一样，一半是实实在在的人，一半只是虚幻的影子。他的身体过早地弯曲，过早地憔悴，给人一种从来未曾年轻过的印象。他面黄肌瘦，带着病色，他眼光模糊，好像两支燃烧着的蜡烛在微风中忽明忽暗。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国土上许多许多这样的幻影游来荡去。他们中间，一部分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类——如果那种蹒跚爬行的身躯可以被叫做人类的话。可是更多的部分却只是幻影，只是模糊的梦。然而，这一切一切，人类和幻影，很快归于寂灭，或者飘荡他方，或者静静地隐形而去，就像在曙光临照中渐渐逝去的烛影。而且，它们的坟墓转眼间也沉入不





可知的地方，留在后面的只是一片苍白的记忆。

二十五年了，我的伙伴，你一直逍遥在宁静之中，你歇息得好潇洒。你像一缕存在于黄昏落暮和晨曦初升之间的微光，你既不属于昨天，也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明天。你是一段时光，把两个伟大时代连在一起——那是朝圣者的脚步行进在彼岸，义无反顾地朝前走，毫不介意背后的事情。你干得不错，我的伙伴，活得逍遥自在。可是，现在，你要站起来和我同行，你将目睹世界上的奇中之奇。不要介意人们的评说。你可以将自己苍白的忧郁自由地提携在自己的手掌之中；不用害怕别人的詈骂和奚落，即便你不知道该把利剑刺向何方，即便你是一个丧失了手中利剑的战士，这也不值得你为此羞愧和难堪。哪怕你的目光过于明亮，哪怕你最深最纯惟一的爱情在你的忧伤惊恐的脸上显露出野性，你也应该一样从容地站起。这一次，在你神圣的脸上决不会再沾上唾沫。别害怕，丝毫也不必害怕。随我走出去，你将看见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你将看见属于你的日子，看见那光影暗淡的白天，也将看见忧郁的晚上。你将主宰白日，让它变成一个实在的形体，然后融身入这真实的时光之中。你眼观八面，耳听四方。可是你注意到了吗：无论你的目光投向何方，你都看见自己的幻象，看见自己阴暗的隐私，看见引起你自己哀伤的原因。同时，你将看见这一切一切也明明白白地写在千万人的脸上，看见那些噬啮你生命的病态的忧郁同时



也闪烁在千万人的眼睛里，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和他们虚弱的身躯，甚至连那些孩子也不例外。他们的目光不敢与我们对视，他们的头低垂着，他们步履踉跄，身体颤栗，呼救无所。看一看他们吧，我的伙伴，看清楚。这儿没有幻影！俯身倾听吧，你听见他们的声音了吗？这声音如此微弱，如此模糊，与坟墓下面传出来的哭泣并无二致。我们几乎听不见他们的呻吟，这是他们在饱经折磨中挣扎的哭泣，他们哭得如此低微，声如蚊蝇，因为没有一张勇敢的嘴巴敢于用人类的清晰的语言表达他们心中的哀痛。“啊，我的祖国！……啊，我的故乡！”——如此众多的人，在同一个时刻，他们要去向何方？既已在筋疲力尽之中，为什么还要如此躁动？在挣扎中，他们找不到出路，哪怕是一条荒漠小径。“告诉我，路在哪儿！……你给我指一个方向！告诉我该在哪儿转弯！”他们呻吟着。可是他们究竟想到什么地方去呢？——随便到什么地方！只要能走出这片恐怖的黑夜，只要能离开这片惶惑的黑夜。你了解这些呼声吗？让我们加入到他们中间，跟随他们那位瞎眼的吹笛人一道朝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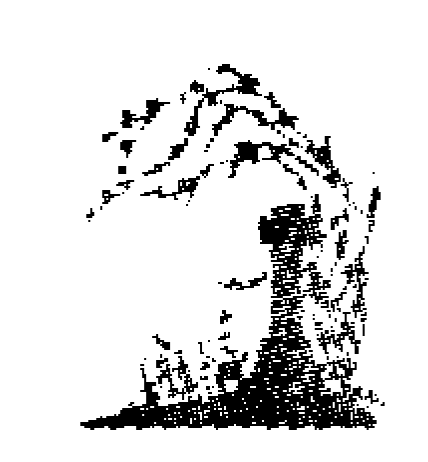
突然，空气中一阵震颤，火一样的阳光灼照着眼前，强烈的热气压在大地之上，几乎凋谢了这两个从先前的执迷中不知不觉挣脱出来的黑影，使他们消失在煌煌赫赫的阳光下面。他们微弱的身躯摇晃着，他们细长的腿几乎不再接触地面。





朝左右前后看一看吧，我的伙伴，看一看那些我们由衷赞美但是并不属于我们的美好的事物。无论你的目光投向何处，不管是在朗朗日色下明丽的高山，或者是在烟景氤氲中牧歌般沉静的森林和草甸，不管是点缀着各色花环的众多的山丘，或者是远处洒满阳光的城镇和村庄……无论你的目光投向哪儿，我的伙伴，哪儿都是置放我们摇篮的地方，是你的，也是我的故乡，也是每一个像你我一样有良心有意识同时也有荣誉感的人的故乡。想一想吧，如果你有能力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你就会发现这光荣和慰藉将不再属于我们，因为这美丽的景致已非你我所有。有一天，你会再次站起来，走遍上帝创造的人间，你会在心里哭喊："我的故乡在何方？告诉我，哪儿是曾经置放我童年摇篮的地方？"可是没有人会回答你，没有人能够理解你。这时，你将会转身回到自己的坟茔，再也不离开它，因为，在忧伤、惶惑、恐惧笼罩世界的时候，只有那儿是惟一能找到平静的地方……你为什么如此焦急地左顾右盼呢，我的伙伴？是什么让你受到惊吓？这扫开你两眼云翳让你目睹白昼的光明，它究竟来自何方？

在沙沙响的田野中，站着一位年轻的妇女，她正陶醉在温和的阳光下面。她长着一张宽宽的脸，黑黝黝的胳膊，让人感到她的力量和她的沉静。这位妇女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肩头上的生活的重担，她身边站着一位小姑娘，长得跟她妈妈一模一样：宽宽的脸蛋儿，黑黝黝的胳



膊，还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显示出生命的自信和力量。可是这母女俩的形象却并不清晰，看上去仿佛浮在半空中，忽而紧靠，忽而远分，忽而无处不在，忽而杳无踪影。这位妇女蹲在地上，正在用镰刀割草，那位小姑娘在帮助她的妈妈。突然，这位妇女站直了身体，擦擦眼，环顾四周的草地。小姑娘也做着同样的动作，看了看草地，说："那儿有两只乌鸦。嘘……嘘……哇、哇、哇……"她的母亲擦了擦眉上的汗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次蹲下身去割草。小姑娘也跟着蹲下身去。

你在哪儿呢，我的伙伴？你变成什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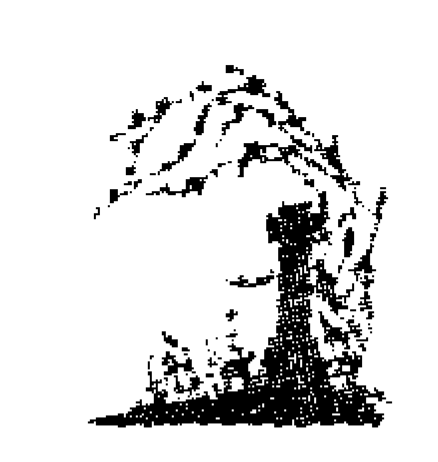
就像他最初出现的时候一样，那个变幻不定的幻影无声地消失了。夏日的阳光洒在大地上，田野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着喘息。两只饥鸦环绕着田野，最后消逝在时间的地平线上。





# 白痴马丁

一位高个头的年轻人，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的房子里借宿，并且帮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我们这儿工作几天之后，他又离开我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他离去的原因。几个星期以后，他又会回到我们这儿来，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容，一双眼睛老是不愿意跟我们正面相视，像一个逃学的小学生重新站到老师面前一样。他长着一副高大的身躯，强壮的四肢和又大又粗的手掌，却同时长着一副孩子气十足的面孔，给人一种很不相称的感觉。他很年轻，一双明净如水的蓝眼睛，随时都闪着天真无邪的目光，丝毫不带人间的世故。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每次向他提出这类问题的时候，他都给我们作出不一样的回答，甚至他的家也每次都在不一样的地方。他的外貌让我们感觉到他来自一个殷



实的家庭。他衣着整洁，而且总是很不错的衣料。在周末和假日的时候，他比一般的农民穿得更华丽一些，还穿着白色的背心，打着丝织的领带。可是他却时常抱怨说自己在这个世界生活得太孤独，如此广阔的天地间却找不到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地方。有一天，他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再次出发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去结婚了，婚礼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新娘的嫁妆和陪奁都不用他操心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回到了我们这儿。他的衣服上布满了尘土，他的眼睛也没有先前那么明亮，他呼吸的时候传出一股酒气，他消瘦了许多。我们问及他的新娘，可是他却烦躁地连连摆手，咬牙切齿地说：“哎哟，这些母夜叉！”说完，他就昏昏睡去，再也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消息。

不久前，我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碰见他，他肩头上扛着一根巨大的木头。可是他像并不觉得这根木头的沉重，因为他一点也不喘气，甚至还吹着轻快的口哨。

“这是怎么回事呢，马丁？”我问他，“你怎么没有当兵呢？在这些日子里，就连我这样体弱多病的人也不得不披上这身军装，很少见到你这么健康的人不当兵的。”

“我当过兵，当过。”他连忙申辩说，“可是他们不让我继续呆在军队里，他们把我遣送回家了。”

他一定觉得很羞愧，因为他的脸红了。

那天晚上，他把军队遣返他的文件给我看，读了之





后，我总算明白了他被遣返的原因。在那份文件上，他们说他们发现马丁是一个白痴。我问马丁在什么地方服役，又问他喜不喜欢军队生活。他却耸耸肩头，嘟嘟哝哝地说：

“谈论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说完，他便把话题转到了别的事情上面。

可是我却注意到，这个关于军队的话题不但让他生气，同时也困扰着他那颗年轻纯洁的心——他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孩子的表情变成了一个成年人的表情。我坚持要他告诉我其中的原因，马丁垂着头开始解释：

“我睡着的时候，他们朝我的粥碗里扔脏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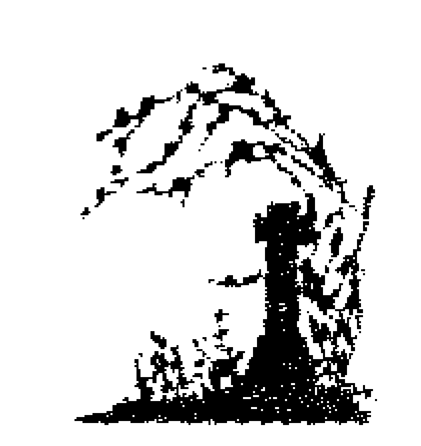
“他们究竟对你干了些什么呢?”我追问。

“哎呀，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

看来，他再也不会针对军队的事说一言半语了。

一天，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了周围大片的地区，把我们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了。有些地方积雪已经厚到了人的腰部以上。在山上，到处都是危险的雪坑。黄昏的时候，我们都静静地围坐在火炉旁边，因为我们的心里都觉得太冷太闷沉，大家都不想开口说话。窗外是黑糊糊的夜，窗帘都早早地放了下来。突然，响起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我们每个人都不觉为之一振。

“开门呀，我的朋友，快开门!”有人在门外大声叫



喊。

一个姑娘拉开门闩，马丁从外面走进来。他抖掉大衣和皮靴上的雪花，急切地左顾右盼。他的牙齿在不停地哆嗦，他的眼睛不停地眨，一副神色紧张的模样。灯光照到他的脸上，他连忙把脸转开。

“我在路上走得太久了，”他抱怨说，“路太难走了……雪太深了……”

他不停地自言自语，焦急地环顾左右，就像在寻找什么人似的。他把行李扔在地板上，把拐杖放在屋角里，走到炉边，在我们中间坐下来。很快地，他又低垂着头，闭上了眼睛。显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这么晚了，你从什么地方来呢？”那个姑娘问他，“你为什么要在这么危险的雪地里走来走去？”

马丁搓着手，羞怯地盯着地板。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他说，“我从霍利尔山谷来……在半路上，我跟他结伴同行……我们在雪地里挣扎，我们迷了路，在乡村之间迷迷糊糊地乱转……当然，我们看不见路的痕迹，也看不见一家农舍。而且即便是我们看见了一家农舍，又有什么两样呢？在这么寒冷的夜晚，谁还愿意来为两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开门呢？”

我们给了他一些面包和葡萄酒，他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他的手还在不停地发抖，他看上去好像增长了许多岁。





"是谁在跟你结伴同行?"那位姑娘问。

"唔，谁……"马丁结结巴巴地说，"他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在波霍格莱德附近的那座小山上跟我碰面，然后，我们就一起走路。"

"他在哪儿停下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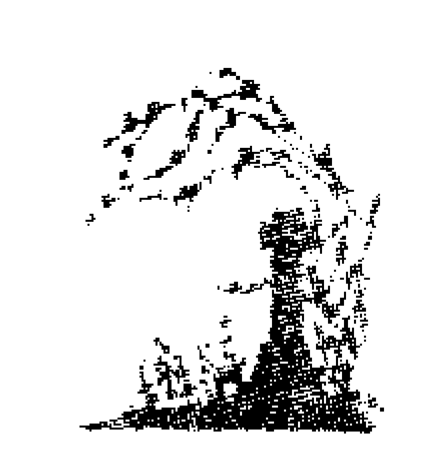
"停下?他哪儿也没有停下。他跟我一道走到你们这座房子前面，可是他不愿意停下来。他还要继续朝前走……"

马丁的目光定在地板上，双眼半睁半闭，嘴角上带着疲倦的微笑，偶尔他的嘴唇发出一下颤抖。他始终不肯用眼睛正视房间里的人，就像他干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他回避跟人见面，"马丁继续说，"因为他害怕他们。路上，我们经过几家农舍，可是他坚持不停步，他拉着我跟他一起朝前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程在等着他，这是一个遥远得可畏的长征。不过，他有办法走完自己的路，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流浪者，他已经过惯了这样艰苦的生活。"

"真是太奇怪了。"那个姑娘打着呵欠转身走开，捧着油灯回房间睡觉去了。我和马丁继续呆在厨房里，我们坐在火炉前喝着酒。突然，他朝着我倾过身来，用一种温和而神秘的声音悄悄对我说：

"我压根儿就没有去霍利尔山谷……我无缘无故跑到那儿去干嘛?我那样说，只是因为我不愿意他们无休止地



问下去。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来，从坎蒙尼克来。他在索尼尔斯跟我碰面。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影子跟在我身边哩。可是等到他把手拍到我的肩头上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才看见他站在我的身旁。看见他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他已经很老很老，老得可怕了。他的胡须已经成了灰色，他的目光已经蒙胧，而且两只眼睛周围都布着红红的眼圈。他的长袍又破烂又单薄，他在寒风中打抖。他靠在一根长拐杖上，摇摇晃晃地朝前走，一会儿陷在雪坑里，一会儿双膝跪在地上，因为他已经很累了，而且也可能很饿了。我替他感到难过，可是我能帮什么忙呢？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黑夜里，我们摸索到了波萨维，我想在那儿歇脚过夜，可是他却坚持朝前走。在那座小镇上，我们碰见了一位守桥的士兵。那士兵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们，可是他却并没有走过来盘问我们。我那位同伴用奇异的目光看着那士兵的步枪和步枪上的刺刀，可是他也没有朝着那个士兵走过去。接着，我们离开了大路，走上了荒野，一路上踏雪而行。一路上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忽而掉进沟里，忽而踏进荆棘中，忽而绊在树根上或石头上，忽而陷进雪堆里。可是他没有埋怨，没有发出半句牢骚话。有几次，我们看见了房间里射出温和的灯光，我转身朝那儿走去，希望在那儿寻求栖息。可是他却不愿意走近那些房子，因为一看见那些房子他就害怕，害怕得直发抖。他一路上都在低声地啼泣。在他哭泣的时候，他





的胳膊都在抽动……”

“他是谁呢?”我问。

马丁靠近我耳朵悄悄地说:

“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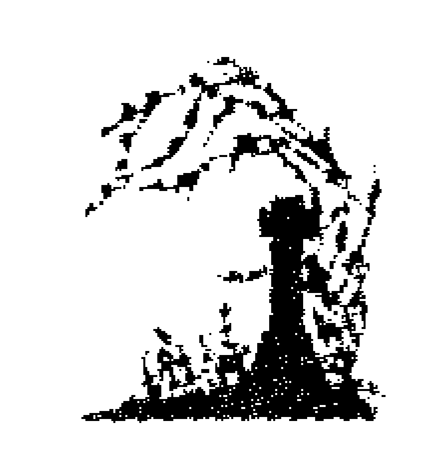
“谁?”我又问。

“耶稣。”

此后，我和马丁都静静无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再次面对着我吐露真情:

“我把自己的一切麻烦都告诉了他……我也把他们朝我碗里放脏东西……”

转眼间，马丁靠在干草堆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走了。他像往常一样突然离去了，可是这一次我却感到他一定是为了一个美好的原因而去，而且我预感到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 耶稣和他罹难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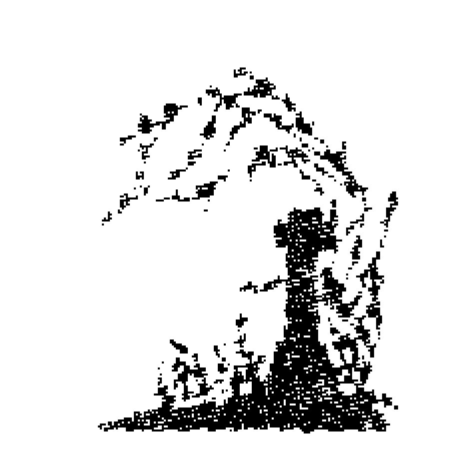
在童年的时代，我特别喜欢老城教堂里挂着的那一组名为“天堂之路”的图画。在那儿，摇曳着烛光，缭绕着香烟，在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回荡着人们清晨祈祷的声音。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在微暗而寒冷的石墙之间，这些图画一幅幅都活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图画上的人物一个个都走出画框，大声地说着话。从那些人的对话中，我很快就听出他们是在互相诉说哀伤和互相安慰。这些人来自许久许久以前，来自遥远的地方。可是我的眼睛却把他们看得真真切切，比我在洒着阳光的大街上看见的那些事物更为清楚。我注视着他们绣着花边和镶着丝带的奇异的服装，它们的式样早已过时，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穿过这样的服装。可是，在我的眼睛里，它们却既不奇怪，也不陈旧，相反，我觉得自己对它们那么熟悉，那么亲





切，跟我每天在大街上看见的服装并无两样。我注视着那一张张黑黝黝的面孔，虽然这些脸上洋溢着仇恨和残暴的表情，但是我却并不害怕他们，我相信他们不是残忍的刽子手，他们从东方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残杀我的亲人，因为这些人好像阴影属于阳光一样，他们都属于耶稣和圣母。同时我还觉得，如果没有这些人，人类将永远无缘目睹眼前这一派堂皇的景象。我仔细地辨认那一阵声音，这是一些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声音，是从堕落的深渊里传出来的哭叫声。我听见一阵阵厉声的尖叫，我听见在耶路撒冷的女人的哭泣中传出来的法利赛人的嘲笑和奚落。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一个音节也听不懂，但是他们说的每一个字依旧穿透我的心。在这阴冷的殿堂中，我一站接一站地朝前挪动着脚步，对眼前一幕幕庄重的戏剧般的场面产生深刻的沉思。是的，这是我最觉亲切的画廊，同时也是一道始终在我心里留下恐惧印象的画廊。

在这些黧黑凶狠的面孔中间，在喧嚣和暴烈的尖叫声中，我看见了他，他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直到此时，我还没有看见他优雅的胡须，没有看见他身上的血污和尘土。我只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可怜无助的孩子，人们在他身上压上残酷的重负，即便是力大无穷的西门在这样的重负下面也一定会觉得痛苦不堪。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我们的圣子，他赤着双脚，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他那曾经是那般白皙的双脚，此时也糊满了血污和尘土。他的背被绑



在木架上，他那深红色的长袍的衣袖被撩到肘后，他的胳膊在浓浓的阳光下闪着光。此时，只见他两只纯洁的胳膊渗透出一粒粒的血珠，那么殷红，仿佛是阳光下盛开的朵朵罂粟花。他头上戴着一顶王冠，那顶王冠下面像千百股涌泉，不停地淌下无数的剧痛，掩盖了他的眉宇，掩盖了他的面颊，一直淹没了他身上最后一线神圣之光。剧痛袭遍了他的双眼，直到他那神圣的嘴唇也在折磨中抽搐。

阴森的教堂里陈列着这十四幅图画，它们挂在冷冷的石头墙上，宛如一站接一站的演绎。当我置身其下的时候，总是听见它们无休止的诉说。然而，在这十四幅图画中间，最让我心动不已的还是其中的第四站，就是耶稣与他受难的母亲相见的那一幅。

在这幅画面上，圣母马利亚也是一副纯洁的孩子般的脸庞。那张脸并不宽大，而且异常苍白，可是她的两只充满忧伤的大眼睛却像两道深泉，清澈地闪着光。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长袍，腰间束着一根深蓝色的宽带，对比强烈的色彩大大地烘托出她脸上的无限的慈祥。在紧靠这第四站旁边那幅画面上，我看见有七把短剑刺进她的胸膛。当她从画框里走下来的时候，那些剑，那些柄上带着十字架的短剑，在她胸膛上轻晃着，鲜血开始从她的胸膛上汩汩地流淌出来。

这张苍白的脸没有流泪，她只是在发出疑问：“谁的忧伤能有我这样深?”耶稣走过来的时候，她站在路旁，





在她的眼睛里，耶稣仿佛被包围在恐怖的浓云之中，这浓云冲天而起，朝着整个世界撒下漫无边际的阴影。这浓云是那些呼吁全能的上帝为之复仇的无辜者的鲜血。在她的眼睛里，一切都变得无影无踪，只有她的这位圣子孤独地站在这可怕的血云当中。他被紧紧地缚在十字架上，踉跄前行，忽而扑倒，忽而匍匐于尘埃之中。他无尽的忧思化作泪水，就连路上冰冷的石头也禁不住替他吻干那带血带泪的眉宇。就这样，他走向残酷的死亡。然而，当慈祥的神圣之光射进这无边黑暗的时候，她的目光注视在耶稣身上。她两眼中的太阳朝着圣子撒去慈祥的光："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当耶稣看见她的时候，当他听见她的声音的时候，刹那间，他的痛苦，这座沉重的十字架，还有他头上痛苦的王冠，一切都倏然无形。他从血污中解脱出来，从人们的践踏下解脱出来，从屈辱中解脱出来。高大英俊的他，走上前去安慰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承受的哀伤远比他深重千倍万倍。

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我看见他走在我的面前，我千万次千万次地看见他。我也看见了她，这位饱经苦难的母亲。我看见她站在路旁，我千万次千万次地看见她。他，就是那位为了在新的光明的日子里复活起来而从容殉难的人。



# 三点钟

许久许久以前，仿佛在另一个世界，我做过许多愉快的梦。每天早上，当我从睡眠中醒过来的时候，它们就来到我的面前。她们年轻，她们活泼，宛如早晨的阳光。她们是我梦的孩子，在我心中孕育，在我灵魂中成长，然后以活生生的形象回到我的眼前。在我早期的梦的孩子中间，许多并不欢乐，也不像阳光，也不这样无所拘束，远不像她们后来那些年轻的妹妹。这些早期的梦都长着一副消瘦而苍白的面孔，蒙胧忧郁的眼睛，清晰地显示出她们更像是眼泪的子孙。可是，对我来说，无论是先前的还是后来的，所有的梦的孩子都一样可爱可亲，因为她们都属于我，而且就算她们在哀伤之中，我也同样感受到她们的美丽。早晨，她们来到我的身边，然后整天跟我在一起，无论我走到哪儿，她们都紧紧地跟随着我。有时候，她们





在我周围挤挤攘攘，无休止地嬉戏着，舞蹈着，竟连我也禁不住跟她们一起歌舞。有时候她们从我身边倏然而去，不知道躲藏到了何处。我寻找她们，呼唤她们，盲目地绕着圈子搜索她们，然而却一无所获。许多次，她们和我如此贴近，我可以把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拥抱在怀里，亲吻她们泛着红光的面颊。可眨眼之间，她们都从我视线中突然消失，让我的怀中一无所有。许多次，她们飘浮在空气中，在一片银色的光辉中翩翩起舞。当白日的光线过于强烈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清楚地注视她们。我呼唤着一个梦的孩子，请求她跟我呆在一起，我试着劝说她离开她的群体，因为我真诚地渴望能始终跟她在一起，我要把她拥抱在我的胸前，把我的心和魂都交付给她。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可是，偶尔，我也跟一个最美的梦的孩子呆在一起，我设法让她完全变成我之所有，直到她变成我生命的核心。可是，我与她相处得越久，我却越发变得害怕起来，因为在她的形象中，我可以看见我心灵的大门朝着我灵魂更深处敞开着，先前我从来没有窥视过这一片领域，也从来没有勇气朝着里面窥视。在这样的时光里，我渴望能够拥有一群快乐的伴侣，所以，我朝着她们呼唤。她们成群地欢笑着朝着我跑过来，于是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她们中间挑选。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真的胜过今天千百倍——每一个瞬间都是一幅生活的画图，每一幅画图都迥异于其余。而且每一幅画图上都画着我自己，我的



生活如此丰富，气象万千，宛如成千上万的水珠从喷泉中冲起然后落下来，穿过彩虹，重新落到水池里。即便是到了夜间很晚的时候，我依旧大睁着两只钟情的眼睛注视着这些梦的孩子，看着她们在我身旁嬉戏，倾听她们对我的耳语，直到我在她们的爱抚中闭上疲倦的眼睛。

然而，这一切都是许久以前的事情了。就连那段生活的遗迹如今也已所剩无几了。

在眼下的岁月里，我害怕清晨，也害怕黄昏。我年轻的梦，我那些步履轻盈目光清秀而欢快活泼的梦——她们到哪儿去了呢？当我早晨醒来的时候，我觉得空气中的寒意，我听见街上轻柔的脚步一如往昔，但是我却害怕睁开眼睛，因为我知道，我睁开双眼的那一刻，映入我眼帘的将是米杜莎那副狰狞可畏的面孔，那面孔充满了恐怖，充满了焦躁，充满了敌意，然后，在接下来整整一天的时光中，我还将时时刻刻看着这张恶魔的脸，而且即便是到了梦中，她依旧紧随着我。我的心灵已经不再是欢乐的绿洲，已经不再拥有芬芳的百花和我渴望的美景。我的眼睛已经不再是明净的窗户，我已经不能透过它去注视那些圣洁的光环。我的嘴唇已经不再是动听的银铃，已经再也唱不出醉人的生活之歌。我的心，我的眼，我的嘴，不，甚至包括我的脸我的胳膊我的双腿——我身躯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已经被一种无法表达的思想所奴役，被一张可怕的面孔所奴役。那张面孔上始终有一双锐利的喷血的眼睛在





无情地凝视着我。我询问它的姓氏，却得不到回答，因为一旦我识破它的真相，它就将反而成为我的奴仆。

而且，那无情的夜叉，米杜莎，她不仅是局部地改变了我，而且我里里外外都成了她的翻版，无论是我的脸，抑或是我的行为。在我的举止中，在我的言谈中，处处都忠实地反映着她的意志，就像明镜忠实地反映出人的相貌。有一天，我看见了自己昔日的模样，我竟然没有认出那是我自己。那位昔日的我注视着现在的我，注视着这个衰弱的老者，他的表情惊讶万分。

起初，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堕入了这种令人沮丧的泥潭，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被这个世界所排斥，只有我一个人是人类的生活之树上掉下的枯枝。可是，等到我环视周围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寂。在我身边还围绕着成千上万同病相怜的伴侣。千真万确，世界上有多少颗心，这里就站着多少个人。我们互相对视着，然后都垂下了自己的眼皮。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对着身边的人诉说着同样的牢骚："年轻的梦，那些步履轻盈目光清秀而欢快活泼的梦——她们都到哪儿去了呢?"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恐惧的脸上反映出他自己那位铁石心肠的米杜莎的影子：无尽的恐怖，极度的痛苦，还有极端的仇恨。我们互相对视着，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逢断肠人，这时候我们终于觉悟到我们是同患难的兄弟。在从前那些和平美好的岁月里，我们从来不曾有这样的觉悟。



当那些犹太人站在彼拉多前面声称要基督的血的时候，他们是兄弟。当他们叫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声音，甚至包括他们的面容也前所未有地相似。也许，就在一天以前，也许就在一小时之前，他们中成千上万的人还在同自己的美梦嬉戏，还在同他们心中的孩子嬉戏。可是此刻所有的人都换上了一副狰狞的面孔，满是激愤，满是焦躁，仿佛着了某种魔法，人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个可怕的场面。这时候，虽然千万人站在彼拉多面前，但是却只有一张脸，只有一双眼睛，只有一张嘴在宣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彼拉多面前，他们成了兄弟，在各各他上面，他们成了兄弟。

可是当三点钟到来的时候，《旧约》的帷幕拉开了，在那些人面前，在他们的心中，随着雷鸣般的震响，恐怖的夜晚崩溃了，坟墓的歌声宣告了一个崭新的更加光明的黎明的来临。那盲目的恐惧之网从人们的眼前悄然落地，把人们从蒙蔽中解脱出来，他们终于能够重睹真理的光辉。仇恨的锁链断开了，人们心灵获得了自由，他们终于清醒过来，虽然带着叹息，却重新获得了希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光明的早晨。

啊，上帝！三点钟是否能降临到我们面前，是否也让我们这些挣扎在黑暗岁月的人们重睹光明？它是否可以快快来临？是否可以让这些惶惑焦躁和绝望的漫漫长夜快快崩溃？是否可以赐予我们一个新的希望、一个新的光明？





# 维扎德勒奇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叫做维扎德勒奇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坐落在霍利尔山谷里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具体的地点，因为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访问那个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仅清楚地知道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村庄，而且我还知道这个村庄离我家现在居住的地方并不遥远，也许它就在离我家几公里的地方，也许，在那些东游西荡的日子里，我已曾经到过那个地方。可是因为那个村庄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征，所以即便是我从它面前经过，也没有产生过特别的注意。然而，我似乎确实看见过这个地方。我想，这件事情发生在那天清晨。当时，银色的云层从山下沉睡的峡谷里滚滚而过，一座令人愉悦的小山隐隐耸在云层之上。在那座小山的顶上，坐落着一座白色的修道院，修道院的四周



围绕着又高又大的石墙。我和母亲站在另一座山上，注视着那座教堂。只见那山静静地沉浸在阳光下面，闪闪的金光让它同时又给人一种不甚清晰的印象。母亲凝视着修道院里的那座高高的教堂，她的脸上渐渐泛出红光，显示出近日以来少见的神采。她慢慢地指着那个地方说："那儿就是维扎德勒奇。"她说话的声音很低沉，仿佛是一个孩子在对着长者耳语说："我看见了上帝。"又像是一个囚徒在铁栅栏里面叹息说："那儿有一片辽阔的土地……"也许，那座小村庄和修道院在同一个地方吧，也许那座小村庄跟她想像的完全两样，她只不过是在向我讲述她的白日梦吧。

我从来没有去过维扎德勒奇，而且我确信就算我抬脚就可以走到那儿，我也不会去那个地方。只有当我病入膏肓的时候，或者在生活中极度失意的时候，我才会想起那个村庄。每当这种时刻，它出现在我的眼前，就像站在一个垂死之前回光返照的灵魂面前的死神。每当我受到伤痛的煎熬和情绪低落的时候，每当我觉得自己已经面临着一个应该开始打点行装踏上最后归途的时刻，这时候，我就会看见那间矮矮的农家小屋，那是我母亲诞生的地方，我会看见她睡在那儿，我会看见她幼年时代穿着一条长长的绿裙子跌跌绊绊迈开她幼弱的小腿学习走路的样子。我还可以听见她咯咯的笑声，甚至还可以听见她学会第一句儿语——那是一句出自她仁慈心灵并且从未遭受过炎凉世态





的最神圣的声音，那句话将像洁白的苹果花瓣绕在我身旁。我的脑海里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的意念，而且我相信它一定会变成现实，因为遥远的事情在人的心灵深处产生的意念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在母亲去世前的一天，她决定回维扎德勒奇去。当时已经是下午，天色已经不早了。母亲的呼吸显得特别轻松，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看样子她已经睡着了。我轻轻地走出她的病房，想趁这个机会跑到邻居家去喝一杯，因为这些天我的身体实在太疲惫了。我在邻居家里一直呆到天黑，可是等我回到家里点燃油灯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大跳，顿时好像浑身都失去了知觉：母亲的床上空着，她不知到哪儿去了。我茫然地站在房间中间，一时简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离开自己站着的地方，也不记得我是怎样举着油灯走出那个房间的。我觉得自己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在那儿走动。在这种恍惚的状态下，我从母亲的病房走出来，爬到楼上的一间小屋。在外祖母活着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她的卧室。终于，我在这个房间里找到了我的母亲。当我看见母亲躺在那张床上的时候，我顿时觉得好像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捏住了我的心，我心里的每一滴血都被那只大手挤了出来。这是爱，是痛，还是别的什么感觉？我看见母亲的面容显得年轻和健康，她的两颊仿佛不再像平时那么多皱纹，她的眼睛里闪着神采，她的嘴边带着微笑。她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好



像在责备我无缘无故地大惊小怪，但是她却什么话都没有说。

“妈妈，”我对她说，“你是怎么跑到这张床上来的呢?”

“我自己走上来的，”她向我解释说，“我还没有病到连换一个房间的力气都没有呢。愿上帝保佑我，我要马上回到维扎德勒奇去了。最近以来我天天都在盘算着做这件事，可是老是抽不出空闲时间。不过我现在已经决定出发了，我已经决定了。刚才我从床上起来，我想立刻动身到维扎德勒奇去，可是我却找不到自己的衣服……你把我的衣服都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见母亲那一双闪着热望的眼睛，听完她说的这一席话，我真想赶快找一个没有任何人打扰的角落躲起来，我要在那个角落里向上帝祈祷，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房间里，除了我和母亲之外还有一个人，他长着高高的个头，苍白的脸庞，他在注视着我们母子俩，倾听着我们对话。

“楼下那个床上乱七八糟的，”母亲责备我说，“我躺在床上就像躺在火堆里一样，热呼呼的难受，这个房间凉快多了。只是这个房间太远了，我爬到这儿来，简直就跟到维扎德勒奇差不多了。我在朝这儿爬的时候，每一步都觉得眼前的墙在朝远处退，就像是小孩在跟我玩游戏……也许，我们最好还是租一辆马车，要不然我简直没法走到那儿去了。啊，看见我们回去，他们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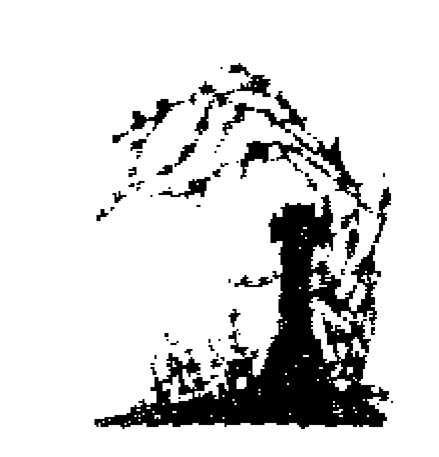
哟！莫洛维奇会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对不对?”

“他当然愿意送我们去。”我回答。

“对呀，对呀。他当然愿意送我们去。明天是星期天，一定是个大晴天。我们一大早就动身。我知道，一切一切都会令人愉快，非常愉快。我敢肯定，就跟我在《圣经》里读到的一模一样。我们已经等了很久很久，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们应该早一点动身……你到莫洛维奇那儿去，让他为我们准备马车……你为什么哭呢?”

我听着母亲的呓语，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流满了我的两颊。母亲注意到了我的表情，她用焦虑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她把脸转到墙那边去。我看得出来，病魔又开始朝她发动了袭击。

每个一生一世都浸泡在苦涩岁月里始终无缘享受生活的人，在这样的人的心中，在他们最隐密的灵魂深处，始终存在着梦一样的甜甜的憧憬。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分分秒秒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倘若失去了这个憧憬，他就会立即在朝朝暮暮所品尝的苦涩之中伤心而亡。在开始的时候，这憧憬像静夜里的一弯新月，像晴日里甜美的记忆，或者像对某种美好事物的略带羞涩的渴望。但是，当苦涩塞满了他的周围，当他完全进入了苦役般的生活，这憧憬之光就从星星之火渐渐燃成熊熊烈焰，直到最后完全成为他的精神寄托和支柱。这样，当他走向最后归宿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走向自己灵魂深处，就是实现他最



高理想的时候。

每当我觉得自己灵魂中寒气逼人的时候，每当我觉得自己面对死神心里充满恐惧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维扎德勒奇……那个时刻，那个星期日早晨的出发时刻，我还要等多久哟？快来吧，莫洛维奇，用你的马车，带上我和我的母亲，回到维扎德勒奇去。





# 人类的兄弟情谊

甚至在人们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些时刻，在这些时刻里，每个人都对着他人敞开自己的胸襟。在这种时刻，人们的心灵明明白白地写在他们的眸子里，写在他们的脸上和舌上。当这一时刻出现的时候，尽管它往往是短暂的一瞬，人与人之间就完全成了兄弟，因为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世界上所有的人原本都是兄弟。在伟大的欢乐的时刻，在深沉的痛苦的时刻，在仁义和慈悲之中，在沉重打击的重压之下，人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声音就变成了欢乐时刻惊天动地的狂叫，或者悲伤时刻充塞天地的叹息。当此之时，就像我们共享一个太阳一样，它的光辉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同样神采飞扬，或者每一个人都同样脸色苍白，愁眉不展。

这样的时刻有时也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体现出来，在



短暂的时间之中，人们敞开自己的胸怀，让外界的阳光透入其间。这种情形有时发生在剧院里，有时发生在大街上。它可能是极短暂的瞬间，如同天上的闪电，眨眼即逝。但是，它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客观地存在着。一个短暂的字眼，一个人人都觉得亲切的字眼，一个从陌生人的齿间迸发出来的字眼，它传入了我们的心灵，就像一缕阳光不期而然地射进层层阴云。还有，看啊，陌生的人们像兄弟一样互相致意，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了喜悦。他们互相打招呼，然后再一次变成陌生人。他们互不相识，互不相知，然后又互不相思，互不相忆。那一片将他们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光辉在瞬息间熄灭，双方的心扉重新关闭。但是，尽管这是一闪即逝的瞬间，但是就在这个瞬间他们是兄弟，他们的心灵在相互亲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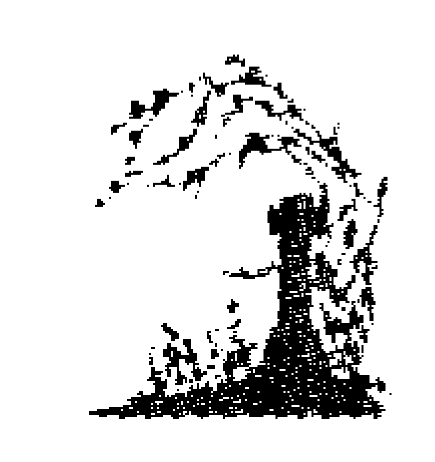
但是，一旦出现一股剧烈的风暴，它用强大的力量冲击人类这道心扉的时候，这道心灵的大门豁然洞开，尽管它的铰链在痛苦中呻吟。这时候，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秘密，再也互不陌生。先前那些牢锁的心室突然变得明亮而宽敞，突然变成了人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厅堂。在这个时刻，互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从来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曾经采用什么手段打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的重门，事实上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人们实实在在地拥抱在一起，重要的是他们认识了互相之间的兄弟关系。他们的心灵都在企盼着这样一个





天堂般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阻隔彼此的堤坝豁然敞开，人与人之间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颗心里都存在着这样的企盼，因为这种心与心之间互不设防的时刻实在太少太少。当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上帝听见人们的祷告，他会欣然相许，不管是让他们一起欢乐，抑或是让他们共同忧伤。

过去，我曾经生活在集中营里那些囚徒中间。那城堡中同时关押着许多人，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不能辨析一张脸和另一张脸的区别，也不能辨别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声音。在被带到这座城堡之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道都相距那么遥远，如果不是眼前的现实，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交或相遇。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抱着不同的梦想，想着不一样的事情。在我们中间，有贵族，也有奴隶，有地主，也有乞丐。可是我们住在一起，成了难友，我们分享我们中间的秘密，分享着共同的铁窗感受，因为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只有一个共同的悲哀、共同的恐惧、共同的痛苦、共同的希望。我们的行为举止如此相似，就像我们出生在同一个房间里，接受过同一个母亲的哺育。没有过多长时间，甚至我们的面容也开始互相近似，我们的声音也变得相同，就连我们走路的姿势也越来越相像，因为我们的心扉互相敞开，它们已经融为一体。在这座城堡里的结合，把我们变成了一个人。甚至我们争吵的时候，也不像陌生人，而是两个兄弟之间在发生口角。在这个世界



上，没有哪一种力量，包括我们自己，能够让我们彼此关上自己心灵的大门。在这种环境中，当一颗心需要鲜血的时候，任何一颗心都不会对它吝啬，否则，那颗吝啬的心将永远留下洗不净的羞耻。现在，当我回想我那些难友的时候，我能忘记他们每一个具体的人，我只能看见一张脸、一双眼睛，听见一个声音，虽然他们让我万分难受，但是我爱他们，深深地爱他们全部。

在这些恐怖的日子里，我看见这个世界无边的战场上到处都散布着数不清的阵亡战士的尸体。同一个太阳普照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同一个上帝关爱着他们每一个人，同样的鲜血溅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他们用同样的姿势僵冷地躺在那里，同样的无声，同样的宁静。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的胸膛里凝结着同样的痛苦。在我检视他们的时候，从他们同样的目光中，从他们那一双双骨骼粗大血迹斑斑的手上，我深深地感受到，尽管他们活着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场场激烈残酷的对射，可是，此时此刻，他们的手已经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远离这个世界的灵魂已经全部紧紧地凝为一体了。

后来，我的眼睛一阵阵地发酸，又一阵阵地剧痛。当我用这双眼睛观看的时候，每一种事物都变得格外高大，格外堂皇，甚至给我一种变形的感觉。可是当我走近的时候，我却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出这些事物的真相，因为当一个人通过心灵的眼睛去观察的时候，往往是不会失误的。





我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我看见每一个人头顶上都盘旋着一团奇怪的阴影，好像是什么黑黑的极度阴沉的东西。也许他们各自还在头顶这片阴影中加入某种属于个人特有的忧伤，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帽子一样。不过由于他们同罩在这一大片黑黑的阴影之下，他们全体之间又结成了一种忧患中的难兄难弟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相互之间不再存在什么隐私——一个统一的、巨大的、无处不在的恐怖向他们发号施令，迫使他们同声同气，他们全都变成了它绝对顺从的奴仆。偶尔，他们也想摆脱它的束缚，然而这只是无效的徒劳，甚至连一分一秒也无法做到。它就在他们的笑声中，在他们酒气熏天的歌声中，甚至在他们无所顾忌的玩笑中。任何一个宣称自己能够摆脱这片阴影的人，都是伪君子，任何一个作出如此宣言的声音都是虚伪的声音。在共同的忧伤中，人们的心扉敞开着，一个人的忧伤融入另一个人的忧伤，一个人的恐怖融入另一个人的恐怖。在大街上，你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时候，要知道，你们之间其实并不陌生。“你好吗?”你问。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听见了自己的问题，这时候你会觉得这句话纯属多余，你会为此感到羞涩。

但是，这样一个好日子一定会到来，在它到来的时候，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不再是恐惧和忧伤，而是和煦的春风，是这阵春风吹开了人们心灵的门户，这时候，人们的面容互相近似，不是因为有同样的眼泪和仇根，而是因



为有同样的快乐和仁爱。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人们的头上将戴着玫瑰的花冠，头顶上将绕着祥和的光环，四周将绕着一片协调与和谐。人们互致问候："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跟我一起经历了忧伤的兄弟?"……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能活到那一天。尽管能够亲眼目睹那一天的人并不多，但是，啊，朋友，也许你和我就在这些幸运的人中间!





# 喜鹊和燕子

在我所了解的各种鸟儿中间，最有幽默感的应当算是喜鹊。但是她的幽默却带着强烈的苦涩和辛辣，有时候竟让人觉得像剃刀一样锋利，像事实本身那样残酷无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她拥有超乎寻常的复杂经历，是因为她经受了太多的痛苦。

我家有一只跛脚的喜鹊，因为她自己太轻率，不小心掉进了人类的环境里。因为这一次失误，结果造成了她只好终生跟人类呆在一起。不久以前，一位陌生人在大街上捡到了她，并把她送到了我的家里。刚到我家的时候，她那副模样可怜极了，几乎完全是一个血肉模糊的毛团。她几乎不能再挪动双腿，几乎丧失了用嘴啄食的能力，可是她后来竟奇迹般地康复起来。现在，她整天在我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虽然行走还有些不方便，但是已经没有那么艰



难，有时候，她甚至还敢壮着胆子在屋外的院子里溜达两圈。她几乎丧失了整整一只翅膀，她行走的时候这只翅膀就在地上拖着。她也丧失了一只眼睛，但是剩下的那只却又明又亮。她就是用这只眼睛跟我说话，对我表达她心里所想的一切。

在现在这种动辄得咎的年代里，我甚至连跟自己的邻居谈话的勇气也快被消磨殆尽了。在这种环境里，这只喜鹊跟我的交谈就成了我一天中最大的安慰。因为她的性格孤僻而且举止矜持，她的话并不多。但是她的每一句话都不虚假，而且常常一语破的，切中要害。我们之间也有不能完全互相理解的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此外，我们的语言不尽相同，这也是造成障碍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依旧完全相信她是一只值得信赖的鸟儿。她完全用不着像那些认为孩子们不能理解复杂世界因而就对他们撒谎的母亲。

每当阴郁的念头和沉重的梦幻开始叩击我心灵的时候，尤其是当那些噩梦向我袭来的时候，我的喜鹊就来到我的身边。她一颠一跛地走到我的桌前，抬起她小小的脑袋，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你的胡思乱想现在游荡到哪儿了呢?”一天，她那只闪光的眼睛对着我问道，“你还不习惯面对眼前这些鬼影吗? 忘掉它，它就不会再烦扰你了。你应该向那个受到不公正惩罚的农夫学一学：有一伙地痞，他们把那位农夫痛打了一顿，结果呢，那位农夫却





对着那伙地痞哈哈大笑。‘你为什么笑，白痴?’那些地痞问他，‘我们对你的惩罚还不够厉害吗?’‘啊，你们的惩罚已经很充分了，’他继续笑着说，‘可惜你们打错了人。’”

“我理解你，喜鹊。你是在对我说实话，我也能体会到你对我的同情，可是你这样的安慰确实太让人难以承受了。正如你亲眼所见，我把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每道窗户上都遮上了厚厚的窗帘。可是当我夜晚睡下来以后，这些门窗都会打开，都会自动打开。这时候，我会发现自己躺在那个黑沉沉的地方，不仅我的朋友们躺在周围，而且我的希望和梦想都摆在身边。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都醒过来对着我作祟。他们坐在我的床边向我诉说着他们的忧伤。当然，我年轻的希望和甜美的梦幻有时也回到了我的身边，但是他们却变得如此羸弱和苍白，如此悲痛和忧伤，简直让我感到害怕，而且眼前的一切一切都穿着黑黑的服装……”

“我也看见过这样的幻影，”喜鹊叹息说，“有一天，我打了一会儿盹，一个可怕的噩梦把我吓醒过来。在我的梦境里，我看见他们整整三百，听清了吗，整整三百！他们每一位都又年轻又快乐，尽情地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一位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们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恐怖的记忆。我特别怀念他们中间的一位，他那么强壮，那么勇敢！他不是我的亲戚，他也不属于我



的种类，可是我还是一样地爱他。他的名字叫做格利高里·弗雷吉林。”

“他有什么头衔呢?”

“社会头衔？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他是一只麻雀，这还用我多说吗？他们全都是麻雀，整整三百位麻雀。那一天，他们全体坐在一根大树枝上庆祝一个婚礼或者别的什么集会。天上突然打下来一个炸雷，正巧打在那根树枝上，他们全死了——不少麻雀的身体落到地上还在不停地抽搐……”

我把脸转开，因为我看见喜鹊在紧紧地盯着我。

“你认识瓦伦切奇吗？弗朗克·瓦伦切奇?”我问，“他的生命比任何人都更有价值。可是那天早上他的生命却突然终结。他死的时候无声无息，没有歌声，也没有钟声，也没有华丽的葬礼。”

“他做什么工作?”

“他是一个律师。”

“律师？……什么律师？他是燕子呢，还是麻雀?”

“他是一个人。”

喜鹊嘎嘎地笑起来，这笑声跟天下所有的喜鹊完全一样。

“别生我的气，”她道歉说，“我并不是嘲笑你的悲哀，我只是自己觉得好笑。因为你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群燕子，一群在惊恐之中失去理智的燕子。这件事情发生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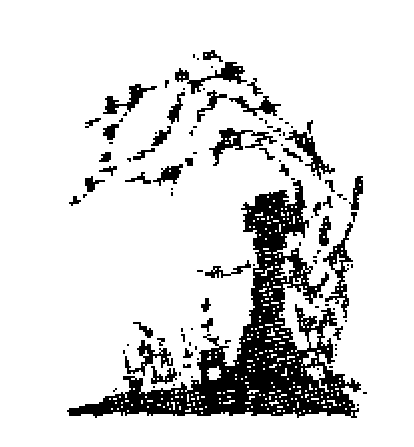




点叫做斯特维林或者什么别的名字……上帝保佑！这个世界上名字跟事实不相吻合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些燕子从南方飞回来，寻找他们从前的家。在美丽的彩虹下面，他们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一会儿高翔，一会儿低落，飞呀飞呀，可是总也找不到他们的故乡，甚至连一点相似的迹象也看不见。看不见他们小时候的摇篮，也看不见他们祖先的坟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是一片片大火焚烧之后的废墟。他们好像着了什么魔法似的，在这些废墟上空久久地盘旋。一边飞，一边用他们细小的声音哭叫着：'我的家在哪儿？我的家在哪儿？'——无论在东边，或者是在西边，他们听见的只是死神嘲笑的声音：'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可爱的小燕子，这儿就是你们可爱的家。'——那些燕子知道那是死神的声音，可是他们还是不能飞离那个地方。最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颤栗着坠向那一堆堆废墟。我亲眼看见一只燕子，跟在死神身后朝着地面俯冲，我还以为那是一只高速飞动着的小昆虫呢。这件事情发生在斯特维林或者别的什么名字的地方……他们全都死了，都死在那些废墟上。直到死的时候，每一只燕子都毛羽丰全，本来他们是可以凭着这双翅膀飞向天堂的。"

"你刚才说他们是失去了理智，你为此嘲笑他们？"

"不仅我在笑他们，当时在场的每一个聪明人都在笑他们。因为，你知道，当人们悲伤至极的时候，往往反而



会笑。”

喜鹊的故事让我打了一个冷颤，觉得自己心里的门户正在悄悄地打开，我的心灵正在朝着阴森的坟地挪动着脚步。

“可是，在目睹那些燕子神志错乱地扑向死亡的时候，你干了些什么呢？”

“我静静地呆在这个房间温暖的角落里……可是，我倒是想问一问，当你看见自己的朋友或亲人成群地死在前线的时候，当你的邻居在饥饿中垂死挣扎的时候，当你美好的希望和梦里的追求被紧锁于囹圄的时候，作为人类，你们又干了些什么呢？”





# 卡迪特·米拉维奇

在这充满恐怖的漫漫长夜里，人们整日整日地祈祷，盼望着一道垂天的帷幕能从云端徐徐降下，把那些在他们酸痛的眼前不断演绎的魑魅魍魉的噩梦永远隔在视野之外，让它们随着清晨的到来而彻底消逝。这样，病态的人类就能够再一次从噩梦中醒来，让他们饱受惊吓的眼睛重睹光辉灿烂的黎明。这时候，他们就会长叹一声，露出微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以为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呢。现在看来不是一切都很正常吗？宁静的春天还在这儿，青春、爱情和欢乐依旧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啊，快快降下来吧，神圣的帷幕，把我们眼前这场无边的噩梦永远地隔出我们的视线。

真的，我觉得有一种闪着微笑的轻柔的帘幕已经出现在我眼前，把这些恐怖的景象隔出了我的视线。透过这道



帘幕，我已经可以看见那片明媚的春光。我的眼睛里呈现出这样一个早晨，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到处都洒满了清新的阳光，宛如一个乡村孩童的小脸，一双清澈的眼睛，一颗宁静的心灵，无论他看见什么，无论他的思绪和回忆飘往何方，他的心灵始终纯洁无瑕，没有一丝邪恶的负担。在我眼前，无边的土地上一片翠绿，预示着夏日的微风和秋日的丰饶。绿色的森林静静地卧在远处起伏的山峦之间，一直延伸到深蓝色的地平线尽头，仿佛沉浸在远古弹唱诗人的歌声之中，那诗人正在用娓娓的歌声告诉人们，他曾经见过那伟大的马修王。他还告诉人们，他不会死，除非他亲眼看见那位君主登上他的王位。五彩缤纷的鲜花铺满了田野和大路之间的乡间小径，铺满了浓绿的草甸和弯弯的山路，所有的花儿都在和煦的阳光下面翩翩起舞，欢乐地摇曳。此时，我看见这一条条鲜花的长龙正在朝着那座大山蜿蜒延伸，俨然是一支支庄重的朝圣的队伍。它们在走向伟大的生命之路，走向那山顶无形的神的殿宇。天际的钟声响了，它奏出宇宙间最庄严的赞美诗，赞美这伟大的进军，赞美田野和森林，赞美阳光，赞美蓝天。在这田野和森林的歌声中，在这响彻天际的钟声里，男女老少都沉浸在上帝赐予的和平仁爱之中……但愿这上帝的帷幕能够快快从天而降，哪怕是只出现一天也好，哪怕是只出现一小时也好。然而，不可以！即便是它真的从天而降，那柄冷如冰霜的恐怖的大铁锤肯定会将它击成千





万残片。因为恐怖的幽灵总是希望将自己呈现在人们眼前，它岂能容忍这帷幕将它隔挡在另一边。它用自己的铁爪死死地抓住人们的灵魂，不管一个人如何挣扎，它那双无情的眼睛都会死死地盯着他。不管一个人把他的目光投向何方，他眼睛里始终都只能看见这恐怖的影子。是它，还是它，尽管它默不作声，但是到处都是它。还有，即便是人们的耳朵听见的每一个声音，即便是在这可怖的黑暗中的每一声叹息，也都是它的声音，也都是它的叹息。甚至纵然在人们心中那一阵阵无声的哭泣，依旧是它的哭泣。在每一次心跳之间，在每一次呼吸之间，人们都不能摆脱它的奴役。甚至在梦境里依旧是它的奴隶……

在这些日子里，我也常常渴望闭上眼睛久久地酣睡。如果我在睡眠之中一无所见，我也会觉得这是最大的宽慰。然而我知道，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因为我一旦真正闭上眼睛，我甚至会看见比白日里多出千百倍的鬼魅。我目睹过这样的场面：在这些日子里，当一个人试图像他从前那样微笑的时候，还没有等到他的脸上露出笑意，那微笑就已经冻结在他毫无血色的嘴唇上……

卡迪特·米拉维奇倒在恐怖的原野上……谁是卡迪特·米拉维奇？这个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一个在极度惊吓的状态下变得又聋又哑的母亲，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一个胸中填满眼泪以便能燃烧到生命终结的兄弟。但是我知道，此时



此刻他已经不再年轻，我已经再也看不见他微笑的面容，再也看不见他站在我面前那潇洒英俊的风度。他只不过是千百位无名者中间一个代表性的象征符号，这些无名无姓的人在昨天还年轻，豪迈，宁静，可是今天却成了飞灰微尘。正如有一个人在思考自己命运时所说，他觉得有个什么深黑色的东西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心，用沉重的负担压满了他的灵魂。看啊！他们都倒在恐怖的原野上，就像秋日树上飘落的黄叶。而他，一个羸弱的老人却因为在这些长逝者的坟墓上树立了一个粗糙的十字架而受到诅咒。年轻，美丽，优雅，豪迈，慷慨，文明，一切都成了过去，此时只有一个粗糙的十字架在他们的坟地上，那儿只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地！直到最后，人们才意识到，这可怕的鬼影还会出现在当今的时代，因为它们曾经出现在往昔。可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还不能理解眼前的一切，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假如卡迪特·米拉维奇能够像从前一样红光满面地突然走到他们面前，满脸豪爽地跟他们握手，他的复活肯定丝毫不会在这些人眼睛里引起惊讶。他们一定会抓住他的手，从他们内心深处发出惊呼："我早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悲的是，这一切不但都是可能的，而且现在已经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些人，成群成群的人，都已经变成了过眼的云烟，消失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在他们声声怒号之后留下来的只是深秋里绝望的挽歌……





我从前曾在教堂里担任过祭童，每当我看见司事在弥撒之后熄灭教堂里的烛光的时候，特别是在圣诞节午夜弥撒之后，我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弥撒仪式正在进行的时候，教堂里烛光通明，一派辉煌热烈的气象，圣徒们的塑像在祭坛的烛光下熠熠生辉，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香气，弥漫着神圣庄严的气氛。然后教堂司事走过来，手里拿着灭烛的铁块。第一支蜡烛在他手下熄灭了，第一道黑暗随之浸入了明朗的光辉中间。接着，第二支蜡烛熄灭了，第三支……在寂静中，黑暗的波浪渐渐淹没了教堂。穿过窗户，穿过唱诗台，穿过祭坛旁边成排的廊柱，黑暗的浪潮滚滚而入。歌声渐渐消逝了，祈祷声也消逝了，欢乐的生活成了过去，死神用她露着瘦骨的指头敲在教堂的大门上。终于，最后一支蜡烛也熄灭了……“别害怕，我的孩子。在主的祭坛前面还燃着那盏长明灯。它日日夜夜无声地燃烧着，它的光焰永远不会熄灭。它是永生的象征……”

别害怕，啊，我的朋友。忠实地看护着那盏燃烧在你发痛的心灵深处的长明灯吧，在它的火焰中，你的爱和你的奉献将获得永生，而周围的一切贪婪和愚蠢都将潜形于黑暗之中。卡迪特·米拉维奇没有死，连同他一个个豪爽的微笑，连同他一个个愉快的回眸，都从来不曾终止过呼吸。这个日子一定会有到来的一天，那时候，所有的年轻人都会在那些尚未出生的人中间重新站起。他们一定会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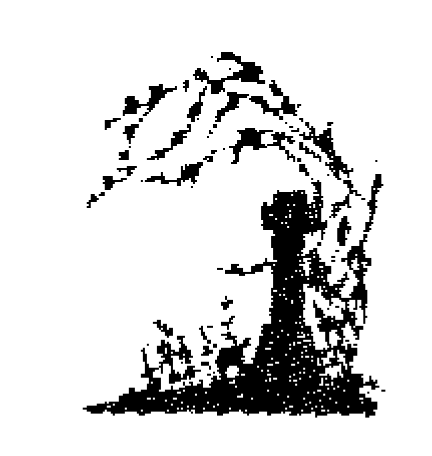
新回到这个世界上，比昔日更强健，比昔日更英俊。生命之烛将会再次点燃。在山与山之间，庄严的钟声会响彻云霄，它召唤忠诚的人们重开一次更为神圣的弥撒。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何地，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忠实地看护着那盏长明灯吧，那盏燃在你心灵深处的长明灯……





# 在星星中间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上床，可是无论如何不能入睡，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园子里。夜色明朗而美丽，像梦幻一般宁静。我几乎可以听见草地上传来的每一丝细微的声音，可以听见远处隐隐的呼唤，可以听见黑暗中每一声低沉的耳语，还能听见远处森林的叹息。这些充满神秘的声音让夜色在寒意中打着冷战，因为它们听起来仿佛是受伤的人在他睡梦中呻吟。每一种声音都在搅动着我心灵深处的平静，我简直不能辨别它是人类的叹息抑或是夜游的精灵在低唱。那些高高的黑黑的大树隐隐约约地耸立在那儿，在夜幕的衬托下，浮现出鬼魂般的幻影，这些鬼魂左右摇晃着，我每眨一次眼睛就觉得它们又长高了几分。突然，两只巨大的翅膀扑扑而起，树枝一阵剧烈地摇晃。接着，传来一只猫头鹰阴郁的啼叫声，它的身影在夜空中



滑翔而过，消逝在丛林中间。远处，森林在轻轻地叹息，夜晚在寒冷中微微地战抖。

在这无边的寂静之中，我躺在园子空阔的地面上，两眼凝视着头顶上无际的天穹。慢慢地，一轮新月从林间升起，一直升到高天之上。但是天上的星星却不愿为她让路，也不愿为她留出一片空间，她们甚至吞噬了月亮苍白的光辉。因为在整个夜空中，从东方地平线到西方地平线，到处都挤满了闪光的星星，她们闪着亮亮的银光，摇曳着，舞蹈着，占据了全部的夜空。她们如此众多，如此明朗，几乎一直挤满了天堂，给人留下一种美妙的节日之夜的印象。

千真万确，在天上，的确是一个绚烂的节日。当我抬头仰望着神秘夜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听见了天堂上银钟柔和的声音。这钟声如此甜蜜而美丽，在我的灵魂中激起一阵奇异的憧憬："在那儿，但愿我能漫游于那些不断复活的星星之间。在那儿，但愿我能歇息于那些备受上帝青睐的群星之中。因为我看见她们展开双翅敞开胸膛飞行于太空之中，为的是分享上帝赐予的无边的福祉。"然而，多可悲哟，我的命运！我这可怜的衰朽的身躯却被无情地锁在这寒冷的大地上，包围在这充满忧伤的狰狞的夜色之中。我的每一闪念都像一把冰冷的铁钳，我的每一个记忆都像一根沉重的绳索，它们将我无情地禁锢在这黑黑的大地上，没有一只同情的手来帮我挣断这可怕的桎梏。





渐渐地，两道深红色的帷幕遮住了我的双眼，把我送进了梦乡。我突然看见所有的星星轰然四迸，大大小小的天体顿时飞满了无边无际的宇宙。这些星星飞旋着，纵横交错，越飞越快，忽聚忽散，就像天地间飞满了节日的礼花，直到整个天宇都被映成雪亮的一片。这些星星跳起神奇的星之舞，飞溅的星光宛如闪耀的彩虹。这无边无际的星光飞向大地，用它的巨臂将我轻轻托起，尽管我觉得自己身上依旧未曾挣断那根连着地面的锁链。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巨大的太阳，她们离我那么近，只要我举起胳膊，我就可以摸到她们闪光的躯体。

突然，我打了一个寒噤——转眼间，所有的星星又回到了她们原来的位置，在遥远的寒空中静静地闪着光。在我眼中，到处都是银色的光辉，仿佛每一颗星星头上都戴着百合花织成的花环。她们在天上静静地眨着眼睛，对着我微笑。在她们之上无比高远的地方，传来阵阵肃穆的钟声，可是这钟声那么模糊，那么遥远，只有我隐隐作痛的心可以听见它们。

眼前这奇妙的夜晚还在我心中激起了另外一个热望，使我不得不用心去为它祈祷："可以让这样的夜色永无尽期吗？可以让它一直延续到我生命的终点吗？可以让这些星星永恒不灭吗？还有，可以让属于白昼的太阳以及太阳下面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以及这些人们的眼泪和鲜血，以及被上帝所诅咒的一切别再出现吗？就这样，悄悄地，



静静地，不要有一点儿扰动，我宁愿躺在这安静的地点，一直躺到我生命的终结，不必再去扰扰于人间的纷纭。只要这高高的大树陪伴我，让它们在我身边做自己的美梦，让天上的星星对着我微笑，直到有一天，我身下这片敞开的土地能够从地球上缓缓地飘然而起，飘然远逝。那时候，天上的星星一定会对我殷勤相迎，她们银色的手臂将抬举着我身下这片幸运的土地，一直把它举入静静的天宇，那儿，将是我永恒的归宿。”

突然，天上的星星也一阵寒噤，然后纷纷四下，变得更加巨大，更加光明，她们和地面那么贴近，一双双银色的腿几乎触到了那些树的末梢。她们披一身白白的纱衣，纱衣上面缀着奇妙的珠翠。她们那处女般无瑕的身躯，透过这薄薄的纱衣，像珍珠一样熠熠生辉。她们展开纤长的双臂，脸蛋儿闪着柔和的银光，她们脉脉温情的目光紧紧地注视着大地。就这样，她们从宇宙中走下来。就这样，她们一步一步地走向地球。成千上万的星星，成群成群的星星，凌空而降，从容优雅。

在这些星星下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这深沉的阴影之中，我看见数不清的人群，像海洋中滔天的巨浪，起伏着，涌动着，每一个人都朝着星星伸出自己粗糙而干瘦的双手，每一双手都在试图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然而，他们却无法挣断这锁链，因为他们脚下的地球用它强有力的铁腕紧紧地钳制着他们。终于，这来自天穹的神圣之光临





照到他们身上。他们脸靠脸地挤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在朝前推拥着。他们的眼睛仰望着天空，他们的脸上反射出银色的星光。忧伤的痕迹还残留在他们的眉宇之间，泪水的痕迹还残留在他们的两颊之上，血污的痕迹还残留在他们的两只手上。然而上帝的光辉已经照到了他们身上，他们已经看见了正在降临的天堂。他们的脸上再次闪出希望之光，他们的嘴带着微笑，他们疲惫万状的双手迎向这些神圣的星星。这么多的人，这么巨大的人群，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天上的星星——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朝着天上呼吁，每一个人都在从黑暗拥向光明，从忧伤和死亡拥向一个崭新的时光，拥向一个崭新美好的生活。遥远的天上传来了庄严的钟声，召唤这些忠诚的人们来分享这上帝神圣的赐予……

可怜的我，依旧躺在这冰冷的地面上，渴望解脱，渴望救助……啊，那儿，我将游弋在那些银色的星星之间，和她们共享上帝赐予的福祉。来啊，我的星星，别扔下我……

透过这沉重的紫色的帷幕，我看见一张白色微笑的脸，充满优雅，充满怜悯，正俯身注视着我。



# 星期日

在这片静静歇息的土地上，伴随着丰饶的爱的硕果，伴随着轻轻醒来的夜色，一个满带孩童般憧憬的灿烂的早晨跃然而起。白色的晨雾走出了深沉的酣睡，从布满露珠的平原上缓缓升起，朝着高天的云层冉冉而去，直到最后完全跟那些白云融为一体。伴随着同样的静谧，天空中泛出熠熠的霞光，它亲吻着秋日森林的千枝万叶，在远近的草地上投下一片无际的光明。就这样，煌煌的太阳升起来了，用它的伟力摧毁了黑夜，宣告着光明时刻的来临。

太阳无声地宣告着光明的来临。此时此刻，没有欢乐的赞歌，没有兴高采烈的呼喊，也没有任何热闹显赫的仪式。坐落在山头上的一座座白色的教堂互相对视着，大睁着阴沉的眼睛，浑身上下一片沉寂。太阳把它所有的光辉都洒在它们身上，但是这些教堂却仍然在寒冷中战栗，同





时用它们那双双忧郁的眼睛愁眉不展地环视着周围的土地。

成群结队的人们，宛如一条蠕动的长龙，顺着大路蜿蜒而行。他们穿过树林，走过田野，爬上陡峭崎岖的山路，为的是趁着这星期日的早晨，到山顶的神殿去朝拜供奉在那儿的圣母。这礼拜的队伍如此庞大，庞大得看不见它的尽头——只因为人们那一颗颗忧伤而沉重的心渴望朝着上苍倾诉，渴望上帝的手能够将它们抚平。瞧啊，瞧我们眼前这一派奇妙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寂静无声，人人都怀着一颗颗虔诚的心，艰难地朝着山头上攀登。在他们中间，没有高声的言语，没有庄严的赞歌，也没有任何形式的祷告。他们的头低着，他们的腰弯着，人人如此，就连幼小的孩子也是这般模样。

他们默默地攀爬着，无声无息地攀爬着。

“山上的圣母为什么这样沉默?”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她不要我们了吗?”

也有些人在心里猜测，用战战兢兢的声音说：

“说不定她已经死了，要不然她早就应该像平时那样来迎接我们了。”

说完，就连这样几乎听不见的对话也重归于寂灭，周围依旧是沉静的一片。

此刻，周围的大地一片沉重的寂静，尽管这片土地曾经唱出过比眼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更为甜蜜的歌。



是啊，我的兄弟，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曾经唱出过世界上最甜蜜的歌。我们中间至今残存的慷慨、高尚、仁爱，以及一切一切美好的品质，都是她胸中的乳汁所浇灌。我们的记忆中至今尚存的一切欢乐和神圣的事物，都是她一手赐予。是她的纯洁，她无尽的爱，构筑了我们真正的斯洛文尼亚精神。在那些美丽的星期日的清晨，当山头上的钟声划破长空的时候，我们步履轻盈，我们神采飞扬，我们的眼睛清澈明亮，我们的嘴角泛着由衷的微笑。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只有像被早晨的清露洗过一样的纯净。在那些幸运的日子里，我们心中没有邪念，没有罪恶感，没有一丝阴霾。我们都是自己故乡土地上的诚实的孩子，我们无愧于母亲的美丽。我们跟她一起唱着欢乐的歌，我们也向她倾诉自己心中的失意。我们跟她交谈，跟她对话，就像诚实的孩子面对着自己的母亲。

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星期日总是充满光明的节日，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欢乐，无论在天空还是在高山，无论在田野还是在路上。而且，尽管如此，那些日子里的最光明最欢乐的星期日却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慈悲的上帝啊！在这狂风疾雨的岁月里，人们的灵魂发生了何其难堪的变异哟！我们脚下的土地沉默了。这片土地，这片属于我们故乡的土地，变得哑然无声，一片寒冷，再也看不见从前的生机。没有哪一种呼喊，没有哪一种祷告，能够将它从沉默中唤醒。啊，我们头顶的苍天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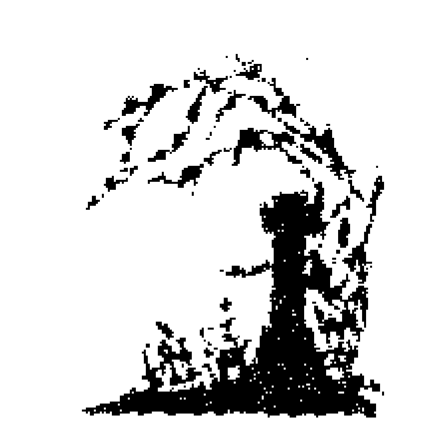
默了，尽管它还泛着光，这光却变得那么陌生，不带一丝暖意。森林沉默了，它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絮絮低语。田野沉默了，云雀也闭上了嘴巴。在这无边无际的沉默之中，到处都塞满了忧伤。生命已不再呼吸，天地万物都已死亡，都已变成了僵冷的顽石。

啊，这不是复活节的星期日！这明明是基督受难的日子，是忧伤的日子，是忏悔罪恶的日子，是苦难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虔诚无声的基督的信徒们静静地跪在光线暗淡的神殿之中，无尽的哀伤叩击着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双眉之间铺满了尘灰，他们的嘴里低诵着震荡人心的祈祷。这祈祷如此深邃，充满了超乎人类的仁爱：

“宽恕他们吧，上帝，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尽管他们祈祷的声音那般低微，但是这声音却响彻神殿的每一个角落。在这儿，没有庄严的赞美诗，没有洪亮的钟声，没有煌煌的音乐，对于世上每一个心怀虔诚的人，无论他是否相信上帝，无论他住在东方或者西方，这不是那个复活的星期日，这只是耶稣受难的日子！这是我们的主的第二次罹难，是基督再一次被钉上十字架的日子。这一次，他这些忠诚的孩子同时也被这个世界上的法利赛人宣判死刑，同他一道被钉上十字架，一起忍受痛苦的折磨。

当这个充满恐怖的时代终结的时候，天空一片漆黑，大地也在恐惧中惊悸地飞旋。就在这黑暗之中，就在这恐



怖之中，伴随着歌声和欢乐，跃出一个崭新而光明的日子。《旧约》的帷幕拉开了，新的福音带着它光荣的使命给世界送去安慰，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复活的星期日之前，必然经历这苦难的星期五。上帝，上帝他自己，为了这可怜可悲的人类能获得最后的解放和最终的复活，也必将经历这死亡的折磨。





# 庄严的弥撒

为了向上帝祈祷，为了从他那儿寻求精神的慰藉，我走进了教堂。我早已记不清楚，从我幼年的时候开始，我就不知多少次地走进这座教堂。我顺着那道光线阴暗的环行楼梯慢慢地爬到唱诗台的上方，我喜欢这个位置，因为这儿靠近风琴，而且总是缭绕着烟的香雾，当这些香雾和那些祷告的声音相互萦绕着从下面祭坛袅袅而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们一直升入了我的灵魂。在眼前这一片充满神秘的黑暗中，教堂似乎变得无比巨大，可是里面却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丝生命的迹象。我已经很疲倦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忧伤。在这神秘的气氛中，一阵阵潮湿的冷气抚摸着我的脸庞，同时把一股奇异的沉重送入我的心灵。此时，那些圣徒的塑像看上去显得格外阴冷，他们静静地站在祭坛前面，仿佛是一尊尊黑色的幻影。墙上的图画上洒



满了斑驳的阴影，失去了平日的光彩。在主祭坛前面，只有一盏长明灯朝着暗暗的教堂散发出熹微的光辉。

“奇怪，这教堂里怎么没有人呢?”我想，“是不是我来得太早？是不是那些教友们忘了他们的职责？夜色这么晴朗，没有雾，也没有云，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在这儿呢?”

这时候，我终于看见一位年迈的执事从收藏室那边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支蜡烛。他长得又高又瘦，行走的时候右腿远远地拖在他的身后，好像不属于他的身体似的。但是他的动作一点也不显得迟钝，转眼之间就已经点燃了祭坛前面所有的蜡烛。所有的蜡烛都燃烧起来了，可是它们的光线却显得苍白而微弱，依旧未能征服周围的黑暗。看上去这些蜡烛好像并没有真正燃烧，它们的光苗只映出一片寒冷，而且看不见光焰。那位年迈的执事默默地转过身来，在祭坛前面深深地鞠躬，然后一瘸一跛地顺着来路走了出去。

一位瘦瘦的驼背的妇人推开教堂的侧门走进来，她小心地走到主的前面。她头上包着一张大大的黑色围巾，她行走的脚步很慢，慢得几乎像是在地上爬行。可是她并不是一个年迈的老人，不曾背负沧桑的重担，她几乎还不到二十五岁。她的脸庞瘦削而不见血色，忧伤的利刃在她凹陷的两颊深深地刻下了早熟的沟痕。她瑟缩着走下椅间的过道，在主祭坛前面屈膝跪下，她在那儿磕头，她的前额





一直叩到膝前的地上。这时候，又有一些妇女走进了教堂。但是她们每一个人都拖着同样缓慢同样类似爬行的步调。每一个人都一样疲惫，一样虚弱，一样面黄肌瘦，一样昏淡落陷的眼睛。她们走上过道，一副筋疲力尽的模样，就像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东西。她们苍白少血的脸上，她们骨瘦嶙嶙的身躯，使人几乎不能辨别谁是十六岁的姑娘，谁是七十岁的老妪。

甚至孩子们也拖着同样缓慢爬行的脚步，同样疲惫衰竭的身躯。他们的行走是老人的行走，他们的面孔是老人的面孔，他们的行为举止是老人的行为举止。这些过早成熟，过早经历世事风霜的孩子啊，只因为他们生不逢时，早早地目睹了战争的恐怖。他们的面孔苍白蜡黄，给人留下浮肿的印象。他们的眼睛布满了血丝，看不出一丝青春的闪光。他们行动僵硬，丝毫不能让人感受到孩子的敏捷。在他们身上，看不出一点欢乐的闪光。他们走到主祭坛前面，跪在那儿摊开双手参加到祈祷的行列中间。

奇怪的是，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堂里竟然没有出现一个男人的身影。正在我开始犯疑的时候，一个身体孱弱的男人，看去也一样饱经风霜，一样筋疲力尽，他摇晃着走进门来。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他的面颊沟渠纵横，但是他的胡须却又黑又亮，这样的相貌让人看不出他究竟是六十开外的老翁呢，抑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他走路的姿势那么奇怪，我敢肯定他的背部一定受过严重的创



伤。他左脚前跨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向前倾斜，他右脚前跨的时候，整个身体却反过来向后倾仰，这时候，我可以看见他的一双眼睛高过头顶。就是用这种奇怪的姿势，他一直摇晃着走到身边最近的凳子上坐下来。

接着，一位身材瘦长的年轻人出现在教堂门口。他那样年轻，脸上还没有一根胡须的痕迹。要是没有看见他双眉之间的皱纹，我一定会以为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拖着碎步慢吞吞地走下过道，他走得那么小心，仿佛在走过一根架在湍流之上的滑滑的独木桥。他的身体哆嗦着，他的脸在不停的抽搐。他不断地眨着眼睛，他那双瘦瘦的中风一样的大手，不停地在周围摸索。就这样，他走到身边最近一个座位上沉重地坐下来，气喘吁吁，仿佛刚刚竭尽全力从死神的手里逃命出来。

接下来走进教堂的是一位老头，他迈着异常沉重的步调，低着头，两眼一直盯着脚下的地面。他的左袖空空地挂在肩上，他用右手牵着瞎眼的儿子。这位年轻人长得相貌英俊，健康高大，可是他失明的双眼却茫然地呆视着前方。在这父子身后跟着走进来的是一位长着宽宽肩头的壮实的矮个子男人，他的腋下拄着拐杖。他两眼忧郁地望着前方，一双浓眉在烛光下闪着光泽，他那布满胡须的棕色的面孔流露出冻结在他胸膛里的沉重的伤痛。

还有无数的人正在朝教堂里陆续拥来，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残，每个人都像是刚刚从墓穴里站起来。





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暴露出某种不可隐瞒的事物，某种深沉而神秘的事物，这事物潜伏在外表下面，仿佛是一只无形的手，拿着一柄锋利的凿刀在所有人的脸上刻下了同样的符号，因为有了这符号，所有的人从此被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突然，圣物收藏室门上的那个小铃响起来，那位神父身着盛装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位体弱年迈的神父，他的每一步都缓慢而稳重。他两鬓灰白，脸色蜡黄，额上布满了忧虑的皱纹。

当神父走到祭坛前面的时候，风琴奏响了赞美诗的旋律。可是这音乐却给人一种枯燥的感觉，全然是一堆漫无纪律的零散的音符，让人丝毫感受不到美的气息。我朝着风琴那边望去，看见那位演奏者是一位年轻人，他也长着一副消瘦而苍白的面孔，双眼布满了血丝。弯曲无力的体形让人一看就觉得他很可能身患肺痨，而且仿佛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他的风琴老师一动不动地坐在旁边一只小凳上，他的脸埋在两只大手掌里。他弯着身体，仿佛背上压着一层厚厚的悲伤，他的两条细腿从裤管下面暴露出来，远远望去就像是两截毫无生命的木棍。

神父走到祭坛前面鞠躬之后，开始用他充满颤栗的病态的声音祈祷。与此同时，那台风琴一直不停地响着它枯燥的声音，从这个声音里，我既听不出欢乐，也听不出虔诚，塞满我耳朵的只是一阵阵低沉的叹息。在这间光线朦



胧的大厅里，虔诚的信徒们祷告着，但是他们的声音却细如蚊虻。我知道，这是他们在饥饿中的呼吁，是他们对于背信弃义的抗争，是一个个饱受折磨的灵魂在绝望中的最后呼喊。

“这还不够吗？还没有到那个时刻吗？”

这时候，我们的在天之主觉得眼前这些信徒们已经受够了折磨，他觉得已经到了这个时刻。于是，他伸出万能的手猛地推开教堂所有的门窗。一片祥和的神圣之光，宛如临空而降的波澜，涌进了这片黑暗阴沉的大厅里，光辉中同时洋溢着歌声和欢乐。这光辉涌进了人们充满忧伤的心灵，用复活节一般的愉悦充实着他们的灵魂。这光辉也照进了深深的墓地，让沉睡其中的人们重获生命。它照在他们的脸上，抚平了他们的创伤，让他们再次焕发出青春。

这时候，站在祭坛前面的神父唱出了洪亮的声音：

“我们赞美你，上帝！”

那位风琴师敲击着琴上的键盘，风琴上发出强烈的呼应：

“我们赞美你……”

从千万只闪光的眼睛里，从千万颗激荡的心灵中，回响起这庄严的赞歌：

“我们赞美你……”

充满恐怖的黑色的弥撒永远地烟消云散了。上帝庄严





的钟声响起来了，它召唤着虔诚的人们加入了一次庄严百倍的崭新的弥撒。这弥撒中洋溢着爱，充满了生机——

“我们赞美你……”

啊，我的梦哟，你究竟看见了些什么哟？



# 结 尾

慢慢地，一股巨大的倦意向我袭来。在黑暗中，紧紧地裹缠着我的灵魂，仿佛是铁一般沉重的盖子，将我紧紧地盖在一架厚厚的棺材之中。

我觉得自己单独一人，呆在我那又乱又脏的小屋里。我的身体冰冷而僵直，我的心灵一片麻木。我生命中大大小小的门户统统关闭起来了，无论是欢乐还是忧伤，全都从我眼前消逝了。我甚至连一丝对于它们的苍白的回忆也看不见。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变得那么遥远，渐渐消逝在这漆黑的地平线的另一边。突然，一个凶多吉少的奇异的声音敲击着我的心扉，将我从麻木中唤醒，同时在我的心灵深处填满了压抑，因为我觉得这声音仿佛是一个即将被押上刑场的死囚突然听见狱卒最后一次敲响他牢房的小门。我知道召唤我的人是谁，因为我仿佛





早已在盼望着她的来临。我知道是她，除了她之外绝没有第二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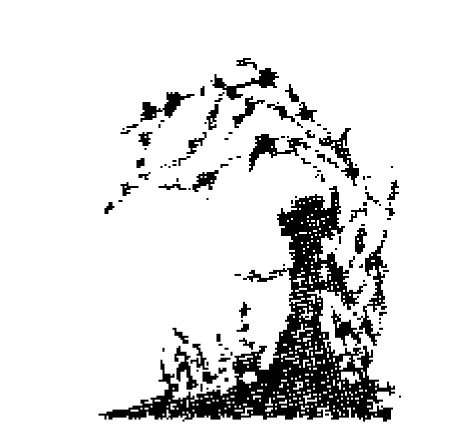
“嘎！”

在肃穆的气氛中，那道门打开了。我的法官，死神，她站在门槛前，她的身体那般巨大，让人看了不免胆战心惊。

她穿着一件巨大的黑袍，头上裹着一张巨大的头巾，看上去就像一个修女的头饰。尽管我的身体沉重万分，但是我还是努力站起来去迎接她，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迎接她，我只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

死神在我桌旁坐下来，可是她并没有摘下她的头巾。她拉了拉裹在那骷髅架一般身躯上的黑袍，让它把身体裹得更紧，同时用她那双忽闪着的深陷而阴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一边禁不住心中的哆嗦，一边茫然地走到屋角里拾起那把茶壶为她烧茶。在这过程中，我一直觉得她的目光定在我的身上，已经深深地透入了我的心底。茶烧好了，我把茶壶拎到桌上，在壶边摆了两个茶杯，然后在我这位客人对面坐了下来。我朝着茶杯里倒茶，我倒得很慢，因为我的手在不住地哆嗦。倒完茶以后，我把其中一杯推到她的面前。可是她一动不动，也没有伸手去接茶杯。她的两只胳膊靠在桌边，她又宽又平的胸膛紧靠在胳膊上，她的两只眼睛一直燃烧着阴郁的光焰。

“喝吧。”我又把茶杯朝着她面前推了推。



可是她依旧纹丝不动。

当我在桌旁坐下来以后。一股恐怖的冰凉从我的胸中涌向我的脸颊，然后又缓缓地重新沉入我的心底，让我觉得四肢瘫软，一身麻木。房间里如此寂静，我仿佛听见自己的心在向上帝呼救。现在，我只能求她快快开口，快快向我宣告她的判决，哪怕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刑罚，我也将甘之如饴。

终于，死神说话了。她的声音严肃而低沉，竟然充满了慷慨和激昂。

“人啊，你们究竟怎么生活?”她问，“你们究竟为谁而活着？你们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没有想到，她竟然怀着深厚的诚意。听到这里，我心里禁不住一阵阵悸动，可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这些问题。

死神又开始说话了……用同样阴沉而严肃的声音。她的语气如此庄重，夹带着那么可畏的预兆性，如同阵阵带泣的钟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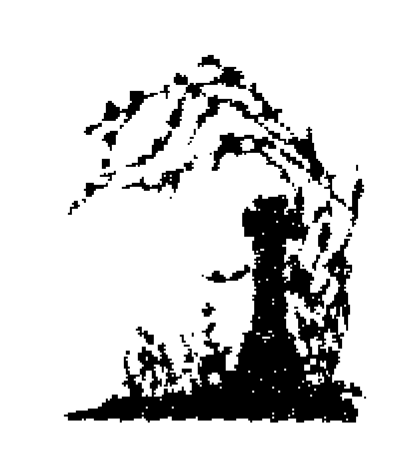
“我已经获得了，”她说，“我已经获得了巨大的丰收。从清晨到黄昏，从黄昏到清晨，我天天都在世界各地那些漫无边际的战场上收割我的成果，收获那些人类的贪婪和愚昧的土地上长出的无边的硕果。我的收获如此丰厚，它们充斥山河，我几乎为此累折了双臂，割缺了镰刀。就在这个时候，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跑到这里来打扰我的工





作。你脸上带着怜悯的表情，你好像对倒在我镰刀下的这片金灿灿的收成充满了伤痛。我知道，你一半是因为害怕，一半是因为你认识这些死者中的一位两位，米拉维奇、瓦伦切奇，或者布尔什，你不得不为他们流几滴假惺惺的眼泪。可是在这过程之中，你心里想的却始终只有你自己。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些金灿灿的收获绝不会毫无意义地倒在我的镰刀下面，你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被约束在一起，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它们还会结出千万倍的硕果。你从来没有想到眼泪不会白流，鲜血不会白流。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你从来没有想过死亡是生命的母亲，你从来没有想过上帝的利斧为人类制造棺材的同时也为人类制造婴儿车。你看不见这一切一切，因为你的两眼里只看见最后的审判，而且你对这审判充满恐惧。你甚至不敢正视我提出的如此浅显的问题：'人们，你们究竟怎么生活？你们究竟为谁活着？你们的生活目的究竟是什么？'现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审判的时刻，我要你回答这个问题：在你悲伤的时候，你呼吁何人作为你的精神支柱？当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乞求何人作为你的庇护？你是呼唤自己的贪婪？抑或是呼唤你的欲望？抑或是你的虚荣？你的自豪？你的力量？在面临最终审判的时刻，它们难道会对你产生任何积极意义？"

死神严厉的声音充满了压力，她的两眼里燃烧着阴沉的火焰，这双眼睛俨如一道法力无边的神符，无情地抓住



了我可怜的灵魂。

我从灵魂深处发出一声哭喊：

“母亲！”

冷漠的火焰依旧在她的双眼中燃烧，她的呼吸寒气袭人，直入我的骨髓。在痛苦的折磨之中，我又一次发出呼喊：

“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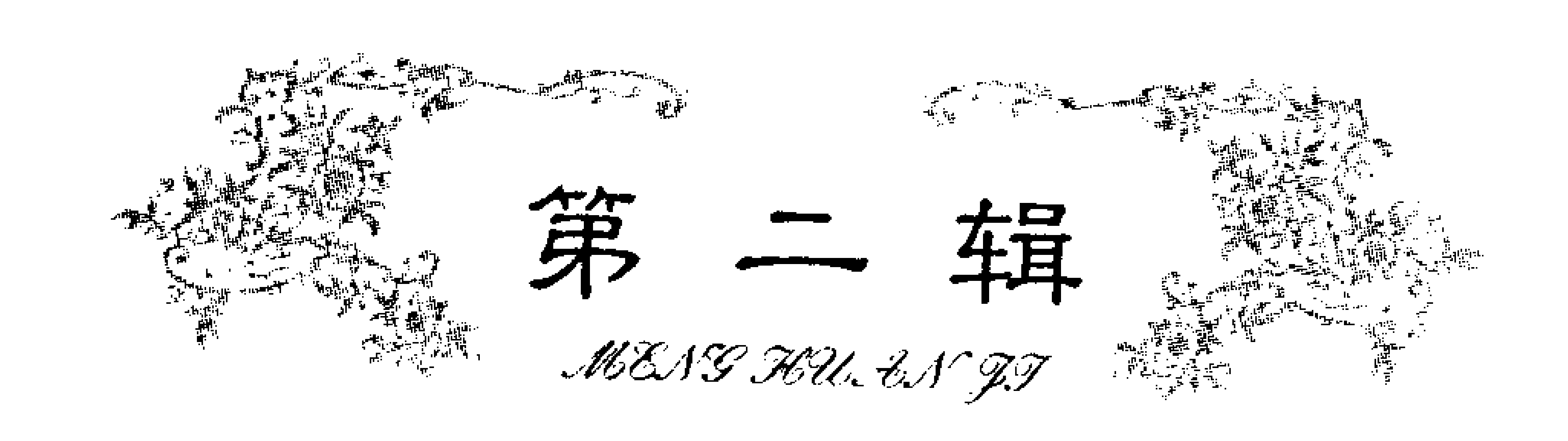
这时候，我突然看见死神眼睛里的火焰变得柔和了，也明亮了。渐渐地，我从她的目光中感受到怜悯和安慰。可是她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依旧死死地盯着我。

我觉得自己五内俱焚，禁不住再一次发出呼喊：

“上帝！”

突然，我醒了过来，从一场漫长而恐怖的大病之中醒来。这时。我看见神圣的救星正站在我的身旁，手里端着两杯茶。她握着我的手，对着我微笑，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对着她大病初愈的幼弱的孩子。

她的名字是：生命，青春，爱情。




# 其他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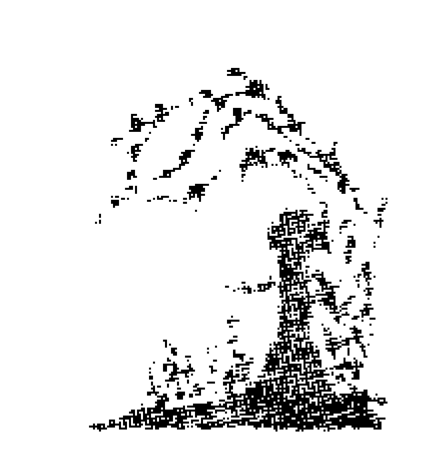






# 一杯咖啡

在我一生中，我一次一次地伤害着一个自己所爱的人。这就像是一个亵渎圣灵的罪孽，无论在今生今世或者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都不可能得到宽恕。它永难洗刷，也永难从记忆中抹去。有时候，它在我心中默默地潜伏许多年，让我觉得它好像已经在我心里燃烧熄灭了，好像已经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自动地消失了。可是，突然之间，在那些欢乐的时段中间，或者是在夜间噩梦中猛然惊醒的时刻，记忆的大山又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它们灼烧着我的灵魂，如此疼痛，如此深刻，仿佛我正处在这罪孽发生的当时。世界上所有的记忆都可以伴随着忏悔的心情和平静的念头而渐渐淡化——惟独这个记忆无法忘怀。它是我心灵中的一个黑色污点，至今依然存留在我的心中，而且将永远存留下去。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真希望对自己的灵魂撒谎，他想说："啊，不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它只是你自己不安的情绪在淡淡的灯光下变幻出恐怖的黑影，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这样的小事每天早晚之间都千百次地发生。"

可是这只是一种毫不实在的自我宽慰，每个人凭自己的经历都能痛苦地感觉出来，这种宽慰无非是一种自我欺骗。不管它是只犯了一次还是重犯了千百次，不管它是每天都发生的事，还是人们无所察觉的事，罪恶就是罪恶。人们的心灵并不是只写着什么是犯罪，什么是过失，什么是谋杀，什么是凶杀的刑法法典。这颗心知道"以眼杀人"和"以剑杀人"的区别，而且它宁愿宽恕用利剑杀人的凶手，也不愿放过用眼睛杀人的小人。人的心灵也不是教义问答，它不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是小过失，什么是重罪，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不该做。人的心灵是一位严肃正派而且永远不会失误的法官，它审判有罪的人，通过一种用肉眼看不出来的暗示方式，通过人们不知不觉的瞬间一瞥，通过几乎无法从眉宇间寻觅的一个无声的念头，甚至通过人们一次抬脚，一次敲门，或者呷一口茶的方式。和人的良心所审判的罪恶相比较，教义问答和刑法法典所列出的罪目实在少而又少，而且都算不得是严重的罪行。如果人的心能够做到真正的坦白诚实——它坦白承认出来的罪孽不知该会有多么骇人听闻。

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罪过都可以得到宽恕，都可以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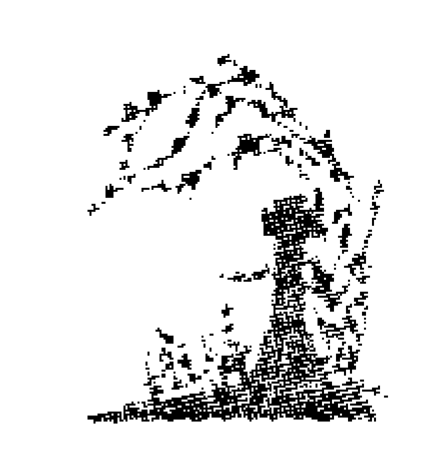
过忏悔而得以补救。而那种通过记忆的形式，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影无形的罪过，才是真正可悲的罪过，因为这种罪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依旧会在这个罪人的心中淌血不止。这样的罪过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得不向自己的良心坦白承认，为此，他的眼睛凝视着黑夜，他心里的负担比石头还沉重。

"我从来没有偷过东西，也没有杀过人，也没有男女间淫秽的行为，我的灵魂是清白的。"

撒谎！你从来没有削着苹果从饿人面前走过而无动于衷？这样的罪过甚至重于偷窃、杀人和通奸！那位正直的法官，它宁愿饶恕那个在绞刑架前面安慰孩子的凶手，它也不会宽恕一个像你这样的"清白的人"，因为这位法官洞悉一切，无巨无细，而且它永远不会拘泥于世界上这些人为的法律条文。

十五年前的一天，我从外地回家住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脾气一直很糟糕。在我的眼里，家里每个人都死气沉沉的，整座房子始终沉浸在苦涩而沉重的雾气中间。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里面那个房间里。夜里，我不止一次地从睡梦中醒来，我看见母亲从她的床上坐起来，走到桌子旁边静静地坐下来，她走得那么缓慢，而且静悄悄的，就像在梦游一样。她坐在那里，两只手压在眉毛上，尽管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层布帘，房间外面既无月光也无星



光，但是我还是看见了她苍白的脸。我侧耳细听，终于听见那不是熟睡者均匀的呼吸，而是一种在痛苦的压抑下面发出的低微的抽泣。我用衣服蒙住脑袋，可是那哭泣声穿透了这些衣服，甚至到我进入了梦乡之后，耳边依旧听见她的哭泣声。

我搬到干草棚里。从前我在家的时候，我常常爬到这个地方，在这儿有一把半破的小楼梯。我把我的床安顿在干草堆的楼上，在朝着山坡敞开的门边放了一张桌子。我望着屋子外面那道已经斑驳破落的灰墙，在精神十分压抑的状态下，开始写作我的第一篇爱情小说。我用这种办法强迫自己去思考远处白色的公路，去思考正开着鲜花的草地和散发着芬芳的原野，这样我就可以暂时忘掉自己，忘掉我自己的生活。

写着写着，我突然觉得很想喝一杯咖啡，我也不清楚自己心里怎么会突然产生这种欲望，可是我确实是想喝一杯。也许，这是因为我知道家里除了咖啡以外甚至连面包都没有的缘故吧。母亲怯生生地望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没有立即回答我的要求。粗心大意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变得丑恶，变得毫无怜悯之心。我一个字也没有多说，便气急败坏地回到干草棚里继续写那篇米兰和布鲁塔的爱情故事，这是多么高雅，多么幸运，多么欢乐的一对年轻人哟。

“两个年轻人手牵着手，漫步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





沐浴着早晨的清露……”

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那道小楼梯上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那是母亲，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十分小心，她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现在回忆起来，那是我印象里母亲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中午的阳光从门轴的缝隙中射过来，正好从侧面照在母亲的眼睛上，使她那双眼睛显得比平常更大更明净。这双眼睛里闪烁着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闪烁着天地间最深厚的爱和无边的慈祥。她的嘴边带着微笑，就像一个孩子给他喜欢的人送来一件自己最心爱的礼物。

可是我却粗野地说：

“别打扰我！……我现在不想喝！”

她还没有爬到楼梯的顶部，我还只看见她的上半身。听见我的声音之后，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有她端着咖啡的那只手在哆嗦发抖。她吃惊地望着我，她眼睛里的光辉熄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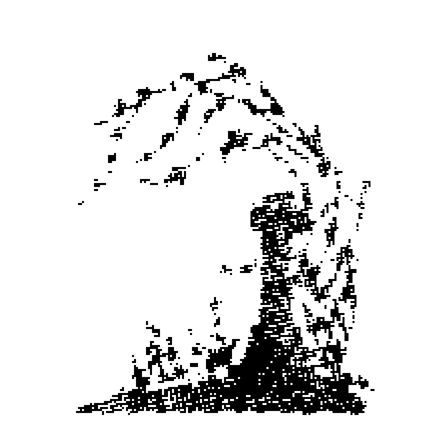
一股血冲上来，我的脸在羞愧中涨得通红，我连忙放下手里的笔朝她走过去。

“给我吧，妈妈！”

太晚了，她眼睛里的光辉已经熄灭了，她嘴边的微笑已经消失了。

我一面喝着咖啡，一面安慰自己：

“晚上，我去向她道歉，我要告诉她我对不起她的爱



……"

那天晚上我没有向她道歉。第二天也没有，直到我离家那天，我一直没有对她说这句话。

三四年以后，我住在国外，当那个外国女房东把咖啡送到我房间里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心怦然而动，顿时，我差点儿在一阵痛苦中叫喊起来。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类的良心是正直的法官，它洞悉一切，无巨无细……





# 冬天的花

莫里斯是地方法院的职员，每天早上六点钟，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准时从城里走出来，二十五年过去了，他一直严格地恪守着这个规律。他朝着坐落在帝国大道旁边的那个小酒店走去，那个小酒店在一片苹果树后面，离他城里的住处大约五里路。

冬天，地上的积雪足有三尺厚，但是莫里斯依旧在早上六点半开始他的踏雪征程。秋日里雨水太多，地上的泥泞几乎掩埋了脚背，但是莫里斯依旧穿上他的皮靴，撑着他的雨伞，风雨无阻地行走在他去往那家小酒店的路上。莫里斯的个头并不高大，他是一个身材瘦弱的男人，而且因为年纪的关系已经有一些微微驼背，因为他已经是差不多快六十岁的人了。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面容给人一种和善谦卑的印象，一双小眼睛反映出他灵魂的清白和孩子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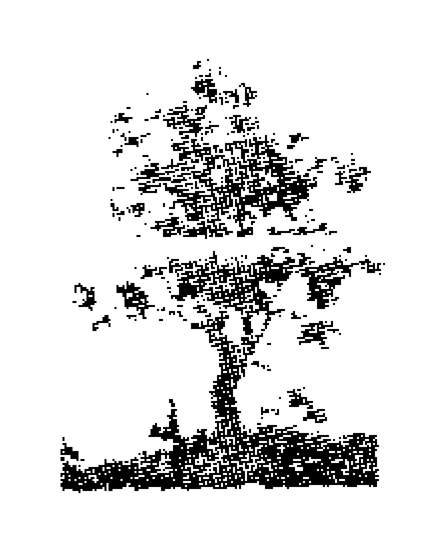


的纯真。

到了酒店以后，他环顾四周，用他温和的微笑跟那位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女主人打招呼。他把帽子摘下来递到她的手里，并且跟她亲切地握手，嘴里谈论着天气的事情(如果哪天他到酒店时没有看见这位女主人，他就会东张西望，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像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一样)。每当这个时候，女主人总是很热情地跟他聊天，然后转过身去应酬别的客人。接着，莫里斯走到房间的角落里，在靠近壁炉的地方坐下来。他天天都坐在这个座位上，二十五年一直如此。夏天，这间房子里非常闷热，这张桌子四周飞满了苍蝇，但是莫里斯依旧坐在这里，从来不像别的客人那样走出房间坐到酒店前面的凉棚下面去。春天到来的时候，客人们都喜欢坐到开满鲜花的苹果园里，可是莫里斯依旧坚守着自己的天地。

莫里斯的早餐是一杯咖啡，然后，他点燃烟斗，坐在那儿静静地吸着。他一面吸烟，一面用半睁半闭的眼睛望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就连女主人走到他的身边，他也很少抬一抬眼皮。就这副模样，他不说一句话，也不用眼睛看任何人，在屋角里一直坐到八点半。然后，他站起身来，在门廊前跟女主人说了再见，不慌不忙地挪着脚步朝他上班的地方法院走去。

正午时分出现在这条大路上，这种机会在莫里斯一生中只有过一次，就是他出席酒店老板葬礼的那一次。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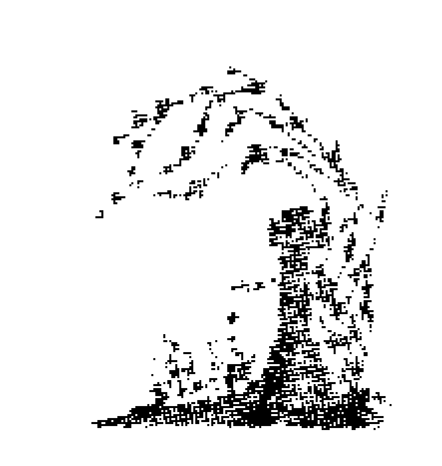


天，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跟在那几个抬着棺材的人和那位女主人后面。对于丈夫的去世，那位女主人并不怎么伤心，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可恶的赌徒，如果不是因为三杯黄汤把他送上西天，他迟早都会把自己的家业输光。弗兰西丝（就是那位女主人）在葬礼上并不十分伤心，可是莫里斯却因为某种不可知的缘故显得格外难过，他哭泣得那么动情，不但几个抬棺人大惑不解，就连弗兰西丝也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弗兰西丝一句话也没有说，莫里斯把他的脸转向一边，也没有向她作任何解释。葬礼结束以后，他直接转身回城里去了，一位参加送葬的人邀请他跟大家一起到酒店里喝几杯，却遭到了他的拒绝。此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如此伤心的原因告诉过任何人，也没有告诉过弗兰西丝。

莫里斯从来不计算日期和年份，在他眼里，一天跟另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在一天天地流逝。他每天都用同样的方式履行他到小酒店的程序，每天都迈着同样不紧不慢的步子走进办公室，每天脸上都挂着同样麻木的表情。

他从来不照镜子，甚至在梳头发洗脸的时候也不照镜子。时间在分分秒秒地推移，但是莫里斯却对这个事实一无所知。

在十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弗兰西丝特地等候着他。她在他的前面放了一个漂亮的篮子，篮子里装着一块大蛋



糕。可是莫里斯对此有些生气，他把篮子推在一边，抬起眼睛望着弗兰西丝。对他这个举动，弗兰西丝微笑的脸上充满了惊异。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她问。

“是一个大晴天，”他说，“除此之外，跟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

“你简直像一个小娃娃，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知道计算日子，从来不知道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

莫里斯努力思索着，他想找出今天这个日子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他始终想不出来，因为他的大脑从来没有按照这种逻辑思考过任何问题。

“你到这个酒店已经多长日子了？”她问。

“我从来都在这儿。”他回答。

“你不可能是永恒的！”弗兰西丝笑着说，“我要让你知道这一点：自从你第一天到这儿，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五年了。我还记得你那天的情景，记得非常清楚。你手上端着一杯咖啡，我出来跟你打招呼，你两只眼睛睁得老大老大地盯着我，手里的咖啡杯掉下去，弄得那件背心上到处都是咖啡。当时是秋天，是十月十五号，二十五年以前的十月十五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那天夜里特地从床上爬起来撕下当天那一页日历，把它保存在我的纪念册里。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觉得这件事很开心。你知道，我每个周末去教堂之前都要看一看我的纪念册，这是我的





一个习惯，因为我生活中实在没有多少值得纪念的东西。”

莫里斯用手理了理他的眉毛，两眼望着天花板。

“二十五年了！……我还觉得……”

“你觉得只有一年，对不对？”

“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承认说。

弗兰西丝在他旁边坐下来继续说：

“今天你来跟我一起吃晚饭，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早就保存了一瓶好酒，是最好的酒，是斯塔吉尔斯生产的。你下班以后就直接到我这儿来。”

莫里斯简直弄糊涂了，他惶惑地说：

“我习惯在城里吃晚饭……七点半……我八点半才下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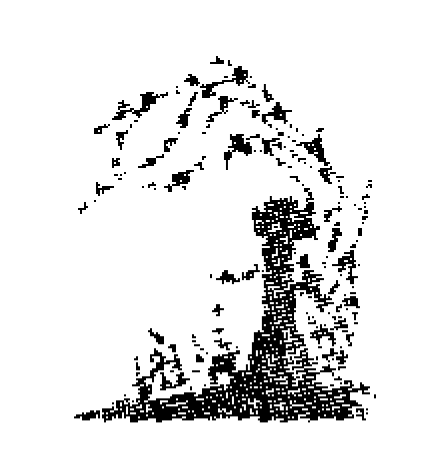
弗兰西丝用手拍着他的肩头哈哈地笑起来，这个动作把莫里斯吓了一大跳。

“今天晚上我们应该打破一下你那个老套路。为什么要这样自苦呢？就连最闷沉的月亮过几年也会有一次精彩的月蚀嘛。”

那天早上，莫里斯回城的脚步显得格外沉重，他依旧驼着背，但是却走得比平时快多了。

“二十五年了！”他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不到一年……”

他心里产生了一个沉重的感觉，他仿佛觉得自己从一个恬静的梦境中苏醒过来，不情愿地面对着洒满阳光的白



日。

这天下午，莫里斯从办公室回家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可是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不能决定该穿什么衣服去出席今晚的聚会。

“我应该穿哪件衣服呢?”他问自己，“我应该穿上班这件衣服……就像我去办公室一样？……或者我应该穿得更庄重一些，就像去参加一个葬礼或者婚礼一样？……我这些想法是不是太愚蠢？但愿上帝能够宽恕我。”

他花了老半天工夫，终于找出了那件黑色的衣服，自从参加了酒店老板葬礼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它。同时，他也找出了那件白颜色的背心。他反复打量这两件衣服，一种既美好又伤感的记忆不知不觉地掠过他的心头。

“这不是她今天早上说过那件背心么?”他问自己，“上面还可以看出当年那些咖啡的痕迹。”

他穿上这件白背心和这件黑礼服，从家里走出来。

“买一束花送给她，合适不合适呢？……是不是不合适呢?”他反复思考，“可是……拿一束花在手里，我看上去会像什么样子呢？……”

最后，他认定拿一束花是合适的，所以他买了一束玫瑰花。可是当他从花店老板手里接过那束玫瑰的时候，一种奇怪的自我意识突然出现在他的心里，他觉得这束花沉重万分。





“手里拿着这……我看上去一定很可笑……”他想，“我看上去一定像一个二十几岁的青毛头！……她一定会笑我……”

眼下是美丽的秋天，他脚下的路面上铺满了黄叶，西边的天空一片红红的晚霞，夜色正在渐渐地笼罩原野，但是莫里斯觉得自己正行进在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上。

在这段行程中，他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注意到脚下的路如此平坦，如此笔直，第一次注意到大路两边的田野在高朗的天空下显得那么宁静。他眼睛里看见的一切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那么离奇，那么令人陶醉。

“这些年我都到哪儿去了呢?”他想，“我一直都在干些什么呢？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么美好的东西?”

远远近近，一座座白色的房子，或坐落在路边，或掩映在果树林间。在一道栅栏后面，有一座小房子，有一个人此时正站在门前懒洋洋地打着哈欠。那个人看见此时此刻出现在大路上的莫里斯，他禁不住赶快揉了揉眼睛，好像突然发现了一个过早出来游荡的幽灵！

“这个人是谁呢？——我从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是今天早上呢？还是二十五年以前？……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跑到路上来游荡呢?”

薄暮中，微风轻轻地吹过，树上的树叶和地上的树叶同时发出一阵阵神秘的低语。

莫里斯终于走到了那座小酒店前面，他的脚步越走越



慢，最后几步简直是一步一停了。弗兰西丝在门廊前面等着他，用愉快的微笑向他表示欢迎。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呢?”她一边问一边朝着莫里斯走过来，她的脸上泛着喜悦的红光。

“晚上好，弗兰西丝。”他嘴上说着这几个字，同时红着脸，两只眼睛只顾看着脚下的地面，他已经二十五年没有做过这种动作了。这时候，弗兰西丝看见了他手里的玫瑰花，她也脸红了。

“这是给我的花吗?”她问。

“如果你不生气的话。”他说。

他俩走进了房间，莫里斯还把那束花握在手里。等他看见壁炉旁边那张桌子的时候，他不禁十分吃惊。那桌子上铺着整洁的桌布，一个高大的花盆摆在桌子中间，里面插满了美丽的鲜花。花盆旁边放着一个黄灿灿的大蛋糕，蛋糕上面刻写着：“二十五周年!”在这几个字旁边还环绕着一圈杏仁，正好二十五颗。

他惊讶不已。

“这是给我的吗?”

“如果你不生气的话。”

弗兰西丝点亮了挂在房间中央的大灯，因为这时候房间里的光线已经很暗了。

“坐在大灯下面要舒服一些。”她建议说。

“不，不，不必了。我更喜欢坐在自己这张桌子旁





边。”他赶快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因为她的建议让他觉得局促不安。等到他走近那个角落的时候，他发现原来那把他很喜欢的旧椅子不知到哪儿去了，在那个位置上，一把很堂皇的扶手椅正等着他。他觉得这把椅子太大太漂亮，对他有点儿不合适，而且摆在这张桌子前面也有一点儿不协调。

“我原来那把椅子呢?”他问。

“我把它拿到外面去了，”她微笑着说，“你已经把它坐旧了，再坐下去，你肯定会把它坐塌！再说，坐了这么多年，你也应该有一把新椅子了。”

弗兰西丝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莫里斯已经许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她手脚不停地为他做这做那，简直像一个慈祥的母亲在照顾一个笨手笨脚的孩子。事实上，莫里斯也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孩子。他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吃饭，他没有跟别人一起进餐的经验，不知道手脚该怎么放。晚餐之后，弗兰西丝在杯子里斟上酒。

“为你的健康干杯，莫里斯先生!”

“不，为你的健康!”

随着几杯酒喝下去，一股温馨愉悦的暖意传遍了他的全身，使他渐渐地放开了胆量。他睁着勇敢的眼睛盯着她，觉得她甚至比二十五年以前更迷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他叹息说。



“什么怎么可能？”弗兰西丝笑着说，“你是不是说二十五年的时间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哎哟，我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啊！你照过镜子吗？”

“我从来不照镜子，”他坦白地说，“我为什么要照镜子呢？在我的眼睛里，一切东西都跟它们当初一样，丝毫没有改变。”

“你是不是说跟你把咖啡弄在背心上那天一样？”

这时候，他俩都觉得二十五年前的情景又回到了他们眼前。他们迷惘地注视着那张桌子，两个人都陷入了沉思。在这样的气氛中，愉快的回忆悄悄地浮现在他俩的心里，这甜蜜的感伤净化着他俩的灵魂，使两颗心再次获得了青春。

“我的手当时发抖了，因为我看见了你。”他睁着两只真诚的眼睛望着她说，“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就像一束光，使我的眼前变得一片晕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摇晃……我看见你，同时也看见了我的一切不幸。”

“你的不幸？”她的眉毛朝上一耸，语气里充满了惊讶。

“是啊，我的不幸。它已经在我的心里平静地沉睡二十五年了……你为啥现在想起来问它呢？”

他的眼眶湿润了，他的嘴唇在不停地颤抖。他停了一会儿，用手抹了抹自己的眉毛，然后一口饮尽了杯子里的





酒。

“我现在说这些话一定很可笑……什么意义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个陈旧的记忆罢了……只不过是一个许久以前就已经消失的旧梦罢了。”

“既然是这样，那就打开你心灵的门户吧，莫里斯，给它们一个回来的机会。”弗兰西丝一面深有所思地说，一面把自己那只胖胖的滑滑的手放到他的手上。他弯下腰，亲吻了她的脸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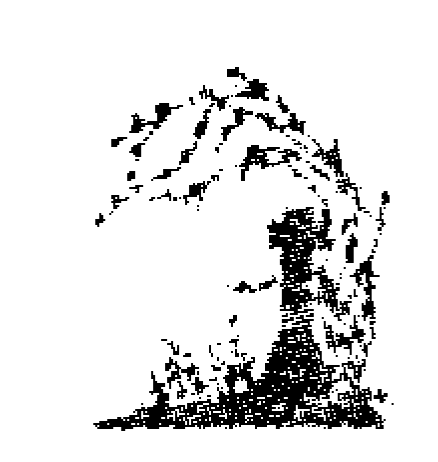
“你真是一个小孩子！”她微笑着说。

她转身取来了第二瓶酒。

“让我们今天晚上高兴一次。”她说，“从前那些可怜的记忆又回到了我们眼前，我们应该让它温暖起来，让它们再次获得生命。”

一股股暖意流进了莫里斯的血液，他觉得自己仿佛沉浸在夏日阳光下温暖的池水中。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满带蜜意的奇异的喜悦，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成了这喜悦的奴隶。

“我们今天晚上高兴一次，”她一面重复这句话，一面举起酒杯，“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互相之间已经完全了解了，我们就像兄妹之间那么亲近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敞开胸怀像兄妹那样畅谈一次呢？来，让我们为彼此间建立起这种友好的纽带干杯！”



他们饮干了手里的酒杯，互相亲吻。

“你脸红了，你脸红了，像个小男孩！”她笑着说。

“我为什么不该脸红呢？”他抗议说，“而且，我为什么不该是一个小男孩呢？事实上，对我来说，从前和现在之间只不过是一天的时间。我既不知道自己的青春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今天早上你说我不是永恒的，可是我却觉得自己是永恒的。在这二十五年里——你说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不觉得——一天紧跟着一天，那么平静，简直让人无法感觉出来，我简直不觉得自己的生命发生了任何变化，这不是永恒吗？你看，在我这些年的生活中，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没有后悔，也没有任何渴望。我生命内外的一切都是一片空白——完全是静止的。可是，今天晚上你却唤醒了我，让我从永恒的生命中重新走进了暂时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有理由说自己是一个新生的婴孩，一个毫无阅历的年轻人，对不对？”

“当然，你当然是对的。为什么不是呢？在刚才这两分钟的时间里，你说的话比你整整二十五年都多。”

“可是，为什么要谈论我呢？如果我不感觉得自己年轻，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坐下来盯着你。你的日子跟我一样，也是永恒的。时间跟人们的财富或者能力可不一样，它绝对不会对这个人慷慨对那个人吝啬。你脸上永远都泛着美丽的红光，你的眼睛始终都像当初一样年轻。谢谢上





帝，二十五年前我有幸在这儿看见这双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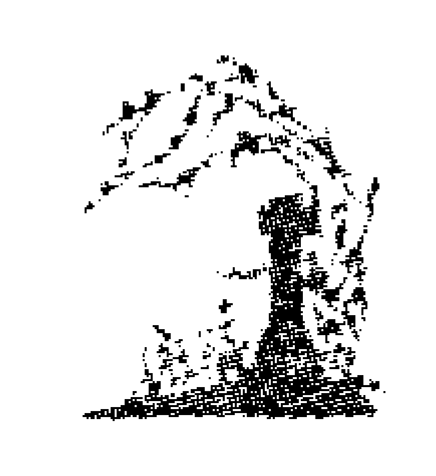
他俩一边说话，一边喝着酒。弗兰西丝拿来了第三瓶，接着又打开了第四瓶。他们谈得那么高兴，谁也没有注意过酒杯里什么时候是满的，什么时候又空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

已经很晚了，莫里斯突然问弗兰西丝：

“你愿意听一个老故事吗?”

“为什么不呢？当然愿意！来，讲出来听听。”

“这是一个老故事，可能你已经听说过了，不过我还是愿意再讲一遍给你听：差不多三十年以前，在世界上的这一片土地上生活着一个年轻人，他深深地爱着一个姑娘。不幸的是，他所爱的那位姑娘的条件实在太优越了，追求她的人比森林里的树叶还多。因为这个年轻人还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爱情没有指望。在整整三年的时光里，他一直都只是在哀伤中叹息，最多只能在远处看一眼自己心爱的人，却从来没有想过用几句话向她表达自己的心声。如果你了解他当时的境况，你一定会为他伤感流泪。他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个姑娘，后来几乎连思念她的勇气也快丧失了。每一次，当他看见她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深深地爱着她，而且，就在这一瞬间，这么说吧，在这一瞬间他才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充实的。我应该说些什么呢？是啊，他生命的车轮停止了，从此再也没有朝前转动。整整三年的时光里，他一直都在爱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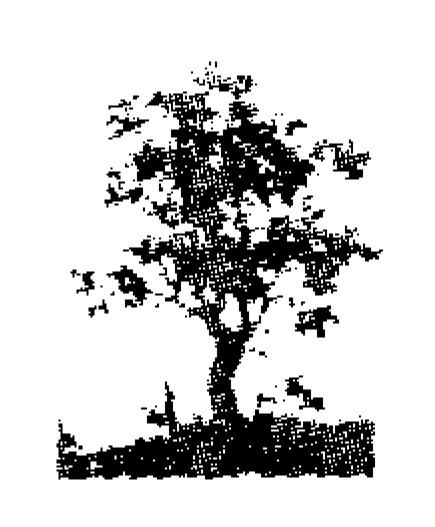


我应该说，这三年的时光对他来说是无限漫长，充满了痛苦。到了第四年的春天，她跟别人结婚了。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她嫁的那个男人是不是配得上他，但是这个暗恋中的年轻人不声不响地走自己的路，没有发出半句怨言。我刚才说过，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曾经是充实的，不过，现在却终结了。但是，直到那位姑娘不久之后成了寡妇，他对她的爱情依旧保存在心灵深处。那位姑娘的丈夫去世了，她把自己当年的婚纱小心地叠起来，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每年到了她结婚纪念日那天，她就把它取出来，让它摊在面前，用她忧郁的眼睛凝视着它。到了这个时候，这件婚纱已经不再是痛苦的标记，因为时间已经冲淡了她的记忆。就这样，到了……"

"这个故事太陈旧了。"弗兰西丝打断了他的话，她热情地注视着他的眼睛，"我来帮你讲完下半段吧。"

"一天早上，六点半钟，这个年轻人来到帝国大道旁边一座小酒店，正当他端起一杯咖啡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出现在他面前，这姑娘是酒店的女主人，她走上前来跟他打招呼。不知不觉中，这个年轻人打翻了自己手里的杯子，咖啡弄脏了他的白背心。这情景使那年轻人想起了那位寡妇展开她的婚纱之时掉在上面的眼泪……但是，她再次叠起了那件婚纱，把它锁起来，二十五年来一直未曾再次打开。"

"就是这么回事，"莫里斯认同说，同时他垂下了眼





皮。再次举起酒杯的时候，他的手在抖，不过里面的酒并没有溅出来。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弗兰西丝接着说，“那位不幸的情人一心想着他自己，只想着他自己配不上那位姑娘。问题是他从来没有鼓起勇气向她表白过自己的心迹，他怎么可能得到她的回答呢?”

莫里斯靠在倒肘上，两眼发直地凝视着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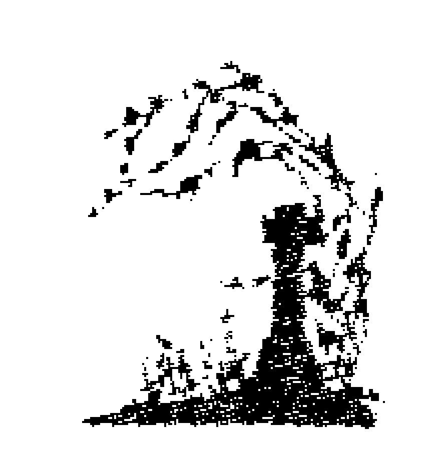
“你说什么?”他问。

“问题是他从来没有鼓起勇气向她表明自己的心迹，既然是这样，他怎么可能得到她的回答呢?”

莫里斯扑通一声跪在弗兰西丝面前，他跪得那么急，把整张桌布都拉动了，两杯酒都倒在了桌面上。

“啊，弗兰西丝！啊，慷慨慈悲的天使！”

第二天早上，莫里斯在床上醒来的时候，他吓得大惊失色。窗前罩着窗帘，房间里的光线并不十分明亮，几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隙处透进屋来。他看见房间的墙边装饰着暗绿色的花，一个姑娘的画像挂在梳妆台上方。那姑娘长着圆圆的脸蛋，眼睛里带着微笑，脸上充满了青春的血色，她的表情畅朗而快乐，好像在注视着春天的日出。莫里斯看了看那幅画像，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回忆起昨天晚上的事情。他在床上坐起来，禁不住浑身发抖，不断地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



"上帝!"他呻吟道,"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他双手捂着脸哭泣起来。他为自己感到羞耻,他想赶快从这座房子里逃走。他从床上跳下来,手忙脚乱地跑到窗前。他呼地拉开窗帘,看见窗口正对着园子,可是楼层太高,他没有勇气朝下跳。

"如果我从这儿跳下去,一定会受伤。"他想,"那样一来我就再也没法离开这个房间了。"可是,一两分钟以后,他又开始为自己产生这种想法而羞耻起来。

正当他站在窗前的时候,他听见有人敲门。他赶快跳回床上,拉过被子,一直盖到下巴。弗兰西丝走进来,她手里端着咖啡,还有一大块蛋糕。

"早上好!"她微笑着,"你休息得好吗?"

她把咖啡和蛋糕放在梳妆台上。

"求你饶恕我,弗兰西丝,我真诚地求你饶恕我……"

"你说什么?"弗兰西丝茫然不解地问,"你忘了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了?你有什么需要我饶恕的呢?"

说到这里,她难受极了。

"弗兰西丝……我是……我不记得我说了些什么和干了些什么……我真的很愚蠢……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上帝啊!……"

"你说什么很愚蠢?你不是什么意思呢?"她问。

"我说的一切一切……我求求你,弗兰西丝,我求你千万别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忘掉这一切吧,千万别





再想它……告诉我，我们昨夜里没有在一起……现在，弗兰西丝，我要穿衣服，要不然我要迟到了……上帝！已经八点了！”

看见他一脸焦虑的模样，弗兰西丝心里禁不住一阵阵酸楚。

“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她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

莫里斯从床上跳下来，用冷水胡乱洗了一把脸，急匆匆穿好衣服。他的脑袋觉得很沉重，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他慌慌张张地打开房间，朝着酒吧间里望了一眼。他看见自己最熟悉的那张桌子依旧在壁炉旁边的那个角落里。一看见这张桌子，他顿时获得了一种灵魂重新附体的感觉，就像再次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只是那把新椅子在那儿让他感觉得陌生而冷漠，它太大，太堂皇，莫里斯觉得自己坐在这把椅子上面实在有点不太合适。

“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他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呢？没事，什么事情也没有。”他自己回答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还是保持从前那样的友好关系吧。”

他端起那杯咖啡，走进酒吧间，坐在自己那张桌子旁边。他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呷着咖啡，就跟他二十五年来的每天一样，同时他也用半睁半闭的眼睛仰视着天花板。八点钟到了，他从桌旁站起来，取过他的帽子朝门廊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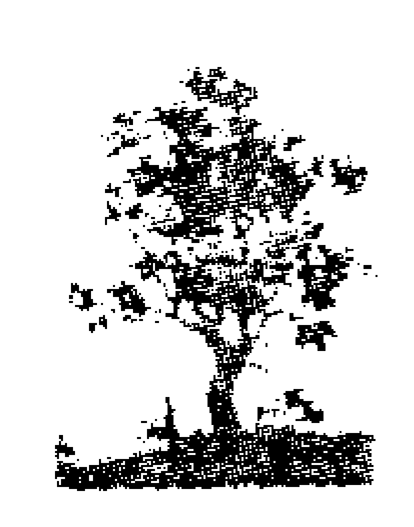
在那儿，他看见每样摆设都跟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他对弗兰西丝说了再见，然后艰难地朝着城里走去。他静静地走着，走得很慢。

除了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噬咬着他的心灵之外，周围的一切都跟往日毫无区别。他静静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他的身体却佝偻着，他的两腿十分乏力，他的脸上一片严肃。在意外地品尝了一次青春的甜蜜之后，他开始迅速地觉得自己的虚弱和年迈。时间，在停止了许多年之后，重新朝前移动了，可是它的移动却已是朝着下坡的方向……

每天早上六点半，莫里斯依旧像往常一样朝着帝国大道旁边的那家舒适的小酒店出发。到了那儿之后，他在门廊前跟弗兰西丝打招呼，把帽子递到她的手里，然后走进酒吧，坐到自己熟悉的那张桌子前面。他在那个角落里静静地呷着咖啡，吸着烟斗，他用半睁半闭的眼睛仰视着天花板，就连弗兰西丝走进来的时候他也很少转动一下眼睛。他这样坐着，一直坐到八点半。然后站起来，对弗兰西丝说再见，然后迈着不慌不忙的步调走向他的办公室。

第二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早，而且一连下了整整一个星期。星期六早上，尽管被人们铲到路边上的积雪已经堆了五尺多高，路上的雪还有两尺厚。

六点半到了，莫里斯像往常一样踏上了自己的朝圣之路。天上的雪在纷纷扬扬地筛落下来，落在他的眼上，落





在他的脸上和手上，一阵阵寒意刺透了他的大衣，一直冷到他的心里。他摇摇晃晃，但是依旧在朝前走。最后，他在路边的雪堆上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渴望休息。渐渐地，他开始打起瞌睡来。忽然，他看见一棵鲜花绽开的苹果树出现在他眼前。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他沉思着，“谢谢你，啊，上帝。也谢谢你，弗兰西丝，谢谢你们在我心灵的严冬里送来这些美丽的春花。”

就这样，他静静地沉思着，温和地微笑着，进入了他永恒的梦乡。



# 我们的土地

我家曾经也有过一块土地。

在罗特安斯卡荒凉寂寞的丘陵地带，在那些又冷又贫瘠的峡谷之间，散布着一些零星的洼地。在这些洼地最低下的地方，有一些被耕种着的土地。在这一些土地的四周，通常都围着用石头或者荆棘做成的围篱。在这些土地和它周围的地方，东一处西一处地长着核桃树和梨树，此外还长着一些矮小的灌木和带刺的野草。这块土地里夹裹着许多白颜色的砾石，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大概是哪年哪月随着一阵暴风雨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在这些小块土地上，种着一些土豆，还种着一些大豆和豌豆。它的产量少得可怜，只需要一个女人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用一辆手推车或者用一个背篓，就可以把全





部收成运回十多里以外的村里。在这一带地方，这是最贫瘠的土地，属于那些家境最贫寒的农民。他们实在没有能力在平坝地区去租种一块稍微像样的土地，所以，在他们心目中，这样的土地就成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财富，他们对这样一块土地抱着的深情，甚至一位国王对他手里那个王国的热爱也会为之逊色。

对于乡土这种深深热恋之情在我们心中缠绕着永难分解的万千情结。一个背乡离井的人，他的心中始终向往着他的小房子，他的农田，他的草场，甚至在乱石山丘中的那一小块荒凉的土地，向往着他的母亲，他的姐妹和他的兄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都奔腾着对于土地的恋情。生活教了我们许多许多，我们愿意把自己所学会的一切，都奉献给山丘下面那一块块窄小的土地，奉献给一间小木屋旁边的那个可怜的园子。一个身受生活和苛税重压的农民，完全可能远走他乡，可是，即便是多年以后从美国回来，他的第一件事也是在自己那已经出售或者已经变成废墟的老宅旁边建立自己的新家。是啊，远离妻子是痛苦的事情，远离母亲是一件更痛苦的事情，但是远离故乡则是一件肝肠寸断的事情，就算是从不哭泣的男人，也会为之涕泣涟涟。

我的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她的灵魂、她的思想，始终都保持着一个农村妇女的本色。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跟前的时候，她常常向我讲述说，霍鲁



尔的小山丘下面那块土地如何如何美丽。年复一年，我们都庄重地计划着要到那里去一趟。那个地方并不远，但是我们计划中的这些旅程听起来竟然像是一次走向无限遥远的朝圣之旅。事实上，我们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为在我们实现这个梦想之前，母亲就去世了。在她去世前三个星期，或者也许就在她与世长辞的那个可怕的晚上吧，我俯身注视着她那冒着汗珠的消瘦的脸庞。她对我说："我们下个星期可以动身去那儿了吗?""下个星期，我们一定出发!"我回答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喉咙突然被什么东西紧紧地塞着，甚至想哭都哭不出来。

她热切的期望，她虔诚的向往，她神圣的记忆——一切一切都只是为了那一块失去的土地，那块土地上芬芳的花草，那块土地旁边树叶的歌唱。同样的热望也燃烧在我的心中，甚至直到今天，这种感情依旧像当年一样强烈，也像当年那样让我万分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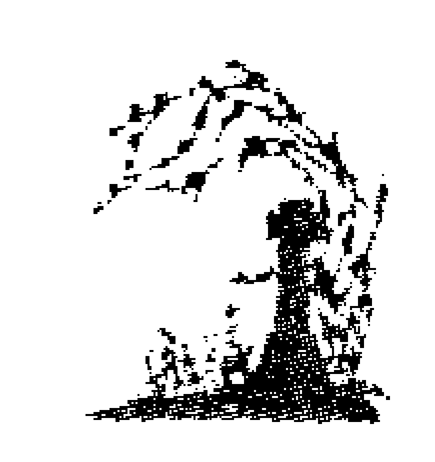
当年，我们家有一块土地，在离村子大约一个小时的地方。在通往那块土地的路上，我们要经过一条狭窄的山谷，到了雨季，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条谷间小路就变成了一条小水溪。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到地里去，就只好顺着别人田边的牛车道朝前挣扎。这时候，我们踝关节以下的双脚常常会陷在路上的泥泞之中。在峡谷里，那条陡峭的小路一直延伸到山边的坡地上。我始终不喜欢那一片山坡，在我的眼睛里，甚至洪水汹涌的山谷也比这片山





坡更讨人喜欢，因为，尽管洪水又冷又黑，但是山谷的两边毕竟长着又浓又高的榛子树林。可是，这片山坡呢，到处都露着白花花的砾石，荒凉得连野草都看不见几棵。在阳光下面，它变得一片灼热而且尘土遍地，红颜色的沙土在风中飞起来，落到我们的眼睛里，嘴巴里，前额上，和我们的脸上的汗水搀在一起。只需要在这个山坡上爬两三步，你就会觉得气喘吁吁。要是赶上下毛毛雨和下大雨的日子，这儿的泥土变得又松又软，就像冰面上一样滑。就算是我们脱了鞋，打着赤脚在上面行走，也免不了常常跌跤。每一次在这个山坡上爬行的时候，我就会联想起耶稣走向十字架时那段艰难的路程。

然而，不管这些路有多么艰辛，不管它是经过山谷，还是经过山坡，只要它通向我家那一块土地，我们就会毫不介意地在这些路上千百次地走来走去。我们那一块土地，它是我们的农田，是我们的世界，是上帝赐予我们的财富。整整一个冬天，我们都在憧憬中不停地谈论着开春以后将在这块农田上展开的农活，我们的谈话充满了激情，而且庄重严肃，就像我们在经营着成千上万亩土地似的。春天来了，大地上的积雪几乎还没有融化，我们就急不可耐地走向我们这块土地。这一天，每年开春后前往这块土地的第一天，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一个快乐庄重的节日。我们行走在那片山坡上，脚下那些积雪初化的黑土又溜又滑，湿漉漉的泥土在太阳下闪着光。在那些树阴遮



挡的地段，有些地方甚至还有一尺多厚的积雪。

从此以后，在春季、夏季和秋季，不管有没有必要，我们每天都要去参见这块神圣的土地。就像一个孩子跑向他妈妈的身边，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能跟她在一起，只是为了看见她，只是为了能够把小脸依偎在妈妈的裙子上。他从来不会顾及妈妈是否伤心，是否难受。在我的感受中，似乎妈妈越憔悴越可怜，孩子对妈妈的爱反而会变得更深。晚秋到来了，当我们从这块土地上摘下最后一个黑梨的时候，当我们把最后一根豆秸从泥土里拔出来装在手推车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禁不住隐约的难受。在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们一步九回头，直到它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哦，上帝保佑你，我们心爱的土地，我们贫瘠而可爱的母亲，我们欢乐和甜蜜的源泉。上帝保佑你，在长长的冬眠中，你可别忘了我们啊，要知道，我们时时刻刻都把你惦记在心上。”

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这一切怎么会发生——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有一天，这块土地不再属于我们了！是不是我们家做了什么得罪那位地主的事情？是不是他们想亲手来耕种那块可怜的土地——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知道那块土地再也不是我们的了。同时我们还觉得仿佛是什么人突然从我们脚下抽去了这片大地，我们全家都觉得失落在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们只是下苦力的人，我们是茫茫荒原上无根的蓬草，只要一阵狂风吹来，我们就不知道会浪迹何方。在这么大一个世界上，竟然从来没有这样一小块地面，我们可以稳稳地站上去说："这是我的土地，我站在我自己的土地上！"

我们全都处在极度压抑的精神状态下，谁都不想多说一句话。我们都不敢再提那块土地的事情，谁要是偶尔回忆起来，他都只能说出半句话，而且说得格外小心——那语气就好像是在谈论一个躺在隔壁房间里的死人。我母亲一直沉默不语，对那块土地只字不提，我甚至觉得那块土地的丧失好像并没有在她心里引起任何伤痛的反应。

那年冬天，她病倒了。

那是圣诞节前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我从外面回到家里，看见母亲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她的身体蜷成一团，紧紧地裹在一条长披肩里。她的脸色苍白而憔悴，她的双眼呆呆地凝视着远方。不知是怎么回事，看见母亲这副神态，我禁不住吓了一跳。

"妈妈，别在这儿吹冷风！我们进屋去吧。"

我扶着她的双肩，把她扶进屋里。

在桌子旁边坐下以后，母亲注视着我的眼睛，她微笑着。甚至直到今天，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地看见她的微笑，在她微笑的双眼里，潜藏着多少痛楚和多少希望啊。



“就算没有那块土地，我们也照样有饭吃。再说，它那么远，对我这两条腿来说也是一个麻烦——谁愿意在那湿漉漉的山路上爬来爬去！你知道我坐在门前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我们可以到鲁西维卡下面去租一块真正的土地来种。那里离这儿很近，而且土质好得多……我们不但可以在地里种土豆，在地边种大豆，还可以……我已经看好一片土地了——就是在两个草料槽之间的那一片。那片土地简直肥沃得流油，就算是我们在那儿种下石头，也可以在秋天收到黄金。”

听见母亲的话，我的鼻子一阵发酸，我的双眼也禁不住发红。母亲看着我，不说话了。我想，她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她只是在讲述一个孩子般的梦想，只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洞天福地的故事，她只是在用这种甜蜜的憧憬安慰自己，只是在用自己的舌头鼓舞自己的灵魂。

圣诞节之后，母亲病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星期。我坐在她床边不停地为她擦脸上的汗水，倾听她梦中的呓语……世界上多少人有我这样的经历？只是到了那一天，我才知道，在忍受着极度痛苦的时候，人们既不会流泪，也不会叹息。

在她去世前的第三天，母亲认不出我了。但是到了最后一天，她又把我认出来了。她慢慢地转过身来，大睁着眼睛望着我说：

“伊凡，我多想把我们那块土地弄回来啊。你还记得





为了减轻搬运豆秸的负担，我们坐在那儿剥豌豆的情景吗？……给我一点水，我渴。”

那天晚上，她去世了。她的表情安详而端庄，这表情永远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 五月的夜晚

教堂司事在钟楼上发现两只小猫头鹰，他把它们送到我手里。这两只猫头鹰还非常幼小，浑身长着带斑纹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两个绒毛球。不过，它们的面部表情却给人一种坚定顽强的感觉，它们的眼睛大睁着，炯炯有神。它们蹲在鸟笼里，就像两个神色严肃的孩子，那眼神仿佛通人性似的。从它们两道紧皱的眉头之间，可以看出这两个小家伙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好像已经经历了不少风霜，而且对人类已经产生了防范心理。此刻，它们一副万分惊恐的样子，互相之间靠得紧紧的。但是它们依旧高挺着胸膛，并没有大呼小叫，它们已经做好了挑战死亡的精神准备。

傍晚的空气柔和而温馨，星星在遥远的夜空中眨着眼睛，天宇把宁静洒向大地，在人类的心里唤起各种崇高的





情感。

晚上，我们把这个鸟笼挂在我的窗外，两只小猫头鹰可以透过鸟笼看见几棵枝叶浓密的栗树，还可以看见远处的森林。但是它们现在还太小，还没有能力从笼子里飞逃出去。

在夜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听见一种奇异的叫声。这叫声撕破了夜晚的宁静，搅扰着我的甜梦，让我无法入睡。这是一种满带恐惧和痛苦的叫声，又像是人类在呼吁，又像是兽类在挣扎。这声音充满了绝望，如泣如诉，似唱似嚎，而且有时还变得一阵疯狂。刚开始的时候，这声音只在远处的森林里，接着就不断地朝着我们这边逼近，最后，周围的一切都因为这叫声而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在这段时间里，笼子里的两个小家伙一直不停地厉声尖叫着，它们的叫声如此刺耳，不知不觉中我的牙关都咬得紧紧的。

“那位妈妈正在焦急地寻找它失去的孩子，它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就在这个时候，它的孩子已经成了这个笼子里的囚徒，正在向它拼命地呼救……”

突然，附近那棵栗树传来一阵树枝折断的脆响，接着就是两只巨大的翅膀扑扑鼓动的声音，与此同时，笼里的叫声也变得越来越尖厉，在分分秒秒中变得更加急躁。接着，那双大翅膀鼓动的声音又从苹果树上面传过来，这声音如此有力，我的心里禁不住涌出一股无名的恐惧。两只



小鸟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从睡眠中惊醒，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实在不能忍受这样的叫声。最后我只好从床上跳起来，紧紧地关上窗户，希望用这种办法隔开那可怜的声音。

第三天傍晚的时候，我跟房东一家老少坐在房前乘凉，那位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一个善良而敏感的女人，她建议说：

“我们今天晚上设法把它捉起来。我们把那个鸟笼的门打开，让它飞进去。等它飞进鸟笼以后，我们就立即把那道门关起来。我们不用担心，那两只小鸟还太小，它们不会跑掉的。”

“捉它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标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声音丝毫没有残酷的意味，“在卧室里放一只猫头鹰的标本，这不是很漂亮吗? 它的翅膀展得开开的，俯着头，它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你!”

我们采纳了女房东的建议，大家到那棵靠近窗户的栗树下静静地等候着。这期间，四周静悄悄的，我们可以听见树叶发出的每一阵细小的摇动，能够听见远处各种昆虫的低吟，女房东站在我身边，胳膊里抱着她的孩子。她的眼睛注视着孩子，孩子正在甜甜地睡着：母亲和孩子，两张宁静的脸儿被上帝摆在一起，在朦胧的夜色中俨如一座美丽的大理石雕像。





“嘟嘟……”那猫头鹰在叫。

它的叫声让夜色在寒冷中震动。

“嘟嘟……”苹果树那边又传来了它的叫声。

死一般的寂静袭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屏住呼吸，让我们心里扑动着一种奇怪的畏惧。突然，那双巨大的翅膀从我们头顶的栗树上一声猛烈的扑击，我仿佛觉得那翅膀上的羽毛已经扫到了我脸上。“老天爷！”我禁不住想，“它的翅膀怎么会这么大呢，仿佛能够扫掉天上的星星？它的翅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仿佛能扫断巨大的树枝？——不，母亲的爱远远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和风丽日，母亲的爱简直就是夏日的雷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笼子里的尖叫变得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急切。这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巨大的影子掠过夜空，发疯一样地在那个鸟笼上盘旋，一会儿飞向左边，一会儿滑向右边，突然，它从空中俯冲下来，冲进了那个鸟笼。

我们呆呆地站在那儿，心里充满了惊讶。足足过了几秒钟才清醒过来，蹑手蹑脚地爬到笼子前面。突然，鸟笼的小门被猛地关上了。

一阵狂暴的挣扎摇撼着鸟笼，房东的孩子同时在母亲的怀里哭叫起来。我们互相对视着握手庆贺，我们的脸上洋溢着凯旋的自豪。我们每个人都喘着粗气，天上的星星也能听见我们欢乐的吼声。



# 休 假

每年，复活节到了的时候，远方的燕子都飞向它们的故乡，在那儿庆祝基督的复活。

啊，异国他乡只有寒冷，只有空虚，即便是听见了复活节的钟声，也丝毫不能唤起我心中的激情。这钟声只能唤醒我对故乡的甜蜜的回忆，同时将痛苦倾入我的心底。只有在故乡，复活节的钟声才和谐而甜美，那闪着银光的声音在山间回荡，宛如天使的颂歌，我的心啊，早已长上了爱的翅膀朝着故乡飞翔。

马修在帝国军队里服役已经三年了，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始终没有得到一阶半级的提升。到了快满三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得到了复活节休假的机会。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可是却十分腼腆，而且笨手笨脚。在跟我





握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在用力，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担心用劲太大会伤了我的手。他那位瘦班长常常捉弄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寻开心。马修对此从来没有不满的表示，因为他知道自己笨拙，而且他觉得自己理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有一天晚上，我和马修坐在一家酒馆里面闲聊，我发现他神采飞扬，一副满面春风的样子。

“我听说你要回家过复活节?”我问他。

“对呀，”他微笑着说，“明天晚上就动身。”

说着，他从衣服里掏出一张脏兮兮的满是皱纹的纸，并把这张纸铺在桌子上。那张纸上斑斑点点的，涂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符号，而且我看得出，他在划这些符号的时候因为用力太猛，有些地方已经戳穿了纸片。我知道他很少用笔，因为他不会写字。

“我盼望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很久了……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现在开始计算时间，每过一个小时，我就在这张纸上作一个符号。我已经数了好几天了，只要一听见时钟打点，我就在纸上划一个小圆点。”

说着，他回过头去望了望墙上的钟。

“又过一个小时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在纸上划了一个圆点。

“你为什么这样急着回家呢，马修？这么远的路，你只有三天时间，一天去，一天回，你只能在家里呆一天



呀。”

马修憨憨地笑了。

“只有一天？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这可是天堂里的一天啊。在家里，一天的时间抵得上我在外面一辈子。”

“抵得上一辈子？”

“是啊，比一辈子还要长久！假如你给我三斗金子，对我说：‘马修，如果你不回家，这些黄金都归你。’我也会把金子推到一边，走我回家的路。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是啊，就算你用三斗黄金换我一个小时，换我一分钟——我也宁愿要那一分钟，不要你的黄金。我敢对上帝发誓，这是我的真心话。”

“愿上帝保佑你和你的休假旅行，马修。可是，你回家以后打算干些什么呢？你这么贫穷，手边一分钱也没有，你妈妈什么也不能给你，甚至连一块蛋糕也拿不出来。”

“那些东西算什么呢，”他笑着说，“就算是一路上啃石头，我也要回家去。等我听见圣乔治教堂的钟声和看见我妈妈的时候，我就一切都满足了。”

随着每一小时的过去，那张纸片上的斑点又多了几个。马修虔诚地捧着那张纸，就像他面对着自己的母亲。

那天夜里，熄灯号响了以后，战友们像往常一样在床上叽叽喳喳地交谈，但是马修却十分安静。他把两手放在脑袋下面，两眼注视着天花板，他的思想已经在回家的路





上晃荡了。在他的眼前，仿佛已经看见了树木在阳光下窸窣作响，头顶上那片黑黑的天花板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湛蓝湛蓝的天空。在那一片神秘的阳光下面，他看见了绿绿的峡谷静卧在两山之间，他家的小屋就坐落在一座漂亮的小山丘上。他看见年迈的妈妈在门口等着他，她用手遮住刺眼的阳光，嘴里不停地表达着她最大的欢乐："是你吗，马修？真的是你回来了吗？"这时候，圣乔治教堂的大钟看见了马修，它为马修响起了让人陶醉的钟声……"

渐渐地，他的梦境消失了，黎明又一次降临了军营。

"起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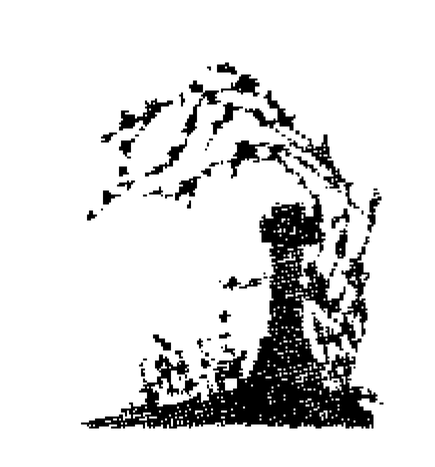
马修从床上跳起来，飞快地穿着衣服，可是他的梦还在继续着。故乡那洒满阳光的山峦和娓娓低吟的森林还久久地晃动在他眼前。他觉得自己的耳朵里还隐隐听见远方传来的复活节甜美的钟声。

他像往常一样笨手笨脚地朝着操场跑去，站在自己的队列里面。他站在那儿，面带微笑地望着明媚的蓝天。

"西·斯切文！"班长喊道，他的喊声像一记耳光打在马修脸上，"你没有洗脸剃须，没有扣军装，军容不整……出列，去向中尉报告。"

马修还没有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他服从了班长的命令。

"禁闭三天！"中尉说。



“你说什么，先生？”马修问。

“在军营中禁闭三天。”

“你是不是弄错了，先生？”马修抗议说，“我有复活节的休假……今天晚上出发……我在几天以前就得到了休假的许可。”

“出列。”中尉说。

“什么，我不能回家吗？”

突然，有人拉马修的胳膊，试图把他拉走，可是马修狠狠地把他们推开。“你是说，我不能回家了吗，先生？”

最后，马修终于弄明白了自己眼下的遭遇，他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顿时，他变得又瘦又老。

“我的兄弟们哟，”他大叫起来，“我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我为你们服役了三年，我在你们面前像一条小虫子那样卑贱地爬进爬出，我忍受了你们成千上万的欺侮……这就是你们对我的报偿吗？你们故意设下这个陷阱，你们想剥夺我回家看望妈妈的权利。天啊……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顾不了那么多！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家，让你们的禁闭见鬼去吧！”

“把他抓起来！”中尉吼道。

“来吧，我看谁敢来抓我！”马修咆哮起来。他突然转过身，把两个抓他的人摔倒在地上。接着，几个士兵一哄而上，把马修按倒在地上。

那个给他绑绳子的人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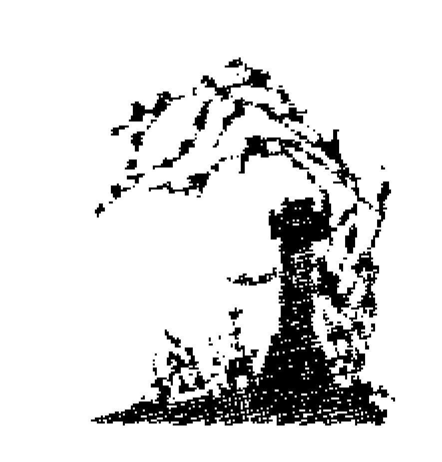




"认输吧，你这个傻瓜。你这样闹下去，再过三年也见不到你的妈妈。"

马修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终于安静下来，走向禁闭室……在阴郁的小房间里，回去看望妈妈的梦想破灭了，圣乔治教堂里复活节欢乐的钟声从他心中消失了……

远方的燕子总是回到故乡庆祝复活节，因为在异国他乡的复活节总是给它们一种陌生寒冷的感觉，它们在那儿感觉不到复活节的神圣气氛。



# 五月的欢乐

儿童们的纯洁天真和快乐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层脆弱的面纱，在这层面纱下面掩盖着成年人阴暗的内心世界。在这里，我只想向你们介绍一段自己的陈旧经历。在读完我这个故事之后，有人也许会为我在这个故事中揭示出来的事实感到万分惶恐，这些事实也许会让他的心灵充满伤感和忧郁，他甚至可能不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就像当初他不相信上帝一样。我的故事会摧毁他脑袋里原有的晴朗，摧毁他对世界的信心，让他觉得懦弱无助，让他觉得自己脚下的大地正在陷落。在这种异样的惶恐之中，他还会重审自己的灵魂，同时吃惊地发现，那些被他激烈鄙弃的下贱意识实际上正蓬蓬勃勃地生存于他自己的灵魂深处。

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我早早地动身来到山里。当时正值五月，在暖暖的阳光下面，天地间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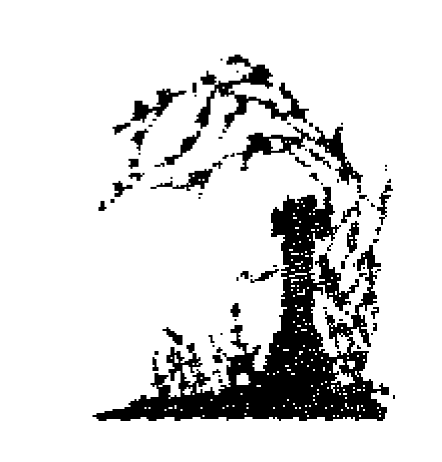
意。山间的薄雾慢慢地升起来，在天空中渐渐消逝。一座小小的教堂在山顶上沐浴着晨光，教堂旁边坐落着一家小饭馆。饭馆的正前方长着一排栗树，栗树下面放着一些宽大的台桌。我看见饭馆的老板走出来，站在门廊前面，他抬头望了望天色，脸上挂着会心的微笑。

"但愿是一个大晴天，"他说，"大群大群的小学生从城里到这儿来，他们早就盼着这种外出了，我觉得我已经听见他们的声音了。"

的确，我也听见了孩子们在山下峡谷里大呼小叫的声音，听起来就跟一大群麻雀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一样。饭馆的老板赶快转身去做准备，我朝着山下的路上望去，只见那条大路弯弯曲曲，仿佛是一条白色的丝带。

孩子们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就像一朵朵移动着的苹果花。他们每个人都在叫在喊在笑在尽情地欢乐。我最先看见的是一群女孩子的白色的连衣裙，接着看清了她们金黄色的头发，然后又看见一大群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孩子，最后，他们一张张漂亮的脸蛋也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到了饭馆前面，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围坐在那几张大桌子旁边，看上去就像一大簇花团，大约一共有两百多人吧。他们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在饭馆周围走动，还有许多人在山坡上四散追逐。他们每个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说着叫着，他们的眼睛里都闪着兴奋的光，他们一个个都红光



满面，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欢乐。不过，尽管在这喧天闹地的气氛之中，他们的心灵却是平静的，没有丝毫拖累和压力。看见他们那么忘情，那么投入，我禁不住想起了自己不幸的童年，想起了自己在那个痛苦和贫困中被迫早熟的日子。

孩子们开始吃早餐了，他们吃的是咖啡和甜面包。他们中间许多人站着，一边吃一边叫，像一群喜鹊。他们的老师们围坐在离学生们稍远一点的一张桌子旁。他们在静静地喝茶，好像并不把自己此时的工作放在心上。

吃过早饭之后，孩子们三五成群地结成伙伴，像小蚂蚁那样在山坡上散开。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日的上午，春天的阳光不但照在他们身上，而且一直照进了他们的心里。一颗颗童稚的心此时都在享受着无边无际的欢乐和自由。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天天生活其中的那些闷沉的公寓，忘记了那些狭窄多尘的街道，忘记了贫民区里那些灰暗斑驳的石墙。一轮清净温暖的太阳，一派充满博爱的纯洁无邪的春光，还有满山满谷的欢乐气氛已经填满了他们幼小的心灵。

在我的桌子对面，坐着一位衣冠整洁的先生。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长长的胡须飘在他的胸前，给人一种高雅的印象，但是他的表情却并不愉快。当孩子们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目光中呈现出一派忧郁，我看见他用那双大手捋了捋自己的胡须。他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尽管一





群女孩子笑着走到他面前，他脸上依旧冷若冰霜。

这位先生不停地用目光注视着眼前的孩子。等他看见两群孩子在饭馆附近互相追逐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迈着机器一样的步调朝饭馆门口走去。他站在门口，用同样忧郁甚至带着伤感的眼睛看着孩子们。他站在孩子们中间，仿佛是坐落在欢乐海洋中间的一座冰山。

“孩子们。”他突然发出一声呼喊，但是他的语气一片冰凉，丝毫不带友善的意味。这语气中间明明白白地流露出对这些孩子的一种奇怪的厌恶。很明显，这位先生不喜欢这些孩子，也不欣赏他们的天真。

“孩子们。”他又一次喊道。

看见他站在孩子们中间，那么冷冰冰的样子，好像有什么企图，我心里顿时掠过一团疑云，同时不禁产生一阵害怕和担心。

“他想干什么呢?”我心里想，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设法告诫那些孩子，让他们离他远一点。

听见他的喊声，一群孩子渐渐朝他围过去，但是他们很腼腆，每个人都犹豫不定的样子，因为那位先生身上没有丝毫可以让孩子们信任他的迹象。这时候，我看见那位先生朝着孩子们撒出了一大把硬币。

就在这一瞬间，孩子们中间发生了一个异样而可怕的变化。欢乐的春天消失了，他们脸上的笑意消失了，他们脸上青春的红晕消失了。在这一挥手之间，我前面这位先



生就毫不费力地撕下了孩子们心灵中这层天真无邪的脆弱的面纱，让这层面纱后面的贪婪无忌的天性暴露无余。此情此景，俨如一个黑心肠的巫师，用他手里的魔棒无情地触到了甜美芬芳的玫瑰花上，转眼间，玫瑰花变成了枯草。

那些钱币刚刚落地，孩子们中间顿时出现一阵骚动。为了争抢地上的钱币，他们你推我攘，有的大叫，有的狂笑，有的哭泣，有的呻吟。一阵阵喧嚣，不由得使人想起国际股票市场中那种令人发指的场面。不错，这里的喧嚣没有国际股票市场那么大的规模，这里的数额也小得可怜，这里也毫无章法可言。但是它们所反映的人类的精神却并无二致，二者之间的本质却并无区别——只不过是同一个朽尸身上穿了不同的衣服。

那位先生在孩子们中间扔出了第二把钱币，又扔出了第三把，不过他每一把钱币都扔到不同的孩子群中间。不管他扔到哪里，在他眼前出现的都是同样的场面，他的黑色魔棒在每一个地方都产生着同样的魔力。

为了金钱的激烈拼抢让每一个孩子都变得筋疲力尽，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弄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是他们依旧不停地你争我抢，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出这场闹剧，因为他们的欲望还没有消退，他们的贪婪不允许他们停下来喘气。当我看见他们为了争抢一个钱币而毫不迟疑地把别人推开的模样，我不禁猜想他们的愤怒情绪可能会整整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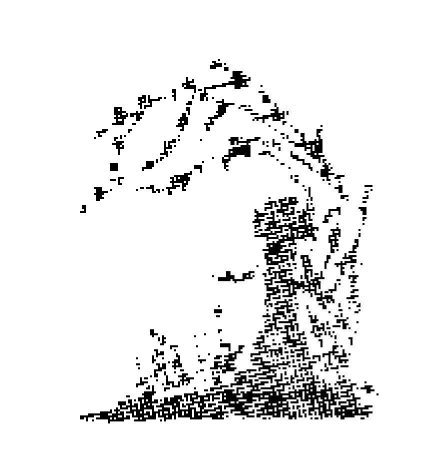
不得平息，这种情绪会延续下去，直到他们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而且直到那时，他们彼此之间还会继续挥舞着拳头。

中午时分，孩子们离开了山坡，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对周围美好的景致怀抱丝毫留恋之情。对于金钱的争抢使他们早已把这次春日阳光下的旅游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下山了，心里带着彼此间的怨恨，带着彼此间的厌恶和愤怒。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痕，每个人心里都怀着不满。在上午那段时间里，他们是一群纯洁自由、慷慨大度、无忧无虑的孩童，到了下午，他们却变成了一伙冷酷无情的金钱的掠夺者，他们心里那双欣赏大自然的眼睛彻底闭上了，对于伙伴的同情心泯灭了，就连最普通的人间礼节也不复存在了。在短短半天的时间里，他们进入了属于成年人的现代社会。

孩子们离去之后，我走到那个巫师面前，问他为什么要干这样的恶作剧。他用嘲弄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

“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先生?”他问，“老老实实地说，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说，你的脑子里从来没有闪过参加他们的念头吗？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来捡一两个钱币吗？问一问你的良心，问一问你自己的天良——然后再来发表你的道德高论吧。”

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发生在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将它忘怀。在眼下这种黑暗的岁月



里，我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事实所揭示的道理，因为这个故事中对人类阴暗心态的反映正好可以用来说明目前的世界。它就像一片充满凶兆的黑色的阴云，时时刻刻笼罩在我们这个文明社会的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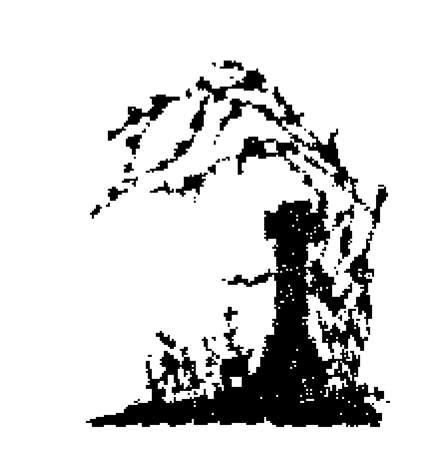


# 布莱祖斯的梦[①]

不久以前，我被送到一个比地狱还令人厌恶的地方。那儿的人使用的是人类的语言，可是他们的举止怪诞，言论离奇，我几乎简直无法跟他们沟通。我觉得这些人的大脑在思考的时候似乎毫无逻辑性，他们常常无缘无故地互相争吵，大声咆哮，有时候他们还绕着房间冲来冲去，可是又不知道这种行为究竟有什么具体目的。没有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渐渐受到了这些人的同化。如果站在两个星期以前的角度来看看现在的我，我肯定会连自己都认不出来——我肯定会对变化之后的自己惊讶不已。

我们这个小组，由一位叫做阿西林的班长负责监护，

① 本文根据作者在竺登堡集中营的观察而创作。在这个集中营生活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叫阿西林的班长。本文在最初发表的时候遭到奥地利官方的禁止。



他是一位很忠于职守的人。一天，我决定跟他到城里去走走。当我们穿过军营朝外走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下士，手里拿着一柄扫帚正在扫地。他穿着一身满是皱纹的军装，长相十分瘦弱，而且好像有好一大把年纪了。

“你看这家伙，”班长微笑着对我说，“看起来他是我们这座军营里最可怜的东西，可是他事实上却是我们中间最幸福的人。他叫布莱祖斯，是一个下士，是这儿最下贱的仆人。每天早晨，我们这些人还没有起床，他就起来干活了。他干的是最下贱的工作，可是他却干得那么自然，那么平静。他整天抱着那柄扫帚，不停地打扫每一个角落。如果这儿有奶牛，他肯定还会去挤牛奶；如果这儿有狗，他肯定还会去喂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放下工作去吃饭，甚至到了夜里他还在工作。即便是你让他帮你捉衬衣上的虱子，他也一定会非常乐意地服从你的吩咐。他几乎整天都在微笑，你称赞他也好，指责他也好，他都一样不放在心上。如果你对他作出什么羞辱，他会用那毫无邪念的蓝眼睛微笑着盯着你，仿佛在说：你做得对，我应该受到这样的责罚。”

“他是不是精神不正常？”我问。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他这样不正常，那简直太幸福了。”班长回答说。

我们说着话，穿过军营，从大门走出来，上了大街。可是我的心里却始终想着那位可怜的下士，想抛也抛不





开。

“可是我觉得他确实像有病。”我说，“他站在那里，就跟一个拿着扫帚的鬼魂似的。”

“他当然有病，他的肺有严重的问题。”班长说，“他的肺受过伤。可是他尽量克制自己，不让自己咳嗽。为了不打扰别人睡觉，他晚上常常躲到厕所里咳嗽。”

“他真的上过前线?”

“他在前线呆过五个月，他在德尼斯特受的伤。他还说自己在军医院里见到了基督。”

说到这里，班长哈哈地笑起来：“他说基督大白天出现在他面前。你去问问他，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他从来不向任何人隐瞒这个天大的奇迹，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经历。也许，他真有一点精神不正常，但是他却生活得很舒服，他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更加充实。正因为这样，他才有能力让自己做到如此谦卑。你看，他连耻辱都不放在心上，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烦恼呢？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像他那样温暖的阳光，我们就不会时时觉得人世间的寒冷了，我们头脑中那些让人难受的阴影也就自然消失了。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事情能够让他烦恼，就算是死，也不能对他构成丝毫威胁。信不信由你，等到他死的那一天，他一定会像回家一样平静。”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这位下士。在我的梦里，他还是穿得那么褴褛落拓。不同的是，他的头顶上围着一圈只有



圣徒才有的光环。

第二天早上，我又看见了他，他正在院子里扫雪。外面的天气还很寒冷，我看见他灰白的胡须上凝结了一层寒霜。可是他的表情却很快活，似乎并没有把寒冷放在心上。

我走到他面前，想向他打听那个奇迹。我看见他那双蓝蓝的眼睛，还没有等到我开口，我几乎已经相信了那个奇迹的真实性。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温和，看不出丝毫邪念和恶意。不过我同时也感觉到那两汪纯净的池底还放射出某种奇异的光辉，那光辉似乎具有强烈的穿透力，直射我的心灵深处。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想转身离去。可是尽管我已经开始转身，我依旧感觉到那双眼睛还在注视着我。想到这里，我觉得很不平静。我再次回转过来，走到他的面前，用生硬的语气突然问道：

“下士，你是怎样在医院里跟基督碰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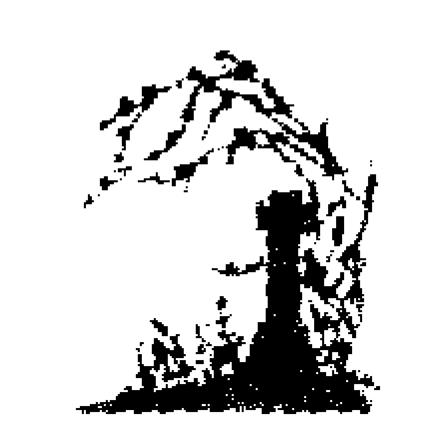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他丝毫没有惊异的表情。他平静的心情不但没有因为我的突然发问产生一丝波浪，相反，我只看见他脸上洋溢着平静的微笑。

“我并没有跟基督碰杯，”他说，“那么神圣的基督怎么可能跟我这样卑贱的人碰杯呢？他只不过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向我展示了他的慈祥罢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医院里躺了许多个星期，每一个看见我的人都认为我的末日已经快到了。就连我也相信自己活不了多少天了。因





为，有一天晚上，我看见死神出现在我的床边，她弯腰注视着我，哎哟，她的相貌实在太可怕了！她的呼吸差不多让我的骨头都觉得一阵阵寒冷。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每个人都从病房里跑出去晒太阳，就连那些拄着拐棍的人都一颠一跛地出去了。那个最后出门的人站在门边对着我喊：'伤兵，你现在总算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平平静静地死了。'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可是我却没有力量挪动自己的身体。我无可奈何地躺在床上，满怀恐惧地等待着我生命最后一刻的来临。在这种绝望的状态下，我开始像每一个基督徒临死前一样全心全意地祈祷：'我犯了许多罪，上帝呀，我承认自己一生中犯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孽。'我祈祷说：'它们像黑色的里程碑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摆在我生命的旅途上。可是，只有你，万能的上帝，只有你了解我经历了怎样的一次人生。'正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病房的侧门突然打开了，我看见基督从那儿走了进来，他身上穿着那件宽大的紫色的长袍。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慈悲和善良，一缕阳光映照在他闪光的胡须上面。对于他的出现，我一点也不觉得吃惊。我迎接他的来临，就像在做一件熟悉的事情。我从床上坐起来，穿上那双拖鞋。然后，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走进了院子里。说来也真奇怪，我们到了院子里以后竟没有看见一个别的人影，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他引着我从院子里走到大花园，再从大花园走到外面的原野上。在



那儿，我看不见一丝积雪，也看不见任何寒冷的迹象。原野上到处都是新鲜的气息，到处都是开放的鲜花，到处都洒满阳光，到处都沉浸在宁静之中。在我们眼下的岁月里，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片宁静祥和的地方。在那儿，没有哀伤，没有痛苦。基督引导着我，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用眼睛看着我，但是我知道他一直都在关注着我，一直都在想着我的事情。我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回到医院的，也不记得是怎样回去的，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等我从那片原野回去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现在，我时时刻刻都看见他在我的眼前。不管我在哪儿，不管我在干什么，我都看见他站在我的身旁。”

在听他讲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它让我禁不住想开口大笑。但是同时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在我心里，使我无论如何笑不出来。

“我听说你上过前线？”

“不错，我去过。”

“你杀死过什么人吗？”

“我杀死过。我用刺刀杀死过一个人，我看见他被树桩绊倒在地上，我趁机冲上去把刺刀插进他的胸膛。我还用枪托打碎过另一个人的脑袋，他立刻就倒在我脚旁的地上。我射中过三个人，我敢肯定。其中一个还是个孩子，我的子弹射进他的嘴巴，半小时以后，战斗停止了，我看见他躺在雪地里，仰面躺在那儿，两臂长摊着，就像被钉





在十字架上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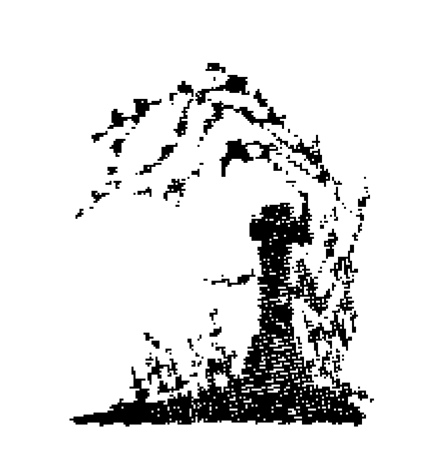
“你替那个孩子感到难过吗?”

“我为什么要替他感到难过呢?”

“你还会再次上前线吗?”

“如果他们派我去，我就去。不管他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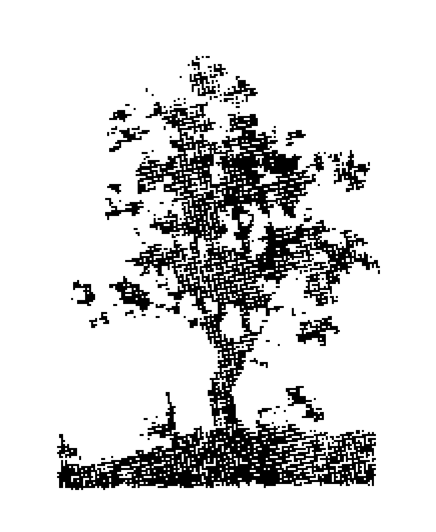
下士布莱祖斯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他心里所想的事情，他的目光始终清澈而温和——就像基督的目光。



# 破灭的梦

他俩都负了伤，一个在北部前线，一个在南部前线。他俩从小就是好朋友，天天都在一起。直到这个可怕的年代开始以后，他们才彼此断绝了音讯。但是命运已经注定他俩总有一天还会重逢。在各自的野战医院里康复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个人都被送到了同一座城市，只是没有住在同一所医院里。几个星期之后，他们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面了。

他俩在一个酒馆前面碰面，互相问候的时候，眼睛里都燃烧着激情的火焰。他俩来到那棵绿阴浓浓的菩提树下，一起回忆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他们谈了很多很多，无论是一个平常的念头，或者是对于未来的深情的憧憬，都是他们谈话的内容，而且他们坦诚相待，毫无隐瞒，彼此都向对方敞开胸怀。因为他俩都还年轻，所以谈话的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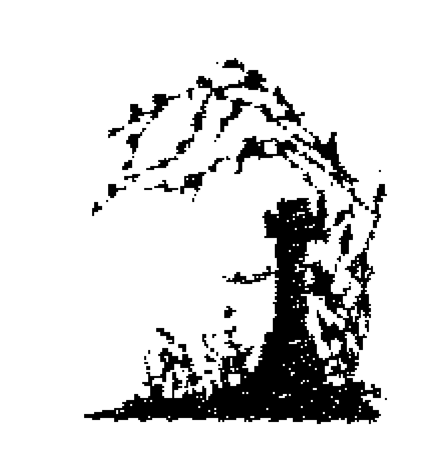




目很自然地落到了女人身上，他们谈起了自己最亲近的女人。

“在这些倒霉的日子里，我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的事情，”一个朋友说，“在吃了这么多生活的苦头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衰老了。可是，现在突然时来运转，因为我觉得青春再一次回到了我的身上，充满了阳光的健康之神给我送来了新的生命。从前我也爱过一个姑娘，但是我对她的爱仅仅是因为能跟她一起享受青春的欢乐。可是我现在才算意识到了爱情的严肃和神圣。正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才觉得自己仿佛高踞云层之上，清楚地看见了这个世界上一切甜美和高尚的东西。”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另一个朋友回答说，“在这些倒霉的日子里，我不知道多少次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我现在差不多有一种已经起死回生的感觉。我身边的每一种东西都显得这么新鲜，这么不同。我觉得自己比从前还年轻了，我觉得我的心灵也比先前干净得多，高尚得多。在我参加战争以前，我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取乐。对我来说，她只不过是一个玩偶罢了，而且当时我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一样，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我那时候没有认识到这个玩偶的智慧甚至比康德还丰富，她的内心比上帝的天使还纯洁，她的勇气超过我们这些成天在炮弹的呼啸中冲锋的人。正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上帝真的太慈悲了，他给了我如此厚重的报偿，他给



了我如此甜美的安慰。他让我认识到了她的美好，为了她，我几乎忘了自己身上的伤痛。”

“我过去常听人们唱一些谴责女人缺乏忠诚的歌，我自己也跟着他们一起唱。可是我现在再也不会去唱那些歌了，我要回过头去唱那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赞美贞女烈妇的歌，如果人们觉得我可笑，就让他们笑好啦。我要唱这样的歌，一直唱到我走向坟墓的那一天。我要歌唱忠贞不渝的爱情，因为我看见那爱情就在她的眼里，就在她的微笑中。她给我的每一次亲吻都深深地印入我的心灵，她那双纤细的胳膊对我的每一次拥抱都永久地围绕在我的脖子上。”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过去曾不止一次地梦想到世界各地去周游的甜蜜，我梦想自己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女孩到另一个女孩，从一次爱到另一次爱，而且我认为这才是人世间最快乐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的想法不同了，因为我发现了生活的真谛，我认识到了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我不仅认识到这种幸福的客观存在，我不仅亲眼看见了它，而且它就在我的面前，就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要在一个远避喧嚣的地方造一座小别墅，它只是一座简朴的房子，但是这座小房子里面却充满了纯真的爱情，我要在这座小房子里跟她一起平静而和谐地度过我们今后一辈子的美好时光。我见到她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深深的平静的愉悦就是她赐给我的真正的家。我那座小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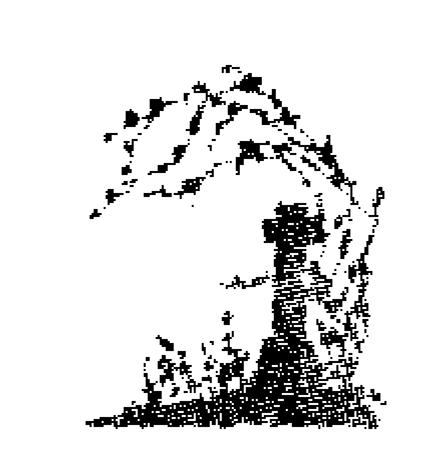




上面盖着红色的瓦，墙上开着绿色的窗户。它坐落在一片花园中央，一条碎石小路蜿蜒曲折，一直通向它的门前，小路两边还夹生着红红的枫树。她在门口等着我，她的模样比春天的苹果花还温馨柔美。夕阳把它最后一缕红光洒在她浓浓的金发上，仿佛不舍得离去。这就是我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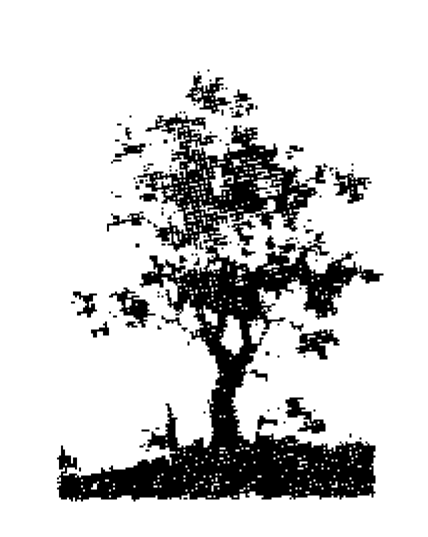
“你把我的憧憬都说出来了，就连最细微的部分都说到了点子上，我觉得你简直看透了我的心。我心中的家是这样的：它是一座不大的房子，白色的墙，墙上的窗户透过四周的果园送出它们的微笑。在明朗的阳光下，金色的瓦背闪着光，房间里沉浸在微微朦胧的光线之中。我只看见她穿着宽松的上衣和她漂亮的脸，可是却看不见她脸上那两个我亲过无数遍的酒窝。我用嘴唇在她脸上搜寻着它们，我沉浸在爱的暖意之中，我看见她秋水般明净的眼睛里充满了欢笑。是啊，尽管我的热血在激情中燃烧，但是我的心灵却充满了宁静。我对她充满了信心，我的心里丝毫没有因为爱而造成的负担，既不焦虑，也不害怕。我对她的信任就像孩子信任他们的妈妈一样——的确，一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的生活中绕上了宁静美好的光环。”

“咱俩今天是怎么啦？我觉得你简直是在用我的嘴巴说话，我简直是在用你的眼睛看世界。我们的友谊难道真的深厚到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都一模一样了吗？我们心爱的姑娘难道在用同样的微笑面对我们？难道她们在我们心灵中投下了同样的美梦？千真万确，我们至今为止的苦难



日子很快就会闪耀出宁静幸福的光环。现在，我正等候着下个星期二，等候着这个神圣的日子，就像一个满心后悔的罪人在盼望着他的救星。不过，这不是痛苦的等待，不是急躁焦虑的等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丝毫不担心自己的爱人会落到他人的手里。我这整整一个星期的等待只不过是一种对于那个幸福时刻的准备过程而已。在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闪过的每一个念头都带着庄重的意韵，它们时时刻刻都睁着热望的双眼注视着那个即将变为现实的梦境。最大的幸福不是我单方面的愉悦——而是两颗相爱的心互相取悦。”

“我们越说越像是走在同一条路上了。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都在昏暗中挣扎摸爬，现在，我们一起升华到了明朗的蓝天之上。我最幸福的时刻也是下个星期二。这几天，在我印象中，下个星期二前后的一切一切都变成了一些靠在这个明媚时刻的门坎外边的模糊的影子。这几天，不管是在咖啡馆里独坐，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聊天，不管是我在静静地读书，或者是在用我的手指叩击着钢琴的键盘——一切一切都像是在梦幻之中。但是，当我的心里憧憬着那个即将到来的星期二的时候，真实的生活在我心中苏醒，让我看清它不可亵渎的深底。它把我的生活目标和到达这个目标的道路展示在我面前。一股甜蜜在我的灵魂中展开它的双翅，我知道，即便是我亲吻她的那一时刻，我的内心依旧享受着深深的宁静与和谐。在这样和谐的心境





中，我亲吻她脖子后面那颗红颜色的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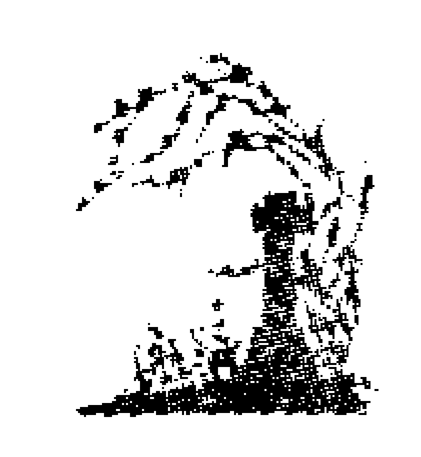
“她脖子后面那颗红颜色的胎记？”

“是啊，她脖子后面有一颗胎记。”

“我也亲吻过那个胎记，她叫什么名字？”

“明妮。”

他俩互相凝视着，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动一动身体，然后，他俩分手了，彼此都没有说一声再见。



# 父亲的来访

最近以来，我独自居住在一间阁楼里，这间阁楼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就连人的思想念头也无法从中逃逸。每天晚上，当我蜷缩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甚至许久以前那些晚上的各种胡思乱想就重新回到我的脑海里。这些念头都静悄悄地呆在我的身边，就像一群苍白的鬼影，在它们中间也夹裹着我在大白天看得明明白白的那些念头。它们在这个小房间里静静地挤成一团。它们每一个都憔悴瘦瘠，衣衫落拓，一副可怜的模样，仿佛就像一群从贫民窟里跑出来的孩子。倾听这群孩子的对话，让人觉得阵阵心酸。过于早熟，过于懂事，而且无所顾忌，坦诚到了粗鲁的程度。他们尽情地暴露着我灵魂的卑微，我看见它们的时候，竟觉得比看见我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中赤身裸体更加羞愧。





在这片黑暗之中，每一个孩子都长着一副巨大而扭曲的身躯和一张奇怪而可怖的面孔，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晒过太阳一样。平日里我无意间从嘴里蹦出去的那些话，包括那些毫无恶意的话，都突然回到了我的面前，就像一柄千斤重锤，猛猛地冲击着我的耳朵。它们告诉我说，世界上的杀人凶手不一定人人都手持利刃，有时候无情的冷漠比匕首来得更加残忍。

在这样的时刻里，我的目光变得格外犀利，就连那些没有具体形态的事物也能被它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这些事物往往都像在神父面前忏悔一样饱含着真情。在我眼前，各种各样的事物，不管它属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此时都变成了一个整体，就连在白日照耀下的现实和迷雾笼罩下的梦境之间，也不复存在明确的疆界。在这间小屋里，不复存在已经死亡的东西，也不复存在已经被遗忘的人和事。

在一个这样的夜晚，我的父亲访问了我的房间。当时已经很晚了，一支蜡烛拉着长长的火苗，在我的桌子上不停地摇曳着，蜡烛旁边放着一只空杯子。我刚刚喝完一杯拌着酒的浓茶，准备逃离面前那些鬼影，回到我的梦乡。

父亲迈着平静的脚步，缓缓地跨进了那道门槛。他一副年迈而且微微驼背的身躯，身上穿着一件线制的宽松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宽檐帽，帽檐已经破旧，软软地挂在四周。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显得又小又瘦，而且晒得黝



黑。他浓浓的胡须已经花白，他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他走进房间，向四周扫视了一圈，嘴上露出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冷笑，他好像并不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帽子放在我的床上，理了理大衣的后襟，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最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嘴边还带着刚才的冷笑。他的目光深邃，直射我的心底，在他一半爱怜一半嘲讽的笑意中，我看见他的胡须在颤动。

对于他的到来，我一点也不觉得诧异，因为我此时已经完全忘记了他四个月以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而且他的形象那么清晰，使我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他坐在桌前，身体微微前倾，两手放在膝盖上。他用那双带着微笑的眼睛注视着我。可是我却对他心怀畏惧，因为有某种不安的因素明显地搅扰着我的灵魂。我觉得自己就像干了错事的小顽童，知道自己心里的任何秘密都逃不出父亲的眼睛。

“这么说，这就是你的家啰，”他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小房间嘛。”

从他的目光中，我知道他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我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房间。”

他的评论刺痛着我的良知，让我觉得脸上滚烫。

“话又说回来，你是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呢？你在干些什么呢？”他在问这些话的时候，嘴边仍旧带着微笑。我知道，一切自我开脱的借口或者对自己内心世界的隐瞒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觉得父亲的双眼能够一直看到我





的心底。我就像一个正在接受审判的罪人，不得不在法官面前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种反感的情绪，可是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我决定向他袒露压在自己心里的那些带罪的念头。

“你是认识她的，”我说，“你看见过她那双温和的眼睛，充满了对爱情的忠贞……即便是一位天使从天而降，也不会比她更善良……”

听到这里，父亲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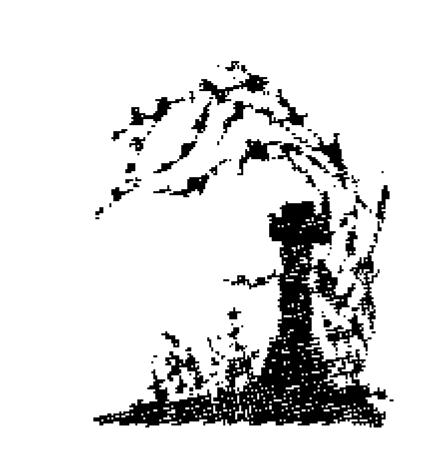
“别跟我胡扯，”他说，“我到这儿可不是为了听你的爱情故事。我只问你在干些什么，这些日子你是怎么过来的。我敢肯定，这么长的时间你总不至于完全是睡过来的吧?”

他的话让我一片茫然，我不知道他究竟想要我说些什么。

“我的意思是，这些日子你在干些什么？……目前的时事……”

他的问题让我吃了一惊，好像一头冰水，一直凉透了我的脊骨。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对他的问题无话可讲。他用手摸着下巴，倾着身体盯着地板。然后开始接着他的话题朝下说，他说得非常缓慢。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那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了，”他说，“在那些岁月里，我身强力壮，对生活满腔热情，成天都忙于公共的事务，可是你呢，你现在却身体虚



弱，一无所能，几乎快变成一个老头子了。我们那时候干的是唤醒民族的事业。当时我们年轻健壮，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可以让我们垂头丧气，因为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坚信未来的世界更加美好，而且它很快就会变成现实。唔……我们唤醒它，究竟有什么目的呢？……为的是让它从世界上灭亡吗？……我们那么卖命地拼搏，究竟为了什么呢？……”

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停顿了片刻。突然他摇着头大笑起来。

“哈哈，我这些回忆跟你那些无聊的爱情故事有什么区别呢？我很想知道这一代年轻人在干些什么。我许多次听人们说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已经朝前发展了，它比先前更加光明了，就连你们中间那些不起眼的人也比我们那时的巨人更高大，所以我特地从另一个世界赶回来，想看个究竟。可是，让我感到害怕的是，我每次都看见你在床头呼呼大睡，一个空酒杯摆在身边，还有……满脑袋粗鄙的念头——高兴的或者压抑的，谁在乎它呢——甚至还有那些随手一把就可以握住成千上万的鸡毛蒜皮的思想。我发现我事先对你的估计简直丝毫不差，你怯懦、麻木、畏缩，让自己躲在这个小房间里，在恐怖和痛心疾首的状态下一天天变得冷酷……不过，你大可不必为自己羞愧，我的儿子，在这个时代里，并不只有你一个人像这副样子。今天晚上我经过了许多地方，我看见许多人，不





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我只想告诉你，你并不孤独……”

他平静地拿起他的帽子，站起身来。

“我该怎么办呢?”我问。

父亲站在门边，用疲惫的目光扫了我一眼。

“再喝一杯茶……用被单蒙上你的头，去梦想那双天使的眼睛吧。上帝会安排一切的。”

说完，他慢慢地消失在门边。



# 地方新闻

1917年3月的一天，我在卢布尔雅那的报纸上读到这样一则新闻：

“父母外出务工，将一名七岁男孩单独留在家里，因为饥饿，这个男孩吃完了家里所有的面包，然后他在恐惧之中悬梁身亡。”

这一则新闻排在“当地新闻”的栏目内，跟那些关于抢劫、诈骗、凶杀、强奸之类的新闻排在一起，丝毫没有特别起眼的特征，而且这条新闻的文字也很平淡，甚至还带一些幽默的痕迹。然而事情到了这里，并不是它的终结，没有人会轻易地将它忘却。报纸上这几行文字实际上应该只是事件的开端。作为一条新闻，它几乎没有真正传入公众的视听之中。

这个孩子没有死，没有，他没有死。自从我读过那张





报纸之后，他就每时每刻地站在我的面前。昨天，我在穿过那条小路回家的时候，他在黄昏的微光中走到我的身旁。他长得瘦弱而矮小，身高几乎还没有到我的肘部。他在雪地里艰难地挣扎着，一路上都默不作声，可是我可以从他的目光中看见他心中的恐惧。我到达房子前面的时候，他离我而去，可是分手之前他的回眸一瞥却直直地射入我的灵魂深处。这一切都不是梦，毫无疑义，决不是梦。我把他看得十分清楚，我能感受到他带着病态的呼吸。那呼吸像一团火，让我的面皮觉得灼烧一样难受。我半夜里从床上醒来，看见他神色庄重地站在我的卧室中央。在他那张早熟的苍白的小脸上，明明地书写着文字辛辣的控诉。他那双带着眼泪带着忧郁和因为饥饿而显得异常大的眼睛在问："我做错了什么，该得到这样的下场？"这都不是梦，是我亲眼看见的，而且当我的目光落到他身上的时候，一股恐怖几乎塞住了我的呼吸。今天早上，当我坐在自己这张写字台旁边的时候，我又一次看见了他：他就站在我的屋角里。我的壁炉里燃着火，房间里暖融融的，但是我却看见他在不停地打着寒冷的哆嗦。他的嘴唇在不停地抽搐，他的双眼一片模糊。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他开始挪动脚步，当我离开房间的时候，他就跟在我的身后。可是，他始终一言不发。

不，这孩子没有死！——啊，是的！那些好心的基督徒把他瘦小的身躯从绳索上解下来，放进棺材里，在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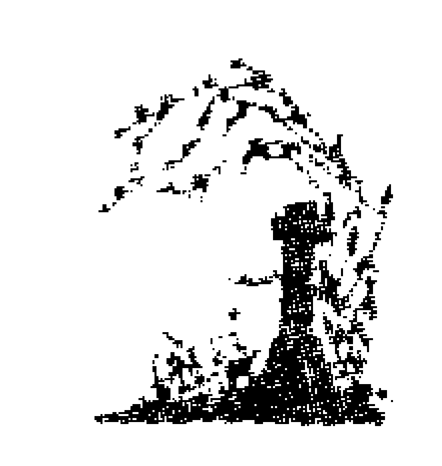
身上洒上圣水，然后把他埋在别人捐助的墓地里。但是，他没有死，这个因为饥饿而悬梁自尽的幼小的生命没有死。教堂里的牧师朝着他的身体洒上庄严的圣水，嘴里不停地祈祷着，他用这样的祈祷去安慰这个孩子升天的灵魂。可是，这孩子没有死。当明亮的烛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闪电般紧闭起来的眼睛，没有人注意到他苍白的嘴唇或者他细小的手指是否闪过一丝生命的迹象。牧师不会注意到，行政官不会注意到，将军也不会注意到，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把注意的目光投向这个孩子。但是，他没有死。在伟大的上帝面前，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证，如果天上确实存在着审判的话，有一天，他一定会站在上帝面前用他的手指指着你和我。

他没有告诉我，在走上致命的死路之前，他的灵魂究竟有什么感受。也没有告诉我他祈祷了多少遍，哭泣了多长时间。可是我对这一切却了如指掌，我清楚地看见他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所想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且他的每一声叹息整天都回荡在我的耳边。刚开始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玩耍，然后他走到房间的角落里，翻开每一个抽屉、架子、柜子，寻找他想找的东西。渐渐地，他觉得厌烦了。这个房间又黑又冷，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阴沉，毫无生机：那桌子，那椅子，那四面石墙，还有已经开始剥落的天花板。他透过窗户格子朝外看，希望能看见一些生命的迹象。可是大街上一片凄





凉，所有的房子都瞎了眼睛，只有漫天的雪在单调地飘落，窒息了他的呼吸，冻结了他的灵魂。他实在无法忍受这苦寂的世界，他的精神崩溃了。他心不在焉地走进厨房，也许只是想躲避起居室里那些看不见的妖魔吧。他在厨房里找到了一块面包，本来那块面包藏在食品柜里，是他们全家一个星期的食物。这是一块黄面包，烤得太脆，甚至有些焦糊，当孩子的手触摸到它的时候，不断地掉下一些脆渣。孩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进厨房，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来的，他突然站在那个小凳上面，用他的手指掐了一小块面包皮，接着，具有无比诱惑力的黄灿灿的面包心露在他的面前。他的嘴里禁不住涌出了馋涎，美味的引诱和饥饿的驱赶像两团浓云包围了他清醒的头脑。他不停地用手去掐食那块面包，直到它在橱柜里所剩无几。这时候，他才突然醒悟过来，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吃完了全家一个星期的食物。等他在惊恐万状中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的那一刻，周围的一切，包括厨房、卧室和周围所有的家具，在他眼前顿时变得一团漆黑。这孩子跑去藏在屋角里，呆呆地蜷缩在那里，吓得连呼吸都不敢大声。惊恐万状中，他回忆起自己生病时的情景：他的妈妈在床边哭泣，那时候，孩子也为自己生病感到难过。“如果我死了，他们会哭。如果我死了，他们都会为我哭。”他用这样的话不断地安慰自己。可是从他幼小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却是阵阵沙哑的呻吟。这呻吟远不足以驱散



房间里的沉寂和扫除他心里的阴霾。“如果我死了，他们就不会打我了。”在这种心境下，他抽泣着，找出那截绳索把自己悬在了梁上。啊，在评判这件事的时候，愿上帝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发一些慈悲吧。我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就跟我亲临其境一样。我心里害怕，我害怕这孩子在上帝面前开口说话的那一时刻，我害怕他说出我们简直不敢深想下去的惊心动魄的那句话。因为我看见他那双泪痕斑斑的眼睛里潜藏着我们不敢多看几眼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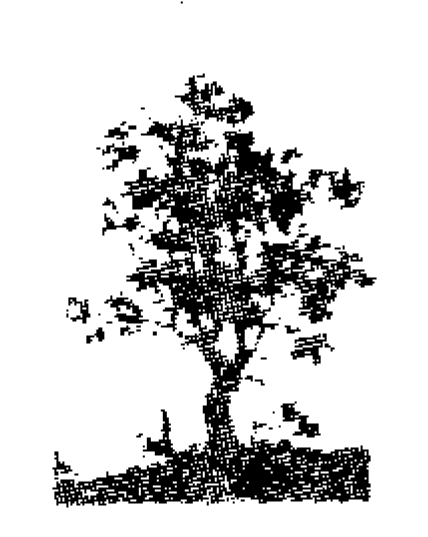
等到他开口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他将不再孤独。成千上万在饥饿中挣扎的孩子将同他站在一起，呼吁上帝为他们的冤死复仇。我害怕上帝听见他们的声音，我害怕上帝应允他们的祈求。因为那样一来，你我都将在这不可推卸的罪责之下颤抖，你我都想寻找一个逃避责罚的藏身之所，但是上帝的眼睛明察秋毫，你我纵然有一千张嘴也无法替自己开脱。我们只能低垂着头颅，两眼注视着脚下的地面，绝望地听着上帝一字一句的审判落到我们的头上。这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像一个亵渎神圣的家伙，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地发出阵阵呼吁：

“主啊，这真是我干的吗？”

这时候，成千上万的声音会在我们耳边响起来，成千上万的手指会指着我们的脑袋：

“是他，主啊，就是他！”

这个不堪忍受由人间的当权者们的贪婪和愚昧造成的





饥饿而悬梁的孩子，他没有死，他的幽灵将不停地缠绕着我们，直到我们可悲的生命的最后一息。



# 无能为力[①]

三只黑蚂蚁在搬运一段沉重的大梁——其实不过是一小截干草。他们这一次干得异常努力，比他们先前任何时候都干得更起劲。他们不停地拖着这根干草朝前走，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尽管累得这么厉害，他们却从来不曾产生过放弃这项工作的念头。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大地上，在地面上撕开了无数深深的裂口，同时把热气直射到这些裂口深处，而且还烧焦了大地的草木，让整座森林都变成一片枯黄。

在这三只蚂蚁中，一只是科学家，一只是政治家，还

① 本文原名《蚂蚁》，旨在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国领导人的盲目心态。该文在作者生前受到奥地利官方的禁止。由于官方审查过于严厉，所以参卡尔的写作不仅时常采用象征的手法，而且也采用动植物寓言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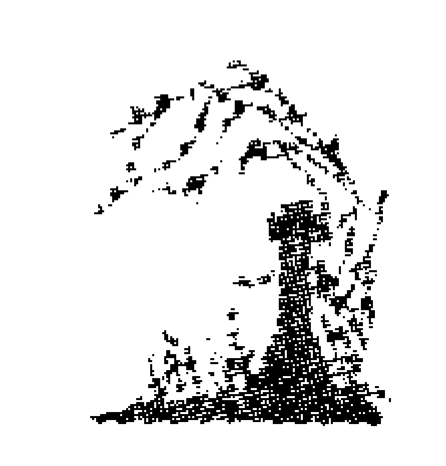
有一只是哲学家。但是他们的视力都很不好，都是近视眼，而且近视得非常严重，尽管戴了深度的眼镜，他们还是几乎随时都在摸索着朝前走。那位政治家抬着干草的前端，他一面朝前走，一面在嘴里不停地骂着这个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当他跌跌绊绊差点掉到危险的地缝里去的时候，他骂得更厉害。他一边骂，一边赶快抓住肩头上的大梁，重新站稳脚跟。

“少骂两句好不好，你这个无赖，”哲学家告诫他说，“你难道没有意识到是这根干草救了你这条一文不值的小命吗?”

科学家抬的是干草的尾端。他在后面竭尽全力地朝前推，他干得十分卖力。他在路上跌了一跤，膝盖上摔了一条口子。他不时地伸手擦去伤口上面的泥土，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时间停下来包扎一下。那位哲学家抬着干草的中间，因为中间部分特别沉重，他浑身大汗地哼哼着，他的眼镜不时地从鼻梁上滑落下来，所以他绝大多数时间都看不清自己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不过，他还是很认真地承担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卖力地扛着干草朝前走。

路上，他们碰见了一块大石头，高高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满怀惊讶地注视着这座巨石。他们先前也常常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可是却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个障碍物。他们坐在这个巨石的阴影下面认真地思索起来。

哲学家擦了擦他头上的汗水，发表他的看法：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我们的智慧都无法从事深入的研究。有时候，有些人认为他们已经探索到了宇宙的全部奥秘，已经透悉了所有问题的来龙去脉。可是当一个很粗糙的事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竟然会让他们变得手脚无措，无处躲藏。我们在七百年间积累起来的知识说起来虽然已经足够丰富了，其实只不过是整个世界上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有些人著书立说，大言不惭地声称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生命，还说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我们服务的。可是我们周围这一切一切却随时都在用残酷的方式提示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并不比脚下的尘埃高贵到哪儿去。就用我们面前这个巨石为例吧，是谁把它从大地上抓起来或者把它从天上扔下来，正好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能解答吗？”

“每一种事物都生活在它自己的世界里，”科学家接着说，“也可以说，它生活在一个茧壳之中。我们的处世方式最好是不要往别处看，也不要试图从这个茧壳中钻出去。我们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这个茧壳之内发生的事情上面就够了。这是我们自己的宇宙，对于茧壳之外的事物大可不必去浪费精力。一切试图越过这道樊篱的哲学探索实际上都是多余的事情。就用我们眼前这个巨石为例吧，我们用不着去探索它从何而来，也用不着去问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只需要了解究竟能从它上面凿下多少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就可以了。”





"你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呀?"政治家嘲笑说,"我不问这块石头从何而来,我也不问它有什么用处。我现在关心的是该怎样才能绕过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他们都赞成政治家的高见,并且着手探索绕过这个障碍物的可能性。他们让哲学家守着那根大梁,科学家和政治家分头去探路,科学家从左边,哲学家从右边。

两位探索者出发以后,哲学家靠在那根干草上很快就睡着了,他一直睡到两位探索者回来。他们虽然回来了,但是却没有找到绕过这个巨石的途径。科学家从右到左绕了一圈,政治家从左到右绕了一圈,他俩在半途上竟然没有碰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三位领导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觉得大惑不解,然后默默无声地思考起来。可是他们直到最后还是没法想通这个问题。显然,他们对巨石周围纵横交错的沟渠隧道一无所知。

最后,还是那位哲学家第一个冲破眼前的惶惑。

"在高山之颠看见的地平线一定比在峡谷里看见的更为广阔,这是一个人所尽知的道理。"他十分严肃地建议,"所以我们应该爬到这个巨石顶上去,从那儿环顾四周。通过这种办法,我们也许可以发现自己身在何处,并且找出如何绕过这个巨石的最佳途径。"

于是,他们把那截干草竖起来,一端立在地上,另一端靠在巨石上。干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截干草实在太沉重了。再说那个巨石的表面也过于



光滑，很不容易靠稳，不过他们最后总算成功了。接着他们开始顺着这截干草朝上爬。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有谨慎的习惯，他们爬得很慢，每一步都很小心。但是那位政治家却很莽撞，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爬到了干草的尽头，远远地超过了干草和石头搭界的位置。因为他身体的重量，那截干草不禁左右摇晃起来。

“跳呀！”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着他喊，“朝着石头上面跳！”

“我不能那样干！”政治家抗议说，“你们俩朝下退一些，把干草稳住，要不然它倒下去，我们全都得完蛋。”

“活见鬼，谁让你愣头愣脑爬那么高？”哲学家和科学家叫起来，“你做事怎么不动脑筋呢？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睛观察自己的路呢？在我们这样的年代里，你迟早都会把一切都弄砸了。”

政治家小心地朝后退，退到干草与石头搭界的部位，他的脚终于伸到了巨石上面，可是，刚伸上去，又赶快缩了回来。

“这上面滚烫滚烫的！”政治家发出警告说，“这块石头简直快燃烧起来了。再说我在这个位置什么也看不见。”

阳光狠狠地晒在石头光滑的表面上，把石头晒得像个火球。可是这三位领导人不能耽搁下去了，他们必须设法征服眼前的障碍。他们只好爬上了巨石，并且把那截干草拖在身后。可是等他们爬到石头顶上以后，却发现那儿实





在太烫了，烫得他们不停地跳，就像三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他们都很生气，都很烦躁，因为他们都觉得很不舒服。

“上帝慈悲！”哲学家嘟嘟哝哝地说，“谁能预先料到这石头会对我们如此热情呢？而且，我还要问，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忍受这么多苦恼，承担这么多风险，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么沉重的负担扛在自己肩头上呢，而且在这么大热的天气里？我们简直像几个愚蠢的奴才，只知道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干这干那，却从来不问一声为什么。我们和那些奴才之间惟一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而我们的主人却是某种奇怪的不可知的力量。”

“谁强迫你来做这些事情呢？”政治家嘲弄地说，“谁让你来扛这个重担？谁也没有阻止你把这根干草推到巨石下面去呀！”

“如果你有勇气那样干，”哲学家反唇相讥，“你自己为什么不把它推下去呢？”

政治家站起来，像一个迷路的人一样，走到巨石边沿这边看看，那边看看，但是却没有去动那截干草。最后，他走了回来，蜷缩在那儿，闭上了嘴巴。

“明明套着精神枷锁，空说一些大话有什么用处呢？”哲学家叹息说，“我们知道自己眼下正干的这项扛干草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可是我们还是从一开始就自愿扛下



去，而且将一直扛到我们的末日。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还要继续扛下去，这是我们的天性。也许，我们的努力并非全无用处，也许它们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意义。但是，事实却是我们始终没有看见扛这根干草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觉得冥冥中好像有某种高高在上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左右这根干草一样。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曾经看见过这种力量的影子，我在光天化日下面清楚地看见过它。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听见过，不止一次地听见过各种奇怪的神秘的声音，而且我们中间许多人还遇见过那些奇怪的鬼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本辞典能够为这种高高在上的力量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它却毫无疑义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甚至就在今天，我还看见巨大的鬼影掠过天上的云层，它们一路号叫着飞向天边。”

科学家用轻蔑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侃侃而谈的哲学家。

“我们的哲学真的进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他挖苦说，“跟迷信老太太白日说梦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告诉我们关于肉眼看不见的妖魔鬼怪的故事了。但是，在我听信你所说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力量之前，我必须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它们，用自己的手摸一摸它们。只要你有办法满足我这些条件，我也会跟你一样朝着它们顶礼膜拜。”

突然，一声爆炸的响雷轰向这个世界，一切都变得悄





然无声。这个响雷突然打击在他们头上，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看清它的面目，也没有机会弄清它的由来。一个巨大的黑影碾过他们的路面，伴随着一阵阴云席卷了大地。那个巨石像突然崩断了一根绳索，蹦出路面变成了一个燃烧的火球。



# 离奇的牢狱

阵阵秋雨从天空中静静地筛落下来，把眼前的世界都包围在一片浓浓的潮气之中。连绵不断的阴雨一连下了许多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早已充满了寒意与凄凉。不时地，一两片迟落的枯叶在树上摇晃着，发出一阵沙沙的声音，然后无力地飘落在地上。整个宇宙都成了一片潮湿的空间，在这片空间中，既没有欢乐，也看不见任何生命的气息。在这种背景下面，人们的思想上已经不存在任何一种回忆，哪怕是关于死亡的回忆，因为这样的回忆对人们来说，终归是一种宽慰，因为它毕竟能够让人们想起生命。此刻，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一种无处不在的感觉：一种无尽苍凉的感觉，一种窒息的感觉。这种感觉渗透了人们的全部身心，使他们的肉与灵再也无法容纳其他。竟连在主人椅子下面瑟缩的一条狗，此时也对它的主人充满





了排斥的情绪。

这两位朋友坐在桌子旁边遥望着笼罩在浓雾中的枯黄的森林。因为患有结核病，弗兰克变成了一个驼背，而约瑟夫呢，则是瞎了一只眼睛的残疾人。他俩是老朋友，但是却无法自由地交谈，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些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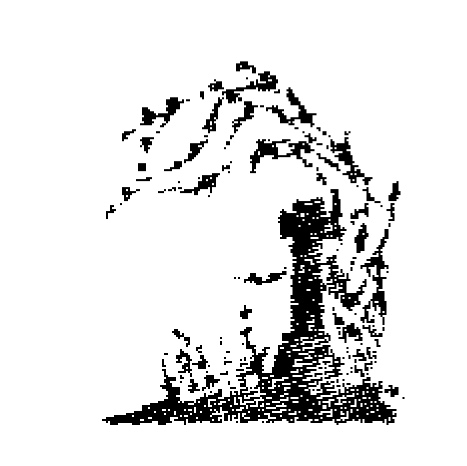
“我想来看看你近日生活得怎么样，”约瑟夫说，“可是我一看见你，就一切都明白了。如果我照一照镜子，我肯定会有同样的感觉。好了……”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

“你打算到哪儿去?”弗兰克问，“先等一等，我们应该坐在一起喝杯茶。我有点神经质，你别放在心上。我的身体随时都在这样摇来晃去，这种毛病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可能我患了……热病，要不然就是偏瘫，再不然就是……我也说不清。这该死的女人，怎么还不出来?……快坐下来。你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呀?就算你这么着急，也不可能干成什么事情。玛娜!”

厨房里传来一阵杯盘碰击的声音，房间里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小孩哇哇的哭声。

“这家伙老是闹个没完没了!”弗兰克嘟嘟哝哝地说，“这个女人也真是的，这么不会干活。她怎么不去给他换尿布?……怎么不把他哄睡着?……喂他吃东西?……难道还要我来当保姆?把我的手当摇篮?……让我给他唱催



眠曲——瞧我这双手吧，约瑟夫。我这双手已经是皮包骨头了，到处都是伤口，而且它还白天晚上不停地抽搐。我觉得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在火烧火辣地难受，好像浑身都长满了脓疮似的。”

这时候，他老婆把茶端出来了。她脸色苍白，一副病容，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同时她的眼神还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

“你真是太好了，竟然还没有忘记我们在等你的茶。”弗兰克很不满意地责备说，“糖呢？老天，糖在哪儿？”

“我马上就去给你们拿！”老婆顶嘴说。

“这个大盘子上没有空处了吗？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在盘子上一起端出来呢？——你瞧，约瑟夫，你看我简直变成婆婆妈妈了，对不对？我想我是不是得精神病了，说不定这就是精神病吧……奇怪的是，我已经不再因为自己这样的神经质感到害臊，我只不过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罢了。”

他老婆把糖拿出来，然后站在门边，满眼胆怯地东张西望。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进屋去好吗……还有，想办法让那个小东西把嘴巴闭上行不行呀？”

弗兰克开始朝杯子里倒茶，可是他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不停地摇晃，不少茶水溅在杯子外面，淌到桌面上。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生这种怪病，”他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我变得很不畅快，很反感自己，可是我还是





并不为此感到羞愧。我为什么要为此羞愧呢？我能看见你，不是吗？老天爷，这是酒吗？怎么这么难喝……”

约瑟夫开始喝茶，可是茶水很烫，他的嘴皮被狠狠地烫了一下。他把茶杯放回桌上，用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他的手此时发抖得很厉害，他结结巴巴地说：

“不是，弗兰克，这不是酒的原因，也不是……白糖，也不是……这孩子的哭叫……”

“我看你的状态比我还糟糕，”弗兰克说，“你说话像个小学生一样结结巴巴。”

“我不是结巴，这也是一种病，弗兰克，这种病老是困扰着我。这种病没日没夜地噬咬病人的精神元气，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把病人的心脏咬得七零八落。”

“我整整一个上午都呆在这张破凳子前面，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也干不成。不是我不想动，只是我不能动。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因为我觉得我是被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一个囚徒，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这座牢房。尽管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哭喊着，希望我能做些事情，希望我能到什么地方走动走动……可是我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走出这座牢房。我真不知道你是靠什么力量跨出家门的。”

“在最近这些日子里，不管到哪个人的家里，不管跟什么人说话，我都觉得无所谓啦。”约瑟夫回答说，“我已经不再属于人类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要干些什么。我走，因为我必须走，不管到什么地方，对



我来说都无关紧要。要是不到处走动，我就会发疯发狂。你是关在自己家里的囚徒，我呢，我的牢房随时都背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即便是挤在成千上万人中间，我依旧是一个孤独的人。我觉得孤独，而且仿佛已经不再是我自己。力量、勇气、思考力、理解力——一切让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相区别的特质统统从我身上抖落下来，割裂而去。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孤单的囚徒，这个囚徒沉默而抑郁，他心里只剩下一腔空虚。在我心里，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就是不断地动，不停地走。可是走向何方呢？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找到答案，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弗兰克再次朝着杯里倒茶，可是茶叶从壶里冲出来。

“嗨，”他皱着眉头说，“别去想那么多啦。玛娜，给我们拿些葡萄酒来！约瑟夫，我现在非常希望变成一个酒鬼，我会的，我会变成一个酒鬼。喝醉了的时候，我至少可以沉睡，我至少可以不做噩梦，我至少可以不被吓得从床上惊坐起来……可是如果我清清醒醒地上床睡觉，这样的夜晚就会充满恐怖。一个接一个的念头涌进我的脑海，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比一个黑暗，一个比一个让人压抑。它们是一个个沉重的巨石，压在我的胸上。我的脑袋一片麻木，我的胸里一片狼藉，我的四肢变成了一摊烂泥。从前，我曾经生活过，工作过，但是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已经消失在我记忆的地平线的那一边。近来，我觉得我们从前的日子就像是一个古老的朝圣者的故事：我们一





道扛着十字架，举着旗帜，念诵着《圣经》，顺着一条布满灰尘的大路朝前挣扎。在那些岁月里，尽管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但是我们心中始终怀着希望。在从前的日子里，每当我看见那些坐在路旁的乞丐对着行人把他们身上的残疾露在外面的时候，我心里产生的常常不是同情，而是反感。可是，我现在也坐在这些乞丐们中间，坐到了这些可悲可怜的人群之中……来，干杯！"

约瑟夫举起手里的酒杯。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窗外传来一阵阵枪炮声，窗户上的玻璃都被震动得微微发响，他把杯子放回桌子上。

"你听见枪声炮声了吗？"

"我听得十分清楚……约瑟夫，那儿又是另一种生活在进行之中，那种生活跟我们无关。我是说，窗外那个世界不需要我们，我们已经早就被它遗忘了。我们已经成了垃圾，被那个世界扫地出门了。正在外面进行着的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它把整个世界都摇撼得山崩地裂，把整个世界都打得支离破碎。它们能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呢，约瑟夫？我们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我们的食柜里一无所有，我只知道白糖贵得惊人……这阵飓风让古老的森林荡然无存，可是森林下的这些小草却毫发无损……我能忍受伤痛，我能忍受饥饿——我甚至欢迎死神的来临，只有一个条件：让我从这可怕的孤寂中解放出去，让我从这闷沉的空虚中解放出去……喝吧，约瑟夫。如果枪声在我们的房



子外面，它就不会跑到房子里面来，你就是想死也轮不到你头上。”

“前几天我收到一张我兄弟写来的名信片，”约瑟夫说，“他告诉我说他失去了自己的右胳膊，从肩头部位截肢，可是我在信上看不出他的哀叹。在成千上万的人命丧黄泉的时候，丢掉一只胳膊算什么呢。”

“几周以前，战争部通知我说，我的兄弟已经死在那次行动中了。”弗兰克说，“他现在躺在俄国什么地方的野地上，大雪掩盖着他的遗体。等到雪化之后，只有那一把被浸得发白的骨头能够勉强证明他曾经是一个活的生命，而我却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在这儿夸夸其谈……”

屋外的枪炮声越响越厉害，窗玻璃咔咔作响，毛毛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苍天和大地都被包围在一片泪水之中。

约瑟夫站起来穿上大衣。

“好了……只要我想摆脱这令人压抑的空虚，我就必须不停地朝前走，朝前走，一直走到我趴在地上不能再起来……”

他离去了，也没有说一声再见。可是当他跌跌绊绊走出老远的时候，他依旧可以听见房子里那粗声大嗓的吼叫：

“玛娜，酒瓶空了……快把那小家伙收拾一下……让他静下来……要不然就把他抱得远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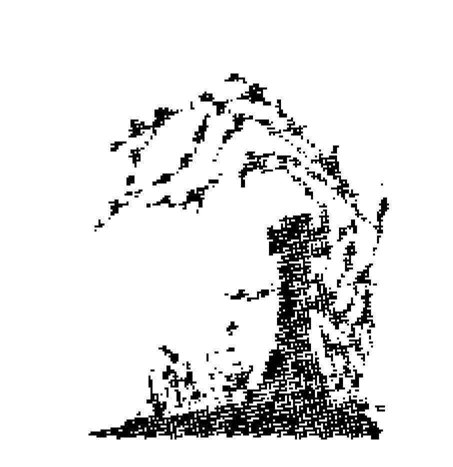


# 我的兄长弗兰克[①]

这一天特别冷，我呆在床上的时间比平时长一些。突然，我听见楼梯上响起一阵重重的脚步声，它走得很慢，很重，也很有节奏，就像每一步都在歇息似的。门开了，我的兄长弗兰克走了进来。

这一次，他的模样显得比先前任何一次都更加狼狈。他的年龄并不大，可是他的背却已经开始发驼，身体也显得十分虚弱，走路的时候拄着拐杖。他瘦削的脸上长着乱七八糟的胡茬，嘴边上浓浓的胡须几乎完全盖住了他的嘴唇。他头上戴着一顶宽檐帽，几绺黑头发从帽檐边垂落下来。他穿着那身看不见衣领的衣服，几乎只能说是随随便

① 本文依据作者对兄长弗兰克的一次真实的访问而写作。退伍以后，弗兰克住在克罗地亚的波波瓦卡，直至去世。



便披在身上的几片破布。脚下那条裤子把大腿箍得紧紧的，可是到了小腿以下又变得格外宽大。总之，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给人一种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印象，又脏又破，既不协调，又不合体。

这位兄长站在门口，用他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

“唔……你都看见了……”他微笑着说。

自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弗兰克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比我大得多，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离家出走的。他从来不告诉我他去的地方，也不告诉我他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听他发过牢骚，也从来没有听他抱怨过任何人。他常常离家出走几年以后，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离去和他的归来一样，从来没有在我们家庭中引起什么特别的反应。他每次回家都只住几天，就像那些下地干活偶然经过我家门口的邻居一样，顺便站下来聊一会儿，然后又自然而然地告辞而去。我最记得的是有一次，弗兰克从外面回来，天天蜷缩在楼上烟囱旁边，一连七天。他的两只胳膊抱在胸前，身体一前一后地晃来晃去，嘴里哼着克罗地亚的民歌。一个星期以后，父亲问他：“弗兰克，你还没有喘过气来吗?”这时候，我看见他一声不吭地从烟囱旁边走下楼去，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捆成一团，然后朝着门边走去。“你打算到哪里去呢?”父亲吃惊地问。“是你让我走的，不是吗?”从他的回答中，我听不出有一丁点





儿不满的语气。自从那天离去以后，他许多年没有再回来。在这些年里，我很少去想他的事情。偶尔想起他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亲切。这时候，我竟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的离去仿佛也带走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带走了我那一片灵魂。他每次出走的时候，都是一声不吭，也不向家里的人打个招呼，像个影子一样飘然而逝，可是我却觉得这个影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唔……你都看见了……"此时，他微笑着。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他的右腿已经瘸了，他的左手缠着绷带。

他不声不响地回家了，脸上依旧那么平淡，这就是他的风格。可是当我这一次看见他站在门口，竟然觉得他仿佛变了一个人——苍老了，驼背了，骨瘦如柴，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看着他这副模样，我心里一阵酸楚。

"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你从哪儿来?"

"从医院里来，"他说，"去医院之前，我在打仗。"

他坐在我的床边，开始裹烟卷。可是他裹得很慢，很吃力，因为他左手的四根手指都被包在绷带里，只有一根拇指露在外面。他温和地微笑着，还不时地对我眨眨眼睛，仿佛他生活得十分充实。可是我注意到，他的眼角和嘴边已经长出了不少皱纹，他的手也在微微地发抖。

"你瞧，我在打仗。"他又一次说，"我想你不会明白这些。你在床上睡到大天亮，你无法了解军队的艰苦。"

"可是，你怎么跑到军队里去了呢?"



“怎么?”他微笑着，“和每个人都一样啊。他们在大路上让我站下来，然后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跟他们去了，我什么也没有问他们，然后我离开了斯洛文尼亚。我干得很不错，我还差点儿结了婚……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看见他在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随着一阵无声的大笑颤动，可是他的眼光依旧给人一种无神的感觉。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当时我在斯洛文尼亚。那儿的空气很清新，道路也很平坦，到处都可以听见歌声——整整一年简直像一个长长的假期。可是他们突然在大路上拦住了我，几乎就在我快要结婚的那一天……唔，他们同时还抓了别的许多人。”

“可是你受伤了?”

弗兰克用右手摸了摸他的膝盖，依旧微笑着。

“当然……你以为他们送我们上前线还能干别的事情吗?我们中间许多人都在战斗中受了伤……”

“怎么受伤的?”

“怎么受伤的?我不知道。我蹲在战壕里，跟每个人一样，我们都静静地等着……突然，一个什么东西咬了我一口，我的左手不停地朝下滴血。我挣扎着掏绷带，可是我已经不能动弹了。我的右腿吊在我的身体上，已经失去知觉了……真的很滑稽。正当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





乔治的战友，他突然冲进战壕里大喊大叫：‘我的背包，我的背包！’哎呀，他是一个守财奴。就算一支香烟可以救一条人命，他也不会做出这样的施舍。‘弗兰克，到那儿去帮我把背包捡回来。’他对我说，‘你帮我捡回来，我付你五元钱，上帝作证，我肯定付你五元。’我知道，他的钱都放在那个背包里！我对着他哈哈大笑……这是上帝对他贪婪的惩罚。”

说到这里，弗兰克哈哈大笑起来，好像他给我讲了一个成功的笑话。

“可是，你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怎么样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昏过去了，然后——我醒过来，就到医院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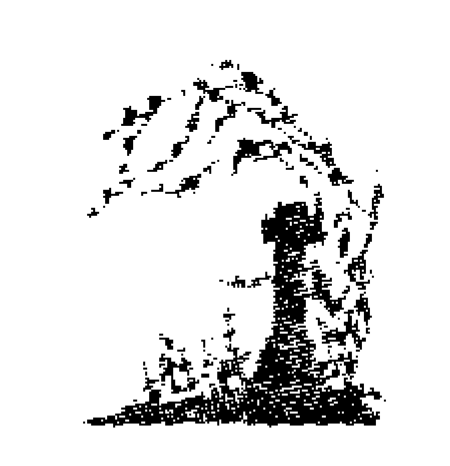
我从床上下来，飞快地穿好衣服。我们一起下楼去吃早饭。

“你穿这么薄，不冷吗？”

“上帝保佑！”他笑着说，“能弄上这身衣服已经很幸运了……你知道，我从战场上下来的时候，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了。”

他用手指了指挂在墙上的拐杖，笑了：

“我猜他们一定是把那玩意儿送给我作纪念吧。对我这样的块头来说，它好像太细了一点儿，不过，它很结实。在军队里，只要得到这种拐杖，就能名正言顺地退伍休息了。他们还真的很通情达理呢，对吧？”



我认真地注视着他的表情，想判断他是不是在自嘲，可是我却看不出他的眼睛里有丝毫恶意。

“事到如今，弗兰克，你打算到哪儿去呢？”

“你可以想像，”他继续微笑着，“你可以想像！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回答。他们也这样问过我：‘你现在打算到哪儿去？你的家在哪儿？’既然他们这样问了，你就不得不在他们遣送你之前告诉他们你想去哪儿，告诉他们你想去哪儿居住。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难堪，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的家在哪儿？’我想了好一阵，然后我突然告诉他们说：‘克罗地亚的波波瓦卡。’于是他们把这个地名记下来，算是我的家庭地址。”

他大笑起来。

“波波瓦卡！老天爷，在克罗地亚有多少个叫做波波瓦卡的地方哟！如果在一个地方呆不下去，我可以到另一个同名的地方。我的回答很荒唐，可是我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了一个叫做波波瓦卡的安身之处……唔，我可以在那儿设法呆下去。但愿我的左手能够好起来，缺胳膊少腿真让人恼火，连裹烟卷都不方便。”

突然，他站起身来，扣好外衣的纽扣，到墙边去取那根拐杖。

“你要到哪儿去？”我问。

“回家……波波瓦卡，”他依旧微笑着，“现在我也有家了，他们给我的，那些通情达理的人，是他们主动给我





的，我自己并没有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如果你乐意的话，可以给我写信。”

我陪他走到城外，目送他虚弱驼背的身躯和那身破烂肮脏的衣服，目送他一瘸一拐地踏上铺着寒冰的大路。



# 我们美丽的国家

有一天，我看见一队新兵正在朝着火车站方向行进。天上在不停地下着雨，路面上一片泥泞，他们的脚都陷在稀泥中。此时已经不早，大约已经是早上九点，但是天色灰蒙蒙的，而且塞满了寒意，周围的一切都包围在一片朦胧之中。

一大群人，包括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他们陪着这队新兵朝前走，他们在队伍两边艰难地挪动着脚步。他们身上差不多全被雨水淋透了，路上的稀泥甚至溅到了孩子们的脖子上。这边一个妇女无声地抽泣，那边一个孩子呜呜地啼哭。可是那队士兵还是在静静地朝前走，他们的脚下响起唰唰唰的单调的节奏。

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士兵走过我的面前，他背着行囊，背有点微微前倾，他一双大手露出棕红的颜色，根据





他的相貌，我估计他很可能是一个铁匠。一个年轻的女人绝望地跟在他的身边，跟他一起踩踏着泥泞。她的模样瘦弱而疲惫，几乎全身都靠在这个战士的胳膊上，与此同时，她的另一只手上还牵着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一边大声地哭着，一边迈着小腿跟着他的妈妈朝前挣扎。

那个士兵偶尔回过头来看一看身边的女人和孩子，可是每一次都飞快地把目光转向别的地方。

“回去吧，回去吧。”他劝说身边的女人。

可是女人却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袖哭泣着：

“不，我不回去，我不能没有你。”

“为什么要这样呢？没有什么值得伤心的，”那个士兵用半嘲笑的语气说，“政府会负担你们的生活……他们每天会给你一毛七分钱……他们每天还会给弗兰克一毛八分钱生活费……”

“让他们的生活费见鬼去吧！”女人哭泣着。

接着，另一个战士走过我的面前。他面容消瘦，已经不再年轻，一看就知道是在工厂里劳累了许多年的工人。这样的人，早在他们正式成年之前就已经衰老了。我看见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朝前走，跟他平时每天早上去工厂上班的步调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背上的行囊似乎并不重，里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他身边跟着一位年迈的老人，那老人抱着两只胳膊，努力挣扎着跟上这位士兵。这位老人一面走，一面试图让自己高兴起来，可是眼泪却顺着他脸上



的皱纹不断地落下来。

“我也是，我也是……三十年以前……我还年轻……我们在行军的时候总是唱歌……是啊，吉安，我也当过兵……吉安，我的孩子。”

那位战士脸上掠过一片愁云，就像突然挨了一耳光似的。

“你不用犯愁，爸爸，”这位士兵说，“政府会照顾你的，他们每天会给你一毛七分钱……”

“吉安，我的孩子，”老人在哭泣。

这时候，一个手脚健壮的士兵走过来。他粗糙黝黑的面容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成天都在太阳下面工作，他完全可能是一个农民。一位老太太竭尽全力地跟在他的身边，她的脸上满是皱纹，一层泥土的颜色。她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此时已经溅满了泥浆。

“你该回去了，妈妈。你该回去了，”那位战士说，“再见了，妈妈。”

老太太的目光死死地盯在这位战士身上，好像她已经预料到此生再也见不到自己这个儿子了。雨水从她的头巾上不停地流淌下来，把灰白的头发贴在她的前额上。

“回去吧，妈妈，回去吧，”那个战士哀求说，“你已经走了很远了，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你用不着担心，政府会负担你的生活，他们会每天发给你一毛七分钱……”





老太太憔悴的下巴在颤抖，她的嘴唇也在颤抖，泪水遮住了她的眼睛。雨水从她脸上淌下来，打湿了她胸前的衣服。等到这群士兵走到车站以后，我又一次看见了这位老太太。车站设有一道栅栏，战士们走到栅栏里面，这一大群送行的男女老少只能站在栅栏外面目送着他们的亲人走过车站里面的那片空地。突然我看见那位老太太双手抓住栅栏，不知是哪儿来的一股力量，她的身体竟被她的两手高高地托举起来，这时她比周围的人竟高出半个身体。

“我的天啊！”她一声哀号，重新淹没在人群当中。

那群士兵绕过一座灰色的大楼，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外。“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呢，战士们?”我忍不住大声发问，“你们的目的在哪儿?”

一个两眼布满血丝的老人瞟了我一眼，咬着牙说：

“他们是去保卫他们的国家，先生，保卫他们的国家。”

回过头来，我看见一位相貌雍容的先生正在朝着车站里这些送行的人作精彩的演讲。他讲了不少大道理，可是在他演讲的时候，我却只听见一句话：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

“我们美丽的国家……我们光荣的国家……我们国家的一切……为我们的国家献身……为我们的国家流血……



为我们的国家作出最崇高的牺牲……”

他把这几句话翻来覆去讲了许多遍，等他讲得筋疲力尽之后，他坐下来擦头上的油腻。

“这位可敬的先生是谁呢?”我问。

“嘀，”我旁边一个人笑起来，“他的确是一位可敬的先生！他在城里有几座大公寓，他在乡村里还有大片的土地。而且，他的儿子在政府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决不可能到战壕里去打仗。”

“可是他刚才不是大声说‘为国家奉献一切吗’?”

“他当然要奉献一切。可是他的意思是，他的房子和他的儿子不包括在内。”

我走到一个正在泥泞中行进的士兵身边向他询问：

“告诉我，你的国家在哪儿?”

下面是他的回答：

“我的国家在哪儿，你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呢？去年，在我身上敲骨吸髓的是德国。今年，在我身上剥皮食肉的是奥地利。明年，可能会轮到美国了。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你的老爷们让你朝哪儿走，你就得朝哪儿走。就是这些老爷们，是他们拥有国家并且为这个国家制定法律。我们命中注定是苦行僧，我们不得不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座矿井到另一座矿井，从农场到城市，从乡村到乡村，我们不管到哪儿都是因为饥饿的驱





使，都是为了寻找出卖我们劳动力的市场。不，他们关心的惟一问题是：‘我能从你那儿赚取多少？你还有多少气力供我榨取？’当你年老力衰的时候，他们把你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对你说：‘现在，你可以从这儿离开了，我们不再需要你了。’这就是他们在那时候要告诉你的。但是，一旦他们遇到威胁，他们把你召集到军队里，把行囊扔到你背上，命令你承受着死亡的痛苦去为他们战斗。‘赶快行动起来，为你的国家去献身。’他们这样说，因为这是属于他们的国家，他们拥有这个国家的一切财富，并且制定了法律来保护他们这些财富。我们种田，我们建筑房屋，但是没有一寸土地，也没有一间房屋属于我们。你现在来问我‘你的国家在哪儿’，走吧，去问问你自己吧。”

下面是那些行进在泥泞中的士兵的共同回答：

“既然我们已经互相理解了，那么让我们一起唱吧：‘我们美丽的国家……’”

可是我却不知道我的国家在哪儿，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在朝着我们走近。我们的国家应该是为了正义和所有的人的利益而奋斗，在这个奋斗中，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获得面包和住房，这个奋斗应该是为了更加美丽更加光明的未来。我们要让那些骗子和小偷们为他们的窃取付出代价。获得工作同时享受劳动成果，这应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只有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才值得我们去为它战斗。只有它才值得我们为它付出



最大的流血牺牲。我们的国家将在我们成千成万人的流血流汗的土地上诞生，他将为我们每一个人带来无尽的财富。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火车站那位演讲者所维护的那个建筑在穷人的鲜血和千万人的眼泪上面的国家只能变成一个丑陋的记忆，因为它貌似庄严其实充满了不义……

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这支叫做“我们美丽的国家”的歌将呈现出全新的甜美的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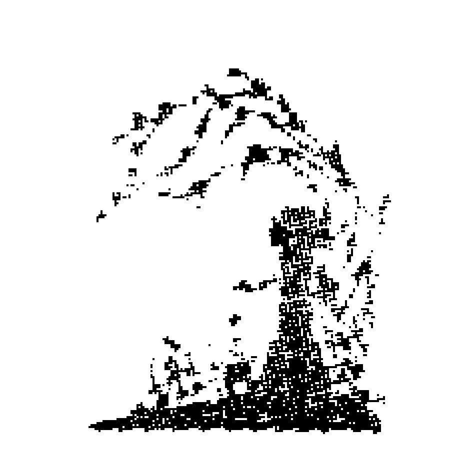




# 库伦特的智慧[①]

这一天，我从自己那间狭窄拥挤的小房间出去，到大自然中去寻求宽慰。可是我脑袋里那些枯燥乏味的念头却一直追随着我。到了树林中以后，又有一些新的念头不断地袭向我的脑海。时值深秋，树叶上挂着寒冷的露珠，沉重的空气中已经可以嗅到雪的气息。在沉默和寒冷中，一棵棵松树立在路边，宛如团团巨大的鬼影。浓雾模糊了天空，越来越低地压向凄凉的大地。这潮湿而寒冷的雾气缠绕着树木，浸袭着远近的一切，同时也透入我的心灵。四周一片沉寂，没有呼喊声，没有叹息声，也没有任何呻吟或哀号。是啊，即便是呻吟或哀号，也是一种难得的慰藉，因为它毕竟体现着生命的迹象。一线熹微的黄昏日色

① 库伦特是斯洛文尼亚民间神祇，他具有欢乐和浮薄的性格特征。



还映照在西边的山顶上，可是它那么微弱，那么遥远，仿佛是太阳即将熄灭前的最后一线回光，给人一种许久许久以前另外一个世界的印象。这阴沉暗淡的景色在我心里激起不断的浮想，我仿佛觉得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未来，觉得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已经熄灭在地平线的那一边。觉得除了孤寂之外，除了毫无生机的寒冷和雾气以外，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维罕尼卡是不是在那消逝的光辉下面?”我问自己，“我幼年的摇篮是不是在这最后一线阳光中燃烧?我如此钟爱的那一张张脸儿是不是在那儿朝着我微笑?朝着我说再见?在这些微笑中是不是还呼吸着真诚和希望?是不是还带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博爱?”——这一切都是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曾经存在于我胸中的美好的事物。可是我此刻的心里却对它们的存在充满了怀疑，不敢相信它们曾经一度是活生生的现实。我甚至不敢相信脑子里的这些印象是来自对于昔日的记忆抑或只是我脑子里臆造的幻象?此时此刻，这些印象，这些幻象，都已经静静地坐落在地平线的那一边。留在我眼前的，只有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昏暗。

渐渐地，浓雾彻底遮住了最后一线落日微光，我郁郁不乐地朝回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甚至连松树之间的朦胧影子也一无所见——我的脑海里挤满了对于未来的粗糙可畏的想像，这些想像无影无形，无声无息。雾气越来越浓，一滴寒冷的雨珠已经打在我的脸上，一阵寒意透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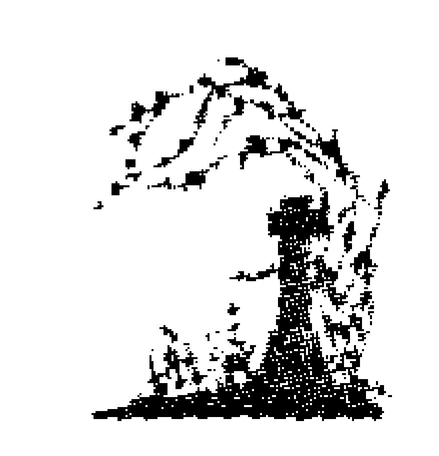


的肌肤，直入我的灵魂。鬼影般细长的松树拂着夜空，寂静而浓重的黑暗覆盖了四周的一切。一枝枝黑影带着彻骨的露水不时地扫过我的身边，洒在我的脸上。忽然间，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身影迈着大步默默地走在我的身边，仔细看时，这身影却没有任何可视的形象。尽管肉眼无法看见他，但是他却实实在在跟在我的身旁，仿佛是一个踉跄的立体，又像是一个被朦胧的月色映出来的平面的影像。我觉得自己认识这个身影，我觉得自己先前曾多次与他并肩同行。他偶尔弯下身来握我的手，但是他的形象却始终模糊不定。与此同时，我的心里还一直听见某种近似神秘的声音："你不认识他吗？你不是曾经千百次地见过他吗？"

黑暗中，我的房间映着一片昏沉的红光，我觉得它那么冷漠，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我的归来。是的，对于一个随时随地都把孤独感带在身边的人来说，整个世界没有一处不是陌生和冷漠，他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曾经受到任何一窗一门的欢迎。

"来，我们快走吧。"我无意识地说了这句话。当我发现自己在对着一个影子说话的时候，我竟然丝毫不觉得惊异。突然，那个影子抓住了我的手——他原来是一个人。

在灯光明亮的房间里，那个人静静地站在我的身边。他一边会心地微笑着，一边搓着那双又长又瘦的大手，同时不停地眨着眼睛。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从这些皱纹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很大很大的年岁了，我估计他大



约有一千岁了吧。在每一道皱纹中间，都深深地嵌着他的忧郁，可是他的眼睛里却看不见痛苦。这是一双闪烁着自由奔放的眼睛，一双充满生趣的灰色的眼睛。从他的表情上，我觉得他就像一个知道自己已经错过歇脚地的流浪汉，只好无可奈何地微笑着继续往前走。我熬好了茶，倒在杯子里，还在茶里搀进了朗姆酒，然后和他边喝边聊。可是茶炊里的火老是燃得不好，一次又一次地熄灭，朗姆酒也因为不小心而淌到了桌子上。那位老人无声地呷着茶，不停地朝茶里搀酒，始终保持着脸上的微笑。我很少瞟他一眼，但是我却始终知道他在对着我微笑，而且我觉得自己的脸颊开始火一样地发烧。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在这种充满恐怖的岁月里，你的良心怎么容许你这般微笑？”我问，“在千年来奴隶般的生活中，你什么知识也没有学到吗？老天爷！在这么长久的岁月里，你应该经历多少恐怖啊？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受的折磨能够跟你相比呢？你每天都在刀山火海中受煎熬，可是你却甘之如饴。现在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山崩海啸大地陆沉的灾难——你，你不过是沧海一粟，你竟然保持着微笑。试问，你的良知到哪儿去了？你的头脑到哪儿去了？你的心到哪儿去了？上帝为什么会让你有这样一副冰冷的心肠？——你的微笑就像空虚的呼吸，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原因。你是不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你是不是行走在无人的荒原？你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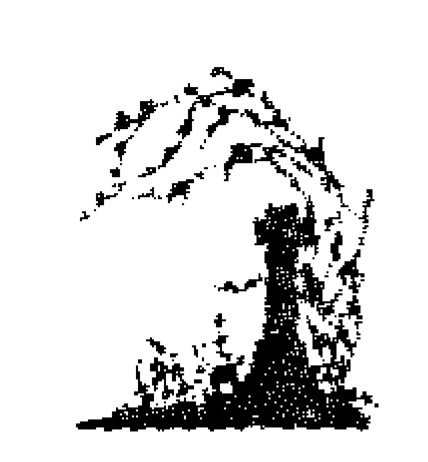
你浑身都散发着轻浮的腐气，你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空壳。即便是死神在你面前露出她狰狞的面目，你也只会同样地傻笑，你甚至还会求她让你饮完这杯茶再从容上路。”

这位老人和颜悦色地看着我，依旧在笑。

“我的孩子，你说得一点也没有错。”他说，“我很乐意接受你的指点。可是你所深恶痛绝的这种轻浮正是我们价值连城的珍宝，正是我们的高人一筹的地方。他属于你，也属于我，你知道吗？轻浮就是永恒。他帮助我们忘却过去，忽视未来，无视眼前。惟其如此，我们才无所畏惧，无所希冀，才能用谦卑的态度从容地承受现实中的苦难。我的孩子，好好地守护着这个珍宝吧，这是慈悲的上帝给你最大的赏赐，尽你的全力去守护它吧——再给我倒一杯茶。”

我直直地盯着他，我从他的眼里看不出冷酷的迹象，他脸上也没有痛苦。相反，他的表情一片欢愉，他的两眼清澈而纯真，我可以看见他的心底。我弯腰倒茶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他的前额。霎那间，我认出他来了——我的手一软，茶杯摔在桌子上，因为从他的面目特征上面，我看见了我父亲的脸，也看见了我自己和我儿子的脸。

等到我重新伸直身体的时候，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看见桌上的茶水正淌向椅子，然后从椅子淌向地面，在我心中留下一种不祥的预感。



# 学问的泥淖①

在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部落，他们对自己那些鸡毛蒜皮如痴如醉。这些人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围墙之内，这个围墙既高且大，足以抵挡一切风险。他们住在这座围墙之中，就像一群呆在幼稚园里的孩童，或者像一群蜷在栏里的小鸡。光线透进这个围墙之内，它让里面的一切都变得格外离奇。在这光线下面，跳蚤看上去大得像奶牛，蝗虫看上去大得像剑齿象。可是，尽管在这离奇的光线下面，这些学富五车的部落成员看上去却格外矮小，甚至比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一位当时著名的威尼斯集团的女学者在她关于奥地利少数民族的讨论中声称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斯洛文尼亚民族。为此，斯洛文尼亚在奥地利国会中的代表，著名学者兼政治家克利克博士与她展开了争辩，当后者即将屈服的时候，参卡尔写了这篇文章，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文中“第四收容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奥地利统治者设在卢布尔雅那城堡里的一座集中营。





非洲的俾格米人还矮小。从神色上面看，这群人庄重严肃，满腹经纶，但是，尽管如此，还是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斯威夫特笔下那些小人国臣民的同胞兄弟。

他们生活的这个鸡栏本来已经小得不能再小了，但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还被分隔在无数单独的小房间里，每一个隔间都有他们独自的宇宙。当人们仔细观察这些小隔间的时候，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矛盾的印象：一个栗子壳中的大宇宙……而且这个宇宙中包含着太阳下面的一切事物——从空气中漂浮的野马尘埃到广袤的天空本身，从未曾开化的山乡蛮俗到耶稣会会士的文质彬彬。在这个宇宙中还包含着对上帝矫揉造作的忠诚，还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包含着这个世界上一切灰色的智慧，从柏拉图到布伦切列。其中拥有上帝慷慨赐予人类的一切崇高品德：高度的友爱，对于自杀的宽容，对于破产者的施予，对于歇斯底里的诚实，还有对于荒诞者的信任。同时，与这些美德比肩并存的，还有撒旦带到人间的一切邪恶：冷酷自私，肆无忌惮，嫉贤妒能，狡诈欺骗，虚伪强颜——一言以蔽之：天堂和地狱里的一切一切，尽在这个鸡栏之内。

在这道围墙内，随时都可以听见那些部落成员永无休止的学术争吵。从早到晚，多少精彩的见解从他们的喉舌中如泉涌出。有一天，那些精通哲学的学者中间产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论战的核心是关于“vse zbil”正确发音的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个词应该读作“vse zbil-l-l”；



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应该读作“vse zbiv”；第三种见解认为是应该读作“vse zbiu”；还有一种见解认为“vse zbov”比较正确；另有一些权威人士却认为“vse zbou”才是正确的发音。这场论战一天又一天地延续着，可是正当各派学者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一种更为荒唐的见解趁机插进了他们中间：“在书写这一词语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他写成‘vse zbil’呢，还是应该写成‘vse zbiv’或者‘vse zbiu’，或者‘vse zbou’，或者‘vse zbou’?”他们争吵得如此激烈，几乎人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感觉到了呼吸的困难。可是，这场狂怒的争吵结果却是一无所获，问题还是问题，跟它七千年前一样，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与此同时，在这个围墙内的另一个角落里，一伙饱学之士正在试图解答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戏剧艺术是否属于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因素?”同往常一样，尽管他们知识渊博，最后却只能一筹莫展地面对一堆虚伪气十足的乱麻。这时候，他们又一齐怒气冲冲地要追究造成这团混乱的罪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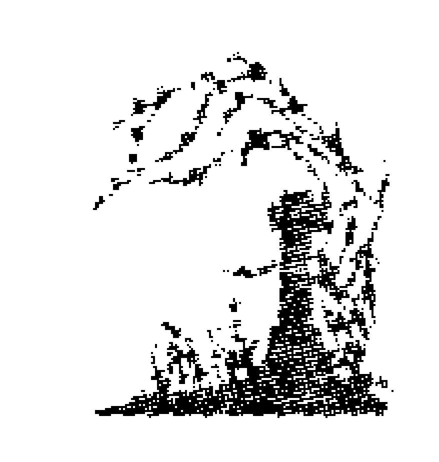
在这团学术的泥淖中，任何真知灼见都失去了价值，事物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逻辑关系。远与近，大与小，主与次，需要与否，可能与否，一切一切都成了无法理解的概念。一场战争爆发了，上百万的生命惨遭屠杀——如此巨大的事件在这些学者面前引起的只是视而不见，只是一片冷漠。相反，一个小小的陌生的影子落到这





片小天地的围墙上——他们心中却会引起一阵巨大的恐慌。一个在常人眼里无关紧要的事件会让这个学者部落失魂落魄，甚至会像遇见恶狼的羊群一样惊慌四散，疯狂地东躲西藏，在咩咩的惊呼中筋疲力尽。在正常人中间，偶尔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在这座学术的羊圈里，却是一个铁定的规律。等到在筋疲力尽中安静下来以后，他们只好默不作声，大眼瞪小眼，无可奈何地面对着那个他们为之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却毫无结果的事实。每天，天刚拂晓，这些人就开始像婴儿一样呜呜地嚎叫着，惟恐自己的名声还不够糟糕，接下来一整天都不曾消歇。他们不知道，那个耸人听闻的庞大的黑色骷髅正在一天天朝着他们逼近，就跟卡米拉夫人逼近斯洛文尼亚人民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灾星。

在这些人眼睛里，真正重要的事情不过是重要性的自身。只要有一个他们认为重要的影子出现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不管它是一场关于语音音律的争论，或者是关于三方联盟的争吵，或者是关于古人和今人的分歧，或者是关于针尖上究竟能够容纳多少天使跳舞，都会在他们这道围墙之内变得庄重万分。这些事件滚动在他们蒙胧的眼前，就像一座座黑色的大山，把世间的一切都阻隔在他们的视线之外。使他们为之战战兢兢，气不敢出。针对巍然耸立在这个部落的长夜之中的那个问题，那个关于斯洛文尼亚民族存在与否的问题，之所以也会在他们中间引起如此奇



怪的争吵，恐怕只有这才是惟一可能的解释。如果这换汤不换药的争论也算是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围墙外面恐怕再也找不到白痴了。

偶尔，这个学者的群体也会暂停咩咩的叫喊，尤其是当他们面临黄昏落暮的时候。这时候，一种对于往昔的朦胧的回忆，一种对于意外来临的时刻的感觉会在他们那床千疮百孔的博学的被褥下面躁动，同时驱散他们眼前忧郁的黑暗。一种柔和而悲哀，一种充满希望和虔诚的情调，出现在远方，同时在他们眼前冒出一个清晰明白的小问题："面对如此美好的世界，这群自以为是学者的人们究竟有几多知觉呢?"

"可是，今天早上，起霜了……"

随着这一低微的声音，他们的狂怒消失了，一缕光线落在他们酸楚的脸上。一曲小小的歌，宛如一只小山雀，轻轻地扫尽了所有的伤感和卑叹，扫尽了这博学的牛栏内的一切窒息。这样，不管他们肚子里已死的学问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干扰，他们终于有机会重新睁开眼睛——僵死的眼睛，千真万确地看见那个民族的存在。

老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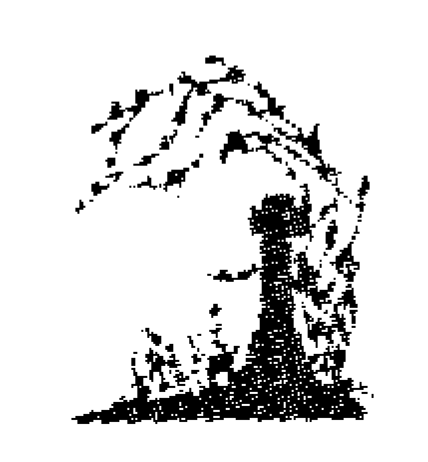
这一场争吵，这一场关于语法、哲学、艺术、语言学和卡米拉夫人的争吵，这场关于忠诚、信任、爱情、诗歌、生命、灵魂的争吵——在这个学者部落产生的一切废话和累赘统统被扔进了它们应该去的垃圾堆。这片学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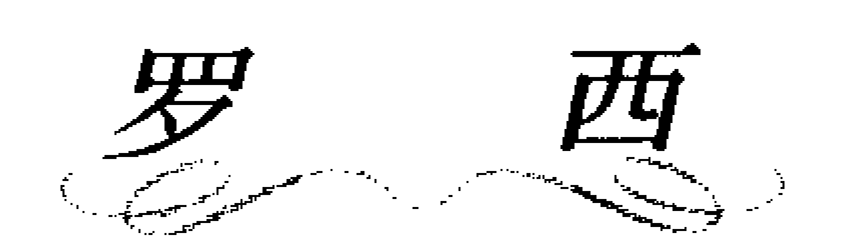


荒野中只剩下一片沉寂，甚至听不见丝毫生命的声音。它留在人们心中的只是一种耻辱和荒唐的感觉，一种在懦弱无力的状态下产生的痛苦的意识。

有人也许会认为我是在写一段关于“第四收容所”的历史，但是事实却是：我描绘了一幅关于古往今来所有不幸历史阶段中知识界的普通图画，从我们的始祖亚当一直到今天。



# 罗　西



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我时常深深地怀念你，我的小罗西。你活在世间的时候，经历的全是哀伤，不过，你现在好了，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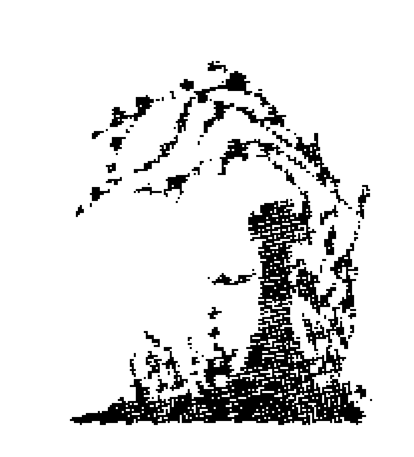
我们家曾经有一只年轻的雌狗，她模样优雅，行动端庄，长着细长的腿和一副友好的鼻头。对于那些远远近近的求爱者来说，我家的院子成了它们时常来访的乐园。春天到来的时候，这位妈妈生下了五只小崽——四只雄狗和一只雌狗。我家那位保姆把那只小雌狗抓起来朝着墙脚狠狠地摔去，没有一声呻吟，它死了。在剩下的四只小雄狗中间，有三只是黑颜色，有一只长着跟它妈妈一样的黄毛，还有跟它妈妈一样的白颜色的鼻头。在小狗出生的当天，我们就把其中两只送给两个从我家门口经过的孩子，我们完全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家住何处。我们甚至





没有想起来问一问他们是不是能够找到牛奶来喂养这两个幼小的生命。两只小狗闭着眼睛，嘴里发出一阵轻轻的呜呜声，就这样被我们无情地赶出了家门。不用怀疑，它们此生不会有什么幸福的日子，它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踢出家门，直到有一天倒在草架下面默默死去。有一天，在一个叫做霍里尔的地方，我亲眼看见过一只无家可归的狗，它身上长着乱蓬蓬的黑毛，腿上还带着一条淌血的伤口。刚见面的时候，它还朝着我狂暴地乱叫，接着，它就夹着尾巴悄悄地跑开了。

还有两只小狗留在我们身边，我们把那只黄颜色的小狗叫做弗罗吉，把那只黑颜色的叫做罗西。因为跟妈妈在一起，这两个小家伙生活得很舒服。可是冬天到来的时候，那些求爱的野狗又开始一只接一只地跑到我们的院子里来。保姆狠狠地说："我要杀掉这只母狗，不准它再干那些脏事。"说完，她把那只狗拖到野地里，她真的要杀死这两只小狗的母亲！我站在远处，睁着惶恐的双眼，亲眼看见了她的罪行。我看见她举起一根大木棒，用尽全力朝着那只母狗头上砸去。"又不是杀牛，何必用那么大的劲呢。"旁边一辆马车上传来一个农民开玩笑的声音。那位保姆对着那只狗又打了几棒，然后把它的尸体踢到一边。"可以住手了，可以住手了！"我面带眼泪朝那儿边跑边喊。我们挖了一个坑，把它埋进了坑里。没有十字架，也没有石碑，它静静地躺在泥土下面，她的罪名是因为她



的爱。

弗罗吉和罗西在房间里和走廊上绕来绕去，一边绕，一边用鼻子嗅着地面，也许它们的脑子里已经记住了它们的母亲？但是，几个小时以后，它俩就在阳光下面又蹦又跳，在山坡上互相追逐。弗罗吉比罗西长得快一些，它很快就从一个毛绒绒的肉团变成了一只苗条的小狗，细长的腿，明亮的眼睛，简直跟它的母亲一模一样。欣赏它那一身黄毛，看它调皮可爱的样子，总是让人感觉得愉快。啊，弗罗吉，你的美丽到哪儿去了呢？它给你带来了什么呢？你青春的生命宛如一只夏日的蝴蝶，只给我们留下那么短暂的美丽！有一天，它整整一夜没有回家，等到那天早上它筋疲力尽地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像瘦了许多。“你跑到哪儿去了呢，弗罗吉？”我问它。它心不在焉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朝着院子里蹒跚而去。到了院子里以后，它躺在暖暖的沙石上，很快就蜷成一团睡着了。那位保姆用恶狠狠的目光盯了它一眼。“这条狗生了癞皮病！”她说。“什么，它怎么会生癞皮病呢？”我吃惊地问。“你自己瞧吧！你瞧它的眼睛，那么模糊。它的鼻子上也在掉皮，这肮脏的家伙。”我们一直不知道弗罗吉那天晚上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它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它究竟从哪儿染上了这种怪病。就我的内心深处而言，我怎么也不相信它生病了，但是我却对它眼下的状况深感不安，同时也替它感到难过。那天晚上一定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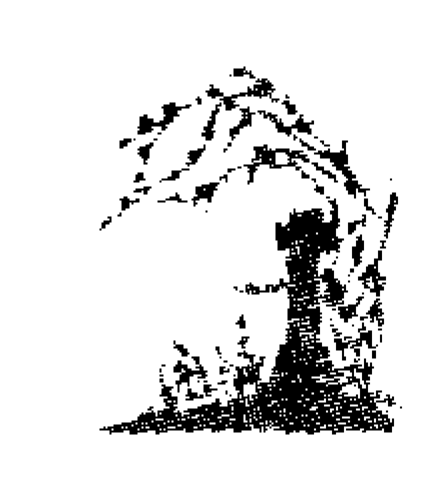


生了什么大事情，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它不想告诉我们，甚至连看都不想看我们一眼。“跟我来，弗罗吉，跟我来！”保姆对它下命令说。“不，哪儿也别去！”我竭力反对说。但是弗罗吉却忠实地执行了保姆的命令。它低垂着头往外走，既不向左瞟，也不向右看，仿佛把周围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就这样，它清清醒醒地走向自己的死亡，既没有向天呼吁，也没有乞求任何人给它怜悯。

“好了，就这么回事了。”从野地里回来的时候，保姆说。如果是踏死了路旁一片青草，她也许会产生几分怜悯之心，但是对于弗罗吉的死，她脸上却看不出丝毫难过的表情。

现在，罗西是这个小狗家庭惟一幸存下来的生命了，它所有的亲人要么成了无辜的冤魂，要么被送给了门外的陌生人。

弗罗吉走向死亡的那天晚上，罗西走进房间，它的脚步轻轻的，静静的。它先朝着天花板望了望，然后闻了闻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它把两只前爪放在我的膝上，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的脸，它深沉而黑亮的眼睛在燃烧着，两眼之上的前额好像布满了因为许多思考而出现的皱纹。“罗西，弗罗吉到哪儿去了？”在问它的时候，我感觉到它瘦长的身体上发生了一阵颤栗。在它两只眼睛闪出的黑色光亮中，我看得出，它知道一切，明白一切。一切——它看见了刚出世就被摔死在墙脚的妹妹，它看见两个



还未睁开眼睛的兄弟在寒风中被无情地送到门外陌生人的手里，它看见了妈妈倒在沉重的木棒下面然后被推进了土坑，最后，弗罗吉，他那位高贵的兄长，一声不吭地死在路旁的山坡上。它的眼睛里燃烧着整个小狗家庭对这个世界的诅咒。

那天晚上，它躺在厨房的地砖上，在炉火旁边，像一个毫无生命的黑毛团。我认为他已经睡着了，可是当我俯身观察的时候，却发现它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用手抚摸它身上的黑毛，它却吃惊地望着我，浑身都在紧张地乱抖。保姆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说："这家伙也不会在这儿呆多久了。"罗西听见了她的话，而且明白了她的意思。它慢慢地站起来，低垂着头，无声地朝着门外走去，在门边，它的后腿被绊了一下，它瘸着腿走了出去。当它回过头来看最后一眼的时候，我觉得此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怜的眼睛。

"这个家庭遇上这样的灾殃，是因为恶魔在它们中间。"看着罗西走向门外的时候，保姆说。

"恶魔，我听不懂你的意思?"我惊讶地问。

"它们都生了无缘无故的怪病，无缘无故地脱毛……它们的血液里有魔鬼，你可以从它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它们究竟有什么错，上帝要这样惩罚它们?"

"上帝只是在惩罚它们身上的魔鬼。这样的狗只能到处流浪，到处遭人白眼，直到它们与身上的魔鬼一同死





亡。如果上帝不怜悯它们，它们就不值得人类的同情。”

那天晚上，在昏昏欲睡的时候，我听见保姆像往日一样在大声祈祷，她的声音像平时一样动听，而且充满了虔诚和敬意。

“圣母马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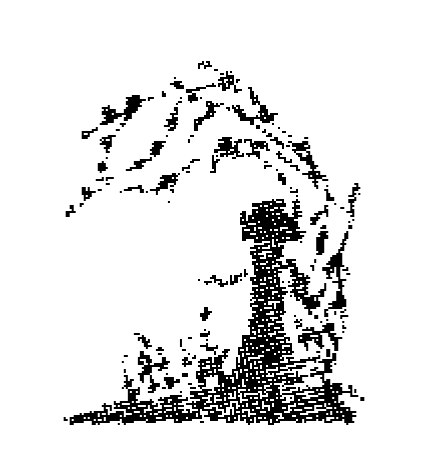
可是我心里却始终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噬咬着。

“它们在饥寒交迫中浪迹天涯……如果上帝不怜悯它们，它们就不值得人类同情……”

在没有月色的夜晚，从远处的原野上传来一阵阵沙哑而突然的嚎叫，接着又是一长串呜呜的哀鸣。一片巨大的恐怖笼罩在我心上，我赶快用被单把自己紧捂起来。

我再也没有见过罗西。只有一次，在冬天里，我觉得自己听见了它的哀叫，这声音仿佛是一位迷路的流浪者的笑声，这流浪者在雪地上坐下来休息，永远地休息。

啊，幸福的罗西！你早早地执行了保姆给你的命令，丝毫没有犹豫地走向了自己永恒的安宁。我们这些在人世间四处漂泊，成天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啊，还不如早早随你而去。



# 忏 悔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们的国家为那些不跟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公民们安排了一个宽阔的园地。感谢上帝，幸亏人类处在不断的进步之中，所以这个园地里的人们得到的人道待遇也比先前多一些。在从前的岁月里，少数派的遭遇比现在糟糕得多。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被那些多数派送上十字架钉死，或者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或者用石头将他们砸死，或者把他们大卸八块，或者套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活活绞死。现在好了，多数派对待少数派的手段温和多了，他们只把少数派关进牢房，或者一枪崩掉。同时他们也给一些少数派安上罪犯或者精神病等名目。不过，大概是为了给那些律师和精神病医生留一个挣饭碗的机会吧，直到今天，他们还做得非常小心，还没有在这两个名目之间定下明确的界说。所有的少数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也就是说，他们在数量上少于多数派。可是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是他们客观存在的这一事实就让多数派觉得恼火，同时让他们的自尊自豪受到很大的损伤。因为这些少数派明明白白地知道，多数派的形成无非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愚蠢，相同的仇恨，相同的低贱和相同的虚伪，或者是因为拥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教养，相同的慷慨，相同的爱和相同的真理观。

但是，在这个美丽的园地里，也只有在这个园地里，始终保持着年轻的生命。除了围墙里这片园地之外，再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太阳能够如此温暖，再也没有一个地方的生命能够如此活泼，如此健康，如此充沛。尽管承受着多数派残酷的虐待，这个园地里的囚徒的生活却充满了平静和自足。在这道围墙之内，没有虚伪，没有困惑，没有绝望。在这片园地里徘徊的不再是虚幻的影子，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人，是那些充满力量和勇气，充满热情和坚定信念的人。他们满面神采，满怀希望，因为他们的心灵深处燃烧着一堆永不熄灭的热情之火。

不过，在这样的园地里，也曾出现过这样一个阴沉的影子。他不停地走来走去，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

“好心的人啊，”他哭喊着，“请一个神父来倾听我的忏悔吧，给我请一位圣人，让他来帮我解除我的罪孽吧。”

听见他的叫喊，旁边的人都围过来安慰他。

“他们昨天给他请来了一个人听他忏悔。”一个人说。



“可是，那个家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父，也不是什么圣人。”另一个人说，“那是冒名顶替的骗子，这个人把他轰走了。”

“好心的人啊，”那位罪人恳求说，“给我找一个有德望的人，让他把我的灵魂从沉重的枷锁下解脱出来吧。”

“他的罪孽让他感到窒息，差不多快塞住他的呼吸了。”

“他的罪孽会把他毁掉的。”

周围的人们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在围墙内的这些囚徒中间，有一个神秘的陌生人，他坐在那棵高大的栗树下面，自始至终，一动不动。他身上紧裹着一件棕色的长袍，他的脸隐藏在一张大头巾下面。这个人不说不笑，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

这些人走到他的面前，说：

“我们中间有一位罪人，他的罪过迷糊了他的灵魂，折磨着他的生命，他在呼喊，希望有一位圣人能够拯救他。在这个世界上，圣人实在太少了，而且他们住在遥远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定是这样一位圣人。所以，我们请求你大发慈悲，救一救他的灵魂。这儿没有教堂，也没有忏悔室，那儿有一个小房间，你可以在那儿去听他的忏悔。”

那个神秘的陌生人站起来，把头巾拉得比先前还低，然后，他朝着那个小房间走去。周围的人回到那个罪人身





边，他们告诉他说：

“你的忏悔神父已经来了，他就在那个小房间里。去吧，到那儿去请求他帮你从罪孽的重压下面解脱出来。”

那位罪人朝着小房间急匆匆地跑去，他跪在那个小房间窗外的一块石头上，双手合十，向房间里那位神秘的人说出请求。为了不打扰他，其余的人都站在远处。

突然，一片奇异的阴云笼罩了他们头顶的天空，仿佛是上帝从天上伸出他无形的巨掌挡住了天上的阳光。顿时，那位罪人心中那些可怕的回忆泛起在他的心头，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闪出惊惧的神色。看见这种情景，人们都互相紧紧地抓住手，默默地俯视着脚下的地面。与此同时，他们隐隐约约听见小房间那边传过来阵阵低沉的话音和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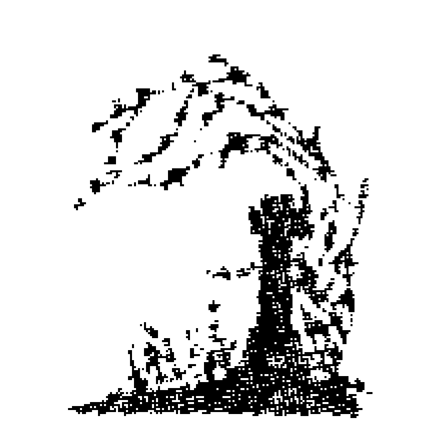
“啊，但愿他能开怀地大哭出来，把心中的压抑都发泄出来！”他们都在祈祷。

那位陌生人说话了，他的声音那么神秘，那么美妙，从来没有一个人听见过这样的声音，难道这就是他在心里封锁了二十五年的声音么？

这是——上帝的声音。

时间停止了，心脏停止了，四周都沉浸在一阵寂静无声的气息之中。

“呵，神父！伸出你的巨臂赐福于我们吧！”周围的人们都在祷告说，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哆



嗦。他们屏住呼吸，手指都抓进了泥土里。

“也为我们说一句话吧，快呀，要不然我们的心里也会充满悲伤。”

最后，那位罪人终于站起来了。他脸色苍白，身上在摇晃，一会儿弯腰，一会儿直挺，就像什么东西在剧烈地折磨着他。突然，他睁开双眼，环视周围的人们，一轮明亮的光环闪烁在他的头顶，他的眼里焕发出爱的神采。

“兄弟们呀，”他叫起来，“兄弟们呀，我的灵魂痊愈了！”说完，他扑上前来拥抱他们每一个人。“兄弟们哟，上帝的仁慈是无边无际的。”他用手指着天空说，“我觉得自己正在走向天堂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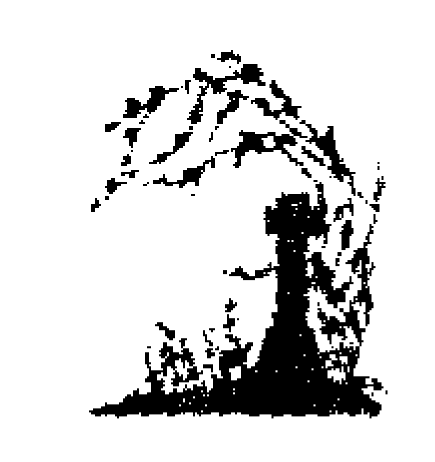
那位神秘的陌生人慢慢地走出那个小房间，他走得十分平静，他的脸色苍白而庄严。他的嘴角上带着一线几乎看不出的微笑，使人想起被遗忘已久的生活。





# 清晨的来访者

从那天早晨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可是，直到今天我还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那天早上，我觉得身体十分疲乏，情绪也十分低沉，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由于时局的原因吧。当时的社会环境实在太糟糕了，让人一想起就觉得烦心。在那样的思想负担下面，人们的精神简直接近崩溃的边沿。我们不但厌烦周围的世界，甚至也厌烦自己。当时我真想把自己的胸膛剖开，把我的心从里面挖出来。免得它成天在那儿遭受折磨。我也想让自己坠入黑暗的太空之中，永远地躲开人世间的嚣尘。那天早上，我在这样的心绪下面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地拉开窗帘。天色已经不早了，太阳照在大街对面那些灰褐色的房子上。可是，我却觉得太阳好像格外遥远，好像没有一丝暖意。它照在贫民窟的那些灰色的垃圾堆上，让人一看就觉



得丧气，我只好重新把窗帘拉上。

在这种烦躁不安的情绪中，我想吸烟，可是我手边的烟已经在昨天晚上就抽完了。我用手在衣袋里东摸西摸，结果连一根烟丝也没有摸出来。我在地板上左瞧右瞧，想找一个前两天扔下的烟屁股，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在失望之中，我对自己说："干活吧！"也许，我说这句话的目的仅仅是想打破一下房间里的寂静。可是"干活"这个字眼听起来简直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让人一想起来就觉得滑稽。世界上所有的诗人，上帝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一切美丽的事物，一切完美的语言，一切伟大的想像，一切纯洁的感情——一切具有最高价值的艺术珍宝，此时都抵不上一个烟屁股。人们可能拥有阿波罗所有的美德和才干，可以忘我地工作，但是即便这样，他也可能在这座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饥饿而死，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不是靠阿波罗的艺术，而是靠邋遢不整的面包。

突然，我听见楼梯上响起一阵缓慢的脚步声，接着又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一位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面的老朋友走进门来。他长着高高的个头，一副皮包骨头的模样，他必须低着头才能走进我的小屋。他穿着一身又旧又破的衣服，因为衣袖太短，他的两只手腕都明白地暴露在外面。他颧骨高耸，两颊深陷，阴郁的脸上带着土色，而且满脸都是又深又密的胡茬子。他的两只眼睛深陷在两个





眼眶里面，同时给人一种浑浊的感觉。尽管如此，这依旧是一双少见的眼睛。表面上看来，这双眼睛充满热情和天真，似乎并不关注世界上的事情。可是偶尔一瞥之间，却显示出对眼前世界无尽的忧思。在这双无声的眼睛中，我可以看出一种受伤的高傲，一种永难熄灭的忧郁。同时我也感受到，在这种可怕的忧虑下面，还潜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爱和忠诚。

这位朋友在桌旁坐了下来，他把那顶变了形的满是灰尘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脸上浮出一缕勉强的微笑。

“怎么样，这段日子过得还好吧？”他问。

“马马虎虎。”我回答。

老朋友常用这种形式互致问候。在一般情况下，在这种问候之后立刻就会开始敞开胸怀的热烈交谈，可是此时我们双方都沉默不语。我觉得有些尴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他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仿佛在寻找一个什么位置来安顿他的视线。最后我俩几乎同时开口说起话来，谈的是关于艺术的话题。可是我们很快又都闭上了嘴巴，因为我们都为自己的虚伪感到害羞。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双方都不想向对方隐瞒自己目前可悲的处境。我注视着他，心里在想：“艺术家既不应该有父亲，也不应该有母亲，他不该有朋友，也不该有爱情，他应该不食人间烟火，应该没有人的七情六欲。他应该像古代埃及的隐者那样，在沙漠深处孤独地信奉着自己心中的神圣。”



然后，我又问自己："我是否应该向他讨一支烟呢？可是如果他没有烟，我不是让他很难堪么？"

突然，他晃动了一下脑袋，把手里的帽子在桌子上挥了挥，说：

"我为什么要在你面前假充硬汉呢？我们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而且你又不是一个守财奴。如果你兜里有一块钱，就快点借给我。如果你没有，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我没有……真的没有。"我回答说。

我冒冒失失地把这句话吐出去之后，突然觉得脸上烧得难受。我看见他的颧骨上出现一片绯红，他的两眼垂了下去，我们双方都不再说话。可是这种沉默实在令人讨厌，我竟然听见耳边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蜜蜂在嗡嗡乱叫一样。

"哦，没关系……"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吞吞地说，"给我一支烟。"

"我也没有烟。"我说。

我们都不说话，直直地注视着对方。可是他没有笑，我也没有笑。此时，我们两颗心才算真正相互敞开了，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与此同时，我俩一同进入了一个远离尘世的境界，我们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一个人们彼此毫无隐秘的家。

"你吃早饭了吗？"他问，"如果还没有，就给我一片





面包吧。两天三天不吃东西，我还可以忍受。要是四天不吃东西，我就会开始觉得头痛。”

我再次瞟了他一眼，发现他的嘴唇干瘪瘪的，上面结了一层灰色的膜。

“两三天不吃东西，我还不觉得有太大的麻烦，”他重复说，“我可以关上窗户，躺在床上等着出现奇迹，要不然我还可以在大街上去走几步。可是到了第四天，我就会开始头痛起来，而且两条腿也会变得不听使唤……这种滋味你是知道的。”

他说得很慢，而且声调很平静。可是听他说话的时候，我的头却变得格外沉重，我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在自己的太阳穴上不停地啄击着。等到站起来的时候，我也开始觉得两腿发酸，就像刚刚走完几百里路的长途。

我的未婚妻斯蒂凡妮娅正在她家里做针线活，我们找到她。太阳还没有照到她的窗口，可是她的脸色却白里透红，焕发出青春的美丽。她抬起头来，温柔地望着我，脸上洋溢着微笑。突然，她的两手放在膝上，眼睛里出现吃惊的神色。

“怎么啦?”她问，“你是不是病了?”

我估计我的气色很可能跟我那位朋友一样难看。

“不，斯蒂凡妮娅，我没有生病，可是……你知道……”

在定情那天，我送给她的那两只耳环闪着金光。我轻



轻地从她耳朵上把它们摘下来，我想做出一副微笑的表情，可是却只有苦笑。

“你瞧，斯蒂凡妮娅，是这么回事。我们饿得快不行了……你把这两个我们爱情的信物包起来，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赶快跑到当铺去，你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拿到钱回来的时候，给我们买这些东西：一大块火腿、一块好奶酪、一个大面包、一大瓶葡萄酒和一小瓶威士忌，记住，还要一盒烟。把这些东西买回来，我们要靠它们维持七天七夜。”

她一点也没有犹豫，赶快站起来把两只金耳环送到了当铺里。她一路上都是小跑，等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她飞快地在桌上铺了一块白布，把买来的东西全都摆在上面，然后拉起窗帘。这时候，阳光已经爬到了窗沿上，一股光线射进屋里。斯蒂凡妮娅看着我们两人狼吞虎咽。只是到了这时候，泪水才突然涌满了她的眼眶。啊，愿上帝保佑她，为了她这些同情的眼泪。

到了中午，房间里已经洒满了阳光，我和朋友还在那儿一边喝酒一边吸烟。直到这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多余的话。我们双方心里都装满了许多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这些东西把我和他紧紧地连成一体，同时把我们两人和周围的世界远远分开。

这件事发生在维也纳，迄今已经二十年了。我这位清晨来访的朋友现在已经永远地长眠地下，上帝保佑他，他





已经开始享受自己永远的安宁。在他的坟墓上方，有一股雷霆般的怒气，但是他已经听不见了。而且那雷霆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它甚至不曾扰动他坟上的一片草叶，他在宁静中休息。

“我的朋友啊，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为你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现在轮到你了，来吧，把我带到你的家里去。”



# 基督的长袍

甚至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奄奄一息的时候，那些士兵还在为他身上那件长袍拈阄打赌。一位叫马克的士兵赢得了这件长袍。

这件长袍是用一块粗羊毛布做成的。耶稣七岁的时候，圣母为他缝制了这件长袍。可是当她还在缝制这件长袍的时候，她就已经看见耶稣所受的苦难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为此，她的眼泪洒到了这件长袍上面。这些眼泪从此再也无法被洗掉，这些泪痕一直留在了长袍上面。自从耶稣穿上这件长袍，他二十五年一直不曾把它脱下来。随着他一天天长大，这件长袍也一天天长大。他穿着这件长袍走遍了天涯海角，去安慰那些哀伤的心，去宽恕那些有罪的人，去医治那些病人，去拯救那些死难者。当他的鲜血和眼泪洒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他穿着这件长袍。





当他扛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的时候，他也穿着这件长袍。

赢得这件长袍以后，马克把它穿在身上，向他的朋友炫耀自己。可是当他刚刚把这件长袍穿在身上的那一瞬间，一件怪事发生了。他的眼睛奇迹般地睁开了，一股神秘的痛苦在他的心灵深处苏醒过来。这种痛苦留在他的心中，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立刻放下手里的长剑，无视伙伴们的嘲笑，开始追随新的光明。

在这光明之中，马克看见了许多他先前所不曾看见过的事物。他看见，为了解脱人类的苦难，为了减轻重压的负担，为了摘下那些受难者背上的十字架，许多人在那里寻求和探索。他看见那些人面前的路上布满了艰难的荆棘，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他们是先知先觉，他们享受着永久的快乐，因为他们看见了上帝的天国正在朝着他们一步一步地走来。

穿着这件长袍，马克承担了自己神圣的使命。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向人们宣告上帝的旨意。他给贫穷的人送去财富，给病人送去健康，给伤心的人送去欢乐。他还指出，罪恶就在每个人心里，一旦每个人把自己的心灵清洗干净，这个地球上就再也没有罪恶。

无论是饥饿，干渴，还是寒冷，都无法阻止马克的脚步。因为他的两只眼睛紧紧地注视着上帝的天国，他的心中充满了忠诚。最后，他死了，人们把他埋在一个陶瓦匠



的地里。

掩埋了马克之后，那些人互相对视着，他们问："我们该怎样处置这件长袍呢?"因为直到去世的那一天，马克依旧穿着那件耶稣的长袍。那些人思考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有一个人说："他饥饿的时候，你给他饭吃。他口渴的时候，我给他水喝。他疲倦的时候，他给他铺睡觉的干草。还有这几位，是他们把他掩埋在地里。他欠着我们每个人的债，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件长袍分开，每人一份。"说完，他们把这件耶稣的长袍割成了九片，每个人分享一片。可是，就在他们的手接触到这片长袍的那一瞬间，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受苦的甜蜜。耶稣的长袍打开了他们蒙胧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了面前的路，因为圣母的眼泪和耶稣的鲜血至今还在那件长袍上面。这些布片让他们认识到受苦受难是一片丰饶的土地，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通过自己被钉上十字架的方式，基督向世人证明：只有受苦受难，才能为人类赎清罪孽。他说："你们将从苦难中得到欢乐，从死亡中得到永生。"

接着，基督长袍的每一位继承人都走向世界各地，传播上帝的声音。路上，他们受苦，他们死亡，因为他们的路上都布满了艰难和荆棘。但是他们的受苦是甜蜜的，因为他们是为了寻求正义。他们去世之后，他们那些长袍留给了成千上万的继承人。这些继承人继续走向世界各地，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等到他们去世之后，基督的长袍又被





传到更多更多的人手里。这样一来，无论山有多高，无论水有多深，福音的传播永无阻碍。

在我们这个黑暗的岁月里，你和我都是这件长袍的继承人。我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道，身披着基督的长袍。但是，当受苦受难的福音在它的真理之光的照耀下得以阐释的时候，它将向全人类显示：我们的哀伤绝不是徒劳，我们的泪水绝没有落到沙漠中，相反，它们浇灌了土地，养育了希望，为人类的最终解放铺平了道路。等到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每一滴眼泪都洗净了千百人的眼泪，我们每一个穿着耶稣的长袍受苦的人，终于战胜了这个世界的法利赛人，我们终于彻底战胜了黑暗，战胜了贪婪，战胜了残忍，战胜了一切不义和邪恶。



# 白鹦鹉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生命，就我们主观方面而言，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对于这些谜，年幼的孩童也许可以多少有所了解，因为他们具有比成年人更为敏感的神经。你听见的每一个声音，实际上都是来自隔膜以外的声音。朋友们对你说的话，也不过是写在围墙外面的粗糙的文字，而你却从来没有机会跨进围墙后面那座房子的大门。你和我同属于这样一个人类，我们可能互相亲吻，也可能互相敌视——我们让自己生活在互相隔离的世界里。我们可能互相残杀，把对方碎尸万段，我们从来不把自己内心世界最核心的部分彼此展示。敲击你身边的事物吧，无论它是什么东西——无论它是一个毫无知觉的石头，或者是一个倏忽而过的念头，或者是一棵树，一个动物，一个人，敲击你自己吧，尽管你能把这一切都敲成粉





末，最后你还是无从认识它们的本来面目。你渴望了解停在你秃顶上面的一只蚊蝇，你渴望认识作为你摇篮的那只上帝的巨手。这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渴望，它注定你将为此受到终身的折磨，你将为此付出你一生的艰辛。同时这种探索也构成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核心。你的灵魂渴望认识未知的事物，同时又对这些未知事物充满畏惧。你在这种渴望和畏惧中间经受着两难的折磨：它怂恿你向前，同时也把你朝后拖。“如果我揭开这片厚重的盖布，哪怕只揭开一丁点，我可能会陷入可怕的泥潭，我所渴望知道的事物也许会把我碾成齑粉。”带着这样的心情，你的身体开始哆嗦，你的牙齿开始打颤，你期望着看清那个事物的本来面目，你的两只眼睛开始变得迟钝而空虚，在愤怒和绝望中，你重重地击向那个诱人的秘密：“不管你是什么，现出你的原形！”刹那间，你将满脸羞愧地发现，被你击碎在盖布后面的原来不过是一个空空的玻璃杯，而不是你事先坐在那块发霉的草垫上冥思苦想的那种深不可测的奥秘。是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同理，不管它是天上明亮的星宿，或者只是一只愚蠢的白鹦鹉，对人类的认识过程来说，它们都不过是一样的事物。我们生活在监牢里，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目光都被锁在栅栏里面。在无数的铁锁和无数的栅栏之外的一切，我们都无从认知，除非这些栅栏能有轰然洞开的那一天。

据说白鹦鹉家族的鸟儿可以享有上百年甚至更长的寿



命，我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真有这么可怕的长寿。一百年，甚至一百多年，一直都呆在鸟笼里！如果在监狱里呆一个小时，甚至只要一想到是在监狱里，哪怕只是片刻的时间，都会让人产生难以名状的感觉。那不是死亡，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死亡都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就算是一块石头，当它在风雨和烈日下变成粉末的时候，也是一种在朝着新生活的进展过程。如果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下，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天性焦躁的流浪者来说，这种生活简直就意味着永远的活的死亡。啊，它究竟怎么能忍受下去哟，我一定要把它那双充满迟钝的黄颜色的眼珠挖出来，看看它们后面究竟藏着什么难以想像的奥秘。

那只白鹦鹉成天呆在笼子里，从早到晚都在架子上摇来晃去。有时候，它摇晃着脖子，有时候，它摇晃着整个上身，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摇晃得很有规律。有时候它的身体又伸得笔直，黄颜色的冠羽高高地耸在头顶，同时张开它又大又黑的钩嘴一遍又一遍地厉声尖叫，把人的耳朵都刺得生痛："啊，啊，啊……"叫了一阵之后，它又变一个稍微低一些的声调，再一次叫道："啊，啊，啊……"最后，终于闭上了嘴巴。这就是我所看见的和我所了解的白鹦鹉的生活。只是到了它用爪子抓住一块面包或者用它的钩嘴啄剥栗子壳的时候，它的眼睛里才流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神色。只是在这个时候，它才仿佛有一些





不十分快乐的表情。等到它吃完面包，或者栗果掉到地上去了之后，它又开始啊、啊地唱起来。

当有人试图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让它像囚徒放风一样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溜达几圈的时候，也许会给它的生活带来一些生趣。这时候，它会猛地飞到旁边某个人的头上或者肩上，耸起它头上的冠羽，弯曲着脖子，尖声地叫唤。每当它飞到我的肩头上，我总是满心害怕地把头转向另一边。我觉得它在注视着我的眼睛，仿佛想用它的钩嘴把我的眼睛啄出来看看它们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这是一种愚蠢而且荒唐无稽的恐惧，但是我却无法克制自己这样想。因为，我这双棕色的眼睛不是也想看看它那双黄眼睛后面的秘密吗？那双黄眼睛不正是把它和外界生活相隔离的栅栏么？

那一天，正当我们在给白鹦鹉放风的时候，有一位女士突然推门走进来。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披风，头上戴着一顶鸵鸟毛做成的大帽子，大概是因为她的穿着奇异的缘故吧，白鹦鹉呼地飞落到她的头顶上。

白鹦鹉猛地扑向那些鸵鸟毛，它在那顶帽子上摇来晃去，嘴里发出刺耳的叫声。接着，它扑打着翅膀，从那扇尚未关闭的大门飞了出去，飞下宽敞的门廊，一直朝着房子前面那棵栗树飞去。我们追赶出去，站在栗树下面不断地呼唤它的名字——我们的声音很亲切也很粗糙，很和蔼也很坚定：



“卡罗，回来，卡罗!”

在黄色的树叶中间，它的羽毛白得耀眼，它在树枝上不紧不慢地扇动着翅膀，就像它平时在笼子里一样，很有节奏。它一会儿晃动着脖子，一会儿晃动着上身，一会儿挺直身体，一会儿竖起冠羽，与此同时，它还不时地发出很大的叫声，周围很远都能听见。在它晃动的时候，一片接一片的树叶从它身体下面飘落到地上。它全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就像没有看见我们这些树下的人，也没有听见我们的叫声一样。

“卡罗，回来，卡罗!”

它鼓动着翅膀，朝着更高的树枝飞去了。它的白羽毛在黄昏的阳光下闪着迷人的光。接着，它又朝远处的树林飞去。我们焦急不安地跟在它后面跑着追着，直到它的身影消失在深秋夜色中的小山丘下面。

“卡罗!”

“啊，啊，啊……”

在远远的地方，再一次传来它阴郁而孤独的叫声，然后一切都归于沉寂。最后一线晚秋的红霞隐匿在云层之中，空气在寒冷中瑟缩，同时传来了雪的气息。晚餐之后，我走到大门前，片片雪花从空中飘落下来，融化在地面上。周围静悄悄的，我几乎可以听见雪片落在树叶上的沙沙声。这时候，我朝着夜幕怯生生地叫喊了一声：

“卡罗!”





我的声音十分柔和，但是在这样的夜色中听起来仍然充满了暴躁。我没有听见任何回音，只有一阵带着飞雪的寒风扑打在我的脸上，这时候，我才开始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意。我看见许多栗树叶在雪风中纷纷坠地，就像许多黑色的蝙蝠，一只接一只地飘向地面。

我返身回到屋里，整整一夜都听见窗户在寒风中咔咔作响。在醒来的时候，我仿佛听见远处传来迷路人为了战胜恐惧而发出的一阵阵高声的吼叫。我惊讶万分，因为我看见白鹦鹉那双圆圆的眼睛竟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它的眼睛，但是看上去却更像是人类的眼睛。“现在你可以说话了，告诉我，你心里究竟装着什么秘密。”在对它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它注视着我，不停地忽闪着眼睛，黑颜色的钩嘴大张着，啊——啊——啊——啊——这时，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过来。在黑暗中，我半醒半睡，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一面镜子前面，我看见自己的眼睛和嘴巴，也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在那面镜子里，依旧可以看见那一只空虚冷漠的玻璃球一样的眼睛，我也想把它砸得粉碎，从而探索它里面的全部含义。

第二天早晨，四周一片白色，严冬的气息充斥了天宇，也充塞了大地。栗树枝已经变得光秃，而且每根枝头上面都压着积雪。在最下面那根树枝上，我们看见它正站在那儿。我们把那只鸟笼放在栗树下的一个平台上，只见它筋疲力尽地走了进去，规规矩矩地跳回了那个架子上。



它已经浑身湿透了，冷得直哆嗦，那双玻璃珠一样的眼睛也变得迟钝无神了。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它愿意选择一百年的监禁而不愿意选择自由的生活。只见它高耸着头顶的冠羽，弯着脖子叫喊道：啊——啊——啊——

这叫声，宛如一个病人在夜晚听见的声音，他觉得这声音来自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地方，它在呼唤着他的灵魂，让他始终觉得心神不安宁。





# 伤魂时分

长长七年的岁月，尤斯塔斯，你生活在天堂里。这还不够吗？此刻，你的眼睛红红的，好像不能控制那些泪水，它们是不是遇上了什么毛病？你的手为什么哆嗦呢，就像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摆放它们？你的心灵为什么挣扎躁动得那么狂暴，就像是一只刚被人捕捉在笼子里的野鸟？七年了，尤斯塔斯，七年的时光还不够吗？

“不够！这不是七年，这只是片刻时间，只是一个小时，我生活在天堂里，可是我却一直像盲人一样在此间转悠，只是到我即将离开的时候，只是当我已经跨到它门边的时候，我的眼睛才突然睁开，哎哟！”

尤斯塔斯要搬家了，因为他突然接到命令，让他搬到另一个地方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可抗拒的命令，不管说什么，不管多少叹息，都无济于事。他必须走，必须在三天



之内出发上路。可是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他却不能把所有的行李收拾整齐。在这段时间里，他就像一个内心经受着无尽折磨的农夫，面对自己毁于大火的房子，六神无主，手脚无措，只是呆呆地用他的大手从废墟的墙上拔着那根残余的铁钉。

上路吧，尤斯塔斯，上路吧！

“别催我呀，还有的是时间。难道你没有看见我的行李车上装的全是杂碎，而我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还没有装车？哦，老天，多烦人呵，究竟还有多少东西需要打包呢？”

你永远不可能，尤斯塔斯，你永远不可能从这儿带走你的天堂！就算你调动世界上所有的马车，你也无法搬走七年的生活。

胖胖的尤斯塔斯不停地喘着粗气，汗水从他发热的脸上不断地淌下来。他觉得自己简直快忙疯了，他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一会儿对着这位工人低声吩咐，一会儿对着那位工人大声喊叫。他的眼泪都快急出来了，可是事情还是一团糟。他一会儿把这件东西捧在手里，一会儿又把那件东西放在地板上。他的思想始终追随着那些对他有吸引力的东西，就像一个突然面对许多玩具的小孩子。然而，他却不知道，不管他怎么忙累，他都无法带走奇迹般美好的七年生活。在这里，每一缕细微的阳光，每一个细小的东西，就连那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上面，





也铭刻着明朗美好的记忆。这样的记忆铭刻在他目光所接触的每一个角落。他仿佛感觉到，身边的一切都在对着他叫喊，都在向他发出这样的抱怨：“你生活在这样的时光里，可是你却对此一无所知，你却对此毫无感激之心！可怜的人啊，你只知道不停地喝，却从来没有思考过金杯里的美酒何其高贵，现在你终于要去啜饮岩洞里滴下的雨水了！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它们追随你，热爱你，伺候你，你享用了它们的爱戴，仿佛你是它们当然的主人，仿佛你理该享受这一切一切，你差一点就像君王收税一样派官员对它们痛加捶打。现在，轮到你来追求它们，寻找它们，跪在地上恳求它们了。然而，太迟了，你只能看见它们的身影了。当初你面对着胜过蜂乳和葡萄的甜蜜，可是你却暴殄天物，食而不知其味，现在终于该你受苦了。没有用了，任随你怎样呼唤；没有用了，任随你怎样对着它们伸出你乞求的双臂……因为你不曾付出，所以你已经不能得到一滴同情的眼泪了，除非等你回到布满星星的天上！”

就像在暴风雨中的树叶，周围到处都可以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侧耳细听，传入他耳朵的依旧是一句句毫无怜悯的谴责，因为这些声音原本是出自他心中的谦卑和恐惧。

他筋疲力尽地走进园子，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来。那条板凳旁边有一棵苹果树，树枝遮盖在板凳上方，此时树枝上正开满了芬芳的鲜花。几乎还没有等到他完全坐下来，



这棵苹果树就把白色的花朵伸到他的面前，开始对他说：

“瞧这儿，这就是你俩在那个五月的黄昏坐过的地方，三年前的那个五月。”

“三年前！怎么我觉得就在昨天呢！”尤斯塔斯大吃一惊。

“四周暖融融的空气中洋溢着爱的芬芳，这芬芳来自脚下年轻的大地，我用自己的鲜花把它传递给你们。可是这芬芳却无法传入你的心中，因为你的心在沉睡。当时，她的身体靠在你身上，她的手握在你的手里。黄昏里最后一线回光从浓密的树林间穿过来，映在她的白色长裙上面，映在她的脸颊上和眼睛里。还有一缕微光，充满了欢乐和勇气的微光，跳动在她的嘴唇上——那双半开着的嘴唇，渴望着亲吻。注视着你，你却对她视而不见。”

“别说了！”尤斯塔斯突然说。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苹果树沙沙地回应着。

尤斯塔斯满额是汗。为了让自己凉快下来，他朝白杨树林走去。这时候，白杨树林里一片宁静，每一棵树都沉浸在自己的仲春甜梦之中。尤斯塔斯低垂着头，心情沉重地走在那条铺满白沙石的小路上。这时候，他觉得身边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细声：

“你不认识我了吗？”

他打了一个寒噤，他朝草丛中望去，看见一朵白色的雏菊正对着他微笑。





“你不认识我了吗？最后那天晚上，你俩曾经从我身边走过，四年前那天晚上。她的那只手，纤细而白皙的手，被牵在你的手里；她的心，充满了爱的心，和你的心一起跳动。可是你却没有感受到她的心情，也没有感觉到她的手在你的手里，因为你当时的心思已经飞到酒吧里去了。她看见我，她弯下腰来把我和我身边的几位姐妹摘在手里。‘你摘那些野花干什么呢？这些野花有什么意思呢？’你对她说，你的语气十分尖刻，脾气也很暴躁。当时她连忙把脸转向一边，她的眼睛里涌满了泪花。你没有看见那双挂满泪花的眼睛，因为你的心思在酒吧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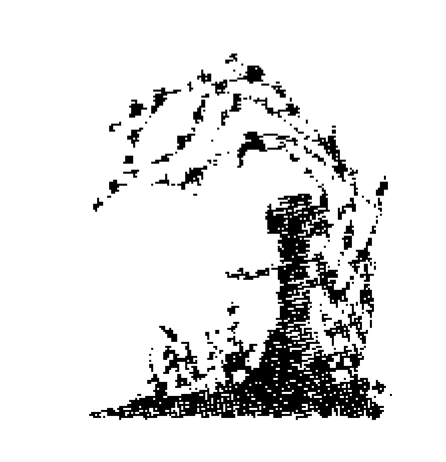
“别说了！”尤斯塔斯叫喊道。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雏菊平静地说。

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揣着一颗受伤的心从白杨树林朝回走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在朝他投来清晰而高声的嘲笑，白杨树白色的树干在说话，高大的榛树和低矮的荆棘在路的两边朝他沙沙作响，初生的蕨草在冷语，就连埋没在草丛中的勿忘我那样羞涩的小花，也在低声发表着它夹带着嘲讽的议论。这些细小的声音，朦胧的声音，带笑带叹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支混响曲：“你不知道吗？你已经什么也不记得了吗？”最后，这混响曲甚至变成一个尖厉的叫声，那么尖厉，足以将人心撕成碎块。

“我们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一个幻觉，一个可恨的噩梦。”



惊恐之中，尤斯塔斯抗争着。

“不是幻觉，也不是噩梦。”四面八方传来无情的回答，“这怎么可能是幻觉呢？难到你不知道你就是那个多次对着我们高谈阔论的人吗？难道你听不出来，我们的声音全都出自你自己的心灵？你自己这颗心，被整整关闭了七年，现在它突然打开了，它在哭喊，尽管没有人能听见它。”

他逃回房间，关上门锁，关上窗户。这时候，四面围墙之内已经空无一物，一大片浅颜色的地方显示出先前曾经在那儿挂过图画。尽管室内的东西已经搬空，但是每一个角落都好像在传出某中离奇的、寒冷的、空虚的，同时也带着哀伤的气息。这气息令人的心脏都感到一阵阵无名的紧张，就像一个在黑森林里迷路的孩子。尤斯塔斯的身体刚刚在房间里站下来，四面的石墙就开始向它大声说话，那块浅颜色的墙面也开始活动起来，石灰墙上那幅油画对着他露出一副怪相，从那把红色的长沙发后面和桌子下面，传出一阵迷糊的低语，听起来既非人类，也非兽类，床上的被单在静静地移动着，好像下面藏着一个什么人。在被窗帘遮住的窗户外面射出来一束光线，尤斯塔斯觉得仿佛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影子躲在那窗帘后面。

成千上万的眼睛在注视着他，成千上万的声音在对着他大声说话或窃窃私语。

“你知道吗？你还记得吗？多少个美好的白天，多少





个美好的夜晚，都被你行尸走肉般地浪费在这四面无声的围墙之内？你拥有世间的一切，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连富有四海的吕底国国王在你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可是你却并不把自己的富有放在心上。太阳朝着你微笑，它的光线穿过无形的天缝向你问候，可是你却对它无精打采，用厚厚的窗帘将它拒之门外，甚至还嫌窗帘不够严实，在窗帘之上再加一层厚厚的棉被。在那些日子里，成堆的黄金在你的眼前滚滚而过，但是你却看不见它们，即便是看见了它们，你也懒于朝它们伸一伸高贵的胳膊。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可怜的乞丐了，你贪婪地伸出双臂，可是却再也抓不到一个铜板了。打开你的窗户吧，你还可以看见高空的太阳，但是它的光线已经不再临照在你身上。瞧一瞧吧，仔细地瞧一瞧，每一寸地毯，每一寸桌布，每一寸墙面，还有地板，天花板，还有眼前的一切一切，无一不是你失去的幸福的清楚见证。不管你走到哪儿，你都会听见它们对你昔日过失的深沉抱怨，而且今生今世，只要你的心脏还在跳动，这抱怨之声就会永不止息地噬咬着你的灵魂。你没有听见吗，尤斯塔斯？那一天早上黎明的时刻，三年前的那一天？”

尤斯塔斯着魔似的站在那里。他的双肘靠在桌子上，两只忧郁的眼睛中仿佛又看见了面前那堆杂乱无章的纸张。这时候，他耳边又一次地响起了那一阵柔和的敲门声，当时他禁不住皱起眉头，他的嘴唇微微一动，仿佛在



发出一声诅咒："哪儿来的恶魔……"那道门慢慢地打开，她出现在他面前，身上穿着那件白色的睡衣。阳光洒在她的身上，洒在她细长漂亮的脖子上，还有她白皙的胳膊，一双又大又明亮的眼睛，一双充满爱意的眼睛，还有她棕色的头发，她的嘴唇，那双带着微笑的嘴唇……一切都沉浸在阳光的包围之中。"我想，亲爱的……"当时他突然晃动了一下他的脑袋，同时把双手抓在那堆废纸上，对她说："你没有看见我在工作吗？"直到现在，他还可以看见她那张受惊吓的脸，她哆嗦的嘴唇和那双充满委屈的眼睛。这时，一切都消失了，摆在尤斯塔斯面前的，只有那四面空墙。

他用两只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脑袋。

"这只是幻觉，我的神经出毛病了。"

顿时，四面八方的每一个角落都传来大声的回应：

"不是幻觉，你的神经没有出毛病。你的心，你那颗一文不值的心，它终于意识到了这一切，可惜它已经太迟了。当这一切还活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就像上帝送给你的面包，一千次一万次地送到你的面前，可是你不知道珍惜，你把它一千次一万次地推向一边。现在，无论你的目光投向何处，它都将呈现在你面前，向你发出无尽的谴责。无论你此身在何处，它都将无声地注视着你。在你觉得高兴的时候，它会敲着你心灵的门户，让你顿时归于沉寂。它还会进入你的梦境让你在惊悸中猛然醒来，让你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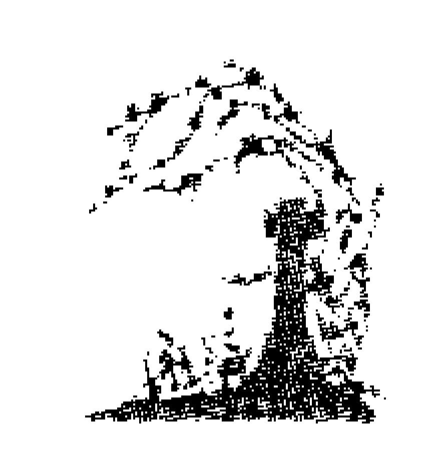
顶冒汗，让你牙齿打颤。无论你站在什么地方，你都会觉得自己站在一片坟地上面，你哭泣，你乞求，你狂呼，一切一切都无济于事，这是一个判决，是你自己的心对自己的灵的判决！出发，走你的路吧，尤斯塔斯。”

拖着疲沓的双腿，在衰老和倦意中，他走下台阶，走出了房子。在那儿，在明亮的阳光下，一个念头突然袭向他的脑海，他的两眼里突然变得格外有神。

“也许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噩梦吧！也许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考验，是上帝对一个罪人的考验。也许我可以不离开这儿，不必担心这可怕的告别，不必牺牲这些眼泪，不必这许多后悔，不必这样庸人自扰。啊，盛满美酒的金杯依旧摆在我的面前，我还可以认真地品尝其中每一滴甘露，用我的身体，用我的灵魂，用我的心去聚精会神地体会它的甘甜。七年的时光已经被糟蹋了，我要用七十倍的认真来享受这接下来的七年。”

不，不，尤斯塔斯。你为自己写下的判词已经永远无法抹掉了，今生今世，你的烦恼已经永无减少之日，你的负担已经永无减轻之时！走你的路吧！你的马车已经装载完毕，拉车的马匹已经四蹄蹶地喷着响鼻，车夫已经不耐烦地等候在那里。不要耽搁时间了，快快上路吧，快在胸前划十字吧，上帝会与你同行。

“再给我片刻时间吧，看在耶稣的分上，再给我片刻！发发慈悲吧！让我再绕着这座房子看上最后一眼。”



上路吧，尤斯塔斯。

马车猛地滚动起来，尤斯塔斯的身体朝后一倒，他的双肩靠在车沿上，他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掉在地上，被卷在一阵飞尘中间。一个打着赤脚的孩子跳上前去把它捡起来，趁着这个机会，尤斯塔斯终于有机会再看最后一眼……在他模模糊糊的双眼里，周围的一切一切都闪烁着梦境一般的美丽。在从前的日子里，整整七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美丽。他的头低垂了，他的心在发出一阵阵哭泣。马车又朝前开动了，一切一切都从他身边一晃而过，最后消逝在他的视线之外。

“去吧，尤斯塔斯，回到你从前的地方去吧!”

突然，一股可怕的力量——一个来自宁静中的惊叫，一只出自黑夜中的巨手，——岁月不饶人啊，它用骨瘦嶙嶙的手指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它深深的指甲一直陷入我的灵魂，让我觉得一阵阵剧痛。这一切的发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那天早晨，我在镜子里看见了一张满是皱纹的灰色的脸，前额阴沉，两颊布满沟渠，双眉无力地挂在眼睛上面，萎缩的嘴唇，还有那明亮的眼睛，此时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云翳，就像一堆在淡烟中渐渐熄灭的火焰。

“走你的路吧!”我对着自己说，脸上带着苦笑。

第二天早晨，我再次对镜自照，发现我的前额比昨天更加阴沉，两颊的沟渠又深了几分，淡烟中那团火焰几乎已经全熄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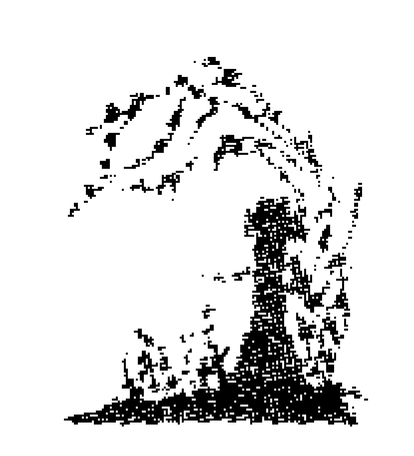
“没关系!”我一边说，一边把镜子砸得粉碎。

我知道得十分清楚，当时有一个身影正站在我的身后。镜子破碎的时候，我看见了她。她长着高高的颧骨，两排裸露的牙齿，一块灰色的颅骨，下面是两个空空的眼腔。我知道她是谁，我并不觉得害怕。

我一点也不怕那条通向地下的路，成千上万扭曲的身影，在我的前面向下滑行，没有一个人半途返回，也没有一个人在哭叫。我不怕，无论在下面深处有何等可怕的东西在等着我，我相信上帝知道那是什么，上帝知道它该在何时何地大白于天下。我不害怕，但是我却感到无与伦比的剧痛。在我的心里有一柄利刃，我每朝前走一步，它就在我的心里留下一条永不愈合的创伤。

那些人，那些在我前面滑向深处的人，都是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类的身影。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年华，变成了成年人，度过了他们一生中的春天、夏天和秋天，最后在道德良心上都取得了他们从一开始就追求的丰厚收成。他们一路鞠躬，慢慢地行进着，他们最后站下来接受终极审判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平静的。

被那只无情的手把你推向那座深渊的人们啊，在你生命的春季和夏季里，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呢？你本来可以成为富翁中的富翁，你甚至可以让富甲天下的吕底国国王黯然失色，你本来可以让成千上万的饥民获得温饱，可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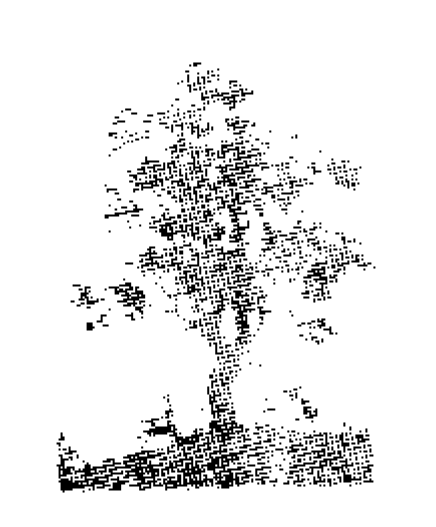


——你，一文不名的你，却拒绝了这笔巨大的财富。你是盲人，你是笨人，你的灵魂受到了蒙蔽，你的心在沉睡，你眼睁睁地从百宝箱前面走过却视而不见！在另一面，你却同时又像一个守财奴，只知道在大路上摭拾那些旧铁钉和破马掌，而你仓房里的粮食却在发霉腐烂！

睁开你即将熄灭的眼睛看看自己的周围吧，伸出你疲惫的双手吧——你已经再也抓不住一分一秒了，因为你生命的春天已经过去了，温暖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来怜悯你，也没有人来挽留你，没有人来宽容你了。

走你的路吧！

走在前面的人啊，请你稍微快一点行吗！我正忙着赶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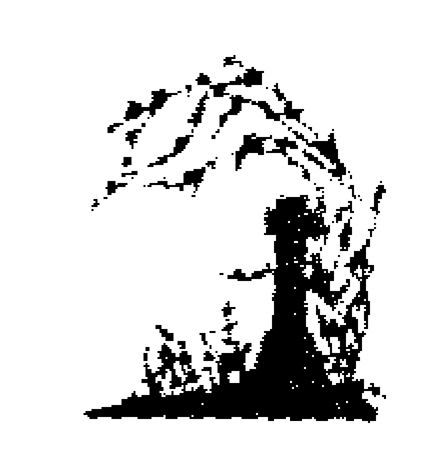




# 一片草叶

先前，有一位老先生，他的脚上患了一处小小的感染。可是，由于他成天热衷于社会上的事情，只好瘸着脚忍着痛到处奔波。最后，病毒浸染了他的整条腿，他这才不得不到医院里做了截肢手术，切除了膝盖以下的部分。他刚一出院，我就去拜访他。我在他那座小别墅的游廊上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他坐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上，两眼忧郁地望着沉浸在夕阳下的宁静的园子。

这是一位精力充沛而且受过很高教育的老人，他具有开阔的胸襟和放眼世界的目光。在他生病以前的许多年里，他一直生活在世界上各种事件的旋涡中央，就像一个生活在大都会的新闻记者一样，针对世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人们都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处在他的特殊位置上，他必须具有犀利的目光、敏捷的思考力和评判是非的勇气，



政治就是他的生涯。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热情，就像艺术家热衷于自己的创作。换句话说，往往并不是任何具体的事件，而是一种甜蜜的不可确知的动力在深深地激励着他。在他的竞选过程中，他的主要目的，他的基本目标，仿佛并不是击败他的对手，而是战斗本身。他的每一次出击，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紧紧围绕着这个宗旨。

当我们在游廊上坐下来之后，他用那双瘦削的手（只有豪爽大度的老先生才有这样一双“老练的手”）抚摸着他那半截残腿，脸上带着微笑，这是一种从先前的生活中退出来接受命运安排的人的微笑：

“在这个全人类都在疯人院里瑟缩的年代里面，在这个各民族都变得全面疯癫的时代里，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却坐在这儿，既无助又无用，我已经从一切政治目标中死了。我就像一个在奇怪的命运作用下变形的石头，被人们从大路上一脚踢下来，踢到路旁的水沟里。这儿，你拿去读吧，你可以看见这是多大胆的构思，多清晰的思路，多明快的文字。而且，这里面的每一句话，不论是开端，是中间，还是结尾，处处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我的腿。在最近这一段日子里，人世间发生的大小事件几乎再也没有传入我这片宁静的角落。我时常回过头去顾望从前所见过的那些吵吵嚷嚷的国际间的闹剧，这时候我突然学会了用全新的目光去评价它们。你瞧，我甚至还打算写一本巴登的执政史。这个选题也许算不上重大，它也许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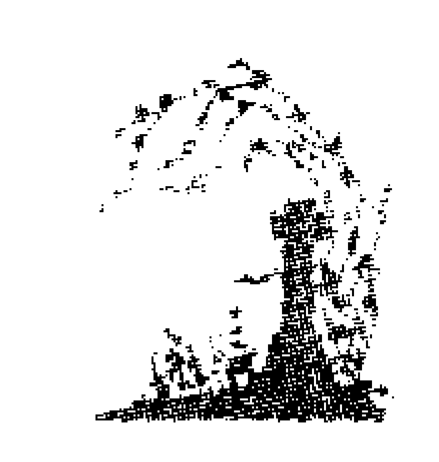




人类历史上一段不起眼的时间。但是，我却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短暂的时期，甚至包括那些最腐朽的时期，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历史的全部。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打算写一段历史。可是，当我开始纵观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这条腿才是这一段历史时期的主要事件。这是事实，不管我怎样叹息，不管我怎样祈祷，那条腿都不会重新回到我身上了。而且我已经尽量平心静气地退下来，接受命运的安排。我老了，身体也很虚弱，我已经不必再去为不能跳舞而犯愁了。然而，尽管我已经理智地服从了命运的安排，我那只被截的病腿却随时都在困扰着我的灵魂，不管我干什么，都好像看见它摆在我的眼前。它那么沉重，那么巨大，就像一座黑色的大山。它一动不动地摆在那儿，分分秒秒都在影响着我的思想。它已经成了我不可摆脱的主人，毫无怜悯地将我的思想押进了它规定的栅栏。我在领导方面的经验，我对各种人的理解，我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知识，我鼓动社会的技能——简单地说，先前那些被我奉为人类最高境界的一切事物，现在都蜕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在我的眼睛里，它们简直就是一片浅薄、一片荒唐。"

说到这里，老先生停顿了一下，他用两只模糊的眼睛凝视着身边那棵栗树的绿叶。

"有时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甚至整个人类的心灵上也压着一只巨大的僵死的病腿。"他继续说，"它用



它的毒素侵袭着人们的心灵和意识，扼杀着生命的美丽，让人类变得如此盲目，就连可怕的吸血鬼明明在啜吸着他们的鲜血，他们也只是睁着麻木的眼睛盯着它。在这条带毒的病腿感染下，人类一切伟大的东西也渐渐萎缩成了一片空白和空虚，就像一片贫瘠无助的草叶，在摇撼着大地的狂飙中欷嘘。没有人会注意到这片小草，甚至连它自己也不会注意到自己。然而，要知道，这片草叶曾经一度被人们视为春天的先导。"

这位老先生去年去世了，但是他并没有写出那本关于巴登执政史的书。

有一天，我们一伙文化人在一家小酒馆里聚会。在从前的日子里，我们大家一直都深信自己的思想具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也深信自己的努力是对人类进步的重大贡献，我们还深信自己是社会文明的先驱。可是，我们这些自信，这些勇气，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一夜之间，我们的目光变得惶恐不安，我们的思想变得一片模糊，我们的自信心也遭受了严重的创伤。

"如果一个人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浅薄，意识到自己微不足道，"那位画家抱怨说，"他会飞快地躲藏起来，比躲避狂风暴雨还快。一位傲气十足的老爷，昨天还高高在上地统治着自己的王国，他昂首挺胸，派头十足，两眼射出豪迈的光芒。突然之间，一个无法抗御的打击自天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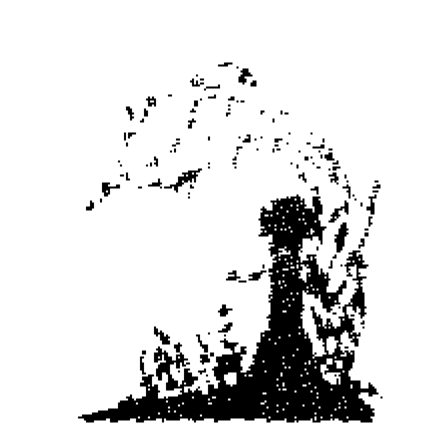




——这位骄傲的老爷顿时可耻地倒在地上，比一片草叶还脆弱可怜。今天早上，我去自己的画室察看那幅自己昨天还觉得十分得意的作品，可是，当我今天再次见到它的时候，一股啼笑皆非的复杂感觉袭向我的心头。一夜之间，我那幅辉煌的杰作竟然蜕变成了可怜的笑料。想一想吧，当阵阵狂飙把年迈的橡树掀倒在地的时候，我竟然还在平静地测量着从窗户到门口的距离！于是，我只好朝着我的作品上面扔去一张破布，赶快从画室躲避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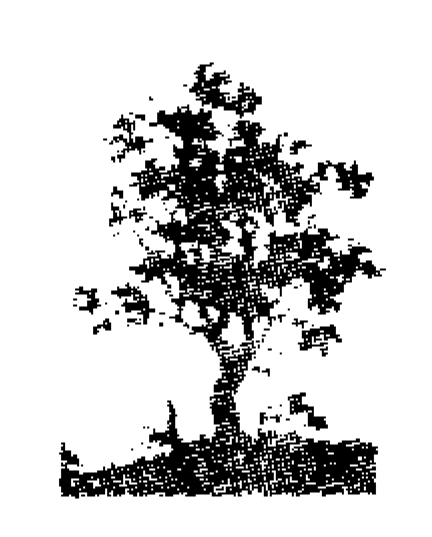
"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那位诗人接着说，"难道我还能坐在书桌旁边咬着铅笔头思索弗兰西丝和珍妮？用诗歌一样美丽的词藻去描绘她们脸上的红晕和她们甜蜜的爱情？难道我还能继续去梦想狄俄尼索斯和森希雅？难道我还有心思去赞美月光和歌颂云雀？或者，在这狂飙撼地阴霾蔽日的时刻，难道还要我两膝跪地，为这片脆弱的草叶，为我心灵中这可怜的小生命的不幸遭遇哀惋叹息？我所做的一切一切努力，结果只成就了如此多的无聊和愚昧。一想起来，我就觉得无地自容。"

"上帝是仁慈的，"那位批评家说，"他终于在最后让你们睁开了眼睛，并且为你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人类的生命不是靠美丽的图画，也不是靠仙女的故事。人类的生命要靠面包、鲜血和艰辛的劳作。你们对此已经有所认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你们聪明的开端，是你们谦虚的开端。"



到这里，我们都不再说下去了。因为我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惭愧和渺小，这种意识像巨大的铅块，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

当狂风把古老的森林连根拔起的时候，那片草叶在沟里哀叹。





# 我们伟大的早晨

多少年来，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座几乎令人窒息的疯人院里。我们就像一个天生善良的人，他只知道沉醉于自己的梦想和沉思之中，他心里没有任何凶残的念头，他一生信仰人类世界存在着正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命中注定要成为他邻居的奴仆。这位邻居没有那样的善心，因为他拥有强大的势力，他需要大量的奴隶去为他耕种土地。

我们世世代代为我们的主人卖力卖命，我们赤身裸体，饥肠辘辘，脖子上戴着锁链，成天为主人推着沉重的石碾，为他碾出金灿灿的粮食，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一年又一年，一世纪又一世纪……从来没有间歇。我们睁着沉重的眼睛，盯着自己用血汗为主人堆积起来的面粉的山丘，只有当主人想捉弄我们一下的时候，或者某些



狂欢醉饮的时刻，我们脖子上的枷锁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呵，即便是这样的解脱，也只能延续一段黄昏的时间，甚至仅仅一两个小时。当此之时，饱受饥饿和满怀忧伤的我们，才能冲到那座小山丘上面，把两手插进那面粉堆里，以此聊慰我们饥饿的灵魂。然而，为了这片刻的解放，为了这可怜的时刻，我们甚至还对主人充满了感激之情，虔诚地祈祷上帝赐福给他们。第二天，可怕的苦役重新降临我们头上，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一年又一年，一世纪又一世纪。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设想自己可以拥有另外一种命运，从来没有人敢于想一想我们的主人不是上帝，他的命令也不是上帝的圣旨。

我们的基督拥有无穷的烦恼，因为他一直在为我们的世世代代承担着忧虑。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看见无数的人把鲜花、橄榄枝和棕榈叶撒在他路上的时候，当他听见那些人在高声赞美上帝的时候，他就默默不语，他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因为他看见了那些人不忠实的灵魂，他看见了自己将承受的羞辱、忧虑和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在痛苦的重压下面，他无声地抽泣着，就连上帝自己面对这样的情景，他也会流下带血的眼泪。在万分忧虑之中，他祈祷说："让这杯苦酒从我开始吧。"当全人类的灵魂一片颤栗，匍匐于他路边的尘埃的时候，他却并没有绝望，因为他知道，只有经过这种羞辱，经过这些精神折磨和经过这些死亡之后，他才能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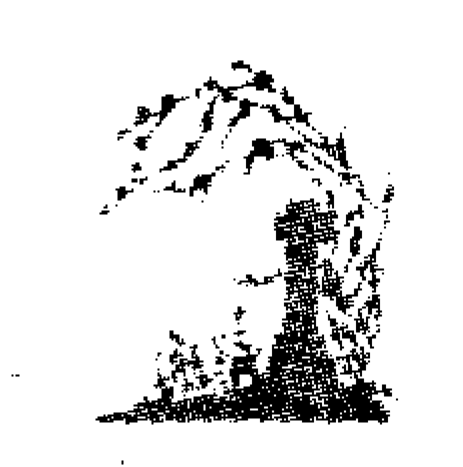


入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惟其如此，他才能保持那般平静的心情。

尽管他清白无辜，但是法利赛人亚那还是将他强行解送到该亚法那里，他们在他身上捆着绳索，对着他大肆嘲笑，还朝着他神圣的脸上吐唾沫。他们折磨他，在他头上套上羞辱。然而这一切都是势在必行，因为人类的解脱之路注定要经过悲伤的长夜，注定要经历烦恼和死亡。

他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三次跌到在地。在走向各各他的路上，他三次闭上眼睛。当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他的影子下面争赌他身上那件紫袍的时候——这紫袍上面染着上帝的血——他，甚至就连他，也发出这样的呼吁："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可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经历这场苦难。即便是上帝的儿子，在他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前，也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卑微的我们，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类，在取得最终的解放之前，我们也要付出同样的血泪。我们也会跟基督一样，我们的人性将受到世界上那些法利赛人的嘲弄，被他们所打击，被他们所背叛。在我们从罪孽中解脱之前，我们将不得不走向这个世界的各各他去接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在我们获得这最终的拯救之前，我们必将经历疑虑、惶惑和绝望。因为绝望是信心之母，绝望是勇气之母。

这是我们人类庄严的历程，也是被世界各地那些法利赛人送上各各他的人们的共同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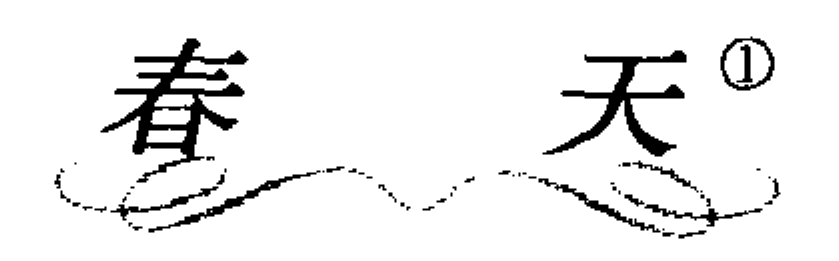
多少年，多少代，我们惶惑于黑暗和迷惘之中，我们的心灵在破碎，我们的灵魂在经受着恐怖的折磨，我们在哀伤，我们在憔悴，我们没有希望，也没有信心。但是，此时此刻，一股可怕的风暴席卷了大地，扫除了天上的浓云。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光明和道路。我们不再受欺骗，不再盲从，不再猜疑！我们从泥沼中挣扎出来，从迷惘、欺诈和黑暗中挣扎出来，踏上了我们的征程。

也许，眼下还不是解脱之日，也许目前还没有到复活的前夕，还只是在通向十字架的路上，各各他就在我们的前方。可是，让一切该发生的发生吧！真理的福音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解脱之日正在朝着我们走来，因为这一天注定要到来。让他们嘲笑吧，让他们折磨吧，一任肩上沉重的精神负担，一任通向各各他的路上布满荆棘——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天边的晨曦：我们伟大的黎明已经到来了，破晓前清新的微风已经在抚摸我们的脸庞。





# 春 天[①]



春色染绿了柳树，知更鸟在路旁吱吱地鸣啭，雄猫在夜里不停地发出求爱的宣言，在这样的时节里，我这颗衰老的心又一次涌动起来，又一次开始唱起了充满柔情的新春的歌。昔日的旧梦又一次活生生地回来了，把一张张梦中见过的可爱的脸庞带回了我的面前。她们在空中轻微地颤动着，无声地滑向远方。我童年时代的记忆用它清澈的目光注视着我的心灵，越过遥远的时光向我送来天真的微笑，然后消逝在温暖的阳光中。伴随着冬日里最后一场积雪的融化，我心中对这个世界的忧虑似乎也在渐渐地减轻，我知道，是这年轻的太阳融化了它们，让它们从我心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军队为了筹集军需物资，在斯洛文尼亚各地进行大规模强行征集，并且强令农民在指定的时间把这些物资送到指定的地点。



中消失。在这样的春光里，对这个世界的忧虑好像也变得如此浅淡，仿佛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去为它流泪。我知道，我觉得我只需要轻轻一甩胳膊，便可以将昔日的烦恼抛在地上，就像我轻松地扔掉身上的冬衣。我如此沉醉于正在走来的春天，如此钟情于这属于春天的时光，哪怕只有一丁点陈旧的念头，我也会觉得它们是对眼前大好春光的亵渎。

每年春天，狄俄尼索斯和森希雅都会回到我的眼前——我欢乐的青春活泼地回到我的眼前——她们浑身都散发着优雅稚嫩的气息。在我的房间里，我们相聚一堂，重叙许久以前那些仙女的故事。每一年，狄俄尼索斯和森希雅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年都比前一年更加欢愉，因为，随着我青春时日的渐渐消逝，我就把青春时期的美好图像看得越发清晰，同时我就更加热爱青春的美丽。在我看来，青春的美好仿佛已经是远处投过来的朦胧的光，越来越美，有时简直像是一个投在婴儿脸上的温和的微笑。

狄俄尼索斯和森希雅，回来吧，就在今天晚上，我将静候你们的来临。水塘里的冰块已经解冻，融化的冰水正顺着山坡朝下流去。在地面上，番红花已经悄悄地破土而出，紫罗兰的芬芳已经开始沁人心脾。来吧，我的孩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见到你们双眼中闪烁的温馨，见到你们纯洁的灵魂，见到你们发自肺腑的无拘无束的欢笑。





今天早晨，我从自己孤独的山间小屋出发，朝着城里走去。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处处令心旷神怡。太阳照在我的身上，竟让我觉得有几分夏日的炽热，尽管我脚下还踏着未尽的积雪。天空一片湛蓝，似乎格外的高远，南风展开它柔和的双翅轻轻飞过，在空中轻轻撒下一片歌声。

到了城里，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我碰见一长串堵塞在那里的运货马车。每一辆沉重的马车前面都套着两匹马。这些马站在那儿喷着粗气，它们的双蹄不停地在泥泞中动来动去。但是始终不能朝前挪动半步。每辆马车上都坐着两名士兵，一名年长的老兵和一名刚入伍不久的新兵。这些新兵一看就是十八九岁的青毛头，那些老兵们身上都穿着早就磨得破破烂烂的军装。跟那些老兵麻木的神态相对照，那些新兵们显然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东张西望，而且不时地发出哈哈的笑声。

我站在街道旁边，注视着眼前这奇怪的队伍。

“快走呀，塞在那儿干吗！”一个老兵大声吼起来。

“前面的不动，我有什么办法？”前面那位老兵不客气地回答。

许多过往的行人都围过来观看。

“这些马和马车都堵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向一位在我身边的先生打听。那位先生穿着一件短袖的衣服，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酒气。不过他的脾气却十分温和，他朝我耸了



耸肩，然后笑着说：

“军队向农民们征集军需品。”

我朝着后面靠了靠，推开人群朝着马车队伍的前面走去，我想看看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么多马车堵在这儿。

我看见最前面那辆马车上坐着一位长着大胡子的士兵，他身边也坐着一个穿军装的大男孩，这男孩嘴里在哈哈发笑，可是他的两眼发红，脸上还带着泪珠。那个老兵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一双大手松松地握着缰绳，两眼呆呆地盯着前方，就像什么也不曾看见一样，也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后面那些催促的吆喝声。

“快把那个巫婆赶开！”一个士兵大声喊。

“要不然就让她付我们的酒钱。”另一个士兵响应说。

可是最前面那位士兵还是一动不动。

在他那辆马车前面，套着一匹高头大马，它长着一身油亮的棕色的毛，带着一道厚厚的马鬣。一位中年妇女正站在这匹马的前面，她穿着一身只有在节日才穿的衣服，从衣服的样式上，我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来自边远的农村。此时，她正把手里一块大面包掰成小块，一块块地递到那匹马的嘴里。她脸上带着微笑，可是泪水却不断地从她眼里涌出来。

“吃吧，露西卡，吃吧。”她抽泣着说，“你面前这趟路不知道有多长啊。只有上帝才知道咱们还有没有再见的





一天。他们带走了我的丈夫，又带走了我的儿子，现在又把你带走了……吃吧，露西卡，吃吧。”她抽泣着：“离家在外，你可别太难过，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啊。”

“快把那个巫婆赶走。”后面那些士兵们又吼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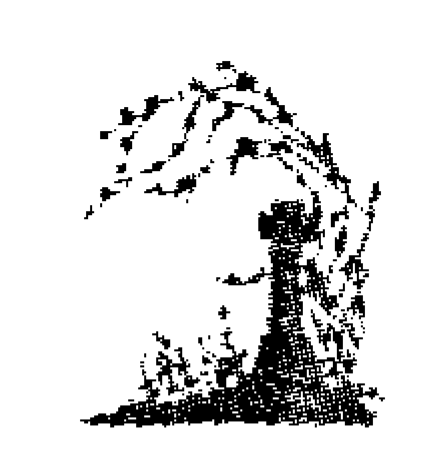
“露西卡，”那位妇女继续说，“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本领。别太犟，要听那些人的话，要记住，在没有燕麦的时候，干草也是好东西。”

这时，坐在车上的那位老兵转身朝着这位妇女，他的声音很和蔼，但是也很坚定：

“妈妈，我不愿意对你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得出发了。”说完，他用鞭子敲了敲那匹马。

那位妇女用两只手抚摸着马的脑袋，轻轻地拍着它的鬣毛。然后她两手捂着自己的脸跑进旁边的房子里去了。这时候，我看见她的背影在颤抖着。

我看见眼前的情景，顿时觉得一层阴云掩住了我的灵魂，我的心情万分沉重——啊，不，春天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的狄俄尼索斯永远沉默在冰雪中了，我的森希雅缠着绷带在十字架上哭泣。



# 译者的话

1998年，我接受成都大学的派遣，到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大学担任汉语和中国文化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了解当地文化，我请斯洛文尼亚同事和学生们向我推荐一些斯洛文尼亚文学的代表作品。一两个星期以后，我的书案上就堆满了几十本文学作品。我狼吞虎咽地读下去，这一读竟到了废寝忘食甚至通宵达旦的地步——先前从来不曾想到，这么小一个国家，竟然有这么多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后来我才了解到，斯洛文尼亚人口虽然不足二百万，而且过去几百年一直在周边列强的交替统治之下，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民族个性和自己的民族尊严。自从第一部斯洛文尼亚语著作问世以来，斯洛文尼亚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为各国所认同的不朽的文学代表作。仅此一端，足见这个民族的文化底蕴的





深厚程度。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产生了把这些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的念头，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自从 1991 年 6 月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正式独立以来，还没有一部斯洛文尼亚作品被译成汉语，所以这个工作同时又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在译完斯洛文尼亚另一位著名作家约瑟夫·约契奇的著名传奇小说《柯扎克城堡》以后，我很快就投入了这部《梦幻集》的翻译过程中。这项工作整整用去了我十个月的业余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随时都沉浸在对伊凡·参卡尔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才思的惊叹之中。不错，这是紧张而艰辛的十个月，同时也是兴奋和愉悦的十个月。

现在，这部书稿终于杀青付梓，我此时的心情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在此，我应该对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表示诚挚的感谢，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大使、参赞和各位同志的重视和支持。

**译　者**

2000 年 6 月于卢布尔雅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梦幻集
作者＝（斯洛文尼亚）参卡尔著
页数＝３５７
ＳＳ号＝１１７１２６４２
出版日期＝２００１年０１第１版